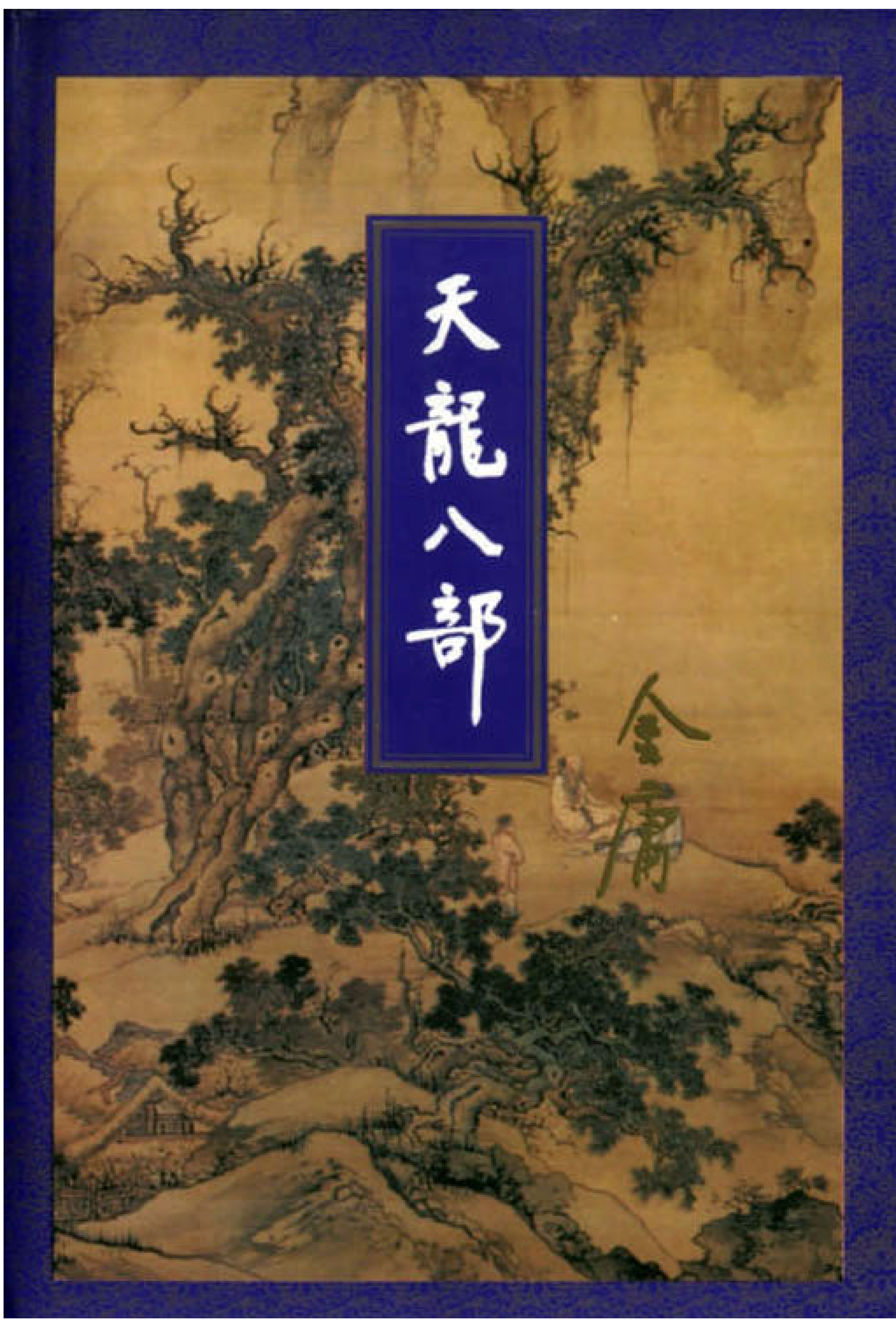

天龍八部
金庸

天龙八部（三）

金庸

简介

《天龙八部》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，通过宋、辽、大理、西夏、吐蕃及女真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，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，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。所谓“天龙八部”是佛经用语，包括八种神道怪物，作者以此为书名，旨在象征大千世界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。

小说叙云南大理国武林世家镇南王之子段誉，为逃避习武，来至无量山中，因种种机遇，学得一身古怪奇妙的武功，并先后结识少女钟灵、木婉清，互相悦慕，岂料此二人是父亲段正淳四处留情的私生女。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本该是大理国王位的真正继承人，因宫中内乱流落江湖。为报复保定帝，他捉到段誉和木婉清，欲使之兄妹乱伦，败坏段家清誉。大理国君臣斗智斗勇，终于战胜四大恶人，救出段誉。

吐蕃国大轮明法王鸠摩智为抢大理国天龙寺武功绝学六脉神剑图谱，与天龙寺众高僧比武。段誉适逢其会，为救伯父保定帝，以深厚的内力为基础，一人使出六脉神剑，大败鸠摩智，后被鸠摩智用计擒住，带至姑苏武林世家、以“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”享誉中原武林的慕容氏家中。在苏州，他遇见苦恋表哥慕容复的王语嫣，对她一见钟情，苦苦追随；后又在无锡松鹤楼与丐帮帮主、有中原武林“北乔峰”之誉的乔峰结为异姓兄弟。

乔峰来姑苏，本是找慕容复查清丐帮副帮主马大元被他自己的成名绝技所杀一事，谁知帮内突生大变，他被指证为契丹人。为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，他北上少室山，找自己的养父乔三槐和恩师玄苦，可二人已遇害身亡，目击之人皆认为是乔峰所为。他悲愤异常，百口莫辩，为救少女阿朱之命，大战聚贤庄，与天下英雄为敌，后见杀戮太多，想自刎以求解脱，却被一神秘的武林高手救走。在雁门关，他为自己的身世所苦恼、自卑，因见宋兵屠杀契丹百姓，如醍醐灌顶，立即顿悟，不再以契丹人自耻。为寻找仇人，他和阿朱往返千里，苦苦求索，途中情意互生，彼此爱恋。后其被马大元之妻所骗，以致失手打死假扮父亲段正淳的阿朱，悔恨终生。并答应阿朱，照料她的妹妹阿紫。

阿紫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徒弟，满身邪气，不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。乔峰带她至东北，从金人手中救出辽国皇帝耶律洪基，结为兄弟，帮助消除叛乱，被封为南院大王。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为寻找一个色艺双全、聪明伶俐的徒弟，设下珍珑棋局，为少林寺虚字辈弟子虚竹误撞解开。相貌不佳为人愚直的小和尚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后，又被灵鹫宫主天山童姥带至西夏皇宫中，尽得逍遥派真传。天山童姥与西夏王妃李秋水同归于尽后，虚竹成为灵鹫宫主人，并与跟随王语嫣而来的段誉结为兄弟。为向方丈忏悔自己的罪行，虚竹回到少林寺，适逢天下各路英雄齐至少林寺，有丐帮、星宿派、姑苏慕容、鸠摩智、大理段氏、四大恶人等等。

原来阿紫在乔峰处耐不住寂寞，跑出游玩，被其师丁春秋毒瞎眼睛，幸亏已学得少林寺武学秘籍《易筋经》的聚贤庄公子游坦之对她热恋不已，并将她带至丐帮。游坦之受丐帮内奸全冠清利用，以武功夺得帮主之职，并向少林寺挑战，欲争夺武林盟主之位。乔峰为寻阿紫，也率燕云十八骑赶来，受到群雄围攻。段誉、虚竹挺身而出，帮助大哥共同御敌。一场龙争虎斗，乔峰用降龙十八掌（新修版改为降龙二十八掌）打倒游坦之，虚竹以生死符大败丁春秋，段誉将六脉神剑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大胜慕容复。慕容复失尽颜面，举剑自刎，被一突然出现的灰衣老僧制止，并教训他身为大燕皇族子孙，不可轻生。灰衣老僧正要与乔峰比武，又赶来一黑衣僧人，也就是当年救乔峰之人，他们是诈死的慕容博和大难不死的萧远山。

原来三十年前，慕容博为使中原武林与契丹结怨，假传消息，说契丹武士要往少林寺抢夺武功图谱，众武林豪杰在少林寺玄慈方丈的带领下前往雁门关伏击，杀死无辜的契丹武林高手萧远山的妻子和手下之人，萧远山奋力反抗，后见爱妻身亡，伤心跳崖，将周岁的儿子扔在昏迷的丐帮帮主汪剑通身旁，这个孩子就是乔峰（萧峰）。萧远山跳崖后并没有死，隐姓埋名，潜入少林寺偷学武功。慕容博假传消息后，为免玄慈责难，诈言身死，也不时去少林寺偷阅武林秘籍。玄慈杀死萧远山妻子侍从后，意识到自己被人欺骗，便和汪剑通一同托人照料萧峰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萧峰苦苦追寻的凶手正是自己的父亲；而更叫人难以预料的是虚竹是玄慈与无恶不作叶二娘所生之子，玄慈受少林寺规之罚后自尽，叶二娘殉情，萧远山、慕容博被少林寺藏经阁一神秘老僧点化，皈依佛门。

此时西夏国张榜招婿，众人相继赶来。慕容复为应召拒绝王语嫣的爱情；众人救起伤心自杀的王语嫣，后段誉终于获得她的芳心；鸠摩智贪练少林武功，走火入魔，幸被段誉吸去全身功力，保住性命，大彻大悟，成为一代高僧。西夏公主提出问题，只有陪同段誉而去的虚竹的回答令西夏公主满意。原来公主是当初天山童姥偷来为虚竹破戒的梦姑，二人终于结为连理。

段誉回大理的途中，误入王语嫣的母亲、段正淳的另一个情人设计捉拿段正淳的庄园之中；段延庆擒住段正淳和他的夫人、情人们，也赶来这里，以杀死段誉要胁段正淳以皇位相让。正在危急时分，王妃刀白凤告诉段延庆，段誉是当年她为报复段正淳感情不专而与段延庆所生之子。段延庆闻此，激动不已，一时不察，被慕容复下毒，内力全失。慕容复丧心病狂，欲拜段延庆为义父，竟杀死自己的部下包不同和段正淳的四位情人，其中包括自己的舅妈王夫人，又举剑向刀白凤走去。段誉见母亲危急，挣脱绳索，打跑慕容复。段正淳、刀白凤自杀殉情；段延庆飘然远逝；段誉回大理继承皇位。

这一年，辽国发兵进攻宋朝，萧峰不愿生灵涂炭，中毒被囚。已换上游坦之眼睛的阿紫逃出辽国，传信中原，天下豪杰闻风而来，救出萧峰，并捉住辽国皇帝耶律洪基，逼他答应有生之年不向宋朝发兵。两军阵前，萧峰胁迫皇帝、愧对族人，自杀身亡；阿紫抱着心爱之人的尸体，挖出眼珠还给游坦之，跳下万丈悬崖；游坦之也高呼“阿紫”的名字，紧跟跳下；慕容复一心想做皇帝，最后发了疯。小说故事到此结束。

二十一　千裏茫茫若夢

一路上風光駘蕩，盡是醉人之意。這數千裏的行程，迷迷惘惘，直如一場大夢，若不是這嬌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，真要懷疑此刻兀自身在夢中。



二十一　千里茫茫若梦

当下两人折而向南，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，来到一个小镇上，找了一家客店。阿朱不等乔峰开口，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。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，兄妹不似兄妹，本就觉得希奇，听说打“二十斤”酒，更是诧异，呆呆的瞧着他们二人，既不去打酒，也不答应。乔峰瞪了他一眼，不怒自威。那店小二吃了一惊，这才转身，喃喃的道：“二十斤酒？用酒来洗澡吗？”

阿朱笑道：“乔大爷，咱们去找徐长老，看来再走得两日，便会给人发觉。一路打将过去，杀将过去，虽是好玩，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，那便找他不着了。”

乔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也不用恭维我，一路打将过去，敌人愈来愈多，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……”阿朱道：“要说有什么凶险，倒不见得。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，可就难办了。”乔峰道：“依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咱们白天歇店、黑夜赶道如何？”

阿朱微笑道：“要他们认不出，那就容易不过。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，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？”说到头来，还是“易容改装”四字。

乔峰笑道：“我不是汉人，这汉人的衣衫，本就不想穿了。

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，在中原却是寸步难行。阿朱，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？”

阿朱道：“你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，最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、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。这种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见几百个，那就谁也不会向你多瞧一眼。”

乔峰拍腿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喝完了酒，咱们便来改扮罢。”

他二十斤酒一喝完，阿朱当即动手，面粉、浆糊、墨胶，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，乔峰脸容上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一一隐没。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。乔峰一照镜子，连自己也不认得了。阿朱跟着自己改装，扮成个中年汉子。

阿朱笑道：“你外貌是全然变了，但一说话，一喝酒，人家便知道是你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嗯，话要少说，酒须少喝。”

这一路南行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，每餐饮酒，也不过两三斤，稍具意思而已。

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，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，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。一个道：“徐长老可死得具惨，前胸后背，肋骨尽断，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。”乔峰一惊，心道：“徐长老死了？”和阿朱对望了一眼。

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：“后天在河南卫辉开吊，帮中长老、弟兄们都去祭奠，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。”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，乔峰自是明白其意，他说乔峰来势厉害，不可随便说话，莫要被他的手下人听去了。

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，到得郊外。乔峰道：“咱们该去卫辉瞧瞧，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。”阿朱道：“是啊，卫辉是定要去的。乔大爷，去吊祭徐长老的人，大都是你的旧部，你的言语举止之中，可别露出马脚来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当下折而东行，往卫辉而去。

第三天来到卫辉，进得城来，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。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，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，有的随街乞讨，强索硬要。乔峰心中难受，眼见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，无复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，如此过不多时，势将为世人所轻。虽说丐帮与他已经是敌非友，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，总觉可惜。

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，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。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、猪头三牲，随着旁人来到

废园，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。

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，那是丐帮的规矩，意思说死者是为人所害，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血恨。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，却不知他便在身旁。乔峰见身周尽是帮中首脑人物，生怕给人瞧出破绽，不愿多耽，当即辞出，和阿朱并肩而行，寻思：“徐长老既死，这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个。”

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，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，乔峰眼快，认出正是谭婆，心道：“妙极，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，我正要找她。”只见跟着又是一人闪了过去，也是轻功极佳，却是赵钱孙。

乔峰一怔：“这两人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古怪？”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兄妹，情冤牵缠，至今未解，心道：“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，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？”本来不喜多管闲事，但想赵钱孙知道“带头大哥”是谁，谭公、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，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，便可乘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，当下在阿朱耳边道：“你在客店中等我。”阿朱点了点头，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。

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，东边墙角下一躲，西首屋檐下一缩，举止诡秘，出了东门。乔峰远远跟随，始终没给他发见，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，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。乔峰提气疾行，几个起落，赶到船旁，轻轻跃上船篷，将耳朵贴在篷上倾听。

船舱之中，谭婆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你我都这大把年纪了，小时候的事情，悔之已晚，再提旧事，更有何用？”赵钱孙道：“我这一生是毁了。后悔也已来不及啦。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，小娟，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。”

谭婆道：“唉，你这人总是痴得可笑。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，已十分不快。他为人多疑，你还是少惹我的好。”赵钱孙道：“怕什么？咱师兄妹光明磊落，说说旧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谭婆叹了口气，轻轻的道：“从前那些歌儿，从前那些歌儿……”

赵钱孙听她意动，加意央求，说道：“小娟，今日咱俩相会，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，只怕我命不久长，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，我也是无福来听的了。”谭婆道：“师哥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一定要听，我便轻声唱一首。”赵钱孙喜道：“好，多谢你，小娟，多谢你。”

谭婆曼声道：“当年郎从桥上过，妹在桥畔洗衣衫……”

只唱得两句，喀喇一声，舱门推开，闯进一条大汉。乔峰易容之后，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。他二人本来大吃一惊，眼见不是谭公，当即放心，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乔峰冷冷的瞧着他二人，说道：“一个轻荡无形，勾引有夫之妇，一个淫荡无耻，背夫私会情郎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，分从左右攻上。

乔峰身形微侧，反手便拿谭婆手腕，跟着手肘撞出，后发先至，攻向赵钱孙的左胁。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林高手，满拟一招之间便将敌人拾夺下来，万万料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，只一招之间便即反守为攻。船舱中地方狭窄，施展不开手脚，乔峰却是大有大斗，小有小打，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，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得灵动之极。斗到第七回合，赵钱孙腰间中指，谭婆一惊，出手稍慢，背心立即中掌，委顿在地。

乔峰冷冷的道：“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，卫辉城内废园之中，有不少英雄好汉，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，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这个道理。”

赵钱孙和谭婆大惊，强自运气，但穴道封闭，连小指头儿也动弹不了。二人年纪已老，早无情欲之念，在此约会，不过是说说往事，叙叙旧情，原无什么越礼之事。但其时是北宋年间，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，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如犯了色戒，更为众所不齿。一男一女悄悄在这船中相会，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？说几句胡涂废话？众人赶来观看，以后如何做人？连谭公脸上，也是大无光采了。

谭婆忙道：“这位英雄，我并无得罪阁下之处，若能手下容情，我……我必有补报。”乔峰道：“补报是不用了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请你回答三个字。只须你照实说了，在下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，拍手走路，今日之事，永不向旁人提起。”

谭婆道：“只须老身知晓，自当奉告。”

乔峰道：“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，说到乔峰之事，这写信之人，许多人叫他‘带头大哥’，此人是谁？”

谭婆踌躇不答，赵钱孙大声叫道：“小娟，说不得，千万说不得。”乔峰瞪视着他，问道：“你宁可身败名裂，也不说的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老子一死而已。这位带头大哥于我有恩，老子决不能说他名字出来。”乔峰道：“害得小娟身败名裂，你也是不管的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，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，以死相谢，也就是了。”

乔峰向谭婆道：“那人于你未必有恩，你说了出来，大家平安无事，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，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命。”

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胁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说，那人是……”

赵钱孙急叫：“小娟，你千万不能说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这人多半是乔峰的手下，你一说出来，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就危险了。”

乔峰道：“我便是乔峰，你们倘若不说，后患无穷。”

赵钱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怪不得这般好功夫。小娟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这是我唯一向你恳求之事，你说什么也得答允。”

谭婆心想他数十年来对自已眷恋爱护，情义深重，自己负他良多，他心中所求，从来不向自己明言，这次为了掩护恩人，不惜一死，自己决不能败坏他的义举，便道：“乔帮主，今日之事，行善在你，行恶也在你。我师兄妹俩问心无愧，天日可表。你想要知道之事，恕我不能奉告。”她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，但言辞决绝，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。

赵钱孙喜道：“小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”

乔峰知道再逼已然无用，哼了一声，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，跃出船舱，径回卫辉城中，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。他易容改装，无人识得。谭公、谭婆夫妇住在卫辉城内的“如归客店”，也不是隐秘之事，一问便知。

走进客店，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神色极是焦躁，乔峰伸出手掌，掌心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。

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的跟到卫辉，一直便郁闷不安，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，正自记挂，不知她到了何处，忽然见到妻子的玉钗，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阁下是准？是拙荆请你来的么？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。乔峰由他将玉钗取去，说道：“尊夫人已为人所擒，危在顷刻。”谭公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拙荆武功了得，怎能轻易为人所擒？”乔峰道：“是乔峰。”

谭公只听到“是乔峰”三字，便无半分疑惑，却更加焦虑记挂，忙问：“乔峰，唉！是他，那就麻烦了，我……我内人，她在哪里？”乔峰道：“你要尊夫人生，很是容易，要她死，那也容易。”谭公性子沉稳，心中虽急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

乔峰道：“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，你照实说了，即刻放归尊夫人，不敢损她一根毫发。阁下倘若不说，只好将她处死，将她的尸体，和赵钱孙的尸首同穴合葬。”

谭公听到最后一句，哪里还能忍耐，一声怒喝，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。乔峰斜身略退，这一掌便落了空。谭公吃了一惊，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，非同小可，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，当下右掌斜引，左掌横击而出，乔峰见房中地位狭窄，无可闪避，当即竖起右臂硬接。拍的一声，这一掌打上手臂，乔峰身形不晃，右臂翻过，压将下来，搁在谭公肩头。

霎时之间，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，立即运劲反挺，但肩头重压，如山如丘，只压得他脊骨喀喀喀响声不绝，几欲折断，除了曲膝跪下，更无别法。他出力强挺，说什么也不肯屈服，但一口气没能吸进，双膝一软，噗的跪下。那实是身不由主，膝头关节既是软的，这般沉重的力道压将下来，不屈膝也是不成。

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，压得他屈膝跪倒，臂上劲力仍是不减，更压得他曲背如弓，额头便要着地。谭公满脸通红，苦苦撑持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，用力向上顶去。突然之间，乔峰手臂放开。谭公肩头重压遽去，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收势不及，登时跳了起来，一纵丈余，砰

的一声，头顶重重撞上了横梁，险些儿将横梁也撞断了。

谭公从半空中落将下来，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，伸出右手，一把抓住他胸口。乔峰手臂极长，谭公却身材矮小，不论拳打脚踢，都碰不到对方身子。何况他双足凌空，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。谭公一急之下，登时省悟，喝道：“你便是乔峰！”

乔峰道：“自然是我！”

谭公怒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他妈的，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小子？”他最气恼的是，乔峰居然说将谭婆杀了之后，要将她尸首和赵钱孙合葬。

乔峰道：“你老婆要牵扯上他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你想不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？想不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说情话，唱情歌？”谭公一听，自即料到妻子是和赵钱孙在一起了，忍不住急欲去看个究竟，便道：“她在哪里？请你带我去。”乔峰冷笑道：“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带你去？”

谭公记起他先前的说话，问道：“你说有事问我，要问甚么？”

乔峰道：“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，徐长老携来一信，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剑通的。这信是何人所写？”

谭公手足微微一抖，这时他兀自被乔峰提着，身子凌空，乔峰只须掌心内力一吐，立时便送了他的性命。但他竟是凛然不惧，说道：“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，我决计不能泄露他的姓名，否则你去找他报仇，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。”乔峰道：“你若不说，你自己性命就先送了。”谭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？我岂能贪生怕死，出卖朋友？”

乔峰听他顾全义气，心下倒也颇为佩服，倘若换作别事，早就不再向他逼问，但父母之仇，岂同寻常，便道：“你不爱惜自己性命，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？谭公谭婆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，难道你也不怕？”

武林中人最爱惜的便是声名，重名贱躯，乃是江湖上好汉的常情。谭公听了这两句话，说道：“谭某坐得稳，立得正，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，怎说得上‘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’八个字？”

乔峰森然道：“谭婆可未必坐得稳，立得正，赵钱孙可未必不做对不起朋友之事。”

霎时之间，谭公满脸胀得通红，随即又转为铁青，横眉怒目，狠狠瞪视。

乔峰手一松，将他放下地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谭公一言不发的跟随其后。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卫辉城。路上不少江湖好汉识得谭公，恭恭敬敬的让路行礼。谭公只哼的一声，便走了过去。不多时，两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。

乔峰身形一晃，上了船头，向舱内一指，道：“你自己来看罢！”

谭公跟着上了船头，向船舱内看去时，只见妻子和赵钱孙相偎相倚，挤在船舱一角。谭公怒不可遏，发掌猛力向赵钱孙脑袋击去。蓬的一声，赵钱孙身子一动，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。谭公的手掌和他头顶相触，便已察觉不对，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脸颊，着手冰冷，原来谭婆已死去多时。谭公全身发颤，不肯死心，再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却那里还有呼吸？

他呆了一呆，一摸赵钱孙的额头，也是着手冰冷，谭公悲愤无已，回过身来，狠狠瞪视乔峰，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乔峰见谭婆和赵钱孙忽然间一齐死于非命，也是诧异之极。他离船进城之时，只不过点了二人的穴道，怎么两个高手竟尔会突然身死？他提起赵钱孙的尸身，粗粗一看，身上并无兵刃之伤，也无血渍；拉着他胸口衣衫，嗤的一声，扯了下来，只见他胸口一大块瘀黑，显然是中了重手掌力，更奇的是，这下重手竟极像是出于自己之手。

谭公抱着谭婆，背转身子，解开她衣衫看她胸口伤痕，便和赵钱孙所受之伤一模一样。谭公欲哭无泪，低声向乔峰道：“你人面兽心，这般狠毒！”

乔峰心下惊愕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想：“是谁使重手打死了谭婆和赵钱孙？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，大非寻常，难道又是我的老对头到了？可是他怎知这二人在此船中？”

谭公伤心爱妻惨死，劲运双臂，奋力向乔峰击去。乔峰向旁一让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大响，谭公的掌力将船篷打塌了半边。乔峰右手穿出，搭上他肩头，说道：“谭公，你夫人决不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？”谭公道：“不是你还有谁？”乔峰道：“你此刻命悬我手，乔某若要杀你，易如反掌，我骗你有何用处？”谭公道：“你只不过想查知杀父之仇是谁。谭某武功虽不如你，焉能受你之愚？”乔峰道：“好，你将我杀父之仇的姓名说了出来，我一力承担，替你报这杀妻大仇。”

谭公惨然狂笑，连运三次劲，要想挣脱对方掌握，但乔峰一只手掌轻轻搭在他的肩头，随劲变化，谭公挣扎的力道大，对方手掌上的力道相应而大，始终无法挣扎得脱。谭公将心一横，将舌头伸到双齿之间，用力一咬，咬断舌头，满口鲜血向乔峰狂喷过来。乔峰急忙侧身闪避。谭公奔将过去，猛力一脚，将赵钱孙的尸身踢开，双手抱住了谭婆的尸身，头颈一软，气绝而死。

乔峰见到这等惨状，心下也自恻然，颇为抱憾，谭氏夫妇和赵钱孙虽非他亲手所杀，但终究是为他而死。若要毁尸灭迹，只须伸足一顿，在船板上踩出一洞，那船自会沉入江底。但想：“我掩藏了三具尸体，反显得做贼心虚。”当下出得船舱，回上岸去，想在岸边寻找什么足迹线索，却全无踪迹可寻。

他匆匆回到客店。阿朱一直在门口张望，见他无恙归来，极是欢喜，但见他神色不定，情知追踪赵钱孙和谭婆无甚结果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乔峰道：“都死了！”阿朱微微一惊，道：“谭婆和赵钱孙？”乔峰道：“还有谭公，一共三个。”

阿朱只道是他杀的，心中虽觉不安，却也不便出责备之言，说道：“赵钱孙是害死你父亲的帮凶，杀了也……也没什么。”

乔峰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我杀的。”阿朱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是你杀的就好。我本来想，谭公、谭婆并没怎么得罪你，可以饶了。却不知是谁杀的？”

乔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他屈指数了数，说道：“知道那元凶巨恶姓名的，世上就只剩下三人了。咱们做事可得赶快，别给敌人老是抢在头里，咱们始终落了下风。”

阿朱道：“不错。那马夫人恨你入骨，无论如何是不肯讲的。何况逼问一个寡妇，也非男子大丈夫的行径。智光和尚的庙远在江南。咱们便赶去山东泰安单家罢！”

乔峰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，道：“阿朱，这几天累得你苦了。”阿朱大声叫道：“店家，店家，快结帐。”乔峰奇道：“明早结帐不迟。”阿朱道：“不，今晚连夜赶路，别让敌人步步争先。”乔峰心中感激，点了点头。

暮色苍茫中出得卫辉城来，道上已听人传得沸沸扬扬，契丹恶魔乔峰如何忽下毒手，害死了谭公夫妇和赵钱孙。这些人说话之时，东张西望，唯恐乔峰随时会在身旁出现，殊不知乔峰当真便在身旁，若要出手伤人，这些人也真是无可躲避。

两人一路上更换坐骑，日夜不停的疾向东行。赶得两日路，阿朱虽绝口不说一个“累”字，但睡眼惺忪的骑在马上，几次险些摔下马背来，乔峰见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于是弃马换车。两人在大车中睡上三四个时辰，一等睡足，又弃车乘马，绝尘奔驰。如此日夜不停的赶路，阿朱欢欢喜喜的道：“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赶在那大恶人的先头。”她和乔峰均不知对头是谁，提起那人时，总是以“大恶人”相称。

乔峰心中却隐隐担忧，总觉这“大恶人”每一步都始终占了先着，此人武功当不在自己之下，机智谋略更是远胜，何况自己直至此刻，瞧出来眼前始终迷雾一团，但自己一切所作所为，对方却显然清清楚楚。一生之中，从未遇到过这般厉害的对手。只是敌人愈强，他气概愈豪，却也丝毫无惧怕之意。

铁面判官单正世居山东泰安大东门外，泰安境内，人人皆知。乔峰和阿朱来到泰安时已是傍晚，问明单家所在，当即穿城而过。出得大东门来，行不到一里，只见浓烟冲天，什么地方失了火，跟着锣声当当响起，远远听得人叫道：“走了水啦！走了水啦！快救火。”

乔峰也不以为意，纵马奔驰，越奔越近失火之处。只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快救火啊，快救火啊，是铁面单家！”

乔峰和阿朱吃了一惊，一齐勒马，两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难道又给大恶人抢到了先着？”阿朱安慰道：“单正武艺高强，屋子烧了，决不会连人也烧在内。”

乔峰摇了摇头。他自从杀了单氏二虎之后，和单家结仇极深，这番来到泰安，虽无杀人之意，但想单正和他的子侄门人决计放自己不过，原是预拟来大战一场。不料未到庄前，对方已遭灾殃，心中不由得恻然生悯。

渐渐驰近单家庄，只觉热气炙人，红焰乱舞，好一场大火。

这时四下里的乡民已群来救火，提水的提水，泼沙的泼沙。幸好单家庄四周掘有深壕，附近又无人居住，火灾不致蔓延。

乔峰和阿朱驰到灾场之旁，下马观看。只听一名汉子叹道：“单老爷这样的好人，在地方上济贫救灾，几十年来积下了多少功德，怎么屋子烧了不说，全家三十余口，竟一个也没能逃出来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那定是仇家放的火，堵住了门不让人逃走。否则的话，单家连五岁小孩子也会武功，岂有逃不出来之理？”先一人道：“听说单大爷、单二大爷、单五爷在河南给一个叫什么乔峰的恶人害了，这次来放火的，莫非又是这个大恶人？”

阿朱和乔峰说话中提到那对头时，称之为“大恶人”，这时听那两个乡人也口称“大恶人”，不禁互瞧了一眼。

那年纪较轻的人道：“那自然是乔峰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放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他定是率领了大批手下闯进庄去，将单家杀得鸡犬不留。唉，老天爷真没眼睛。”那年纪大的人道：“这乔峰作恶多端，将来定比单家几位爷们死得惨过百倍。”

阿朱听他诅咒乔峰，心中着恼，伸手在马颈头一拍，那马吃惊，左足弹出，正好踢在那人臀上。那人“啊”的一声，身子矮了下去。阿朱道：“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些什么？”那人给马蹄踢了一脚，想起“大恶人”乔峰属下人手众多，吓得一声也不敢吭，急急走了。

乔峰微微一笑，但笑容之中，带着三分凄苦的神色，和阿朱走到火场的另一边去。听得众人纷纷谈论，说话一般无异，都说单家男女老幼三十余口，竟没一个能逃出来。乔峰闻到一阵阵焚烧尸体的臭气，从火场中不断冲出来，知道各人所言非虚，单正全家男女老幼，确是尽数葬身在火窟之中了。

阿朱低声道：“这大恶人当真辣手，将单正父子害死，也就罢了，何以要杀他全家？更何必连屋子也烧去了？”乔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叫做斩草除根。倘若换作了我，也得烧屋。”

阿朱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乔峰道：“那一晚在杏子林中，单正曾说过几句话，你想必也听到了。他说：“我家中藏得有这位带头大哥的几封信，拿了这封信去一对笔迹，果是真迹。’”阿朱叹道：“是了，他就算杀了单正，怕你来到单家庄中，找到了那几封书信，还是能知道这人的姓名。一把火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，那就什么书信也没有了。”

这时救火的人愈聚愈多，但火势正烈，一桶桶水泼到火上，霎时之间化作了白气，却那里遏得住火头？一阵阵火焰和热气喷将出来，只冲得各人不住后退。众人一面叹息，一面大骂乔峰。乡下人口中的污言秽语，自是难听之极了。

阿朱生怕乔峰听了这些无理辱骂，大怒之下竟尔大开杀戒，这些乡下人可就惨了，偷眼向他瞧去，只见他脸上神色奇怪，似是伤心，又似懊悔，但更多的还是怜悯，好似觉得这些乡下人愚蠢之至，不值一杀。只听他叹了口长气，黯然道：“去天台山罢！”

他提到天台山，那确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智光大师当年虽曾参与杀害他父母这一役，但后来智光大发愿心，远赴异域，采集树皮，医治浙闽两广一带百姓的瘴气疟病，活人无数，自己却也因此而身染重病，痊愈后武功全失。这等济世救人的行径，江湖上无人不敬，提起智光大师来，谁都称之为“万家生佛”，乔峰若非万不得已，决计不肯去和他为难。

两人离了泰安，取道南行。这一次乔峰却不拚命赶路了，心想自己好整以暇，说不定还可保得智光大师的性命，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程而行，到得天台山，多半又是见到智光大师的尸体，说不定连他所居的禅寺也给烧成了白地。何况智光行脚无定，云游四方，未必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。

天台山在浙东。两人自泰安一路向南，这一次缓缓行来，恰似游山玩水一般，乔峰和阿朱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，若非心事重重，实足游目畅怀。

这一日来到镇江，两人上得金山寺去，纵览江景，乔峰瞧着浩浩江水，不尽向东，猛地里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那个‘带头大哥’和‘大恶人’，说不定便是一人。”阿朱击掌道：“是啊，怎地咱们一直没想到此事？”乔峰道：“当然也或者是两个人，但这两人定然关系异常密切，否则那大恶人决不至于千方百计，要掩饰那带头大哥的身分。但那‘带头大哥’既连汪帮主这等人也甘愿追随其后，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。那‘大恶人’却又如此了得。世上难道有这么两个高人，我竟连一个也不知道？以此推想，这两人多半便是一人。只要杀了那‘大恶人’，便是报了我杀父杀母的大仇。”

阿朱点头称是，又道：“乔大爷，那晚在杏子林中，那些人述说当年旧事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不禁有些发颤。

乔峰接口道：“只怕那大恶人便是在杏子林中？”阿朱颤然道：“是啊。那铁面判官单正说道，他家中藏有带头大哥的书信，这番话是在杏子林中说的。他全家被烧成了白地……

唉，我想起那件事来，心中很怕。”她身子微微发抖，震在乔峰的身侧。

乔峰道：“此人心狠手辣，世所罕有。赵钱孙宁可身败名裂，不肯吐露他的真相，单正又和他交好，这人居然能对他二人下此毒手。那晚杏子林中，又有什么如此厉害的人物？”

沉吟半晌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奇怪。”阿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乔峰望着江中的帆船，说道：“这大恶人聪明机谋，处处在我之上，说到武功，似乎也不弱于我。他要取我性命，只怕也不如何为难。他又何必这般怕我得知我仇人是谁？”

阿朱道：“乔大爷，你这可太谦了。那大恶人纵然了得，其实心中怕得你要命。我猜他这些日子中心惊胆战，生怕你得知他的真相，去找他报仇。否则的话，他也不必害死乔家二老，害死玄苦大师，又害死赵钱孙、谭婆，和铁面判官一家了。”

乔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向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他既不敢来害我，自也不敢走近你身边。你不用害怕。”

过了半晌，叹道：“这人当真工于心计。乔某枉称英雄，却给人玩弄于掌股之上，竟无还手之力。”

过长江后，不一日又过钱塘江，来到天台县城。乔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正要向店伴打听入天台山的路程，店中掌柜匆匆进来，说道：“乔大爷，天台山止观禅寺有一位师父前来拜见。”

乔峰吃了一惊，他住宿客店之时，曾随口说姓关，便问：

“你干么叫我乔大爷？”那掌柜道：“止观寺的师父说了乔大爷的形貌，一点不错。”乔峰和阿朱对瞧一眼，均颇惊异，他二人早已易容改装，而且与在山东泰安时又颇不同，居然一到天台，便给人认了出来。乔峰道：“好，请他进来相见。”

掌柜的转身出去，不久带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僧人进来。那僧人合十向乔峰为礼，说道：“家师上智下光，命小僧朴者邀请乔大爷、阮姑娘赴敝寺随喜。”乔峰听他连阿朱姓阮也知道，更是诧异，问道：“不知师父何以得悉在下姓氏？”

朴者和尚道：“家师吩咐，说道天台县城‘倾盖客店’之中，住得有一位乔英雄，一位阮姑娘，命小僧前来迎接上山。

这位是乔大爷了，不知阮姑娘在哪里？”阿朱扮作个中年男子，朴者和尚看不出来，还道阮姑娘不在此处。

乔峰又问：“我们昨晚方到此间，尊师何以便知？难道他真有前知的本领么？”

朴者还未回答，那掌柜的抢着道：“止观寺的老神僧神通广大，屈指一算，便知乔大爷要来。别说明后天的事瞧得清清楚楚，便是五百年

之后的事情，他老人家也算得出个十之六七呢。”

乔峰知道智光大师名气极响，一般愚民更是对他奉若神明，当下也不多言，说道：“阮姑娘随后便来，你领我们二人先去拜见尊师罢。”朴者和尚道：“是。”乔峰要算房饭钱，那掌柜的忙道：“大爷是止观禅寺老神僧的客人，住在小店，我们沾了好大的光，这几钱银子的房饭钱，那无论如何是不敢收的。”

乔峰道：“如此叨扰了。”暗想：“智光禅师有德于民，他害死我爹娘的怨仇，就算一笔勾销。只盼他肯吐露那‘带头大哥’和大恶人是谁，我便心满意足。”当下随着朴者和尚出得县城，径向天台山而来。

天台山风景清幽，但山径颇为险峻，崎岖难行。相传汉时刘晨、阮肇误入天台山遇到仙女，可见山水固极秀丽，山道却盘旋曲折，甚难辨认。乔峰跟在朴者和尚身后，见他脚力甚健，可是显然不会武功，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了戒备之意，寻思：“对方既知是我，岂有不严加防范之理？智光禅师虽是有德高僧，旁人却未必都和他一般心思。”

岂知一路平安，太平无事的便来到了止观寺外。天台山诸寺院中，国清寺名闻天下，隋时高僧智者大师曾驻锡于此，大兴“天台宗”，数百年来为佛门重地。但在武林之中，却以止观禅寺的名头响得多。乔峰一见之下，原来只是十分寻常的一座小庙，庙外灰泥油漆已大半剥落，若不是朴者和尚引来，如由乔峰和阿朱自行寻到，还真不信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止观禅寺了。

朴者和尚推开庙门，大声说道：“师父，乔大爷到了。”

只听得智光的声音说道：“贵客远来，老衲失迎。”说着走到门口，合十为礼。

乔峰在见到智光之前，一直担心莫要给大恶人又赶在头里，将他杀了，直到亲见他面，这才放心，当下和阿朱都抹去了脸上化装，以本来面目相见。乔峰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打扰大师清修，深为不安。”

智光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乔施主，你本是姓萧，自己可知道么？”

乔峰身子一颤，他虽然已知自己是契丹人，但父亲姓什么却一直未知，这时才听智光说他姓“萧”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正在逐步显露，当即躬身道：“小可不孝，正是来求大师指点。”

智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两位请坐。”

三人在椅上坐定，朴者送上茶来，见两人相貌改变，阿朱更变作了女人，大是惊诧，只是师父在座，不敢多问。

智光续道：“令尊在雁门关外石壁之上，留下字迹，自称姓萧，名叫远山。他在遗文中称你为‘峰儿’。我们保留了你原来的名字，只因托给乔三槐养育，须得跟他之姓。”

乔峰泪如雨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在下直至今日，始知父亲姓名，尽出大师恩德，受在下一拜。”说着便拜了下去。

阿朱也离座站起。

智光合十还礼，道：“恩德二字，如何克当？”

辽国的国姓是耶律，皇后历代均是姓萧。萧家世代后族，将相满朝，在辽国极有权势。有时辽主年幼，萧太后执政，萧家威势更重。乔峰忽然获知自己乃是契丹大姓，一时之间，百感交集，出神半晌，转头对阿朱喟然道：“从今而后，我是萧峰，不是乔峰了。”阿朱道：“是，萧大爷。”

智光道：“萧大侠，雁门关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迹，你想必已经见到了？”萧峰摇头道：“没有。我到得关外，石壁上的字迹已给人铲得干干净净，什么痕迹也没留下。”

智光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事情已经做下，石壁上的字能铲去，这几十条性命，又如何能够救活？”从袖中取出一块极大的旧布，说道：“萧施主，这便是石壁遗文的拓片。”

萧峰心中一凛，接过旧布，展了开来，只见那块大布是许多衣袍碎布缝缀在一起的，布上一个个都是空心白字，笔划奇特，模样与汉字也甚相似，却一字不识，知是契丹文字，但见字迹笔划雄伟，有如刀斫斧劈，听智光那日说，这是自己父亲临死前以短刀所刻，不由得眼前模糊，泪水潸潸而下，一点点都滴在布上，说道：“还求大师译释。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当年我们拓了下来，求雁门关内识得契丹文字之人解说，连问数人，意思都是一般，想必是不错的了。

萧施主，这一行字说道：“峰儿周岁，偕妻往外婆家赴宴，途中突遇南朝大盗……’”萧峰听到这里，心中更是一酸，听智光继续说道：“‘……事出仓卒，妻儿为盗所害，余亦不欲再活人世。余受业恩师乃南朝汉人，余在师前曾立誓不杀汉人，岂知今日一杀十余，既愧且痛，死后亦无面目以见恩师矣。萧远山绝笔。”

萧峰听智光说完，恭恭敬敬的将大布拓片收起，说道：“这是萧某先人遗泽，求大师见赐。”智光道：“原该奉赠。”

萧峰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体会到父亲当时的伤痛之情，才知他投崖自尽，不但是由于心伤妻儿惨亡，亦因自毁誓言，杀了许多汉人，以致愧对师门。

智光缓缓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初时只道令尊率领契丹武士，前赴少林劫夺经书，待得读了这石壁遗文，方知道事出误会，大大的错了。令尊既已决意自尽，决无于临死之前再写假话来骗人之理。他若是前赴少林寺夺经，又怎会携带一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夫人、怀抱一个甫满周岁的婴儿？事后我们有查究少林夺经这消息的来源，原来是出于一个妄人之口，此人存心戏弄那位带头大哥，要他千里奔波，好取笑他一番。”

萧峰道：“嗯，原来是想开玩笑，这个妄人怎样了？”

智光道：“带头大哥查明真相，自是恼怒之极，那妄人却逃了个不知去向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如今事隔三十年，想来也必不在人世了。”

萧峰道：“多谢大师告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使萧峰得能重新为人。萧某只想再问一件事。”智光道：“萧施主要问何事？”萧峰道：“那位带头大哥，究是何人？”

智光道：“老衲听说萧施主为了查究此事，已将丐帮徐长老、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四位打死，又杀了铁面判官单正满门，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，料得施主迟早要来此间。施主请稍候片刻，老衲请施主看一样物事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萧峰待要辩明徐长老等人非自己所杀，智光已头也不回的走入了后堂。

过了一会，朴者和尚走到客堂，说道：“师父请两位到禅房说话。”萧峰和阿朱跟着他穿过一条竹荫森森的小径，来到一座小屋之前。朴者和尚推开板门，道：“请！”萧峰和阿朱走了进去。

只见智光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，向萧峰一笑，伸出手指，在地下写起字来。小屋地下久未打扫，积尘甚厚，只见他在灰尘中写道：“万物一般，众生平等。圣贤畜生，一视同仁。汉人契丹，亦幻亦真。恩怨荣辱，俱在灰尘。”

写毕微微一笑，便闭上了眼睛。

萧峰瞧着地下这八句话，怔怔出神，心想：“在佛家看来，不但仁者恶人都是一般，连畜生恶鬼，和帝皇将相亦无差别，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，实在殊不足道。但我不是佛门子弟，怎么如他这般洒脱？”说道：“大师，到底那个带头大哥是谁，还请见示。”连问几句，智光只是微笑不答。

萧峰定睛看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见他脸上虽有笑容，却似是僵硬不动。

萧峰连叫两声“智光大师”，见他仍无半点动静，伸手一探他的鼻端，原来呼吸早停，已然圆寂。萧峰凄然无语，跪下拜了几拜，向阿朱招招手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

两人悄悄走出止观寺，垂头丧气的回向天台县城。

走出十余里，萧峰说道：“阿朱，我全无加害智光大师之意，他……他……他又何苦如此？”阿朱道：“这位高僧看破红尘，大彻大悟，原已无生死之别。”萧峰道：“你猜他怎能料到咱们要到止观寺来？”阿朱道：“我想……我想，还是那个大恶人所干的好事。”萧峰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推测，这大恶人先去告知智光大师，说我要找他寻仇。智光大师自忖难逃我的毒手，跟我说了那番话后，便即服毒自尽。”

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晌不语。

阿朱忽道：“萧大爷，我有几句不知进退的话，说了你可别见怪。”萧峰道：“怎地这等客气起来？我当然不会见怪。”

阿朱道：“我想智光大师写在地下的那几句话，倒也很有道理。

什么‘汉人契丹，亦幻亦真。恩怨荣辱，俱化灰尘”。其实你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江湖上刀头上的生涯，想来你也过得厌了，不如便到雁门关外去打猎放牧，中原武林的恩怨荣辱，从此再也别理会了。”

萧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些刀头上挣命的勾当，我的确过得厌了。在塞外草原中驰马放鹰，纵犬逐兔，从此无牵无挂，当真开心得多。阿朱，我在塞外，你来瞧我不瞧？”

阿朱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我不是说‘放牧’么？你驰马打猎，我便放牛放羊。”说到这里，将头低了下去。

萧峰虽是个粗豪汉子，但她这几句话中的含意，却也听得明明白白，她是说要和自己终身在塞外厮守，再也不回中原了。萧峰初时救她，只不过一时意气，待得她追到雁门关外，偕赴卫辉、泰安、天台，千里奔波，日夕相亲，才处处感到了她的温柔亲切，此刻更听到她直言吐露心事，不由得心意激荡，伸出粗大的手掌，握住了她小手，说道：“阿朱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不以我是契丹贱种而厌弃我么？”

阿朱道：“汉人是人，契丹人也是人，又有什么贵贱之分？

我……我喜欢做契丹人，这是真心诚意，半点也不勉强。”说到后来，声音有如蚊鸣，细不可闻。

萧峰大喜，突然伸掌抓住她腰，将她身子抛上半空，待她跌了下来，然后轻轻接住，放在地下，笑眯眯的向她瞧了一眼，大声道：“阿朱，你以后跟着我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是永不后悔的了？”

阿朱正色道：“便跟着你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也永不后悔。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，万种熬煎，也是欢欢喜喜。”

萧峰大声道：“萧某得有今日，别说要我重当丐帮帮主，就是叫我做大宋皇帝，我也不干。阿朱，这就到信阳找马夫人去，她肯说也罢，不肯说也罢，这是咱们最后要找的一个人了。一句话问过，咱们便到塞外打猎放羊去也！”

阿朱道：“萧大爷……”萧峰道：“从今而后，你别再叫我什么大爷、二爷了，你叫我大哥！”阿朱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我怎么配？”萧峰道：“你肯不肯叫？”阿朱微笑道：“千肯万肯，就是不敢。”萧峰笑道：“你姑且叫一声试试。”阿朱细声道：“大……大哥！”

萧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是了！从今而后，萧某不再是孤孤单单、给人轻蔑鄙视的胡虏贱种，这世上至少有一个人……

有一个人……”一时不知如何说才是。

阿朱接口道：“有一个人敬重你、钦佩你、感激你、愿意永永远远、生生世世、陪在你身边，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、艰险困苦。”说得诚挚无比。

萧峰纵声长笑，四周山谷鸣响，他想到阿朱说“一同抵受患难屈辱、艰险困苦”，她明知前途满是荆棘，却也甘受无悔，心中感激，虽满脸笑容，腮边却滚下了两行泪水。

前任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家住在河南信阳乡下。萧峰偕阿朱从江南天台山前赴信阳，千里迢迢，在途非止一日。

两人自从在天台山上互通心曲，两情缱绻，一路上按辔徐行，看出来风光骀荡，尽是醉人之意。阿朱本来不善饮酒，为了助萧峰之兴，也总勉强陪他喝上几杯，娇脸生晕，更增温馨。萧峰本来满怀愤激，但经阿朱言笑晏晏，说不尽的妙语解颐，悲愤之意也就减了大半。这一番从江南北上中州，比之当日从雁门关外趋疾山东，心情是大不相同了。萧峰有时回想，这数千里的行程，迷迷惘惘，直如一场大梦，初时噩梦不断，终于转成了美梦，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，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。

这一日来到光州，到信阳已不过两日之程。阿朱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想咱们怎样去盘问马夫人才好？”

那日在杏子林中、聚贤庄内，马夫人言语神态对萧峰充满敌意，萧峰虽甚不快，但事后想来，她丧了丈夫，认定丈夫是他所害，恨极自己原是情理之常，如若不恨，反而于理不合了。又想她是个身无武功的寡妇，若是对她恫吓威胁，不免大失自己豪侠身分，更不用说以力逼问，听阿朱这么问，不禁踌躇难答，怔了一怔，才道：“我想咱们只好善言相求，盼她能明白事理，不再冤枉我杀她丈夫。阿朱，不如你去跟她说，好不好？你口齿伶俐，大家又都是女子。只怕她一见我之面，满腔怨恨，立时便弄僵了。”

阿朱微笑道：“我倒有个计较在此，就怕你觉得不好。”萧峰忙问：“什么计策？”阿朱道：“你是大英雄大丈夫，不能向她逼供，却由我来哄骗于她，如何？”

萧峰喜道：“如能哄她吐露真相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阿朱，你知道我日思夜想，只盼能手刃这个杀父的大仇。我是契丹人，他揭穿我本来面目，那是应该的，令我得知自己的祖宗是什么人，我原该多谢他才是。可是他为何杀我养父养母？杀我恩师？迫我伤害朋友、背负恶名、与天下英雄为仇？

我若不将他砍成肉酱，又怎能定得下心来，一辈子和你在塞上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？”说到后来，声音越来越高亢。近日来他神态虽已不如往时之郁郁，但对这大恶人的仇恨之心，决不因此而减了半分。

阿朱道：“这大恶人如此阴毒的害你，我只盼能先砍他几刀，帮你出一口恶气。咱们捉到他之后，也要设一个英雄大宴，招请普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当众说明你的冤屈，回复你的清白名声。”

萧峰叹道：“那也不必了。我在聚贤庄上杀了这许多人，和天下英雄结怨已深，已不求旁人谅我。萧峰只盼了断此事，自己心中得能平安，然后和你并骑在塞外驰骋，咱二人终生和虎狼牛羊为伍，再也不要见中原这些英雄好汉了。”

阿朱喜道：“那真是谢天谢地、求之不得。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想假扮一个人，去哄得马夫人说出那个大恶人的姓名来。”

萧峰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我怎地没想到这一节，你的易容神技用在这件事上，真再好也没有了。你想扮什么人？”

阿朱道：“那就要请问你了。马副帮主在世之日，在丐帮中跟谁最为交好？我假扮了此人，马夫人想到是丈夫的知交好友，料来便不会隐瞒。”

萧峰道：“嗯，丐帮中和马大元兄弟最交好的，一个是王舵主，一个是全冠清，一个是陈长老，还有，执法长老白世镜跟他交谊也很深。”阿朱嗯了一声，侧头想象这几人的形貌神态。萧峰又道：“马兄弟为人沉静拘谨，不像我这样好酒贪杯、大吵大闹。因此平时他和我甚少在一起喝酒谈笑。全冠清、白世镜这些人和他性子相近，常在一起钻研武功。”

阿朱道：“王舵主是谁，我不识得。那个陈长老麻袋中装满毒蛇、蝎子，我一见身上就起鸡皮疙瘩，这门功夫可扮他不像。全冠清身材太高，要扮他半天是扮得像的。但如在马夫人家中耽得时候久了，慢慢套问她的口风，只怕露出马脚。

我还是学白长老的好。他在聚贤庄中跟我说过几次话，学他最是容易。”

萧峰微笑道：“白长老待你甚好，力求薛神医给你治伤。

你扮了他的样子去骗人，不有点对他不起么？”

阿朱笑道：“我扮了白长老后，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不累及他的名声，也就是了。”

当下在小客店中便装扮起来。阿朱将萧峰扮作了一名丐帮中的五袋弟子，算是白长老的随从，叫他越少说话越好，以防马夫人精细，瞧出了破绽。萧峰见阿朱装成白长老后，脸如寒霜，不怒自威，果然便是那个丐帮南北数万弟子既敬且畏的执法长老，不但形貌逼肖，而说话举止更活脱便是一个白世镜。萧峰和白长老相交将近十年，竟然看不出阿朱的乔装之中有何不妥。

两人将到信阳，萧峰沿途见到丐帮人众，便以帮中暗语与之交谈，查问丐帮中首脑人物的动向，再宣示白长老来到信阳，令马夫人先行得到讯息。只要她心中先入为主，阿朱的装扮中便露出了破绽，她也不易知觉。

马大元家住信阳西郊，离城三十余里。萧峰向当地丐帮弟子打听了路途，和阿朱前赴马家。两人故意慢慢行走，挨着时刻，傍晚时分才到，白天视物分明，乔装容易败露，一到晚间，看出来什么都朦朦胧胧，便易混过了。

来到马家门外，只见一条小河绕着三间小小瓦屋，屋旁两株垂杨，门前一块平地，似是农家的晒谷场子，但四角各有一个深坑。萧峰深悉马大元的武功家数，知道这四个坑是他平时练功之用，如今幽明异路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。正要上前打门，突然间呀的一声，板门开了，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妇人出来，正是马夫人。

马夫人向萧峰瞥了一眼，躬身向阿朱行礼，说道：“白长老光临寒舍，真正料想不到，请进奉茶。”

阿朱道：“在下有一件要事须与弟妹商量，是以作了不速之客，还请恕罪。”

马夫人脸上似笑非笑，嘴角边带着一丝幽怨，满身缟素衣裳。这时夕阳正将下山，淡淡黄光照在她脸上。萧峰这次和她相见，不似过去两次那么心神激荡，但见她眉梢眼角间隐露皱纹，约莫有三十五六岁年纪，脸上不施脂粉，肤色白嫩，竟似不逊于阿朱。

当下两人随着马夫人走进屋去，见厅堂颇为窄小，中间放了张桌子，两旁四张椅子，便甚少余地了。一个老婢送上茶来。马夫人问起萧峰的姓名，阿朱信口胡诌了一个。

马夫人问道：“白长老大驾光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阿朱道：“徐长老在卫辉逝世，弟妹想已知闻。”马夫人突然一抬头，目光中露出讶异的神色，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”阿朱道：“我们都疑心是乔峰下的毒手，后来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三位前辈，又在卫辉城外被人害死，跟着山东泰安铁面判官单家被人烧成了白地。不久之前，我到江南查办一名七袋弟子违犯帮规之事，途中得到讯息，天台山止观寺的智光老和尚突然圆寂了。”马夫人身子一颤，脸上变色，道：“这……这又是乔峰干的好事？”

阿朱道：“我亲到止观寺中查勘，没得到什么结果，但想十之八九，定是乔峰这厮干的好事，料来这厮下一步多半要来跟弟妹为难，因此急忙赶来，劝弟妹到别的地方去暂住一年半载，免受乔峰这厮加害。”

马夫人泫然欲涕，说道：“自从马大爷不幸遭难，我活在人世本来也已多余，这姓乔的要害我，我正求之不得，又何必觅地避祸？”

阿朱道：“弟妹说哪里话来？马兄弟大仇未报，正凶尚未擒获，你身上可还挑着一副重担。啊，马兄弟灵位设在何处，我当去灵前一拜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不敢当。”还是领着两人，来到后堂。阿朱先拜过了，萧峰恭恭敬敬的在灵前磕下头去，心中暗暗祷祝：

“马大哥，你死而有灵，今日须当感应你夫人，说出真凶姓名，好让我替你报仇伸冤。”

马夫人跪在灵位之旁还礼，面颊旁泪珠滚滚而下。萧峰磕过了头，站起身来，见灵堂中挂着好几副挽联，徐长老、白长老各人的均在其内，自己所送的挽联却未悬挂。灵堂中白布幔上微积灰尘，更增萧索气象，萧峰寻思：“马夫人无儿无女，数日唯与一个老婢为伍，这孤苦寂寞的日子，也真难为她打发。”

只听得阿朱出言劝慰，说什么“弟妹保重身体，马兄弟的冤仇是大家的冤仇。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尽管跟我说，我自会给你作主。”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。萧峰心下暗赞：“这小妞子学得挺到家。丐帮帮主被逐，副帮主逝世，徐长老被人害死，传功长老给我打死，剩下来便以白长老地位最为尊崇了。她以代帮主的口吻说话，身分确甚相配。”马夫人谢了一声，口气极为冷淡。萧峰暗自担心，见她百无聊赖，神情落寞，心想她自丈夫逝世，已无人生乐趣，只怕要自尽殉夫，这女子性格刚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马夫人又让二人回到客堂，不久老婢开上晚饭，木桌上摆了四色菜肴，青菜、萝卜、豆腐、胡瓜，全是素菜，热腾腾的三碗白米饭，更无酒浆。阿朱向萧峰望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今晚你可没酒喝了。”萧峰不动声色，捧起饭碗便吃。

马夫人道：“先生去世之后，未亡人一直吃素，山居没备荤酒，可怠慢两位了。”阿朱叹道：“马兄弟人死不能复生，弟妹也不必太过自苦了。”萧峰见马夫人对亡夫如此重义，心下也是好生相敬。

晚饭过后，马夫人道：“白长老远来，小女子原该留客，只是孀居不便，不知长老还有什么吩咐么？”言下便有逐客之意。阿朱道：“我这番来到信阳，是劝弟妹离家避祸，不知弟妹有什么打算？”马夫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乔峰已害死了马大爷，他再来害我。不过是叫我从马大爷于地下。我虽是个弱质女子，不瞒白长老说，我既不怕死，那便什么都不怕了。”阿朱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弟妹是不愿出外避难的了？”马夫人道：“多谢白长老的厚意。小女子实不愿离开马大爷的故居。”

阿朱道：“我本当在这附近住上几日，保护弟妹。虽说白某决计不是乔峰那厮的对手，但缓急之际，总能相助一臂之力，只是我在途中又听到一个重大的机密讯息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嗯，想必事关重大。”本来一般女子总是好奇心极盛，听到有什么重大机密，虽然事不关己，也必知之而后快，就算口中不问，脸上总不免露出急欲一知的神情。岂知马夫人仍是容色漠然，似乎你说也好，不说也好，我丈夫既死，世上已无任何令我动心之事。萧峰心道：“人家形容孀妇之心如槁木死灰，用在马夫人身上，最是贴切不过。”

阿朱向萧峰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你到外边去等我，我有句机密话跟马夫人说。”

萧峰点了点头，走出屋去，暗赞阿朱聪明，心知若盼别人吐露机密，往往须得先说些机密与他，令他先有信任之心，明白阿朱遣开自己，意在取信于马夫人，表示连亲信心腹也不能听闻，则此事之机密可知。

他走出大门，黑暗中门外静悄悄地，但听厨下隐隐传出叮当微声，正是那老婢在洗涤碗筷，当即绕过墙角，蹲在客堂窗外，屏息倾听。马夫人纵然不说那人姓名，只要透露若干蛛丝马迹，也有了追查的线索，不致如眼前这般茫无头绪。

何况这假白长老千里告警，示惠于前，临去时再说一件机密大事，他又是本帮的首脑，马夫人多半不会对他隐瞒。

过了良久，才听得马夫人轻轻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你……你又来做什么？”萧峰生怕坏了大事，不敢贸然探头到窗缝中去窥看客堂中情景，心中却感奇怪：“她这句话是什么用意？”

只听阿朱道：“我确是听到讯息，乔峰那厮对你有加害之意，因此赶来报讯。”马夫人道：“嗯，多谢白长老的好意。”

阿朱压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弟妹，自从马兄弟不幸逝世，本帮好几位长老纪念他的功绩，想请你出山，在本帮担任长老。”

萧峰听她说得极是郑重，不禁暗暗好笑，但也心赞此计甚高，马夫人倘若答允，“白长老”立时便成了她的上司，有何询问，她自不能拒答，就算不允去当丐帮长老，她得知丐帮对她重视，至少也可暂时讨得她的欢喜。

只听马夫人道：“我何德何能，怎可担任本帮长老？我连丐帮的弟子也不是，‘长老’的位份极高，跟我是相距十万八千里了。”阿朱道：“我和吴长老他们都极力推荐，大伙儿都说，有马夫人帮同出些主意，要擒杀乔峰那厮，便易办得多。

我又得到一个重大之极的讯息，与马兄弟被害一事极有关连。”马夫人道：“是吗？”声音仍是颇为冷淡。

阿朱道：“那日在卫辉城吊祭徐长老，我遇到赵钱孙，他跟我说起一件事，说他知道谁是下手害死马兄弟的真凶。”

突然间呛啷啷一声响，打碎了一只茶碗。马夫人惊呼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开什么玩笑？”声音极是愤怒，却又带着几分惊惶之意。

阿朱道：“这是正经大事，我怎会跟你说笑？那赵钱孙确是亲口对我说，他知道谁是害死马大元兄弟的真凶。他说决计不是乔峰，也不是姑苏慕容氏，他千真万确的知道，实是另有其人。”

马夫人颤声道：“他怎会知道？他怎会知道！你胡说八道，不是活见鬼么？”

阿朱道：“真的啊，你不用心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那赵钱孙道：‘去年八月间……’”她话未说完，马夫人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晕了过去。阿朱忙叫：“弟妹，弟妹！”用力捏她鼻下唇上的人中。马夫人悠悠醒转，怨道：“你……你何必吓我？”

阿朱道：“我不是吓你。那赵钱孙确是这么说的，只可惜他已经死了，否则我可以叫他前来对证。他说去年八月中秋，谭公、谭婆、还有那个下手害死马兄弟的凶手，一起在那位‘带头大哥’的家里过节。”

马夫人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他真是这么说？”

阿朱道：“是啊。我便问那真凶是谁，他却说这人的名字不便从他口中说出来。我便去问谭公。谭公气虎虎的，瞪了我一眼不说。谭婆却道：一点也不错，便是她跟赵钱孙说的。

我想怪不得谭公要生气，定是恼他夫人什么事都去跟赵钱孙说了；而赵钱孙不肯说那凶手的名字，原来是为了怕连累到他的老情人谭婆。”马夫人道：“嗯，那又怎样？”

阿朱道：“赵钱孙说道，大家疑心乔峰和慕容复害死了马兄弟，却任由真凶不知报应，逍遥自在，马兄弟地下有知，也必含冤气苦。”马夫人道：“是啊，只可惜赵钱孙已死，谭公、谭婆也没跟你说罢？”阿朱道：“没有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问带头大哥去。”马夫人道：“好啊，你原该去问问。”阿朱道：“说来却也好笑，这带头大哥到底是谁，家住哪里，我却不知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嗯，你远兜圈子的，原来是想套问这带头大哥的姓名。”

阿朱道：“若是不便，弟妹也不用跟我说，不妨你自己去设法查明，咱们再找那正凶算帐。”萧峰明知阿朱有意显得漫不在乎，以免引起马夫人疑心，心下仍不禁十分焦急。

只听马夫人淡淡的道：“这带头大哥的姓名，对别人当然要瞒，免得乔峰知道之后，去找他报杀父杀母之仇，白长老是自己人，我又何必瞒你？他便是……”说了“他便是”这三个字，底下却寂然无声了。

萧峰几乎连自己心跳之声也听见了，却始终没听到马夫人说那“带头大哥”的姓名，过了良久，却听得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天上月亮这样圆，又这样白。”萧峰明知天上乌云密布，并无月亮，还是抬头一望，寻思：“今日是初二，就算有月亮，也决不会圆，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只听阿朱道：“到得十五，月亮自然又圆又亮，哎，只可惜马兄弟却再也见不到了。”马夫人道：“你爱吃咸的月饼，还是甜的？”萧峰更是奇怪，心道：“马夫人死了丈夫，神智有些不清楚了。”

阿朱道：“我们做叫化子的，吃月饼还能有什么挑剔？找不到真凶，不给马兄弟报此大仇，别说月饼，就是山珍海味，入口也是没半分滋味。”

马夫人默然不语，过了半晌，冷冷的道：“白长老全心全意，只是想找到真凶，为你大元兄弟报仇雪恨，真令小女子感激不尽。”阿朱道：“这是我辈份所当为之事。丐帮数万兄弟，哪一个不想报此大仇？”马夫人道：“这位带头大哥地位尊崇，声势浩大，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。他最喜庇护朋友，你去问他真凶是谁，他是无论如何不肯说的。”

萧峰心下一喜，寻思：“不管怎样，咱们已不虚此行。马夫人便不肯说那人的姓名，单凭‘地位尊崇，声势浩大，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’这句话，我总可推想得到武林中具有这等身分的又有几人？”

他正在琢磨这人是谁，只听阿朱道：“武林之中，单是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的，以前有丐帮帮主，嗯，少林弟子遍天下，少林派掌门方丈一句话，那也能调动数万人众……”马夫人道：“你也不用胡猜了，我再给你一点因头，你只须往西南方猜去。”阿朱沉吟道：“西南方？西南方有什么大来头的人物？好像没有啊。”

马夫人伸出手指，拍的一声，戳破了窗纸，刺破处就在萧峰的头顶。只听她跟着说道：“小女子不懂武功，白长老你总该知道，天下是谁最擅长这门功夫。”阿朱道：“嗯，这门点六功夫么？少林派的金刚指，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，那都是很厉害的了。”

萧峰心中却在大叫：“不对，不对！点穴功夫，天下以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为第一，何况她说的是西南方。”

果然听得马夫人道：“白长老见多识广，怎地这一件事却想不起来？难道是旅途劳顿，脑筋失灵，居然连大名鼎鼎的一阳指也忘记了？”话中颇有讥嘲之意。

阿朱道：“段家一阳指我自然知道。但段氏在大理称皇为帝，早和中上武林不相往来。若说那位带头大哥和他家有什么干系牵连，定是传闻之误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段氏虽在大理称皇，可是段家并非只有一人，不做皇帝之人便常到中原。这位带头大哥，乃大理国当今皇帝的亲弟，姓段名正淳，封为镇南王的便是。”

萧峰听到马夫人说出“段正淳”三字，不由全身一震，数月来千里奔波、苦苦寻访的名字，终于到手了。

只听阿朱道：“这位段王爷权位尊崇，怎么会参与江湖上的斗殴仇杀之事？”马夫人道：“江湖上寻常的斗殴仇杀，段王爷自然不屑牵连在内，但若是和大理国生死存亡、国运盛衰相关的大事，你想他会不会过问？”阿朱道：“那当然是要插手的。”马夫人道：“我听徐长老言道：大宋是大理国北面的屏障，契丹一旦灭了大宋，第二步便非并吞大理不可。因此大宋和大理唇齿相依，大理国决计不愿大宋亡在辽国手里”阿朱道：“是啊，话是不错的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徐长老说道，那一年这位段王爷在丐帮总舵作客，和汪帮主喝酒论剑，忽然听到契丹武士要大举到少林寺夺经的讯息，段王爷义不容辞，便率领众人，赶往雁门关外拦截，他此举名为大宋，其实是为了大理国。听说这位段王爷那时年纪虽轻，但武功高强，为人又极仁义。他在大理国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使钱财有如粪土，不用别人开口。几千几百两银子随手便送给朋友。你想中原武人不由他来带头，却又有谁？他日后是要做大理国皇帝的，身分何等尊贵，旁人都是草莽汉子，又怎能向他发号施令？”

阿朱道：“原来带头大哥竟是大理国的镇南王，大家死也不肯说出来，都是为了回护于他。”马夫人道：“白长老，这个机密，你千万不可跟第二人说，段王爷和本帮交情不浅，倘若泄露了出去。为祸非小。虽然大理段氏威镇一方，厉害得紧，但若那乔峰蓄意报仇，暗中等上这么十年八年，段正淳却也不易对付。”

阿朱道：“弟妹说得是，我守口如瓶，决不泄露。”马夫人道：“白长老，你最好立一个誓，以免我放心不下。”阿朱道：“好，段正淳便是‘带头大哥’这件事，白世镜倘若说与人知，白世镜身受千刀万剐的惨祸，身败名裂，为天下所笑。”

她这个誓立得极重，实则很是滑头，口口声声都推在“白世镜”身上，身受千刀万剐的是白世镜，身败名裂的是白世镜，跟她阿朱可不相干。

马夫人听了却似甚感满意，说道：“这样就好了。”

阿朱道：“那我便到大理去拜访镇南王，旁敲侧击，请问他去年中秋，在他府上作客的有那几个人，便可查到害死马兄弟的真凶了。不过此刻我总还认定是乔峰。赵钱孙、谭公、谭婆三人疯疯颠颠，说话不大靠得住。”

马夫人道：“查明凶手真相一事，那便拜托白长老了。”阿朱道：“马兄弟跟我便如亲兄弟一般，我自当尽心竭力。”马夫人泫然道：“白长老情义深重，亡夫地下有知，定然铭感。”

阿朱道：“弟妹多多保重，在下告辞。”当即辞了出来。马夫人道：“小女子孀居，夜晚不便远送，白长老恕罪则个。”阿朱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弟妹不必客气。”

阿朱到得门外，只见萧峰已站在远处等候，两人对望一眼，一言不发的向来路而行。

一钩新月，斜照信阳古道。两人并肩而行，直走出十余里，萧峰才长吁一声，道："阿朱，多谢你啦。"

阿朱淡淡一笑，不说什么，她脸上虽是满脸皱纹，化装成了白世镜的模样，但从她眼色之中，萧峰还是觉察到她心中深感担心焦虑，便问："今日大功告成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"

阿朱道："我想大理段氏人多势众，你孤身前去报仇，实是万分凶险。"

萧峰道："啊，你是在为我担心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在暗，他在明，三年五载报不了仇，正如马夫人所说，那就等上十年八载。总有一日，我要将段正淳斩成十七八块喂狗。"说到这里，不由得咬牙切齿，满腔怨毒都露了出来。

阿朱道："大哥，你千万得小心才好。"萧峰道："这个自然，我送了性命事小，爹娘的血仇不能得报，我死了也不瞑目。"慢慢伸出手去，拉着她手，说道："我若死在段正淳手下，谁陪你在雁门关外牧牛放羊呢？"

阿朱道："唉，我总是害怕得很，觉得这件事情之中有什么不对，那个马夫人，那……马夫人，这般冰清玉洁的模样，我见了她，却不自禁的觉得可怕厌憎。"

萧峰笑道："这女人很是精明能干，你生恐她瞧破你的乔装改扮，自不免害怕。"

两人到得信阳城客店之中，萧峰立即要了十斤酒，开怀畅饮，心中不住盘算如何报仇，想到大理段氏，自然而然记起了那个新结交的金兰兄弟段誉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呆呆的端着酒碗不饮，脸上神色大变。

阿朱还道他发觉了什么，四下一瞧，不见有异，低声问道："大哥，怎么啦？"萧峰一惊，道："没……没什么。"端起酒来，一饮而尽，酒到喉头，突然气阻，竟然大咳起来，将胸口衣襟上喷得都是酒水。他酒量世所罕有，内功深湛，竟然饮酒呛口，那是从所未有之事，阿朱暗暗担心，却也不便多问。

她哪里知道，萧峰饮酒之际，突然想起那日在无锡和段誉赌酒，对方竟以"六脉神剑"的上乘气功，将酒水都从手指中逼了出来。这等神功内力，萧峰自知颇有不及。段誉明明不会武功，内功便已如此了得，那大对头段正淳是大理段氏的首脑之一，比之段誉，想必更加厉害十倍，这父母大仇，如何能报？他不知段誉巧得神功、吸入内力的种种奇遇，单以内力而论，段誉比他父亲已不知深厚了多少倍，而"六脉神剑"的功夫，当世除段誉一人而外，亦无第二人使得周全。

萧峰和阿朱虽均与段誉熟识，但大理国段氏乃是国姓，好比大宋姓赵的、西夏国姓李的、辽国姓耶律的都是成千成万，段誉从来不提自己是大理国王子，萧峰和阿朱决计想不到他是帝皇之裔。

阿朱虽不知萧峰心中所想的详情，但也料到他总是为报仇之事发愁，便道："大哥，报仇大事，不争一朝一夕，咱们谋定而后动，就算敌众我寡，不能力胜，难道不能智取么？"

萧峰心头一喜，想起阿朱机警狡猾，实是一个大大的臂助，当即倒了一满碗酒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"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报此大仇。已不用管江湖上的什么规矩道义，多恶毒的手段也使得上。对了，不能力胜，咱们就跟他智取。"

阿朱又道："大哥，除了你亲生父母的大仇，还有你养父养母乔家老先生、老太太的血仇，你师父玄苦大师的血仇。"

萧峰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大声道："是啊，仇怨重重，岂止一端？"

阿朱道："你从前跟玄苦大师学艺，想是年纪尚小，没学全少林派的精湛内功，否则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便再厉害，也未必在少林派达摩老祖的《易筋经》之上。我曾听慕容老爷谈起天下武功，说道大理段氏最厉害的功夫，还不是一阳指，而是叫作什么'六脉神剑'。"

萧峰皱眉道："是啊，慕容先生是武林中的奇人，所言果然极有见地。我适才发愁，倒不是为了一阳指，而是为了这六脉神剑。"

阿朱道："那日慕容老爷和公子论谈天下武功，我站在旁斟茶，听到了几句，慕容老爷说道：'少林派七十二项绝技，自然各有精妙之处，但克敌制胜，只须一门绝技便已足够，用不着七十二项。'"

萧峰点头道："慕容前辈所论甚是。"

阿朱又道："那时慕容公子道：'是啊，王家舅母和表妹就爱自夸多识天下武功，可是博而不精，有何用处。'慕容老爷道：'说到这个"精"字，却又谈何容易？其实少林派真正的绝学，乃是一部《易筋经》，只要将这部经书练通了，什么平庸之极的武功，到了手里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。'"

根基打好，内力雄强，则一切平庸招数使将出来都能发挥极大威力，这一节萧峰自是深知，那日在聚贤庄上力斗群雄，他以一套众所周知的"太祖长拳"会战天下英雄好汉，任他一等一的高人，也均束手拜服。这时他听阿朱重述慕容先生的言语，不禁连喝了两大碗酒，道："深得我心，深得我心。

可惜慕容先生已然逝世，否则萧峰定要到他庄上，见一见这位天下奇人。"

阿朱嫣然一笑，道："慕容老爷在世之日，向来不见外客，但你当然又作别论。"萧峰抬起头来一笑，知他"又作别论"

四字之中颇含深意，意思说："你是我的知心爱侣，慕容先生自当另眼相看。"阿朱见到了他目光的神色，不禁低下头去，晕生双颊，芳心窃喜。

萧峰喝了一碗酒，问道："慕容老爷去世时年纪并不太老罢？"阿朱道："五十来岁，也不算老。"萧峰道："嗯，他内功深湛，五十来岁正是武功登峰造极之时，不知如何忽然逝世？"阿朱摇头道："老爷生什么病而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他死得很快，忽然早上生病，到得晚间，公子便大声号哭，出来告知众人，老爷死了。"

萧峰道："嗯，不知是什么急症，可惜，可惜。可惜薛神医不在左近，否则好歹也要请了他来，救活慕容先生一命。"

他和慕容氏父子虽然素不相识，但听旁人说起他父子的言行性情，不禁颇为钦慕，再加上阿朱的渊源，更多了一层亲厚之意。

阿朱又道："那日慕容老爷向公子谈论这部《易筋经》。他说道：'达摩老祖的《易筋经》我虽未寓目，但以武学之道推测，少林派所以得享大名，当是由这部《易筋经》而来。那七十二门绝技，不能说不厉害，但要说凭此而领袖群伦，为天下武学之首，却还谈不上。'老爷加意告诫公子，说决不可自恃祖传武功，小觑了少林弟子，寺中既有此经，说不定便有天资颖悟的僧人能读通了它。?

萧峰点头称是，心想："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，却不狂妄自大，甚是难得。"

阿朱道："老爷又说，他生平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，只可惜没见到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剑谱，以及少林派的《易筋经》，不免是终身的大憾事。大哥，慕容老爷既将这两套武功相提并论，由此推想，要对付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，似乎须从少林《易筋经》着手。要是能将《易筋经》从少林寺菩提院中盗了出来，花上几年功夫练它一练，那六脉神剑、七脉鬼刀什么的，我瞧也不用放在心上。"她说到这里，脸上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色。

萧峰跳起身来，笑道："小鬼头……你……你原来……"

阿朱笑道："大哥，我偷了这部经书出来，本想送给公子，请他看过之后，在老爷墓前焚化，偿他老人家的一番心愿。现今当然是转送给你了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小包，放在萧峰手里。

那晚萧峰亲眼见她扮作止清和尚，从菩提院的铜镜之后盗取经书，没想到便是少林派内功秘笈的《易筋经》。阿朱在聚贤庄上为群豪所拘，众人以她是女流之辈，并未在她身上搜查，而玄寂、玄难等少林高僧，更是做梦也想不到本寺所失的经书便在她身上。

萧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"你干冒奇险，九死一生的从少林寺中盗出这部经书来，本意要给慕容公子的，我如何能够据为己有？"

阿朱道："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"萧峰奇道："怎么又是我的不是？"阿朱道："这经书是我自己起意去偷来的，又不是奉了慕容

公子之命。我爱送给谁，便送给谁。何况你看过之后，咱们再送给公子，也还不迟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只求报得大仇，什么阴险毒辣、卑鄙肮脏之事，那也都干得了，怎地借部书来瞧瞧，也婆婆妈妈起来？”

这一番话只听得萧峰凛然心惊，向她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贤妹责备得是，为大事者岂可拘泥小节？”

阿朱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本来便是少林弟子，以少林派的武功，去为恩师玄苦大师报仇雪恨，正是顺理成章之事，又有什么不对了？”

萧峰连声称是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欢喜，当下便将那油布小包打了开来，只见薄薄一本黄纸的小册，封皮上写着几个弯弯曲曲的奇形文字。

他暗叫：“不好！”翻开第一页来，只见上面写满了字，但这些字歪歪斜斜，又是圆圈，又是钩子，半个也不识得。

阿朱“啊哟”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都是梵文，这就糟糕了。

我本想这本书是要烧给老爷的，我做丫鬟的不该先看，因此经书到手之后，一直没敢翻来瞧瞧。唉，无怪那些和尚给人盗去了武功秘笈，却也并不如何在意，原来是本谁也看不懂的天书……”说着唉声叹气，极是沮丧。

萧峰劝道：“得失之际，那也不用太过介意。”将《易筋经》重行包好，交给阿朱。

阿朱道：“放在你身边，不是一样？难道咱们还分什么彼此？”

萧峰一笑，将小包收入怀中，他又斟了一大碗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，有人大声吼叫。萧峰微感诧异，抢到门外，只见大街上一个大汉浑身是血，手执两柄板斧，直上直下的狂舞乱劈。

喀喇一響，湖面碎襲，那美婦雙手已托着紫衫少女，探頭出水。那中年人大喜，忙劃回小船去迎接。那美婦喝道：『別碰她身子，你這人太也好色，靠不住得很。』

二十二　雙眸粲粲如星



二十二　双眸粲粲如星

这大汉满腮虬髯，神态威猛，但目光散乱，行若颠狂，显是个疯子。萧峰见他手中一对大斧系以纯钢打就，甚是沉重，使动时开阖攻守颇有法度，门户精严，俨然是名家风范。萧峰于中原武林人物相识甚多，这大汉却是不识，心想：“这大汉的斧法甚是了得，怎地我没听见过有这一号人物？”

那汉子板斧越使越快，大叫大吼：“快，快，快去禀告主公，对头找上门来了。”

他站在通衢大道之上，两柄明晃晃的板斧横砍竖劈，行人自是远远避开，有谁敢走近身去？萧峰见他神情惶急，斧法一路路的使下来，渐渐力气不加，但拚命支持，只叫：“傅兄弟，你快退开，不用管我，去禀告主公要紧。”

萧峰心想：“此人忠义护主，倒是一条好汉，这般耗损精力，势必要受极重内伤。”当下走到那大汉身前，说道：“老兄，我请你喝一杯酒如何？”

那大汉向他怒目瞪视，突然大声叫道：“大恶人，休得伤我主人！”说着举斧便向他当头砍落。旁观众人见情势凶险，都是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萧峰听到“大恶人”三字，也矍然而惊：“我和阿朱正要找大恶人报仇，这汉子的对头原来便是大恶人。虽然他口中的大恶人，未必就是阿朱和我所说的大恶人，好歹先救他一救再说。”当下欺身直进，伸手去点他腰胁的穴道。

不料这汉子神智虽然昏迷，武功不失，右手斧头柄倒翻上来，直撞萧峰的小腹。这一招甚是精巧灵动，萧峰若不是武功比他高出甚多，险些便给击中，当即左手疾探而出，抓住斧柄一夺。那大汉本已筋疲力竭，如何禁受得起？全身一震，立时向萧峰和身扑了过来。他竟然不顾性命，要和对头拚个同归于尽。

萧峰右臂环将过来，抱住了那汉子，微一用劲，便令他动弹不得。街头看热闹的闲汉见萧峰制服了疯子，尽皆喝采。

萧峰将那大汉半抱半拖的拉入客店大堂，按着他在座头坐下，说道：“老兄，先喝碗酒再说！”命酒保取过酒来。

那大汉双眼目不转睛的直瞪着他，瞧了良久，才问：“你……你是好人还是恶人？”

萧峰一怔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阿朱笑道：“他自然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。

咱们是朋友，咱们一同去打大恶人。”那大汉向她瞪视一会，又向萧峰瞪视一会，似乎信了，又似不信，隔了片刻，说道：“那……那大恶人呢？”阿朱又道：“咱们是朋友，一同去打大恶人！”

那大汉猛地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不，不！大恶人厉害得紧，快，快去禀告主公，请他急速想法躲避。我来抵挡大恶人，你去报讯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抢过了板斧。

萧峰伸手按住他肩头，说道：“老兄，大恶人还没到，你主公是谁？他在哪里？”

大汉大叫：“大恶人，来来来，老子跟你拚斗三百回合，你休得伤了我家主公！”

萧峰向阿朱对望了一眼，无计可施。阿朱忽然大声道：“啊哟不好，咱们得快去向主公报讯。主公到了哪里？他上哪里去啦，别叫大恶人找到才好。”

那大汉道："对，对，你快去报讯。主公到小镜湖方竹林去了，你……你快去小镜湖方竹林禀报主公，去啊，去啊！"

说着连声催促，极是焦急。

萧峰和阿朱正拿不定主意，忽听得那酒保说道："到小镜湖去吗？路程可不近哪。"萧峰听得"小镜湖"确是有这么一个地名，忙问："在什么地方？离这儿有多远？"那酒保道："若问旁人。也还真未必知道。恰好问上了我，这就问得对啦。

我便是小镜湖左近之人。天下事情，当真有多巧便有多巧，这才叫做无巧不成话哪！"

萧峰听他哩里啰唆的不涉正题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大声道："快说，快说！"那酒保本想讨几文酒钱再说，给萧峰这么一吓，不敢再卖关子，说道："你这位爷台的性子可急得很哪，嘿嘿，要不是刚巧撞到了我，你性子再急，那也不管用，是不是？"他定要说上几句闲话，眼见萧峰脸色不善，便道："小镜湖在这里的西北，你先一路向西，走了七里半路，便见到有十来株大柳树，四株一排，共是四排，一四得四、二四得八、三四一十二、四四一十六，共是一十六株大柳树，那你就赶紧向北。又走出九里半，只见有座青石板大桥，你可千万别过桥，这一过桥便错了，说不过桥哪，却又得要过，便是不能过左首那座青石板大桥，须得过右首那座木板小桥。过了小桥，一忽儿向西，一忽儿向北，一忽儿又向西，总之跟着那条小路走，就错不了。这么走了二十一里半，就看到镜子也似的一大片湖水，那便是小镜湖了。从这里去，大略说说是四十里，其实是三十八里半，四十里是不到的。"

萧峰耐着性子听他没完。阿朱道："你这位大哥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一里路一文酒钱，本来想给你四十文，这一给便给错了数啦，说不给呢，却又得要给。一八得八，二八一十六，三八二十四，四八三十二，五八得四十，四十里路除去一里半，质当是三十八文半。"数了三十九个铜钱出来，将最后这一枚在利斧口上磨了一条印痕，双指一挟，拍的一声轻响，将铜钱拗成两半，给了那酒保三十八枚又半枚铜钱。

萧峰忍不住好笑，心想："这女孩儿遇上了机会，总是要胡闹一下。"

那大汉双目直视，仍是不住口的催促："快去报讯啊，迟了便来不及啦，大恶人可厉害得紧。"萧峰问道："你主人是谁？"那大汉喃喃的道："我主公……我主公……他……他去的地方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还是别去的好。"萧峰大声道："你姓什么？"那大汉随口答道："我姓古。啊哟，我不姓古。"

萧峰心下起疑："莫非此人有诈，故意引我上小镜湖去？

怎么又姓古，又不姓古？"转念又想："倘若是对头派了他来诓我前去，求之不得，我正要找他。小镜湖便是龙潭虎穴，萧某何惧？"向阿朱道："咱们便上小镜湖去瞧瞧，且看有什么动静，这位兄台的主人若在那边，想来总能找到。"

那酒保插口道："小镜湖四周一片荒野，没什么看头的。

两位若想游览风景，见识见识咱们这里大户人家花园中的亭台楼阁，包你大开眼界……"萧峰挥手叫他不可啰唆，向那大汉道："老兄累得很，在这里稍息，我又代你禀报令主人，说道大恶人转眼便到。"

那大汉道："多谢，多谢！古某感激不尽。我去拦住大恶人，不许他过来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伸手想去揭板斧，可是他力气耗尽，双臂酸麻，紧紧握住了斧柄，却已无力举起。

萧峰道："老兄还是歇歇。"付了店钱酒钱，和阿朱快步出门，便依那酒保所说，沿大路向西，走得七八里地，果见大道旁四株一排，一共四四一十六株大柳树。阿朱笑道："那酒保虽然啰唆，却也有啰唆的好处，这就决计不会走错，是不是？咦，那是什么？"

她伸手指着一株柳树，树下一个农夫倚树而坐，一双脚浸在树旁水沟里的泥水之中。本来这是乡间寻常不过的景色，但那农夫半边脸颊上都是鲜血，肩头扛着一根亮光闪闪的熟铜棍，看来分量着实不轻。

萧峰走到那农夫身前，只听得他喘声粗重，显然是受了沉重内伤。萧峰开门见山的便道："这位大哥，咱们受了一个使板斧朋友的嘱托，要到小镜湖去送一个讯，请问去小镜湖是这边走吗？"那农夫抬起头来，问道："使板斧的朋友是死是活？"萧峰道："他只损耗了些气力，并无大碍。"那农夫吁了口气，说道："谢天谢地。两位请向北行，送讯之德，决不敢忘。"萧峰听出他出言吐谈，绝非寻常的乡间农夫，问道："老兄尊姓？和那使板斧的是朋友吗？"那农夫道："贱姓傅。

阁下请快赶向小镜湖去，那大恶人已抢过了头去，说来惭愧，我竟然拦他不住。"

萧峰心想："这人身受重伤，并非虚假，倘若真是对头设计诓我入彀，下的本钱倒也不小。"见他形貌诚朴，心生爱惜之意，说道："傅大哥，你受的伤不轻，大恶人用什么兵刃伤你的？"那汉子道："是根铁棒。"

萧峰见他胸口不绝的渗出鲜血，揭开他衣服一看，见当胸破了一孔，虽不过指头大小，却是极深。萧峰伸指连点他伤口四周的数处大穴，助他止血减痛。阿朱撕下他衣襟，给他裹好了伤处。

那姓傅的汉子道："两位大恩，傅某不敢言谢，只盼两位尽快去小镜湖，给敝上报一个讯。"萧峰问道："尊上人姓甚名谁，相貌如何？"

那人道："阁下到得小镜湖畔，便可见到湖西有一丛竹林，竹杆都是方形，竹林中有几间竹屋，阁下请到屋外高叫数声：

'天下第一大恶人来了，快快躲避！'那就行了，最好请不必进屋。敝上之名，日后傅某自当奉告。"

萧峰心道："什么天下第一大恶人？难道是号称'四大恶人'中的段延庆吗？听这汉子的言语，显是不愿多说，那也不必多问了。"但这么一来，却登时消除了戒备之意，心想：

"若是对头有意诓我前去，自然每一句话都会编得入情入理，决计不会令我起疑。这人吞吞吐吐，不肯实说，那就绝非存有歹意。"便道："好罢，谨遵阁下吩咐。"那大汉挣扎着爬起，跪下道谢。

萧峰道："你我一见如故，傅兄不必多礼。"他右手扶起了那人，左手便在自己脸上一抹，除去了化装，以本来面目和他相见，说道："在下契丹人萧峰，后会有期。"也不等那汉子说话，携了阿朱之手，快步而行。

阿朱道："咱们不用改装了么？"萧峰道："不知如何，我好生喜欢这个粗豪大汉。既有心跟他结交，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对。"

阿朱道："好罢，我也回复了女装。"走到小溪之旁，匆匆洗去脸上化装，脱下帽子，露出一头青丝，宽大的外袍一除下，里面穿的便是女子衣衫。

两人一口气便走出九里半路，远远望见高高耸起的一座青石桥。走近桥边，只见桥面伏着一个书生。这人在桥上铺了一张大白纸，便以桥上的青石作砚，磨了一大滩墨汁。那书生手中提笔，正在白纸上写字。萧峰和阿朱都觉奇怪，那有人拿了纸墨笔砚，到荒野的桥上来写字的？

走将近去，才看到原来他并非写字，却是绘画。画的便是四周景物，小桥流水，古木远山，都入图画之中。他伏在桥上，并非面对萧峰和阿朱，但奇怪的是，画中景物却明明是向着二人，只见他一笔一画，都是倒画，从相反的方向画将过来。

萧峰于书画一道全然不懂。阿朱久在姑苏慕容公子家中，书画精品却见得甚多，见那书生所绘的"倒画"算不得是什么丹青妙笔，但如此倒画，实是难能，正想上前问他几句，萧峰轻轻一拉她衣角，摇了摇头，便向右首那座木桥走去。

那书生说道："两位见了我的倒画，何以毫不理睬？难道在下这点微末功夫，便有污两位法眼么？阿朱道："孔夫子席不正不坐，肉不正不食。正人君子，不观倒画。"那人哈哈大笑，收起白纸，说道："言之有理，请过桥罢。"

萧峰早料到他的用意，他以白纸铺桥，引人注目，一来是拖延时刻，二来是虚者实之，故意引人走上青石板桥，便道："咱们要到小镜湖去，一上青石桥，那便错了。"那书生道："从青石桥走，不过绕个圈子，多走五六十里路，仍能到达，两位还是上青石桥的好。"萧峰道："好端端的，干什么要多走五六十里？"那书生笑道："欲速则不达，难道这句话的道理也不懂么？"

阿朱也已瞧出这书生有意阻延，不再跟他多缠，当即踏上木桥，萧峰跟着上去。两人走到木桥当中，突觉脚底一软，喀喇喇一声响，桥板

折断，身子向河中堕去。萧峰左手伸出，拦腰抱住阿朱身子，右足在桥板一点，便这么一借势，向前扑去，跃到了彼岸，跟着反手一掌，以防敌人自后偷袭。

那书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好功夫，好功夫！两位急急赶往小镜湖，为了何事？"

萧峰听得他笑声中带有惊惶之意，心想："此人面目清雅，却和大恶人是一党。"也不理他，径自和阿朱去了。

行不数丈，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书生随后赶来。萧峰转过身来，铁青着脸问道："阁下有何见教？"

那书生道："在下也要往小镜湖去，正好和两位同行。"萧峰道："如此最好不过。"左手搭在阿朱腰间，提一口气，带着她飘出，当真是滑行无声，轻尘不起。那书生发足急奔，却和萧峰二人越离越远。萧峰见他武功平平，当下也不在意，依旧提气飘行，虽然带着阿朱，仍比那书生迅捷得多，不到一顿饭时分，便已将他抛得无影无踪。

自过小木桥后，道路更是狭窄，有的长草及腰，甚难辨认，若不是那酒保说得明白，这路也还真的难找。又行了小半个时辰，望到一片明湖，萧峰放慢脚步，走到湖前，但见碧水似玉，波平如镜，不愧那"小镜湖"三字。

他正要找那方竹林子，忽听得湖左花丛中有人格格两声轻笑，一粒石子飞了出来。萧峰顺着石子的去势瞧去，见湖畔一个渔人头戴斗笠，正在垂钓。他钓杆上刚钓起一尾青鱼，那颗石子飞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鱼丝之上，嗤的一声轻响，鱼丝断为两截，青鱼又落入了湖中。

萧峰暗吃一惊："这人的手劲古怪之极。鱼丝柔软，不能受力，若是以飞刀、袖箭之类将其割断，那是丝毫不奇。明明是圆圆的一枚石子，居然将鱼丝打断，这人使暗器的阴柔手法，决非中土所有。"投石之人武功看来不高，但邪气逼人，纯然是旁门左道的手法，心想："多半是那大恶人的弟子部属，听笑声却似是个年轻女子。"

那渔人的钓丝被人打断，也是吃了一惊，朗声道："是谁作弄褚某，便请现身。"

瑟瑟几响，花树分开，钻了一个少女出来，全身紫衫，只十五六岁年纪，比阿朱尚小着两岁，一双大眼乌溜溜地，满脸精乖之气。她瞥眼见到阿朱，便不理渔人，跳跳蹦蹦的奔到阿朱身前，拉住了她手，笑道："这位姊姊长得好俊，我很喜欢你呢！"说话颇有些卷舌之音，咬字不正，就像是外国人初学中土言语一般。

阿朱见少女活泼天真，笑道："你才长得俊呢，我更加喜欢你。"阿朱久在姑苏，这时说的是中州官话，语音柔媚，可也不甚准确。

那渔人本要发怒，见是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，满腔怒气登时消了，说道："这位姑娘顽皮得紧。这打断鱼丝的功夫，却也了得。"

那少女道："钓鱼有什么好玩？气闷死了。你想吃鱼，用这钓杆来刺鱼不更好些么？"说着从渔人手中接过钓杆，随手往水中一刺，钓杆尖端刺入一尾白鱼的鱼腹，提起来时，那鱼兀自翻腾扭动，伤口中的鲜血一点点的落在碧水之上，红绿相映，鲜艳好看，但彩丽之中却着实也显得残忍。

萧峰见她随手这么一刺，右手先向左略偏，划了个小小弧形，再从右方向下刺出，手法颇为巧妙，姿势固然美观，但用以临敌攻防，毕竟是慢了一步，实猜不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。

那少女手起杆落，接连刺了六尾青鱼白鱼，在鱼杆上串成一串，随便又是一抖，将那些鱼儿都抛入湖中。那渔人脸有不豫之色，说道："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行事恁地狠毒。你要捉鱼，那也罢了，刺死了鱼却又不吃，无端杀生，是何道理？"

那少女拍手笑道："我便是喜欢无端杀生，你待怎样？"双手用力一拗，想拗断他的钓杆，不料这钓杆甚是牢固坚韧，那少女竟然拗不断。那渔人冷笑道："你想拗断我的钓杆，却也没这么容易。"那少女向渔人背后一指，道："谁来了啊？"

那渔人回头一看，不见有人，知道上当，急忙转过头来，已然迟了一步，只见他的钓杆已飞出数十丈外，嗤的一声响，插入湖心，登时无影无踪。那渔人大怒，喝道："哪里来的野丫头？"伸手便往她肩头抓落。

那少女笑道："救命！救命！"躲向萧峰背后。那渔人闪身来捉，身法甚是矫捷。萧峰一瞥眼间，见那少女手中多了件物事。似是一块透明的布匹，若有若无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那渔人向她扑去，不知怎的，突然间脚下一滑，扑地倒了，跟着身子便变成了一团。萧峰这才看清楚，那少女手中所持的，是一张以极细丝线结成的鱼网。丝线细如头发，质地又是透明，但坚韧异常，又且遇物即缩，那渔人身入网中，越是挣扎，渔网缠得越紧，片刻之间，就成为一只大粽子般，给缠得难以动弹。

那渔人厉声大骂："小丫头，你弄什么鬼花样，以这般妖法邪术来算计我。"

萧峰暗暗骇异，知那少女并非行使妖法邪术，但这张渔网却确是颇有妖气。

这渔人不住口的大骂。那少女笑道："你再骂一句，我就打你屁股了。"那渔人一怔，便即住口，满脸胀得通红。

便在此时，湖西有人远远说道："褚兄弟，什么事啊？"湖畔小径上一人快步走来。萧峰望见这人一张国字脸，四十来岁、五十岁不到年纪，形貌威武，但轻袍缓带，装束却颇潇洒。

这人走近身来，见到那渔人被缚，很是讶异，问道："怎么了？"那渔人道："这小姑娘使妖法……"那中年人转头向阿朱瞧去。那少女笑道："不是她，是我！"那中年人哦的一声，弯腰一抄，将那渔人庞大的身躯托在手中，伸手去拉渔网。岂知网线质地甚怪，他越用力拉扯，渔网越收得紧，说什么也解不开。

那少女笑道："只要他连说三声'我服了姑娘啦！'我就放了他。"那中年人道："你得罪了我褚兄弟，没什么好结果的。"那少女笑着道："是么？我就是不想要什么好结果。结果越坏，越是好玩。"

那中年人左手伸出，搭向她肩头。那少女陡地向后一缩，闪身想避，不料她行动虽快，那中年人更快，手掌跟着一沉，便搭上了她肩头。

那少女斜肩卸劲，但那中年人这只左掌似乎已牢牢粘在她肩头。那少女娇斥："快放开手！"左手挥拳欲打，但拳头只打出一尺，臂上无力，便软软的垂了下来。她大骇之下，叫道："你使什么妖法邪术，快放开我。"中年人微笑道："你连说三声'我服了先生啦'，再解开我兄弟身上的渔网，我就放你。"少女怒道："你得罪了姑娘，没什么好结果的。"中年人微笑道："结果越坏，越是好玩。"

那少女又使劲挣扎了一下，挣不脱身，反觉全身酸软，连脚下也没了力气，笑道："不要脸，只会学人家的话。好罢，我就说了。'我服了先生啦！我服了先生啦！我服了先生啦！'"

她说"先生"的"先"字咬音不正，说成"此生"，倒像是说"我服了畜生啦"。那中年人并没察觉，手掌一抬，离开了她肩头，说道："快解开渔网。"

那少女笑道："这再容易不过了。"走到渔人身边，俯身去解缠在他身上的渔网，左手在袖底轻轻一扬，一蓬碧绿的闪光，向那中年人激射过去。

阿朱"啊"的一声惊叫，见她发射暗器的手法既极歹毒，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，看来非射中不可。萧峰却只微微一笑，他见这中年人一伸手便将那少女制得服服贴贴，显然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，这些小小暗器自也伤不倒他。果然那中年人袍袖一拂，一股内劲发出，将一丛绿色细针都激得斜在一旁，纷纷插入湖边泥里。

他一见细针颜色，便知针上所喂毒药甚是厉害，见血封喉，立时送人性命，自己和她初次见面，无怨无仇，怎地下此毒手？他心下恼怒，要教训教训这女娃娃，右袖跟着挥出，袖力中夹着掌力，呼的一声响，将那少女身子带了起来，扑通一声，掉入了湖中。他随即足尖一点，跃入柳树下的一条小舟，扳桨划了几划，便已到那少女落水之处，只待她冒将上来，便抓了她头发提起。

可是那少女落水时叫了声"啊哟！"落入湖中之后，就此影踪不见。本来一个人溺水之后，定会冒将起来，再又沉下，如此数次，喝饱了水，这才不再浮起。但那少女便如一块大石一般，就此一沉不起。等了片刻，始终不见她浮上水面。

那中年人越等越焦急，他原无伤她之意，只是见她小小年纪，行事如此恶毒，这才要惩戒她一番，倘若淹死了她，却于心不忍。那渔人水性极佳，原可入湖相救，偏生被渔网缠住了无法动弹。萧峰和阿朱都不识水性，也是无法可施。只听得那中年人大声叫道："阿星，阿星，快出来！"

远远竹丛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"什么事啊？我不出来！"

萧峰心想："这女子声音娇媚，却带三分倔强，只怕又是个顽皮脚色，和阿朱及那个堕湖少女要鼎足而三了。"

那中年人叫道："淹死人啦，快出来救人。"那女子叫道："是不是你淹死了？"那中年人叫道："别开玩笑，我淹死了怎能说话？快来救人哪！"那女子叫道："你淹死了，我就来救，淹死了别人，我爱瞧热闹！"那中年人道："你来是不来？"频频在船头顿足，极是焦急。那女子道："若是男子，我就救，倘是女子，便淹死了一百个，我也只拍手喝采，决计不救。"

话声越来越近，片刻间已走到湖边。

萧峰和阿朱向她瞧去，只见她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贴身水靠，更显得纤腰一束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晶光灿烂，闪烁如星，流波转盼，灵活之极，似乎单是一双眼睛便能说话一般，容颜秀丽，嘴角边似笑非笑，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。萧峰听了她的声音语气，只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，哪知已是个年纪并不很轻的少妇。她身上水靠结束整齐，想是她听到那中年人大叫救人之际，便即更衣，一面逗他着急，却快手快脚的将衣衫换好了。

那中年人见她到来，十分欢喜，叫道："阿星，快快，是我将她失手摔下湖去，哪知便不浮上来了。"那美妇人道："我先得问清楚，是男人我就救，若是女人，你免开尊口。"

萧峰和阿朱都好生奇怪，心想："妇道人家不肯下水去救男人，以免水中搂抱纠缠，有失身分，那也是有的。怎地这妇人恰恰相反，只救男人，不救女人？"

那中年人跌足道："唉，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你别多心。"那美妇人道："哼，小姑娘怎么了？你这人哪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是来者不……"她本想说"都是来者不拒"，但一瞥眼见到了萧峰和阿朱，脸上微微一红，急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，这个"拒"字就缩住不说了，眼光中却满是笑意。

那中年人在船头深深一揖，道："阿星，你快救她起来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"那美妇道："当真什么都依我？"中年人急道："是啊。唉，这小姑娘还不浮起来，别真要送了她性命……"那美妇道："我叫你永远住在这儿，你也依我么？"中年人脸现尴尬之色，道："这个……这个……"那美妇道："你就是说了不算数，只嘴头上甜甜的骗骗我，叫我心里欢喜片刻，也是好的。你就连这个也不肯。"说到了这里，眼眶便红了。声音也有些哽咽。

萧峰和阿朱对望一眼，均感奇怪，这一男一女年纪都已不小，但说话行事，却如在热恋中的少年情侣一般，模样却又不似夫妻，尤其那女子当着外人之面，说话仍是无所忌惮，在这旁人生死悬于一线的当中，她偏偏说这些不急之务。

那中年人叹了口气，将小船划了回来，道："算啦，算啦，不用救了。这小姑娘用歹毒暗器暗算我，死了也是活该，咱们回去罢！"

那美妇侧着头道："为什么不用救了？我偏偏要救。她用暗器射你吗？那好极了，怎么射你不死？可惜，可惜！"嘻嘻一笑，陡地纵起，一跃入湖。她水性当真了得，嗤的一声轻响，水花不起，已然钻入水底。跟着听得喀喇一响，湖面碎裂，那美妇双手已托着那紫衫少女，探头出水。那中年人大喜，忙划回小船去迎接。

那中年人划近美妇，伸手去接那紫衫少女，见她双眼紧闭，似已绝气，不禁脸有关注之色。那美妇喝道："别碰她身子，你这人太也好色，靠不住得很。"那中年人佯怒道："胡说八道，我一生一世，从来没好色过。"

那美妇嗤的一声笑，托着那少女跃入船中，笑道："不错，不错，你从来不好色，就只喜欢无盐嫫母丑八怪，啊哟……"她一摸那少女心口，竟然心跳已止。呼吸早已停闭，那是不用说了，可是肚腹并不鼓起，显是没喝多少水。

这美妇熟悉水性，本来料想这一会儿功夫淹不死人，哪知这少女体质娇弱，竟然死了，不禁脸上颇有歉意，抱着她一跃上岸，道："快，快，咱们想法子救她！"抱着那少女，向竹林中飞奔而去。

那中年人俯身提起那渔人，向萧峰道："兄台尊姓大名，驾临此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"

萧峰见他气度雍容，眼见那少女惨死，仍如此镇定，心下也暗暗佩服，道："在下契丹人萧峰，受了两位朋友的嘱托，到此报一个讯。"

乔峰之名，本来江湖上无人不知，但他既知本姓，此刻便自称萧峰，再带上"契丹人"三字，开门见山的自道来历。

这中年人对萧峰之名自然甚为陌生，而听了"契丹人"三字，也丝毫不以为异，问道："奉托萧兄的是哪两位朋友？不知报什么讯？"萧峰道："一位使一对板斧，一位使一根铜棍，自称姓傅，两人都受了伤……"

那中年人吃了一惊，问道："两人伤势如何？这两人现在何处？萧兄，这两人是兄弟知交好友，相烦指点，我……我……即刻要去相救。"那渔人道："你带我同去。"萧峰见他二人重义，心下敬佩，道："这两人的伤势虽重，尚无性命之忧，便在那边镇上……"那中年人再深深一揖，道："多谢，多谢！"

更不打话，提着那渔人，发足往萧峰的来路奔去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竹林中传出那美妇的声音叫道："快来，快来，你来瞧……瞧这是什么？"听她语音，直是惶急异常。

那中年人停住了脚步，正犹豫间，忽见来路上一人如飞赶来，叫道："主公，有人来生事么？"正是在青石桥上颠倒绘画的那个书生。萧峰心道："我还道他是阻挡我前来报讯，却原来和那使板斧的、使铜棍的是一路。他们所说的'主公'，便是这中年人了。"

这时那书生也已看到了萧峰和阿朱，见他二人站在中年人身旁，不禁一怔，待得奔近身来，见到那渔人受制被缚，又惊又怒，问道："怎……怎么了？"

只听得竹林中那美妇的声音更是惶急："你还不来，啊哟，我……我……"

那中年人道："我去瞧瞧。"托着那渔人，便向竹林中快步行去。他这一移动身子，立见功力非凡，脚步轻跨，却是迅速异常，萧峰一只手托在阿朱腰间，不疾不徐的和他并肩而行。那中年人向他瞧了一眼，脸露钦佩之色。

这竹林顷刻即至，果然每一根竹子的竹杆都是方的，在竹林中行了数丈，便见三间竹子盖的小屋，构筑甚是精致。

那美妇听得脚步声，抢了出来，叫道："你……你快来看，那是什么？"手里拿着一块黄金锁片。

萧峰见这金锁片是女子寻常的饰物，并无特异之处，那日阿朱受伤，萧峰到她怀中取伤药，便曾见到她有一块模样差不多的金锁片。岂知那中年人向这块金锁片看了几眼，登时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"哪……哪里来的？"

那美妇道："是从她头颈中除下的，我曾在她们左肩上划下记号，你自己……你自己瞧去……"说着已然泣不成声。

那中年人快步抢进屋内。阿朱身子一闪，也抢了进去，比那美妇还早了一步。萧峰跟在那女子身后，直进内堂，但见是间女子卧房，陈设精雅。萧峰也无暇细看，但见那紫衫少女横卧榻上，僵直不动，已然死了。

那中年人拉高少女衣袖，察看她的肩头，他一看之后，立即将袖子拉下。萧峰站在他背后，瞧不见那少女肩头有什么记号，只见到那中年人背心不住抖动，显是心神激荡之极。

那美妇扭住了那中年人衣衫，哭道："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竟亲手害死了她，你不抚养女儿，还害死了她……你……

你这狠心的爹爹……"

萧峰大奇："怎么？这少女竟是他们的女儿。啊，是了，想必那少女生下不久，便寄养在别处，这金锁片和左肩上的什么记号，都是她父

母留下的记忆。”突见阿朱泪流满面，身子一晃，向卧榻斜斜的倒了下去。

萧峰吃了一惊，忙伸手相扶，一弯腰间，只见榻上那少女眼珠微微一动。她眼睛已闭，但眼珠转动，隔着眼皮仍然可见。萧峰关心阿朱，只问：“怎么啦？”阿朱站直身子，拭去眼泪，强笑道：“我见这位……这位姑娘不幸惨死，心里难过。”

萧峰伸手去搭那少女的脉搏。那美妇哭道：“心跳也停了，气也绝了，救不活啦。”萧峰微运内力，向那少女腕脉上冲去，跟着便即松劲，只觉那少女体内一股内力反激出来，显然她是在运内力抗御。

萧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般顽皮的姑娘，当真天下罕见。”

那美妇人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快快给我出去！我死了女儿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”萧峰笑道：“你死了女儿，我给你医活来如何？”一伸手，便向那少女的腰间穴道上点去。

这一指正点在那少女腰间的“京门穴”上，这是人身最末一根肋骨的尾端，萧峰以内力透入穴道，立时令她麻痒难当。那少女如何禁受得住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格格娇笑，伸出左手扶向萧峰肩头。

那少女死而复活，室中诸人无不惊喜交集。那中年人笑道：“原来你吓我……”那美妇人破涕为笑，叫道：“我苦命的孩儿！”张开双臂，便向她抱去。

不料萧峰反手一掌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。他跟着一伸手，抓住了她手腕，冷笑道：“小小年纪，这等歹毒！”

那美妇叫道：“你怎么打我孩儿？”若不是瞧在他“救活”了女儿的份上，立时便要动手。

萧峰拉着那少女的手腕，将她手掌翻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请看。”

众人只见那少女指缝中挟着一枚发出绿油油光芒的细针，一望而知针上喂有剧毒。她假意伸手去扶萧峰肩头，却是要将这细针插入他身体，幸好他眼明手快，才没着了道儿，其间可实已凶险万分。

那少女给这一掌只打得半边脸颊高高肿起，萧峰当然未使全力，否则便要打得她脑骨碎裂，也是轻而易举。她给扣住了手腕，要想藏起毒针固已不及，左边半身更是酸麻无力，她突然小嘴一扁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叫：“你欺侮我！你欺侮我！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好，好！别哭啦！人家轻轻打你一下，有什么要紧？你动不动的便以剧毒暗器害人性命，原该教训教训。”

那少女哭道：“我这碧磷针，又不是最厉害的。我还有很多暗器没使呢。”

萧峰冷冷的道：“你怎么不用无形粉、逍遥散、极乐刺、穿心钉？”

那少女止住了哭声，脸色诧异之极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萧峰道：“我知道你师父是星宿老怪，便知道你这许多歹毒暗器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大吃一惊，“星宿老怪”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闻之皱眉的邪派高手，此人无恶不作，杀人如麻，“化功大法”专门消人内力，更为天下学武之人的大忌，偏生他武功极高，谁也奈何他不得，总算他极少来到中原，是以没酿成什么大祸。

那中年人脸上神色又是怜惜，又是担心，温言问道：“阿紫，你怎地会去拜了星宿老人为师？”

那少女瞪着圆圆的大眼，骨溜溜地向那中年人打量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又知道我名字？”那中年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适才的话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”那少女摇摇头，微笑道：“我一装死，心停气绝，耳目闭塞，什么也瞧不见、听不见了。”

萧峰放开了她手腕，道：“哼，星宿老怪的‘龟息功’。”

少女阿紫瞪着他道：“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呸！”向他伸伸舌头，做个鬼脸。

那美妇拉着阿紫，细细打量，眉花眼笑，说不出的喜欢。

那中年人微笑道：“你为什么装死？真吓得我们大吃一惊。”阿紫很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谁叫你将我摔入湖中？你这家伙不是好人。”那中年人向萧峰瞧了一眼，脸有尴尬之色，苦笑道：“顽皮，顽皮。”

萧峰知他父女初会，必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言语要说，扯了扯阿朱的衣袖，退到屋外的竹林之中，只见阿朱两眼红红的，身子不住发抖，问道：“阿朱，你不舒服么？”伸手搭了搭她脉搏，但觉振跳甚速，显是心神大为激荡。阿朱摇摇头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随即道：“大哥，请你先出去，我……我要解手。”萧峰点点头，远远走了开去。

萧峰走到湖边，等了好一会，始终不见阿朱从竹林中出来，蓦地里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三人急步而来，心中一动：“莫非是大恶人到了？”远远只见三个人沿着湖畔小径奔来，其中二人背上负得有人，一个身形矮小的人步履如飞，奔行时犹似足不点地一般。他奔出一程，便立定脚步，等候后面来的同伴。那两人步履凝重，武功显然也颇了得。三人行到近处，萧峰见那两个被负之人，正是途中所遇的使斧疯子和那姓傅大汉。只听那身形矮小之人叫道：“主公，主公，大恶人赶来了，咱们快快走罢！”

那中年人一手携着美妇，一手携着阿紫，从竹林中走了出来。那中年人和那美妇脸上都有泪痕，阿紫却笑嘻嘻地：洋洋然若无其事。接着阿朱也走出林中，到了萧峰身边。

那中年人放开携着的两个女子，抢步走到两个伤者身边，按了按二人的脉搏，察知并无性命之忧，登时脸有喜色，说道：“三位辛苦，古博两位兄弟均无大碍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三人躬身行礼，神态极是恭谨。

萧峰暗暗纳罕：“这三人武功气度都着实不凡，若不是独霸一方为尊，便当是一门一派的首领，但见了这中年汉子却如此恭敬，这人又是什么来头？”

那矮汉子说道：“启禀主公，臣下在青石桥边故布疑阵，将那大恶人阻得一阻。只怕他迅速即便瞧破了机关，请主公即行起驾为是。”那中年人道：“我家不幸，出了这等恶逆，既然在此邂逅相遇，要避只怕也避不过，说不得，只好跟他周旋一番了。”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说道：“御敌除恶之事，臣子们份所当为，主公务当以社稷为重，早回大理，以免皇上悬念。”另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说道：“主公，今日之事，不能逞一时之刚勇。主公若有些微失闪，咱们有何面目回大理去见皇上？只有一齐自刎了。”

萧峰听到这里，心中一凛：“又是臣子、又是皇上的，什么早回大理？难道这些人竟是大理段家的么？心中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莫非天网恢恢，段正淳这贼子，今日正好撞在我的手里？”

他正自起疑，忽听得远处一声长吼，跟着有个金属相互磨擦般的声音叫道：“姓段的龟儿子，你逃不了啦，快乖乖的束手待缚。老子瞧在你儿子的面上，说不定便饶了你性命。”

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饶不饶他的性命，却也还轮不到你岳老三作主，难道老大还不会发落么？”又有一个阴声阴气的声音道：“姓段的小子若是知道好歹，总比不知好歹的便宜。”这个人勉力远送话声，但显是中气不足，倒似是身上有伤未愈一般。

萧峰听得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什么“姓段的”，疑心更盛，突然之间，一只小手伸过来握住了他手。萧峰斜眼向身旁的阿朱瞧了一眼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又觉她手心中一片冰凉，都是冷汗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身子怎样？”阿朱颤声道：“我很害怕。”

萧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大哥身边也害怕么？”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努，轻轻在她耳边说道：“这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。”阿朱不置可否，嘴唇微微抖动。

那中年人便是大理国皇太弟段正淳。他年轻时游历中原，风流自赏，不免到处留情。其时富贵人家三妻四妾本属常事，段正淳以皇子之尊，多蓄内宠原亦寻常。只是他段家出自中原武林世家，虽在大理称帝，一切起居饮食，始终遵从祖训，不敢忘本而过份豪奢。段正淳的元配夫人刀白凤，是云南摆夷大酋长的女儿，段家与之结亲，原有笼络摆夷、以固皇位之意。其时云南汉人为数不多，倘若不得摆夷人拥戴，段氏这皇位就说什么也坐不稳。摆夷人自来一夫一妻，刀白凤更自幼尊贵，便也不许段正淳娶二房，为了他不绝的拈花惹草，竟致愤而出家，做了

道姑。段正淳和木婉清之母秦红棉、钟万仇之妻甘宝宝、阿紫的母亲阮星竹这些女子，当年各有一段情史。

这一次段正淳奉皇兄之命，前赴陆凉州身戒寺，查察少林寺玄悲大师遭人害死的情形，发觉疑点甚多，未必定是姑苏慕容氏下的毒手，等了半月有余，少林寺并无高僧到来，便带同三公范骅、华赫艮、巴天石，以及四大护卫来到中原访查真相，乘机便来探望隐居小镜湖畔的阮星竹。这些日子双宿双飞，快活有如神仙。

段正淳在小镜湖畔和旧情人重温鸳梦，护驾而来的三公四卫散在四周卫护，殊不想大对头竟然找上门来。

段延庆武功厉害，四大护卫中的古笃诚、傅思归先后受伤。朱丹臣误认萧峰为敌，在青石桥阻拦不果。褚万里复为阿紫的柔丝网所擒。司马范骅、司徒华赫艮、司空巴天石三人救护古、傅二人后，赶到段正淳身旁护驾，共御强敌。

朱丹臣一直在设法给褚万里解开缠在身上的渔网，偏生这网线刀割不断，手解不开，忙得满头大汗，无法可施。段正淳向阿紫道：“快放开褚叔叔，大敌当前，不可再顽皮了。”

阿紫笑道：“爹爹，你奖赏我什么？”段正淳皱眉道：“你不听话，我叫妈打你手心。你冒犯褚叔叔，还不快快陪罪？”阿紫道：“你将我抛在湖里，害得我装了半天死，你又不向我陪罪？

我也叫妈打你手心！”

范骅、巴天石等见镇南王忽然又多了一个女儿出来，而且骄纵顽皮，对父亲也是没半点规矩，都暗中戒惧，心想：

“这位姑娘虽然并非嫡出，总是镇南王的千金，倘若犯到自己身上来，又不能跟她当真，只有自认倒霉了。褚兄弟给她这般绑着，当真难堪之极。”

段正淳怒道：“你不听爹的话，瞧我以后疼不疼你？”阿紫扁了扁小嘴，说道：“你本来就不疼我，否则怎地抛下我十几年，从来不理我？”段正淳一时说不出话来，黯然叹息。阮星竹道：“阿紫乖宝，妈有好东西给你，你快放了褚叔叔。”阿紫伸出手来，道：“你先给我，让我瞧好是不好。”

萧峰在一旁眼见这小姑娘刁蛮无礼，好生着恼，他心敬褚万里是条好汉，心想：“你是他的家臣，不敢发作，我可不用买这个帐。”一俯身，提起褚万里身子，说道：“褚兄，看来这些柔丝遇水即松，我给你去浸一浸水。”

阿紫大怒，叫道：“又要你这坏蛋来多事！”只是被萧峰打过一个耳光，对他颇为害怕，却也不敢伸手阻拦。

萧峰提起褚万里，几步奔到湖边，将他在水中一浸。果然那柔丝网遇水便即松软。萧峰伸手将渔网解下。褚万里低声道：“多谢萧兄援手。”萧峰微笑道：“这顽皮女娃子甚是难缠，我已重重打了她一记耳光，替褚兄出了气。”褚万里摇了摇头，甚是沮丧。

萧峰将柔丝网收起，握成一团，只不过一个拳头大小，的是奇物。阿紫走近身来，伸手道：“还我！”萧峰手掌一挥，作势欲打，阿紫吓得退开几步。萧峰只是吓她一吓，顺势便将柔丝网收入了怀中。他料想眼前这中年人多半便是自己的大对头，阿紫是他女儿，这柔丝网是一件利器，自不能还她。

阿紫过去扯住段正淳衣角，叫道：“爹爹，他抢了我的渔网！他抢了我的渔网！”段正淳见萧峰行径特异，但想他多半是要小小惩戒阿紫一番，他武功如此了得，自不会贪图小孩子的物事。

忽听得巴天石朗声道：“云兄别来无恙？别人的功夫总是越练越强，云兄怎么越练越差劲了？下来罢！”说着挥掌向树上击去，喀嚓一声响，一根树枝随掌而落，同时掉下一个人来。这人既瘦且高，正是“穷凶恶极”云中鹤。他在聚贤庄上被萧峰一掌打得重伤，几乎送了性命，好容易将养好了，功夫却已大不如前。当日在大理和巴天石较量轻功，两人相差不远，但今日巴天石一听他步履起落之声，便知他轻功反而不如昔时了。

云中鹤一瞥眼见到萧峰，吃了一惊，反身便走，迎向从湖畔小径走来的三人。那三人左边一个蓬头短服，是“凶神恶煞”南海鳄神；右边一个女子怀抱小儿，是“无恶不作”叶二娘。居中一个身披青袍，撑着两根细铁杖，脸如僵尸，正是四恶之首，号称“恶贯满盈”的段延庆。

段延庆在中原罕有露面，是以萧峰和这“天下第一大恶人”并不相识，但段正淳等在大理领教过他的手段，知道叶二娘、岳老三等人虽然厉害，也不难对付，这段延庆委实非同小可。他身兼正邪两派所长，段家的一阳指等功固然精通，还练就一身邪派功夫，正邪相济，连黄眉僧这等高手都敌他不过，段正淳自知不是他的对手。

范骅大声道：“主公，这段延庆不怀好意，主公当以社稷为重，请急速去请天龙寺的众高僧到来。”天龙寺远在大理，如何请得人来？眼下大理君臣面临生死大险，这话是请段正淳即速逃归大理，同时虚张声势，令段延庆以为天龙寺众高僧便在附近，有所忌惮。段延庆是大理段氏嫡裔，自必深知天龙寺众僧的厉害。

段正淳明知情势极是凶险，但大理诸人之中，以他武功最高，倘若舍众而退，便有何面目以对天下英雄？更何况情人和女儿俱在身畔，怎可如此丢脸？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大理段氏自身之事，却要到大宋境内来了断，嘿嘿，可笑啊可笑。”

叶二娘笑道：“段正淳，每次见到你，你总是跟几个风流俊俏的娘儿们在一起。你艳福不浅哪！”段正淳微笑道：“叶二娘，你也风流俊俏得很哪！”

南海鳄神怒道：“这龟儿子享福享够了，生个儿子又不肯拜我为师，太也不会做老子。待老子剪他一下子！”从身畔抽出鳄嘴剪，便向段正淳冲来。

萧峰听叶二娘称那中年人为段正淳，而他直认不讳，果然所料不错，转头低声向阿朱道：“当真是他！”阿朱颤声道：“你要……从旁夹攻，乘人之危吗？”萧峰心情激动，又是愤怒，又是欢喜，冷冷的道：“父母之仇，恩师之仇，义父、义母之仇，我含冤受屈之仇，哼，如此血海深仇，哼，难道还讲究仁义道德、江湖规矩不成？”他这几句说得甚轻，却是满腔怨毒，犹如斩钉截铁一般。

范骅见南海鳄神冲来，低声道：“华大哥，朱贤弟，夹攻这莽夫！急攻猛打，越快了断越好，先剪除羽翼，大伙儿再合力对付正主。”华赫艮和丹臣应声而出。两人虽觉以二敌一，有失身分，而且华赫艮的武功殊不在南海鳄神之下，也不必要人相助，但听范骅这么一说，都觉有理。段延庆实在太过厉害，单打独斗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众人一拥而上，或者方能自保。当下华赫艮手持钢铲，朱丹臣挥动铁笔，分从左右向南海鳄神攻去。

范骅又道：“巴兄弟去打发你的老朋友，我和褚兄弟对付那女的。”巴天石应声而出，扑向云中鹤。范骅和褚万里也即双双跃前，褚万里的称手兵刃本是一根铁钓杆，却给阿紫投入了湖中，这时他提起傅思归的铜棍，大呼抢出。

范骅直取叶二娘。叶二娘嫣然一笑，眼见范骅身法，知是劲敌，不敢怠慢，将抱着的孩子往地下一抛，反臂出来时，手中已握了一柄又阔又薄的板刀，却不知她先前藏于何处。

褚万里狂呼大叫，却向段延庆扑了过去。范骅大惊，叫道：“褚兄弟，褚兄弟，到这边来！”褚万里似乎并没听到，提起铜棍，猛向段延庆横扫。

段延庆微微冷笑，竟不躲闪，左手铁杖向他面门点去。这一杖轻描淡写，然而时刻部位却拿捏不爽分毫，刚好比褚万里的铜棍击到时快了少许，后发先至，势道凌厉。这一杖连消带打，褚万里非闪避不可，段延庆只一招间，便已反客为主。哪知褚万里对铁杖点来竟如不见，手上加劲，铜棍向他腰间疾扫。段延庆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难道是个疯子？”他可不肯和褚万里斗个两败俱伤，就算一杖将他当场截死，自己腰间中棍，也势必受伤，急忙右杖点地，纵跃避过。

褚万里铜棍疾挺，向他小腹上撞去。傅思归这根铜棍长大沉重，使这兵刃须从稳健之中见功夫。褚万里的武功以轻灵见长，使这铜棍已不顺手，偏生他又蛮打乱砸，每一招都直取段延庆要害，于自己生死全然置之度外。常言道：“一夫拚命，万夫莫当”，段延庆武功虽强，遇上这疯子蛮打拚命，却也被迫得连连倒退。

只见小镜湖畔的青草地上，霎息之间溅满了点点鲜血。原来段延庆在倒退时接连递招，每一杖都戳在褚万里身上，一杖到处，便是一洞。但褚万里却似不知疼痛一般，铜棍使得更加急了。

段正淳叫道："褚兄弟退下，我来斗这恶徒！"反手从阮星竹手中接过一柄长剑，抢上去要双斗段延庆。褚万里叫道："主公退开。"段正淳哪里肯听，挺剑便向段延庆刺去。段延庆右杖支地，左杖先格褚万里的铜棍，随即乘隙指向段正淳眉心。段正淳斜斜退开一步。

褚万里吼声如受伤猛兽，突然间扑倒，双手持住铜棍一端，急速挥动，幻成一圈黄光，便如一个极大的铜盘，着地向段延庆拄地的铁杖转过去，如此打法，已全非武术招数。

范骅、华赫艮、朱丹臣等都大声叫嚷："褚兄弟，褚大哥，快下来休息。"褚万里荷荷大叫，猛地跃起，挺棍向段延庆乱截。这时范骅诸人以及叶二娘、南海鳄神见他行径古怪，各自罢斗，凝目看着他。朱丹臣叫道："褚大哥，你下来！"抢上前去拉他，却被他反肘一撞，正中面门，登时鼻青口肿。

遇到如此的对手，却也非段延庆之所愿，这时他和褚万里已拆了三十余招，在他身上刺了十几个深孔，但褚万里兀自大呼酣斗。段延庆和旁观众人都是心下骇然，均觉此事大异寻常。朱丹臣知道再斗下去，褚万里定然不免，眼泪滚滚而下，又要抢上前去相助，刚跨出一步，猛听得呼的一声响，褚万里将铜棍向敌人力掷而出，去势甚劲。段延庆铁杖点出，正好点在铜棍腰间，只轻轻一挑，铜棍便向脑后飞出。铜棍尚未落地，褚万里十指箕张，向段延庆扑了过去。

段延庆微微冷笑，平胸一杖刺出。段正淳、范骅、华赫艮、朱丹臣四人齐声大叫，同时上前救助。段延庆这一杖去得好快，噗的一声，直插入褚万里胸口，自前胸直透后背。他右杖刺过，左杖点地，身子已飘在数丈之外。

褚万里前胸和后背伤口中鲜血同时狂涌，他还待向段延庆追去，但跨出一步，便再也无力举步，回转身来，向段正淳道："主公，褚万里宁死不辱，一生对得住大理段家。"

段正淳右膝跪下，垂泪道："褚兄弟，是我养女不教，得罪了兄弟，正淳惭愧无地。"

褚万里向朱丹臣微笑道："好兄弟，做哥哥的要先去了。

你……你……"说了两个"你"字，突然停语，便此气绝而死，身子却仍直立不倒。

众人听到他临死时说"宁死不辱"四字，知他如此不顾性命的和段延庆蛮打，乃是受阿紫渔网缚体之辱，早萌死志。

武林中人均知"强中还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"的道理，武功上输给旁人，决非奇耻大辱，苦练十年，将来未始没有报复的日子。但褚万里是段氏家臣，阿紫却是段正淳的女儿，这场耻辱终身无法洗雪，是以甘愿在战阵之中将性命拚了。朱丹臣放声大哭，傅思归和古笃诚虽重伤未愈，都欲撑起身来，和段延庆死拚。

忽然间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："这人武功很差，如此白白送了性命，那不是个大傻瓜么？"说话的正是阿紫。

段正淳等正自悲伤，忽听得她这句凉薄的讥嘲言语，心下都不禁大怒。范骅等向他怒目而视，碍于她是主公之女，不便发作。段正淳气往上冲，反手一掌，重重向她脸上打去。

阮星竹举手一格，嗔道："十几年来弃于他人，生死不知的亲生女儿，今日重逢，你竟忍心打她？"

段正淳一直自觉对不起阮星竹，有愧于心，是以向来对她千依百顺，更不愿在下人之前争执，这一掌将要碰到阮星竹的手臂，急忙缩回，对阿紫怒道："褚叔叔是给你害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"

阿紫小嘴一扁，道："人家叫你'主公'，那么我便是他的小主人。杀死一两个奴仆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"神色间甚是轻蔑。

其时君臣分际甚严，所谓"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"。褚万里等在大理国朝中为臣，自对段氏一家极为敬重。但段家源出中土武林，一直遵守江湖上的规矩，华赫艮、褚万里等虽是臣子，段正明、段正淳却向来待他们犹如兄弟无异。段正淳自少年时起，即多在中原江湖上行走，褚万里跟着他出生入死，经历过不少风险。岂同寻常的奴仆？阿紫这几句话，范骅等听了心下更不痛快。只要不是在朝廷庙堂之中，便保定帝对待他们，称呼上也常带"兄弟"两字，何况段正淳尚未登基为帝，而阿紫又不过是他一个名份不正的私生女儿。

段正淳既伤褚万里之死，又觉有女如此，愧对诸人，一挺长剑，飘身而出，指着段延庆道："你要杀我，尽管来取我性命便是。我段氏以'仁义'治国，多杀无辜，纵然得国，时候也不久长。"

萧峰心底暗暗冷笑："你嘴上倒说得好听，在这当口，还装伪君子。"

段延庆铁杖一点，已到了段正淳身前，说道："你要和我单打独斗，不涉旁人，是也不是？"段正淳道："不错！你不过想杀我一人，再到大理去弑我皇兄，是否能够如愿，要看你的运气。我的部属家人，均与你我之间的事无关。"他知段延庆武功实在太强，自己今日多半要毕命于斯，却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、阿紫、以及范骅诸人为难。段延庆道："杀你家人，赦你部属。当年父皇一念之仁，没杀你兄弟二人，至有今日篡位叛逆之祸。"

段正淳心想："我段正淳当堂堂而死，不落他人话柄。"向褚万里的尸体一拱手，说道："褚兄弟，段正淳今日和你并肩抗敌。"回头向范骅道："范司马，我死之后，和褚兄弟的坟墓并列，更无主臣之分。"

段延庆道："嘿嘿，假仁假义，还在收罗人心，想要旁人给你出死力么？"

段正淳更不言语，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递了出去，这一招"其利断金"，乃是"段家剑"的起手招数。段延庆自是深知其中变化，当下平平正正的还了一杖。两人一搭上手，使的都是段家祖传武功。段延庆以杖当剑，存心要以"段家剑"剑法杀死段正淳。他和段正淳为敌，并非有何私怨，乃为争夺大理的皇位，眼前大理三公俱在此间，要是他以邪派武功杀了段正淳，大理群臣必定不服。但如用本门正宗"段家剑"克敌制胜，那便名正言顺，谁也不能有何异言。段氏兄弟争位，和群臣无涉，日后登基为君，那就方便得多了。

段正淳见他铁杖上所使的也是本门功夫，心下稍定，屏息凝神，剑招力求稳妥，脚步沉着，剑走轻灵，每一招攻守皆不失法度。段延庆以铁杖使"段家剑"，剑法大开大阖，端凝自重，纵在极轻灵飘逸的剑招之中，也不失王者气象。

萧峰心想："今日这良机当真难得，我常担心段氏一阳指和'六脉神剑'了得，恰好段正淳这贼子有强敌找上门来，而对手恰又是他本家，段家这两门绝技的威力到底如何，转眼便可见分晓了。"

行到二十余招后，段延庆手中的铁杖似乎显得渐渐沉重，使动时略比先前滞涩，段正淳的长剑每次和之相碰，震回去的幅度却也越来越大。萧峰暗暗点头，心道："真功夫使出来了，将这根轻飘飘的细铁杖，使得犹如一根六七十斤的地镔铁禅杖一般，造诣大是非凡。"武功高强之人往往能"举重若轻"，使重兵刃犹似无物，但"举轻若重"，却又是更进一步的功夫。虽然"若重"，却非"真重"，须得有重兵器染之威猛，却具轻兵器之灵巧。眼见段延庆使细铁棒如运钢杖，而且越来越重，似无止境，萧峰也暗赞他内力了得。

段正淳奋力接招，渐觉敌人铁杖加重，压得他内息运行不顺。段家武功于内劲一道极是讲究，内息不畅，便是输招落败的先兆。段正淳心下倒也并不惊慌，本没盼望这场比拚能侥幸获胜，自忖一生享福已多，今日便将性命送在小镜湖畔，却也不枉了，何况有阮星竹在旁含情脉脉的瞧着，便死也做个风流鬼。

他生平到处留情，对阮星竹的眷恋，其实也不是胜过对无配刀白凤的其余女子，只是他不论和那一个情人在一起，都是全心全意的相待，就为对方送了性命，也是在所不惜，至于分手后另有新欢，却又另当作别论了。

段延庆铁棒上内力不断加重，拆到六十余招后，一路段家剑法堪堪拆完，见段正淳鼻上渗出几粒汗珠，呼吸之声却仍曼长调匀，心想："听说此人好色，颇多内宠，居然内力如此悠长，倒也不可不不觑于他了。"这时他棒上内力已发挥到了极致，铁棒击出时随附着嗤嗤声响。段正淳招架一剑，身子便是一晃，招架第二剑，又是一晃。

他二人所使的招数，都是在十三四岁时便已学得滚瓜烂熟，便范骅、巴天石等人，也是数十年来看得惯了，因此这场比剑，决非比试招

数，纯系内力的比拚。范骅等看到这里，已知段正淳支持不住，各人使个眼色，手按兵器，便要一齐出手相助。

忽然一个少女的声音格格笑道："可笑啊可笑！大理段家号称英雄豪杰，现今大伙儿却想一拥而上、倚多为胜了，那不是变成了无耻小人么？"

众人都是一愣，见这几句话明明出于阿紫之口，均感大惑不解。眼前遭逢厄难的是她父亲，她又非不知，却如何会出言讥嘲？

阮星竹怒道："阿紫你知道甚么？你爹爹是大理国镇南王，和他动手的乃是段家叛逆。这些朋友都是大理国的臣子，除暴讨逆，是人人应有之责。"她水性精熟，武功却是平平，眼见情郎迭遇凶险，如何不急，跟着叫道："大伙儿并肩上啊，对付凶徒叛逆，又讲什么江湖规矩？"

阿紫笑道："妈，你的话太也好笑，全是蛮不讲理的强辩。

我爹爹如是英雄好汉，我便认他。他倘是无耻之徒，打架要靠人帮手，我认这种参爹作甚？"

这几句清清脆脆的传进了每个人耳里。范骅和巴天石、华赫艮等面面相觑，都觉上前相助固是不妥，不出手却也不成。

段正淳为人虽然风流，于"英雄好汉"这四个字的名声却甚是爱惜。他常自己解嘲，说道："'英雄难过美人关'，就算过不了美人关，总还是个英雄。岂不见楚霸王有虞姬、汉高祖有戚夫人、李世民有武则天？"卑鄙懦怯之事，那是决不屑为的。他于剧斗之际，听得阿紫的说话，当即大声说道："生死胜败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哪一个上来相助，便是跟我段正淳过不去。"

他开口说话，内力难免不纯，但段延庆并不乘机进迫，反而退开一步，双杖拄地，等他说好了再斗。范骅等心下暗惊，眼见段延庆固然风度闲雅，决不占人便宜，但显然也是有恃无恐，无须占此便宜。

段正淳微微一笑，道："进招罢！"左袖一拂，长剑借着袖风递出。

阮星竹道："阿紫，你瞧爹爹剑法何等凌厉，他真要收拾这个僵尸，实是绰绰有余。只不过他是王爷身分，其实尽可交给部属，用不着自己出手。"阿紫道："爹爹能收拾他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我就怕妈妈嘴硬骨头酥，嘴里说得威风十足，心中却怕得要命。"这几句话正说中了她母亲的心情，阮星竹怒目向女儿瞪了一眼，心道："这小丫头当真不识好歹，说话没轻没重。"

只见段正淳长剑连进三下快招，段延庆铁棒上内力再盛，一一将敌剑逼回。段正淳第四剑"金马腾空"横飞而出，段延庆左手铁棒一招"碧鸡报晓"点了过去，棒剑相交，当即黏在一起。段延庆喉间咕咕作响，猛地里右棒在地下一点，身子腾空而起，左手铁棒的棒头仍是黏在段正淳的剑尖之上。

顷刻之间，这一个双足站地，如渊停岳峙，纹丝不动；那一个全身临空，如柳枝随风，飘荡无定。

旁观众人都是"哦"的一声，知道两人已至比拚内力的要紧关头，段正淳站在地下，双足能够借力，原是占了便宜，但段延庆居高临下，全身重量都压在对方长剑之上，却也助长了内力。

过得片刻，只见长剑渐渐弯曲，慢慢成为弧形，那细细的铁棒仍然其直如矢。

萧峰见段正淳手中长剑越来越弯，再弯得一些，只怕便要断为两截，心想："两人始终都不使最高深的'六脉神剑'。

莫非段正淳自知这门功夫难及对方，不如藏拙不露？但瞧他运使内力的神气，似乎潜力垂尽，并不是尚有看家本领未使的模样。"

段正淳眼见手中长剑随时都会折断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右指点出，正是一阳指的手法。他指力造诣颇不及乃兄段正明，难以及到三尺之外。棒剑相变，两件兵刃加起来长及八尺，这一指自是伤不到对手，是以指力并非对向段延庆，却是射向他的铁棒。

萧峰眉头一皱，心道："此人竟似不会六脉神剑，比之我义弟犹有不如。这一指不过是极高明的点穴功夫而已，又有什么希奇了？"但见他手指到处，段延庆的铁杖一晃，段正淳的长剑便伸直了几分。他连点三指，手中长剑伸展了三次，渐有回复原状之势。

阿紫却又说起话来："妈，你瞧爹爹又使手指又使剑，也不过跟人家的一根细棒儿打个平手。倘若对方另外那根棒儿又攻了过来，难道爹爹有三只手来对付吗？要不然，便爬在地下起飞脚也好，虽然模样儿难看，总胜于给人家一棒截死了。"

阮星竹早瞧得忧心忡忡，偏生女儿在旁尽说些不中听的言语，她还未回答，只见段延庆右手铁棒一起，嗤的一声，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点了过来。

段延庆这一棒的手法和内劲都和一阳指无异，只不过以棒代指、棒长及远而已。段正淳更不相避，指力和他棒力相交，登觉手臂上一阵酸麻，他缩回手指，准拟再运内劲，第二指跟着点出，哪知眼前黑棒闪动，段延庆第二棒又点了过来。段正淳吃了一惊："他调运内息如此快法，直似意到即至，这一阳指的造诣，可比我深得多了。"当即一指还出，只是他慢了瞬息，身子便晃了一晃。

段延庆见和他比拚已久，深恐夜长梦多，倘若他群臣部属一拥而上，终究多费手脚，当下运棒如风、顷刻间连出九棒。段正淳奋力抵挡，到第九棒上，真气不继，噗的一声轻响，铁棒棒头插入了他左肩。他身子一晃，拍的一声，右手中长剑跟着折断。

段延庆喉间发出一下怪声，右手铁棒直点对方脑门。这一棒他决意立取段正淳的性命，手下使上了全力，铁棒出去时响声大作。

范骅、华赫艮、巴天石三人同时纵出，分攻段延庆两侧，大理三公眼见情势凶险非常，要求段正淳已万万不及，均是径攻段延庆要害，要逼他回棒自救。段延庆早已料到此着，左手铁棒下落，撑地支身，右手铁棒上贯足了内劲，横将过来，一震之下，将三股兵刃尽数荡开，跟着又直取段正淳的脑门。

阮星竹"啊"的一声尖叫，疾冲过去，眼见情郎要死于非命，她也是不想活了。

段延庆铁棒离段正淳脑门"百会穴"不到三寸，蓦地里段正淳的身子向旁飞了出去，这棒竟然点了个空，这时范骅、华赫艮、巴天石三人同时给段延庆的铁棒逼回。巴天石出手快捷、反手抓住了阮星竹手腕，以免她枉自在段延庆手下送了性命。各人的目光齐向段正淳望去。

段延庆这一棒没点中对方，但见一条大汉伸手抓住了段正淳后颈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瞬息之间，硬生生将他拉开。这手神功当真匪夷所思，段延庆武功虽强，自忖也难以办到。他脸上肌肉僵硬，虽然惊诧非小，仍是不动声色，只鼻孔中哼了一声。

出手相救段正淳之人，自便是萧峰了。当二段激斗之际，他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的观战，陡见段正淳将为敌方所杀，段延庆这一棒只要戳了下去，自己的血海深仇便也无法得报。这些日子来，他不知已放下了多少愿，立下了多少誓，无论如何非报此仇不可，眼见仇人便在身前，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手里，是以纵身上前，将段正淳拉开。

段延庆心思机敏，不等萧峰放下段正淳，右手铁棒便如狂风暴雨般递出，一棒又一棒，尽是点向段正淳的要害。他决意除去这个挡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碍，至于如何对付箫峰，那是下一步的事了。

萧峰提着段正淳左一闪，右一躲，在棒影的夹缝中一一避过。段延庆连出二十七棒，始终没带到段正淳的一片衣角。

他心下骇然。自知不是萧峰的敌手，一声怪啸，陡然间飘开数丈，问道："阁下是谁？何以前来搅局？"

萧峰尚未回答，云中鹤叫道："老大，他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，你的好徒弟追魂杖谭青，就是死在这恶徒的手下。"

此言一出，不但段延庆心头一震，连大理群豪也耸然动容。乔峰之名响遍天下，"北乔峰，南慕容"，武林中无人不知。只是他向傅思归及段正淳通名时都自称"契丹人萧峰"，各人不知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峰，此刻听了云中鹤这话，人人心中均道："原来是他。侠义武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

段延庆早听云中鹤详细说过，自己的得意徒儿谭青如何在聚贤庄上害人不成，反为乔峰所杀，这时听说眼前这汉子便是杀徒之人，心下又是愤怒，又是疑惧，伸出铁棒，在地下青石板上写道："阁下和我何仇，既杀吾徒，又来坏我大事。"

但听得嗤嗤嗤响声不绝，竟如是在沙中写字一般，十六个字每一笔都深入石里。他的腹语术和上乘内功相结合，能迷人心魄，乱人神智，乃是一项极厉害的邪术。只是这门功夫纯以心力克制对方，倘若敌人的内力修为胜过自己，那便反受其害。他既知谭青的死法，又见了萧峰相

救段正淳的身手，便不敢贸然以腹语术和他说话。

萧峰见他写完，一言不发，走上前去伸脚在地下擦了几擦，登时将石板上这十六个字擦得干干净净。一个以铁棒在石板上写字已是极难，另一个却伸足便擦去字迹，这足底的功夫，比之棒头内力聚于一点，更是艰难得多。两人一个写，一个擦，一片青石板铺成的湖畔小径，竟显得便如沙滩一般。

段延庆见他擦去这些字迹，知他一来显示身手，二来意思说和自己无怨无仇，过去无意酿成的过节，如能放过不究，那便两家罢手。段延庆自忖不是对手，还是及早抽身，免吃眼前的亏为妙，当下右手铁棒从上而下划了下来，跟着又是向上一挑，表示“一笔勾销”之意，随即铁棒着地一点，反跃而出，转过身来，飘然而去。

南海鳄神圆睁怪眼眼，向萧峰上身瞧瞧，下身瞧瞧，满心的不服气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狗杂种有什么了不起……”

一言未毕，突然间身子腾空而起，飞向湖心，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落入了小镜湖中。

萧峰最恼恨旁人骂他“杂种”，左手仍然提着段正淳，抢过去右手便将南海鳄神摔入了湖中。这一下出手迅捷无比，不容南海鳄神有分毫抗拒余地。

南海鳄神久居南海，自称“鳄神”，水性自是极精，双足在湖底一蹬，跃出湖面叫道：“你怎么搅的？”说了这句话，身子又落入湖底。他再在湖底一蹬，又是全身飞出水面，叫道：“你暗算老子！”这句话说完，又落了下去。第三次跃上时叫道：“老子不能和你甘休！”他性子暴躁之极，等不及爬上岸之后再骂萧峰，跳起来骂一句，又落了下去。

阿紫笑道：“你们瞧，这人在水中钻上钻下，不是像只大乌龟么？”刚好南海鳄神在这时跃出水面，听到了她说话，骂道：“你才是一只小乌……”阿紫手一扬，嗤的一声响，射了他一枚飞锥。飞锥到时，南海鳄神又已沉入了湖底。

南海鳄神游到岸边，湿淋淋的爬了起来。他竟毫不畏惧，楞头楞脑的走到萧峰身前，侧了头向他瞪眼，说道：“你将我摔下湖去，用的是什么手法？老子这功夫倒是不会。”叶二娘远远站在七八丈外，叫道：“老三快走，别在这儿出丑啦。”南海鳄神怒道：“我给人家丢入湖中，连人家用什么手法都不知道，岂不是奇耻大辱？自然要问个明白。”

阿紫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好罢，我跟你说了。他这功夫叫做“掷龟功。”

南海鳄神道：“嗯，原来叫‘掷龟功”，我知道了这功夫的名字，求人教得会了，下苦功练练，以后便不再吃这个亏。”

说着快步而去。这时叶二娘和云中鹤早走得远了。

二十三　塞上牛羊空許約

蕭峰直上兩步，撕破了胸口衣服，露出肌膚。阿紫見他胸口所刺那個青森森的狼頭張牙露齒，形貌凶惡，更是害怕。



二十三　塞上牛羊空许约

萧峰轻轻将段正淳放在地下，退开几步。

阮星竹深深万福道谢，说道：“乔帮主，你先前救我女儿，这会儿又救了他……他……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。”范骅、宋丹臣等也都过来相谢。

萧峰森然道：“萧峰救他，全出于一片自私之心，各位不用谢我。段王爷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请你从实回答。当年你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，是也不是？虽然此事未必出于你本心，可是你却害得一个孩子一生孤苦，连自己爷娘是谁也不知道，是也不是？”雁门关外父母双双惨亡，此事想及便即心痛，可不愿当着众人明言。

段正淳满脸通红，随即转为惨白，低头道：“不错，段某生平为此事耿耿于心，每当念及，甚是不安。只是大错已经铸成，再也难以挽回。天可怜见，今日让我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唉，我总是对不起人。”

萧峰厉声道：“你既知铸下大错，害苦了人，却何以直到此时，兀自接二连三的又不断再干恶事？”
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段某行止不端，德行有亏，平生荒唐之事，实在干得太多，思之不胜汗颜。”

萧峰自在信阳听马夫人说出段正淳的名字后，日夕所思，便在找到他而凌迟处死，决意教他吃足零碎苦头之后，这才取他性命。但适才见他待友仁义，对敌豪迈，不像是个专做坏事的卑鄙奸徒，不由得心下起疑，寻思：“他在雁门关外杀我父母，乃是出于误会，这等错误人人能犯。但他杀我义父乔三槐夫妇，害我恩师玄苦师父，那便是绝不可恕的恶行，难道这中间另有别情吗？”他行事绝不莽撞，当下正面相询，要他亲口答复，再定了断，待见段正淳脸上深带愧色，既说铸成大错，一生耿耿不安，又说今日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，至于杀乔三槐夫妇、杀玄苦大师等事，他自承是“行止不端，德行有亏”，这才知千真万确，脸上登如罩了一层严霜，鼻中哼了一声。

阮星竹忽道：“他……他向来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怎……怎么怪他。”萧峰向她瞧去，只见她脸带微笑，一双星眼含情脉脉的瞧着段正淳，心下怒气勃勃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！原来他向来是这样的。”转过头来，向段正淳道：“今晚三更，我在那座青石桥上相候，有事和阁下一谈。”

段正淳道：“准时必到。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是远来劳苦，何不请到那边小舍之中喝上几杯？”萧峰道：“阁下伤势如何？

是否须得将养几日？”他对饮酒的邀请，竟如听而不闻。段正淳微觉奇怪，道：“多谢乔兄关怀，这点轻伤也无大碍。”

萧峰点头道：“这就好了。阿朱，咱们走罢。”他走出两步，回头又向段正淳道：“你手下那些好朋友，那也不用带来了。”他见范骅、华赫艮等人都是赤胆忠心的好汉，若和段正淳同赴青石桥之会，势必一一死在自己手下，不免可惜。

段正淳觉得这人说话行事颇为古怪，自己这种种风流罪过，连皇兄也只置之一笑，他却当众严词斥责，未免过分，但他于己有救命之恩，便道：“一凭尊兄吩咐。”

萧峰挽了阿朱之手，头也不回的径自去了。

萧峰和阿朱寻到一家农家，买些米来煮了饭，又买了两只鸡熬了汤，饱餐了一顿，只是有饭无酒，不免有些扫兴。他见阿朱似乎满怀心事，一直不开口说话，问道：“我寻到了大仇人，你该当为我高兴才是。”

阿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！我原该高兴。”萧峰见她笑得十分勉强，说道：“今晚杀了此人之后，咱们即行北上，到雁门关外驰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再也不踏进关内一步了。唉，阿朱，我在见到段正淳之前，本曾立誓要杀得他一家鸡犬不留。但见此人倒有义气，心想一人做

事一人当，那也不用找他家人了。”阿朱道：“你这一念之仁，多积阴德，必有后福。”

萧峰纵声长笑，说道：“我这双手下不知已杀了多少人，还有什么阴德后福？”

他见阿朱秀眉双蹙，又问：“阿朱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你不喜欢我再杀人么？”阿朱道：“不是不高兴，不知怎样，我肚痛得紧。”萧峰伸手搭了搭她脉搏，果觉跳动不稳，脉象浮躁，柔声道：“路上辛苦，只怕受了风寒。我叫这老妈妈煎一碗姜汤给你喝。”

姜汤还没煎好，阿朱身子不住发抖，颤声道：“我冷，好冷。”萧峰甚是怜惜，除下身上外袍，披在她身上。阿朱道：“大哥，你今晚得报大仇，了却这个大心愿，我本该陪你去的，只盼待会身子好些。”萧峰道：“不！不！你在这儿歇歇，睡了一觉醒来，我已取了段正淳的首级来啦。”

阿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好难过，大哥，我真是没有法子。我不能陪你了。我很想陪着你，和你在一起，真不想跟你分开……你……你一个人这么寂寞孤单，我对你不起。”

萧峰听她说来柔情深至，心下感动，握住她手，说道：“咱们只分开这一会儿，又有什么要紧？阿朱，你待我真好，你的恩情我不知怎样报答才是。”

阿朱道：“不是分开一会儿，我觉得会很久很久。大哥，我离开了你，你会孤零零的，我也是孤零零的。最好你立刻带我到雁门关外，咱们便这么牧牛放羊去。段正淳的怨仇，再过一年来报不成么？让我先陪你一年。”

萧峰轻轻抚着她头上的秀发，说道：“好容易撞见了他，今晚报了此仇，咱们再也不回中原了。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及我，他也不会使‘六脉神剑’，但若过得一年再来，那便要上大理去。大理段家好手甚多，遇上了精通‘六脉神剑’的高手，你大哥就多半要输。不是我不听你的话，这中间实有许多难处。”

阿朱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不错，我不该请你过一年再去大理找他报仇。你孤身深入虎穴，万万不可。”

萧峰哈哈一笑，举起饭碗来空喝一口，他惯于大碗大碗的喝酒，此刻碗中空无所有，但这么作个模样，也是好的，说道：“若是我萧峰一人，大理段家这龙潭虎穴那也闯了，生死危难，浑不放在心上。但现下有了小阿朱，我要照料陪你一辈子，萧峰的性命，那就贵重得很啦。”

阿朱伏在他的怀里，背心微微起伏。萧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心中一片平静温暖，心道：“得妻如此，复有何憾？”霎时之间，不由得神驰塞上，心飞关外，想起一月之后，便已和阿朱在大草原中骑马并驰，打猎牧羊，再也不必提防敌人侵害，从此无忧无虑，何等逍遥自在？只是那日在聚贤庄中救他性命的黑衣人大恩未报，不免耿耿，然这等大英雄自是施恩不望报，这一生只好欠了他这番恩情。

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阿朱伏在他怀中，已然沉沉睡熟。萧峰拿出三钱银子，给了那家农家，请他腾了一间空房出来，抱着阿朱，放在床上，给她盖上了被，放下了帐子，坐在那农家堂上闭目养神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

小睡了两个多时辰，开门出来，只见新月已斜挂树顶，西北角上却乌云渐渐聚集，看来这一晚多半会有大雷雨。

萧峰披上长袍，向青石桥走去。行出五里许，到了河边，只见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，西边半天已聚满了黑云，偶尔黑云中射出一两下闪电，照得四野一片明亮。闪电过去，反而更显得黑沉沉地。远处坟地中磷火抖动，在草间滚来滚去。

萧峰越走越快，不多时已到了青石桥头，一瞧北斗方位，见时刻尚早，不过二更时分，心道：“为了要报大仇，我竟这般沉不住气，居然早到了一个更次。”他一生中与人约会以性命相拚，也不知有过多少次，对方武功声势比之段正淳更强的也着实不少，今晚却异乎寻常的心中不安，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无前、决一死战的豪气。

立在桥边，眼看河水在桥下缓缓流过，心道：“是了，以往我独来独往，无牵无挂，今晚我心中却多了一个阿朱。嘿，这真叫做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几分柔情，嘴边露出一丝微笑，又想：“若是阿朱陪着我站在这里，那可有多好。”

他知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己差得太远，今晚的拚斗不须挂怀胜负，眼见约会的时刻未至，便坐在桥边树下凝神吐纳，渐渐的灵台中一片空明，更无杂念。

蓦地里电光一闪，轰隆隆一声大响，一个霹雳从云堆里打了下来。萧峰睁开眼来，心道：“转眼大雨便至，快三更了罢？”

便在此时，见通向小镜湖的路上一人缓步走来，宽袍缓带，正是段正淳。

他走到萧峰前面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乔帮主见召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萧峰微微侧头，斜睨着他，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烧将上来，说道：“段王爷，我约你来此的用意，难道你竟然不知么？”

段正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是为了当年雁门关外之事，我误听奸人之言，受人播弄，伤了令堂的性命，累得令尊自尽身亡，实是大错。”

萧峰森然道：“你何以又去害我义父乔三槐夫妇，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？”

段正淳缓缓摇头，凄然道：“我只盼能遮掩此事，岂知越陷越深，终至难以自拔。”

萧峰道：“嘿，你倒是条爽直汉子，你自己了断，还是须得由我动手。”

段正淳道：“若非乔帮主出手相救，段某今日午间便已命丧小镜湖畔，多活半日，全出阁下之赐。乔帮主要取在下性命，尽管出手便是。”

这时轰隆隆一声雷响，黄豆大的雨点忽喇喇的洒将下来。

萧峰听他说得豪迈，不禁心中一动，他素喜结交英雄好汉，自从一见段正淳，见他英姿爽飒，便生惺惺相惜之意，倘若是寻常过节，便算是对他本人的重大侮辱，也早一笑了之，相偕去喝上几十碗烈酒。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岂能就此放过？他举起一掌，说道：“为人子弟，父母师长的大仇不能不报。你杀我父亲、母亲、义父、义母、受业恩师，一共五人，我便击你五掌。你受我五掌之后，是死是活，前仇一笔勾销。”

段正淳苦笑道：“一条性命只换一掌，段某遭报未免太轻，深感盛情。”

萧峰心道：“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绝，只怕萧峰这掌力你一掌也经受不起。”说道：“如此看掌。”左手一圈，右掌呼的一声击了出去。

电光一闪，半空中又是轰隆隆一个霹雳打了下来，雷助掌势，萧峰这一拳击出，真具天地风雷之威，砰的一声，正击在段正淳胸口。但见他立足不定，直摔了出去，拍的一声撞在青石桥栏干上，软软的垂着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萧峰一怔：“怎地他不举掌相迎？又如此不济？”纵身上前，抓住他后领提了起来，心中一惊，耳中轰隆隆雷声不绝，大雨泼在他脸上身上，竟无半点知觉，只想：“怎地他变得这么轻了？”

这天午间他出手相救段正淳时，提着他身子为时颇久。武功高强之人，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，也能立时察觉，但这时萧峰只觉段正淳的身子斗然间轻了数十斤，心中蓦地生出一阵莫名的害怕，全身出了一阵冷汗。

便在此时，闪电又是一亮。萧峰伸手到段正淳脸上一抓，着手是一堆软泥，一揉之下，应手而落，电光闪闪之下，他看得清楚，失声叫：“阿朱，阿朱，原来是你！”

只觉自己四肢百骸再无半点力气，不由自主跪了下来，抱着阿朱的双腿。他知适才这一掌使足了全力，武林中一等一英雄好汉若不出掌相迎，也必禁受不起，何况是这个娇怯怯的小阿朱？这一掌当然打得她肋骨尽断，五脏震碎，便是薛神医在旁即行施救，那也必难以抢回她的性命了。

阿朱斜倚在桥栏干上，身子慢慢滑了下来，跌在萧峰身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……我……好生对你不起，你恼我吗？”

萧峰大声道：“我不恼你，我恼我自己，恨我自己。”说着举起手来，猛击自己脑袋。

阿朱的左手动了一动，想阻止他不要自击，但提不起手臂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答允我，永远永远，不可损伤自己。”

萧峰大叫：“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阿朱低声道：“大哥，你解开我衣服，看一看我左肩。”萧峰和她关山万里，同行同宿，始终以礼自持，这时听她叫自己解她衣衫，倒是一怔。阿朱道：“我早就是你的人了，我……我……全身都是你的。你看一看……看一看我左肩，就明白了。”

萧峰眼中含泪，听她说话时神智不乱，心中存了万一的指望，当即左掌抵住她背心，急运真气，源源输入她体内，盼能挽救大错，右手慢慢解开她衣衫，露出她的左肩。

天上长长的一道闪电掠过，萧峰眼前一亮，只见她肩头肤光胜雪，却刺着一个殷红如血的红字：“段”。

萧峰又是惊奇，又是伤心，不敢多看，忙将她衣衫拉好，遮住了肩头，将她轻轻搂在怀里，问道：“你肩上有个‘段’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阿朱道：“我爹爹、妈妈将我送给旁人之时，在我肩上刺的，以便留待……留待他日相认。”萧峰颤声道：“这‘段’字，这‘段’字……”阿朱道：“今天日间，他们在那阿紫姑娘的肩头发见了一个记认，就知道是他们的女儿，你……你……看到那记认吗？”萧峰道：“没有，我不便看。”阿朱道：“她……她肩上刺着的，也是一个红色的‘段’字，跟我的一模一样。”

萧峰登时大悟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也是他们的女儿？”

阿朱道：“本来我不知道，看到阿紫肩头刺的字才知。她还有一个金锁片，跟我那个金锁片，也是一样的，上面也铸着十二个字。她的字是：‘湖边竹，盈盈绿，报平安，多喜乐。’我锁片上的字是：‘天上星，亮晶晶，永灿烂，长安宁。’我……我从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道是好口采，却原来嵌着我妈妈的名字。我妈妈便是那女子阮……阮星竹。这对锁片，是我爹爹送给我妈妈的，她生了我姊妹俩，给我们一个人一个，带在颈里。”

萧峰道：“我明白啦，我马上得设法给你治伤，这些事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阿朱道：“不！不！我要跟你说个清楚，再迟得一会，就来不及了。大哥，你得听我说完。”萧峰不忍违逆她意思，只得道：“好，我听你说完，可是你别太费神。”阿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真好，什么事情都就着我，这么宠我，如何得了？”萧峰道：“以后我更要宠你一百倍，一千倍。”

阿朱微笑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我不喜欢你待我太好。我无法无天起来，那就没人管了。大哥，我……我躲在竹屋后面，偷听爹爹、妈妈，和阿紫妹妹说话。原来我爹爹另外有妻子的，他和妈妈不是正式夫妻，先是生下了我，第二年又生下了我妹妹。后来我爹爹要回大理，我妈妈不放他走，两人大吵了一场，我妈妈还打了他，爹爹可没还手。后来……后来……没有法子，只好分手。我外公家教很严，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定会杀了我妈妈的。我妈妈不敢把我姊妹带回家去。只好分送了给人家，但盼日后能够相认，在我姊妹肩头都刺了个‘段’字。收养我的人只知道我妈妈姓阮，其实，其实，我是姓段……”

萧峰心中更增怜惜，低声道：“苦命的孩子。”

阿朱道：“妈妈将我送给人家的时候，我还只一岁多一点，我当然不认得爹爹，连见了妈的面也不认得。大哥，你也是这样。那天晚上在杏子林里，我听人家说你的身世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因为咱们俩都是一样的苦命孩子。”

电光不住闪动，霹雳一个接着一个，突然之间，河边一株大树给雷打中，喀喇喇的倒将下来。他二人于身外之物全没注意，虽处天地巨变之际，也如浑然不觉。

阿朱又道：“害死你爹爹妈妈的人，竟是我爹爹，唉，老天爷的安排真待咱们太苦，而且，而且……从马夫人口中，套问出我爹爹名字来的，便是我自己。我若不是乔装了白世镜去骗她，她也决不肯说我爹爹的名字。人家说，冥冥中自有天意，我从来不相信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说，能不能信呢？”

萧峰抬起头来，满天黑云早将月亮遮得没一丝光亮，一条长长的闪电过去，照得四野通明，宛似老天爷忽然开了眼一般。

他颓然低头，心中一片茫然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段正淳当真是你爹爹，再也不错么？”

阿朱道：“不会错的。我听到我爹爹、妈妈抱住了我妹子痛哭，述说遗弃我姊妹二人的经过。我爹娘都说，此生此世，说什么也要将我寻了回来。他们哪里猜得到，他们亲生的女儿便伏在窗外。大哥，适才我假说生病，却乔装改扮了你的模样，去对我爹爹说道，今晚青石桥之约作罢，有什么过节，一笔勾销，再装成我爹爹的模样，来和你相会……好让你……

好让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是气若游丝。

萧峰掌心加运内劲，使阿朱不致脱力，垂泪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了？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……”可是下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如果他事先得知，段正淳便是自己至爱之人的父亲，那便该当如何。

阿朱道：“我翻来覆去，思量了很久很久，大哥，我多么想能陪你一辈子，可是那怎么能够？我能求你不报这五位亲人的大仇么？就算我胡里胡涂的求了你，你又答允了，那……

那终究是不成的。”

她声音愈说愈低，雷声仍是轰轰不绝，但在萧峰听来，阿朱的每一句话，都比震天响雷更是惊心动魄。他揪着自己头发，说道：“你可以叫你爹爹逃走，不来赴这约会！或者你爹爹是英雄好汉，不肯失约，那你可以乔装了我的模样，和你爹爹另订约会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一个遥远的日子里再行相会。你何必，何必这样自苦？”

阿朱道：“我要叫你知道，一个人失手害死了别人，可以全非出于本心。你当然不想害我，可是你打了我一掌。我爹爹害死你的父母，也是无意中铸成了大错。”

萧峰一直低头凝望着她，电光几下闪烁，只见她眼色中柔情无限。萧峰心中一动，蓦地里体会到阿朱对自己的深情，实出于自己以前的想象之外，心中陡然明白：“段正淳虽是她生身之父，但于她并无养育之恩，至于要自己明白无心之错可恕，更不必为此而枉自送了性命。”颤声道：“阿朱，阿朱，你一定另有原因，不是为了救你父亲，也不是要我知道那是无心铸成的大错，你是为了我！你是为了我！”抱着她身子站了起来。

阿朱脸上露出笑容，见萧峰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深意，不自禁的欢喜。她明知自己性命已到尽头，虽不盼望情郎知道自己隐藏在心底的用意，但他终于知道了……

萧峰道：“你完全是为了我，阿朱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阿朱低声道：“是的。”萧峰大声道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阿朱道：“大理段家有六脉神剑，你打死了他们镇南王，他们岂肯干休？大哥，那《易筋经》上的字，咱们又不识得……”

萧峰恍然大悟，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泪水跟着便直洒了下来。

阿朱道：“我求你一件事，大哥，你肯答允么？”萧峰道：“别说一件，百件千件也答允你。”阿朱道：“我只有一个亲妹子，咱俩自幼儿不得在一起，求你照看于她，我担心她走入了歧途。”萧峰强笑道：“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咱们找了她来跟你团聚。”阿朱轻轻的道：“等我大好了……大哥，我就和你到雁门关外骑马打猎、牧牛牧羊，你说，我妹子也肯去吗？”

萧峰道：“她自然会去的，亲姊姊、亲姊夫邀她，还不去吗？”

忽然间忽喇一声响，青石桥桥洞底下钻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什么亲姊姊、亲姊夫了？我偏不去。”这人身形娇小，穿了一身

水靠，正是阿紫。

萧峰失手打了阿朱一掌之后，全副精神都放在她的身上，以他的功夫，本来定可觉察到桥底水中伏得有人，但一来雷声隆隆，暴雨大作，二来他心神大乱，直到阿紫自行现身，这才发觉，不由得微微一惊，叫道："阿紫，阿紫，你快来瞧瞧你姊姊。"

阿紫小嘴一扁，道："我躲在桥底下，本想瞧你和我爹爹打架，看个热闹，哪知你打的竟是我姊姊。两个人唠唠叨叨，情话说个不完，我才不爱听呢。你们谈情说爱那也罢了，怎地拉扯到了我身上？"说着走近身来。

阿朱道："好妹妹，以后，萧大哥照看你，你……你也照看他……"

阿紫格格一笑，说道："这个粗鲁难看的蛮子，我才不理他呢。"

萧峰蓦地里觉得怀中的阿朱身子一颤，脑袋垂了下来，一头秀发披在他肩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萧峰大惊，大叫："阿朱，阿朱。"一搭她脉搏，已然停止了跳动。他自己一颗心几乎也停止了跳动，伸手探她鼻息，也已没了呼吸。他大叫："阿朱！

阿朱！"但任凭他再叫千声万声，阿朱再也不能答应他了，急以真力输入她身体，阿朱始终全不动弹。

阿紫见阿朱气绝而死，也大吃一惊，不再嬉皮笑脸，怒道："你打死了我姊姊，你……你打死了我姊姊。"

萧峰道："不错，是我打死了你姊姊，你应该为你姊姊报仇。快，快杀了我罢！"他双手下垂，放低阿朱的身子，挺出胸膛，叫道："你快杀了我。"真盼阿紫抽出刀来，插入自己的胸膛，就此一了百了，解脱了自己无穷无尽的痛苦。

阿紫见他脸上肌肉痉挛，神情可怖，不由得十分害怕，倒退了两步，叫道："你……你别杀我。"

萧峰跟着走上两步，伸手至胸，嗤的一声响，撕破胸口衣衫，露出肌肤，说道："你有毒针、毒刺、毒锥……快快刺死我。"

阿紫在闪电一亮之际，见到他胸口所刺的那个青郁郁的狼头，张牙露齿，形貌凶恶，更是害怕，突然大叫一声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萧峰呆立桥上，伤心无比，悔恨无穷，提起手掌，砰的一声，拍在石栏干上，只击得石屑纷飞。他拍了一掌，又拍一掌，忽喇喇一声大响一片石栏干掉入了河里，要想号哭，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。一条闪电过去，清清楚楚映出了阿朱的脸。那深情关切之意，仍然留在她的眉梢嘴角。

萧峰大叫一声："阿朱！"抱着她身子，向荒野中直奔。

雷声轰隆，大雨倾盆，他一会儿奔上山峰，一会儿又奔入了山谷，浑不知身在何处，脑海中一片混沌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。

雷声渐止，大雨仍下个不停。东方现出黎明，天慢慢亮了。萧峰已狂奔了两个多时辰，但他丝毫不知疲倦，只是想尽量折磨自己，只是想立刻死了，永远陪着阿朱。他嘶声呼号，狂奔乱走，不知不觉间，忽然又回到了那青石桥上。

他喃喃说道："我找段正淳去，找段正淳，叫他杀了我，给他女儿报仇。"当下迈开大步，向小镜湖畔奔去。

不多时便到了湖边，萧峰大叫："段正淳，我杀了你女儿，你来杀我啊，我决不还手，你快出来，来杀我。"他横抱阿朱，站在方竹林前，等了片刻，林中寂然无声，无人出来。

他踏步入林，走到竹屋之前，踢开板门，走进屋去，叫道："段正淳，你快来杀我！"屋中空荡荡的，竟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在厢房、后院各处寻了一遍，不但没见段正淳和他那些部属，连竹屋主人阮星竹和阿紫也都不在。屋中用具陈设一如其旧，倒似是各人匆匆离去，仓猝间什么东西也不及携带。

他心道："是了，阿紫带来了讯息，只道我还要杀她父亲报仇。段正淳就算不肯逃，那姓阮的女人和他部属也必逼他远走高飞。嘿嘿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是要你杀我，要你杀我。"

又大叫了几声："段正淳，段正淳！"声音远远传送出去，但听得疾风动竹，簌簌声响，却无半点人声。

小镜湖畔、方竹林中，寂然无人，萧峰似觉得天地间也只剩下了他一人。自从阿朱断气之后，他从没片刻放下她身子，不知有多少次以真气内力输入她体内，只盼天可怜见，又像上次她受了玄慈方丈一掌那样，重伤不死。但上次是玄慈方丈以大金刚掌力击在萧峰手中铜镜之上，阿朱不过波及受震，这次萧峰这一掌却是结结实实的打正在她胸口，如何还能活命？不论他输了多少内力过去，阿朱总是一动也不动。

他抱着阿朱，呆呆的坐在堂前，从早晨坐到午间，从午间又坐到了傍晚。这时早已雨过天青，淡淡斜阳，照在他和阿朱的身上。

他在聚贤庄上受群雄围攻，虽然众叛亲离，情势险恶之极，却并未有丝毫气沮，这时自己亲手铸成了难以挽回的大错，越来越觉寂寞孤单，只觉再也不该活在世上了。"阿朱代她父亲死了，我也不能再去找段正淳报仇。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？丐帮的大业，当年的雄心壮志，都已不值得关怀。我是契丹人，又能有什么大业雄心？"

走到后院，见墙角边放着一柄花锄，心想："我便永远在这里陪着阿朱罢？"左手仍是抱着阿朱，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开她片刻，右手提起花锄，走到方竹林中，掘了一个坑，又掘了一个坑，两个土坑并列在一起。

心想："她父母回来，多半要挖开坟来看个究竟。须得在墓前竖上块牌子才是。"折了一段方竹，剖而为二，到厨房中取厨刀削平了，走到西首厢房。见桌上放着纸墨笔砚。他将阿朱横放在膝头，研了墨，提起笔来，在一块竹片上写道："契丹莽夫萧峰之墓"。

拿起另一块竹片，心下沉吟："我写什么？'萧门段夫人之墓'么？他虽和我有夫妇之约，却未成婚，至死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姑娘，称她为'夫人'，不亵渎她么？"

心下一时难决，抬起头来思量一会，目光所到之处，只见壁间悬着一张条幅，写得有好几行字，顺着看下去：

"含羞倚醉不成歌，纤手掩香罗。偎花映烛，偷传深意，酒思入横波。看朱成碧心迷乱，翻脉脉，敛双蛾。相见时稀隔别多。又春尽，奈愁何？"

他读书无多，所识的字颇为有限，但这阕词中没什么难字，看得出是一首风流艳词，好似说喝醉了酒含羞唱歌，怎样怎样又说相会时刻少，分别时候多，心里发愁。他含含糊糊的看去，也没心情去体会词中说些什么，随口茫茫然的读完，见下面又写着两行字道："书少年游付竹妹补壁。星眸竹腰相伴，不知天地岁月也。大理段二醉后狂涂。"

萧峰喃喃的道："他倒快活。星眸竹腰相伴，不知天地岁月也。大理段二醉后狂涂。大理段二，嗯，这是段正淳写给他情人阮星竹的，也就是阿朱她爹爹妈妈的风流事。怎地堂而皇之的挂在这里，也不怕丑？啊，是了，这间屋子，段正淳的部属也不会进来。"

当下也不再理会这个条幅，只想："我在阿朱的墓碑上怎样写？"自知文字上的功夫太也粗浅，多想也想不出什么，便写了"阿朱之墓"四个字。放下了笔，站起身来，要将竹牌插在坑前，先埋好了阿朱，然后自杀。

他转过身来，抱起阿朱身子，眼光又向壁上的条幅一瞥，蓦地里跳将起来，"啊哟"一声叫，大声道："不对，不对，这件事不对！"

走近一步，再看条幅中的那几行字，只见字迹圆润，儒雅洒脱。他心中似有一个声音在大声道："那封信！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，信上的字不是这样的，完全不同。"

他只粗通文字，原是不会辨认笔迹，但这条幅上的字秀丽圆熟，间格整齐，那封信上的字却歪歪斜斜、瘦骨棱棱，一眼而知出于江湖武人之手。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，任谁都看得出来。他双眼睁得大大的，盯住了那条幅上的字，似乎要从这几行字中，寻觅出这中间隐藏着的大秘密、大阴谋。

他脑海中盘旋的，尽是那晚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所见到的那封书信，那封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。智光大师将信尾的署名撕下来吞入了肚中，令他无法知道写信之人是谁，但信上的字迹，却已深深印入他脑海之中，清楚之极。写信之人，和写这张条幅的"大理段二"绝非一人，决无可疑。

但那信是不是"带头人哥"托旁人代写？他略一思索，便知决无可能。段正淳能写这样一笔好字，当然是拿惯笔杆之人，要写信给汪帮

主，谈论如此大事，岂有叫旁人代笔之理？

而写一首风流艳词给自己情人，更无叫旁人代笔之理。

他越想疑窦越大，不住的想："莫非那带头大哥不是段正淳？莫非这幅字不是段正淳写的？不对，不对，除了段正淳，怎能有第二个'大理段二'写了这种风流诗词挂在此处？难道马夫人说的是假话？那也不会。她和段正淳素不相识，一个地北，一个天南，一个是草莽匹夫的孀妇，一个是王公贵人，能有什么仇怨，会故意捏造假话来骗我。"

他自从知道了"带头大哥"是段正淳后，心中的那种疑团本已一扫而空，所思虑的只是如何报仇而已，这时陡然见到了这个条幅，各种各样的疑团又涌上心头："那封书信若不是段正淳写的，那么带头大哥便不是他。如果不是他，却又是谁？马夫人为什么要说假话骗人，这中间有什么阴谋诡计？

我打死阿朱，本是误杀，阿朱为我而死却是心甘情愿。这么一来，她的不白之冤之上，再加上一层不白之冤。我为什么不早些见到这个条幅？可是这条幅挂在厢房之中，我又怎能见到？倘若始终不见，我殉了阿朱而死，那也是一了百了，为什么偏偏早不见，迟不见，在我死前片刻又见到了？"

夕阳即将落山，最后的一片阳光正渐渐离开他脚背，忽听得小镜湖畔有两人朝着竹林走来。这两人相距尚远，他凝神听去，辨出来者是两个女子，心道："多半是阿紫和她妈妈来了。嗯，我要问明段夫人，这幅字是不是段正淳写的。她当然恨极我杀了阿朱，她一定要杀我，我……我……"他本来是要"决不还手"，但立时转念："如果阿朱确是冤枉而死，杀死我爹爹、妈妈的另有其人，那么这大恶人身上又多负了一笔血债，又多了一条人命。阿朱难道不是他害死的么？我若不报此仇，怎能轻易便死？"

只听得那两个女子渐行渐近，走进了竹林。又过片刻，两人说话的声音也听见了。只听得一人道："小心了，这贱人武功虽然不高，却是诡计多端。"另一个年轻的女子道："她只孤身一人，我娘儿俩总收拾得了她。"那年纪较大的女子道："别说话了，一上去便下杀手，不用迟疑。"那少女道："要是爹爹知道了……"那年长女子道："哼，你还顾着你爹爹？"接着便没了话声。但听得两人蹑足而行，一个向着大门走来，另一个走到了屋后，显是要前后夹攻。

萧峰颇为奇怪，想："听口音这两人不是阮星竹和阿紫，但也是母女两个，要来杀一个孤身女子，嗯，多半是要杀阮星竹，而那少女的父亲却不赞成此事。"这件事在他脑中一闪而过，再不理会，仍是怔怔的坐着出神。

过得半晌，呀的一声，有人推开板门，走了进来。萧峰并不抬头，只见一双穿着黑鞋的纤脚走到他身前，相距约莫四尺，停住了步。跟着旁边的窗门推开，跃进一个人来，站在他身旁，他听了那人纵跃之声，知道武功也不高强。

他仍不抬头，手中抱着阿朱，自管苦苦思索："到底'带头大哥'是不是段正淳？智光大师的言语中有什么古怪，徐长老有什么诡计？马夫人的话中有没有破绽？"当真是思涌如潮，心乱如麻。

只听得那年轻女子说道："喂，你是谁？姓阮的那贱人呢？"

她话声冷冷的，语调更是十分的无礼。萧峰不加理会，只想着种种疑窦。那年长女子道："尊驾和阮星竹那贱人有什么瓜葛？这女子是谁？快快说来。"萧峰仍是不理。那年轻女子大声道："你是聋子呢还是哑巴，怎地一声不响？"语气中已充满了怒意。萧峰仍是不理，便如石像般坐着不动。

那年轻女子一跺脚，手中长剑一颤，剑刃震动，嗡嗡作响，剑尖斜对萧峰的太阳穴，相距不过数寸，喝道："你再装傻，便给点苦头你吃吃。"

萧峰于身外凶险，半分也没放在心上，只是思量着种种解索不开的疑团。那少女手臂向前一送，长剑刺出，在他头颈边寸许之旁擦了过去。萧峰听明白剑势来路，不闪不避，浑若不知。两名女子相顾惊诧。那年轻女子道："妈，这人莫非是个白痴？他抱着的这个姑娘好像死了。"那妇人道："他多半是装傻。在这贱人家中，还能有什么好东西。先劈他一刀，再来拷打查问。"话声甫毕，左手刀便向萧峰肩头砍了下去。

萧峰待得刀刃离他肩头尚有半尺，右手翻出，疾伸而前，两根手指抓住了刀背，那刀便如凝在半空，砍不下来。他手指向前一送，刀柄撞中那妇人肩下要穴，登时令她动弹不得，顺手一抖，内力到处，拍的一声响，一柄钢刀断为两截。他随手抛在地下，始终没抬头瞧那妇人。

那年轻女子见母亲被他制住，大惊之下，向后反跃，嗤嗤之声连响，七枝短箭连珠价向他射来。萧峰拾起断刀，一拍一落，跟着手一挥，那断刀倒飞出去，拍的一声，刀柄撞在她腰间。那年轻女子"啊"的一声叫，穴道正被撞中，身子也登时给定住了。

那妇人惊道："你受伤了吗？"那少女道："腰里撞得好痛，倒没受伤，妈，我给封住了'京门穴'。"那妇人道："我给点中了'中府穴'。这……这人武功厉害得很哪。"那少女道："妈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怎么他也不站起身来，便制住了咱娘儿俩，我瞧他啊，多半是有邪术。"

那妇人不敢再凶，口气放软，向萧峰道："咱母女和尊驾无怨无仇，适才妄自出手，得罪了尊驾，是咱二人的不对了。

还请宽宏大量，高抬贵手。"那少女忙道："不，不，咱们输了便输了，何必讨饶？你有种就将姑娘一刀杀了，我才不希罕呢。"

萧峰隐隐约约听到了她母女的说话，只知母亲在求饶，女儿却十分倔强，但到底说些什么话，却一句也没听入心中。

这时屋中早已黑沉沉地，又过一会，天色全黑。萧峰始终抱着阿朱坐在原处，一直没有移动。他平时头脑极灵，遇上了疑难之事，总是决断极快，倘若一时之间无法明白，便即搁在一旁，暂不理会，决不会犹豫迟疑，但今日失手打死了阿朱，悲痛已极，痴痴呆呆，浑浑噩噩，倒似是失心疯一般。

那妇人低声道："你运气再冲冲环跳穴看，说不定牵动经脉，能冲开被封的穴道。"那少女道："我早冲过了，一点用处也没有……"那妇人忽道："嘘！有人来了！"

只听得脚步细碎，有人推门进来，也是一个女子。那女子擦擦几声，用火刀火石打火，点燃纸煤，再点亮了油灯，转过身来，突然见到萧峰、阿朱，以及那两个女子，不禁"啊"的一声惊呼。她绝未料到屋中有人，蓦地里见到四个人或坐或站，都是一动也不动，登时大吃一惊。她手一松，火刀、火石铮铮两声，掉在地下。

先前那妇人突然厉声叫道："阮星竹，是你！"

刚进屋来的那女子正是阮星竹。她回过头来，见说话的是个中年女子，她身旁另有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，两人相貌颇美，那少女尤其秀丽，都是从未见过。阮星竹道："不错，我姓阮，两位是谁？"

那中年女子不答，只是不住的向她端相，满脸都是怒容。

阮星竹转头向萧峰道："乔帮主，你已打死了我女儿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我……我……我苦命的孩儿哪！"说着放声大哭，扑到了阿朱的尸身上。

萧峰仍是呆呆的坐着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"段夫人，我罪孽深重，请你抽出刀来，将我杀了。"

阮星竹泣道："便一刀将你杀了，也已救不活我那苦命的孩儿。乔帮主，你说我和阿朱的爹爹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，害得孩子一生孤苦，连自己爹娘是谁也不知道。这话是不错的，可是……你要打抱不平，该当杀段王爷，该当杀我，为什么却杀了我的阿朱？"

这时萧峰的脑筋颇为迟钝，过了片刻，才心中一凛，问道："什么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？"阮星竹哭道："你明明知道，定要问我，阿朱……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儿，我不敢带回家去，送了给人。"

萧峰颤声道："昨天我问段正淳，是否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，他直认不讳。这件亏心事，便是将阿朱……和阿紫两个送与旁人吗？"阮星竹怒道："我做了这件亏心事，难道还不够？你当我是什么坏女人，专门做亏心事？"萧峰道："段正淳昨天又说'天可怜见，今

日让我重得见到一个……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。’他说今日重见这个没了爹娘的孩子，是说阿紫，不是说……不是说我？”阮星竹怒道：“他为什么要说你？你是他抛弃了送人的孩子吗？你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又怎生得出你这畜生？”她恨极了萧峰，但又忌惮他武功了得，不敢动手，只一味斥骂。

萧峰道：“那么我问他，为什么直到今日，兀自接二连三的再干恶事，他却自己承认行止不端，德行有亏？”阮星竹满是泪水的面颊上浮上淡淡红晕，说道：“他生性风流，向来就是这样的。他要了一个女子，又要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接二连三的荒唐，又……要你来多管什么闲事？

萧峰喃喃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全然错了！”出神半晌，蓦地里伸出手来，拍拍拍拍，猛打自己耳光。阮星竹吃了一惊，一跃而起，倒退了两步，只见萧峰不住的出力殴打自己，每一掌都落手极重，片刻间双颊便高高肿起。

只听得“呀”的一声轻响，又有人推门进来，叫道：“妈，你已拿了那幅字……”正是阿紫。她话未说完，见到屋中有人，又见萧峰左手抱着阿朱，右手不住的击打自己，不禁惊得呆了。

萧峰的脸颊由肿而破，跟着满脸满手都是鲜血，跟着鲜血不断的溅了开来，溅得墙上、桌上、椅上……都是点点鲜血，连阿朱身上，墙上所悬着的那张条幅上，也溅上了殷红色的点点滴滴。

阮星竹不忍再看这残酷的情景，双手掩目，但耳中仍不住听到拍拍之声，她大声叫道：“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”

阿紫尖声道：“喂，你别弄脏了我爹爹写的字，我要你赔。”

跃上桌子，伸手去摘墙上所悬的那张条幅。原来她母女俩去而复回，便是来取这张条幅。

萧峰一怔，住手不打，问道：“这个‘大理段二’果真便是段正淳吗？”阮星竹道：“除了是他，还能有谁？”说到段正淳时，脸上不自禁的露出了一往情深的骄傲。

这两句话又给萧峰心中解开了一个疑团：这条幅确是段正淳写的，那封给汪帮主的信就不是他写的，带头大哥便多半不是段正淳。

他心中立时便生出一个念头：“马夫人所以冤枉段正淳，中间必有极大隐情。我当先解开了这个结，总会有水落石出、真相大白之日。”这么一想，当即消了自尽的念头，适才这一顿自行殴击，虽打得满脸鲜血，但心中的悔恨悲伤，却也得了个发泄之所，于是抱着阿朱的尸身，站了起来。

阿紫已见到桌上他所写的那两块竹片，笑道：“嘿嘿，怪不得外边掘了两个坑，我正在奇怪，原来你是想和姊姊同死合葬，啧啧啧，当真多情得很哪！”

萧峰道：“我误中奸人毒计，害死了阿朱，现下要去找这奸人，先为阿朱报仇，再追随她于地下。”阿紫道：“奸人是谁？”萧峰道：“此刻还无眉目，我这便去查。”说着抱了阿朱，大踏步出去。阿紫笑道：“你这么抱着我姊姊，去找那奸人么？”

萧峰一呆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心想抱了阿朱的尸身千里迢迢而行，终究不妥，但要放开了她，却实是难分难舍，怔怔瞧着阿朱的脸，眼泪从他血肉模糊的脸上直滚下来，泪水混合着鲜血，淡红色的水点，滴在阿朱惨白的脸上，当真是血泪斑斑。

阮星竹见了他伤心的情状，憎恨他的心意霎时之间便消解了，说道：“乔帮主，大错已经铸成，那已无可挽回，你……

你……”她本想劝他节哀，但自己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，哭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……好好的女儿，为什么要去送给别人？”

那被萧峰定住了身形的少女忽然插口道：“当然都是你不好啦！人家好好的夫妻，为什么你要去拆散他们？”

阮星竹抬起头来，问那少女道：“姑娘为什么说这话？你是谁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这狐狸精，害得我妈妈好苦，害得我……

害得我……”

阿紫一伸手，便向她脸上掴去。那少女动弹不得，眼见这一掌难以躲开。

阮星竹忙伸手拉住阿紫手臂，道：“阿紫，不可动粗。”向那中年美妇又看了两眼，再瞧瞧她右手中的一柄钢刀，地下的一柄断刀，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是了，你使双刀，你……你是修罗刀秦……秦红棉……秦姊姊。”

这中年美妇正是段正淳的另一个情人修罗刀秦红棉，那黑衣少女便是她的女儿木婉清。秦红棉不怪段正淳拈花惹草，到处留情，却恨旁的女子狐媚妖淫，夺了她的情郎，因此得到师妹甘宝宝传来的讯息后，便和女儿木婉清同去行刺段正淳的妻子刀白凤和他另一个情人，结果都没成功。待得知悉段正淳又有一个相好叫阮星竹，隐居在小镜湖畔的方竹林中，便又带了女儿赶来杀人。

秦红棉听阮星竹认出了自己，喝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秦红棉，谁要你这贱人叫我姊姊？”

阮星竹一时猜不到秦红棉到此何事，又怕这个情敌和段正淳相见后旧情复燃，便笑道：“是啊，我说错了，你年纪比我轻得多，容貌又这等美丽，难怪段郎对你这么着迷。你是我妹子，不是姊姊。秦家妹子，段郎每天都想念你，牵肚挂肠的，我真羡慕你的好福份呢。”

秦红棉一听阮星竹称赞自己年轻貌美，心中的怒气已自消了三成，待听她说段正淳每天思念自己，怒气又消了三成，说道：“谁像你这么甜嘴蜜舌的，惯会讨人欢喜。”

阮星竹道：“这位姑娘，便是令爱千金么？啧啧啧，生得这么俊，难为你秦家妹子生得出来……”

萧峰听她两个女人叽哩咕噜的尽说些风月之事，不耐烦多听，他是个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汉子，一度肠为之断、心为之碎的悲伤过去之后，便思索如何处理日后的大事。

他抱起阿朱的尸身，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，两只大手抓起泥土，慢慢撒在她身上，但在她脸上却始终不撒泥土。

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，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，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她了。耳中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她的话声，约定到雁门关外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要陪他一辈子。不到一天之前，她还在说着这些有时深情、有时俏皮、有时正经、有时胡闹的话。从今而后再也听不到了。在塞上牧牛放羊的誓约，从此成空了。

萧峰跪在坑边，良久良久，仍是不肯将泥上撒到阿朱脸上。

突然之间，他站起身来，一声长啸，再也不看阿朱，双手齐推，将坑旁的泥土都推在她身上脸上。回转身来，走入厢房。

只见阮星竹和秦红棉仍在絮絮谈论。阮星竹虽在伤心之际，仍是巧舌如簧，哄得秦红棉十分欢喜，两个女人早就去了敌意。阮星竹道：“乔帮主，这位妹妹得罪了你，事出无心，请你解开了她二人的穴道罢。”

阮星竹是阿朱之母，她说的话，萧峰自当遵从几分，何况他本就想放了二人，当下走近身去，伸手在秦红棉和木婉清的肩头各拍一下。二人只觉一股热气从肩头冲向被封穴道。

四肢登时便恢复了自由。母女对望一眼，对萧峰功力之深，心下好生佩服。

萧峰向阿紫道：“阿紫妹子，你爹爹的条幅，请你借给我看一看。”

阿紫道：“我不要你叫我妹子长、妹子短的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却也不敢违拗，还是将卷起的条幅交了给他。

萧峰展了开来，再将段正淳所写的字仔细看了两遍。阮星竹满脸通红，忸怩道：“这些东西，有什么好看？”萧峰道：“段王爷现下到了何处？”阮星竹脸色大变，退了两步，颤声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你别再去找他了。”箫峰道：“我不是去跟他为难，只是想问他几件事。”阮星竹哪里肯信，说道：“你既已失手打死了阿朱，不能再去找他。”

萧峰料知她决不肯说，便不再问，将条幅卷起，还给阿紫，说道：“阿朱曾有遗言，命我照料她的妹子。段夫人，日后阿紫要是遇上了为

难之事，只要萧峰能有效力之处，尽管吩咐，决不推辞。”

阮星竹大喜，心想：“阿紫有了这样一个大本领的靠山，这一生必能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了。”说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阿紫，快谢谢乔大哥。”她将“乔帮主”的称呼改成了“乔大哥”，好令阿紫跟他的干系亲密些。

阿紫却扁了扁嘴，神色不屑，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为难之事要他帮手？我有天下无敌的师父，这许多师哥，还怕谁来欺侮我？他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自己的事还办不了，尽出乱子，还想帮我忙？哼，那不是越帮越忙吗？”她咭咭咯咯的说来，清脆爽朗。阮星竹数次使眼色制止，阿紫只假装不见。

阮星竹顿足道：“唉，这孩子，没大没小的乱说，乔帮主，你瞧在阿朱的脸上，千万不要介意。”萧峰道：“在下姓萧，不姓乔。”阿紫说道：“妈，这个人连自己姓什么也弄不清楚，是个大大的浑人……”阮星竹喝道：“阿紫！”

萧峰拱手一揖，说道：“就此别过。”转头向木婉清道：“段姑娘，你这种歹毒暗器，多用无益，遇上了本领高强过你的对手，你不免反受其害。”

木婉清还未答话，阿紫道：“姊姊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些暗器最多打不中对方，还能有什么害处？”

萧峰再不理会，转身出门，左足跨出门口时，右手袍袖一拂，呼的一阵劲风，先前木婉清向他发射而被击落的七枚小箭同时飞起，猛向阿紫射出，去势犹似闪电。阿紫只得叫一声“哎唷”，那里还来得及闪避？七枚短箭从她头顶、颈边、身旁掠过，拍的一声响，同时钉在她身后墙上，直没至羽。

阮星竹急忙抢上，搂住阿紫，惊叫：“秦家妹子，快取解药来。”秦红棉道：“伤在哪里？伤在哪里？”木婉清忙从怀中取出解药，去察看阿紫的伤势。

过得片刻，阿紫惊魂稍定，才道：“没……没射中我。”四个女子一齐瞧着墙上的七枚短箭，无不骇然，相顾失色。

原来萧峰记着阿朱的遗言，要他照顾阿紫，却听得阿紫说“我有天下无敌的师父，这许多师哥，还怕谁来欺侮我？”

因此用袖风拂箭，吓她一吓，免得她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，有恃无恐，小觑了天下英雄好汉，将来不免大吃苦头。

他走出竹林，来到小镜湖畔，在路旁寻到一株枝叶浓密的大树，纵身上树。他要找到段正淳问个明白，何以马夫人故意陷害于他，但阮星竹决不肯说他的所在，只有暗中跟随。

过不多时，只见四人走了出来，秦红棉母女在前，阮星竹母女在后，瞧模样是阮星竹送客。

四人走到湖边，秦红棉道：“阮姊姊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前嫌尽释，消去了我心头一桩恨事，现下我要去找那姓康的贱婢。你可知道她的所在？”阮星竹一怔，问道：“妹子，你去找她干什么？”秦红棉恨恨的道：“我和段郎本来好端端地过快活日子，都是这贱婢使狐狸精勾当……”阮星竹沉吟道：“那康……康敏这贱人，嗯，可不知在哪里。妹子找到了她，你帮我在她身上多刺几刀。”秦红棉道：“那还用说？就只怕不容易寻着。好啦，再见了！嗯，你若见到段郎……”阮星竹一凛，道：“怎么啦？”秦红棉道：“你给我狠狠的打他两个括子，一个耳光算在我的帐上，一个算在咱姑娘帐上。”

阮星竹轻声一笑，道：“我怎么还会见到这没良心的死人？

妹子你几时见到他，也给我打他两个耳光，一个是代我打的，一个是代阿紫打的。不，打耳光不够，再给我踢上两脚。生了女儿不照看，任由我们娘儿俩孤苦伶仃的……”说着便落下泪来。秦红棉安慰道：“姊姊你别伤心。待我们杀了那姓康的贱人，回来跟你作伴儿。”

萧峰躲在树上，对两个女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，待朋友也算颇为仁义，偏偏喜爱女色，不算英雄。只见秦红棉拉着木婉清，向阮星竹母女行了一礼，便即去了，阮星竹携着阿紫的手，又回入竹林。

萧峰寻思：“阮星竹必会去找段正淳，只是不肯和秦红棉同去而已，先前她说来取这条幅，段正淳定在前面不远之处相候。我且在这里守着。”

只听得树丛中发出微声，两个黑影悄悄走来，却是秦红棉母女去而复回。听得秦红棉低声道：“婉儿，你怎地如此粗心大意，轻易上人家的当？阮家姊姊卧室中的榻下，有双男人鞋子，鞋头上用黄线绣着两个字，左脚鞋上绣个‘山’字，右脚鞋上绣个‘河’字，那自然是你爹爹的鞋子。鞋子很新，鞋底湿泥还没干，可想而知，你爹爹便在左近。”木婉清道：“啊！原来这姓阮的女人骗了咱们。”秦红棉道：“是啊，她又怎肯让这负心汉子跟咱们见面？”木婉清道：“爹爹没良心，妈，你不用见他了。”

秦红棉半晌不语，隔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想瞧瞧他，只是不想他见到我。隔了这许多日子，他老了，你妈也老了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很是平淡，但话中自蕴深情。

木婉清道：“好罢！”声音十分凄苦。她与段誉分手以来，思念之情与日俱增，但明知是必无了局的相思，在母亲面前却还不敢流露半点心事。

秦红棉道：“咱们只须守在这里，料你爹爹不久就会到来。”说着便拨开长草，隐身其中。木婉清跟着躲在一株树后。

淡淡星光之下，萧峰见到秦红棉苍白的脸上泛着微红，显是甚为激动，心道：“情之累人，一至于斯。”但随即便又想到了阿朱，胸口不由得一阵酸楚。

过不多时，来路上传来奔行迅捷的脚步声，萧峰心道：“这人不是段正淳，多半是他的部属。”果然那人奔到近处，认出是那个在桥上画倒画的朱丹臣。

阮星竹听到了脚步声，却分辨不出，一心只道是段正淳，叫道：“段郎，段郎！”快步迎出。阿紫跟了出来。

朱丹臣一躬到地，说道：“主公命属下前来禀报，他身有急事，今日不能回来了。”

阮星竹一怔，问道：“什么急事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朱丹臣道：“这事与姑苏慕容家有关，好像是发见了慕容公子的行踪。主公万里北来，为的便是找寻此人。主公言道：只待他大事一了，便来小镜湖畔相聚，请夫人不用挂怀。”阮星竹泪凝于眶，哽咽道：“他总是说即刻便回，每一次都是三年、五年也不见人面。好容易盼得他来了，又……”

朱丹臣于阿紫气死褚万里一事，极是悲愤，段正淳的话既已传到，便不愿多所逗留，微一躬身，掉头便行，自始至终没向阿紫瞧上一眼。

阮星竹待他走过，低声向阿紫道：“你轻功比我好得多，快悄悄跟着他，在道上给我留下记认，我随后便来。”阿紫抿嘴笑道：“你叫我追爹爹，有什么奖赏？”阮星竹道：“妈有什么东西，全都是你的，还要什么奖赏？”阿紫道：“好罢，我在墙角上写个‘段’字，再画个箭头，你便知道了，”阮星竹搂着她肩头，喜道：“乖孩子！”阿紫笑道：“痴心妈妈！”拔起身子，追赶朱丹臣而去。

阮星竹在小镜湖畔悄立半晌，这才沿着小径走去。她一走远，秦红棉母女便分别现身，两人打了个手势，蹑足跟随在后。

萧峰心道：“阿紫既在沿途做下记认，要找段正淳可容易不过了。”走了几步，蓦地在月光下见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，凄凄冷冷，甚是孤单，心中一酸，便欲回向竹林，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会，但只一沉吟间，豪气陡生，手出一掌，劲风到处，击得湖水四散飞溅，湖中影子也散成了一团碎片。一声长啸，大踏步便走了。

此后这几日中晓行夜宿，多喝酒而少吃饭，每到一处市镇，总在墙脚边见到阿紫留下的‘段’字记号，箭头指着方向。有时是阮星竹看过后擦去，但痕迹宛然可寻。

一路向北行来，天气渐渐寒了，这一日出门不久，天上便飘飘扬扬的下起大雪来。萧峰行到午间，在一间小酒店中喝了十二三碗烈酒，酒瘾未杀，店中却没酒了。他好生扫兴，迈开大步疾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座大城，走到近处，心头微微一震，原来已到了信阳。

一路上他追寻阿紫留下的记号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于周遭人物景色，全没在意，竟然重回信阳。他真要追上段正淳，原是轻而易举，加快

脚步疾奔得一天半日，自非赶上不可。但自阿朱死后，心头老是空荡荡地，不知如何打发日子才好，心里总是想："追上了段正淳，却又如何？找到了正凶，报了大仇，却又如何？我一个人回到雁门关外，在风沙大漠之中打猎牧羊，却又如何？"是以一直并未急追。

进了信阳城，见城墙脚下用炭笔写着个'段'字，字旁的箭头指而向西。他心头又是一阵酸楚，想起那日和阿朱并肩而行，到信阳城西马夫人家去套问讯息，今日回想，当时每走一步，便是将阿朱向阴世推了一步。

只行出五六里，北风劲急，雪更下得大了。

循着阿紫留下的记号，径向西行，那些记号都是新留下不久，有些是削去了树皮而画在树上的，树干刀削之处树脂兀自未凝，记号所向，正是马大元之家。萧峰暗暗奇怪，寻思："莫非段正淳知道马夫人陷害于他，因而找她算帐去了？

是了，阿朱临死时在青石桥上跟我说话，曾提到马夫人，都给阿紫听了去，定是转告她爹爹了。可是我们只说马夫人，他怎知就是这个马夫人？"

他一路上心情郁郁，颇有点神不守舍，这时逢到特异之事，登时精神一振，回复了昔日与劲敌交锋时的警觉。见道旁有座破庙，当即进去，掩上山门，放头睡了三个时辰，到二更时分，这才出庙，向马大元家中行去。

将到临近时，隐身树后，察看周遭形势，只看了一会，嘴角边便微露笑容，但见马家屋子东北侧伏有二人，瞧身形是阮星竹和阿紫。接着又见秦红棉母女伏在屋子的东南角上。这时大雪未停，四个女子身上都堆了一层白雪。东厢房窗中透出淡淡黄光，寂无声息。萧峰折了一根树枝，投向东方，拍的一声轻响，落在地下。阮星竹等四人都向出声处望去，萧峰轻轻一跃，已到了东厢房窗下。

天寒地冻，马家窗子外都上了木板，萧峰等了片刻，听得一阵朔风自北方呼啸而来，待那阵风将要扑到窗上，他轻轻一掌推出，掌力和那阵风同时击向窗外的木板，喀喇一声响，木板裂开，连里面的窗纸也破了一条缝。秦红棉和阮星竹等虽在近处，只因掌风和北风配得丝丝入扣，并未察觉，房中若是有人自也不会知觉。萧峰凑眼到破缝之上，向里张去，一看之下，登时呆了，几乎不信自己的眼睛。

只见段正淳短衣小帽，盘膝坐在炕边，手持酒杯，笑嘻嘻的瞅着炕桌边打横而坐的一个妇人。

那妇人身穿缟素衣裳，脸上薄施脂粉，眉梢眼角，皆是春意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来，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的斜睨着段正淳，正是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。

二十四　燭畔鬢雲有舊盟

馬夫人頸中的扣子鬆開了，露出雪白的項頸和一條紅緞子的抹胸邊緣，站起身來，慢慢打開了綁着頭發的白頭繩，長發直垂到腰間，柔絲如漆，嬌媚無限的膩聲道：『段郎，你來抱我！』



二十四　烛畔鬓云有旧盟

此刻室中的情景，萧峰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不论是谁说与他知，他必斥之为荒谬妄言。他自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首次见到马夫人之后，此后两度相见，总是见她冷若冰霜，凛然有不可犯之色，连她的笑容也是从未一见，怎料得到竟会变成这般模样。更奇的是，她以言语陷害段正淳，自必和他有深仇大恨，但瞧小室中的神情，酒酣香浓，情致缠绵，两人四目交投，惟见轻怜密爱，哪里有半分仇怨？

桌上一个大花瓶中插满了红梅。炕中想是炭火烧得正旺，马夫人颈中扣子松开了，露出雪白的项颈，还露出了一条红缎子的抹胸边缘。炕边点着的两枝蜡烛却是白色的，红红的烛火照在她红扑扑的脸颊上。屋外朔风大雪，斗室内却是融融春暖。

只听段正淳道："来来来，再陪我喝一杯，喝够一个成双成对。"

马夫人哼了一声，腻声道："什么成双成对？我独个儿在这里孤零零、冷清清的，日思夜想。朝盼晚望，总是记着你这个冤家，你……你……却早将人抛在脑后，哪里想到来探望我一下？"说到这里，眼圈儿便红了。

萧峰心想："听她说话，倒与秦红棉、阮星竹差不多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她也是段正淳的旧情人么？"

段正淳低声细气的道："我在大理，哪一天不是牵肚挂肠的想着我的小康？恨不得插翅飞来，将你搂在怀里，好好的怜你惜你。那日听到你和马副帮主成婚的讯息，我接连三日三夜没吃一口饭。你既有了归宿，我若再来探你，不免累了你。马副帮主是丐帮中大有身分的英雄好汉，我再来跟你这个那个，可太也对他不起。这……这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么？"

马夫人道："谁希罕你来向我献殷勤了？我只是记挂你，身上安好么？心上快活么？大事小事都顺遂么？只要你好，我就开心了，做人也有了滋味。你远在大理，我要打听你的讯息，不知可有多难。我身在信阳，这一颗心，又有哪一时、哪一刻不在你的身边？"

她越说越低，萧峰只觉她的说话腻中带涩，软洋洋地，说不尽的缠绵宛转，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，令人神为之夺、魂为之销。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，并非有意的狐媚。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，真想不到世上竟会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。萧峰虽感诧异，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。他曾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，秦红棉明朗爽快，阮星竹俏美爱娇，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，腻到了极处，又是另一种风流。

段正淳眉花眼笑，伸手将她拉了过来，搂在怀里。马夫人"唔"的一声，半推半就，伸手略略撑拒。

萧峰眉头一皱，不想看他二人的丑态，忽听得身侧有人脚下使劲踏着积雪，发出擦的一声响。他暗叫："不好，这两位打翻醋坛子，可要坏了我的大事。"身形如风，飘到秦红棉等四人身后，一一点了她四人背心上的穴道。

这四人也不知是谁做的手脚，便已动弹不得，这一次萧峰点的是哑穴，令她们话也说不出来。秦红棉和阮星竹耳听得情郎和旁的女子如此情话连篇，自是怒火如焚，妒念似潮，倒在雪地之中，双双受苦煎熬。

萧峰再向窗缝中看去，只见马夫人已坐在段正淳身旁，脑袋靠在他肩头，全身便似没了半根骨头，自己难以支撑，一片漆黑的长发披将下来，遮住了段正淳半边脸。她双眼微开微闭，只露出一条缝，说道："我当家的为人所害，你总该听到传闻，也不赶来瞧瞧我？我当家的已死，你不用再避什么嫌疑了罢？"语音又似埋怨，又似撒娇。

段正淳笑道："我这可不是来了么？我一得讯息，立即连夜动身，一路上披星戴月、马不停蹄的从大理赶来，生怕迟到了一步。"马夫人道："怕什么迟到了一步？"段正淳笑道："怕你熬不住寂寞孤单，又去嫁了人，我大理段二岂不是落得一场白白的奔波？教我十年相思，又付东流。"马夫人啐了一口，道："呸，也不说好话，编派人家熬不住寂寞孤单，又去嫁人？你几时想过我了，说什么十年相思，不怕烂了舌

根子。”

段正淳双臂一收，将她抱得更加紧了，笑道：“我要是不想你，又怎会巴巴的从大理赶来？”马夫人微笑道：“好罢，就算你也想我。段郎，以后你怎生安置我？”说到这里，伸出双臂，环抱在段正淳颈中，将脸颊挨在他面上，不住轻轻的揉擦，一头秀发如水波般不住颤动。

段正淳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往后的事儿，提他干么？

来，让我抱抱你，别了十年，你是轻了些呢，还是重了些？”

说着将马夫人抱了起来。

马夫人道：“那你终究不肯带我去大理了？”段正淳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大理有什么好玩？又热又湿，又多瘴气，你去了水土不服，会生病的。”马夫人轻轻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嗯，你不过是又来哄我空欢喜一场。”段正淳笑道：“怎么是空欢喜？我立时便要叫你真正的欢喜。”

马夫人微微一挣，落下地来，斟了杯酒，道：“段郎，再喝一杯。”段正淳道：“我不喝了，酒够啦！”马夫人左手伸过去抚摸他脸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依，我要你喝得迷迷糊糊的。”

段正淳笑道：“迷迷糊糊的，有什么好？”说着接过了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萧峰听着二人尽说些风情言语，好生不耐，眼见段正淳喝酒，忍不住酒瘾发作，轻轻吞了口馋涎。

只见段正淳打了个呵欠，颇露倦意。马夫人媚笑道：“段郎，我说个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萧峰精神一振，心想：

“她要说故事，说不定有什么端倪可寻。”

段正淳却道：“且不忙说，来，我给你脱衣衫，你在枕头边轻轻的说给我听。”

马夫人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想呢！段郎，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想穿新衣服，爹爹却做不起，我成天就是想，几时能像隔壁江家姊姊那样，过年有花衣花鞋穿，那就开心了。”段正淳道：“你小时候一定长得挺俊，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就是穿一身破烂衣衫，那也美得很啊。”马夫人道：“不，我就是爱穿花衣服。”段正淳道：“你穿了这身孝服，雪白粉嫩，嗯，又多了三分俏，花衣服有什么好看？”

马夫人抿着嘴一笑，又轻又柔的说道：“我小时候啊，日思夜想，生的便是花衣服的相思病。”段正淳道：“到得十七岁上呢？”马夫人目露光采，悄声道：“段郎，我就为你害相思病了。这病根子老是不断，一直害到今日，还是没害完，也不知今生今世，想着我段郎的这相思病儿，能不能好。”

段正淳听得心摇神驰，伸手又想去搂她，只是酒喝得多了，手足酸软，抬了抬手臂，又放了下来，笑道：“你劝我喝了这许多酒，待会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哈哈，小康，后来你到几岁上，才穿上了花衣花鞋？”

马夫人道：“你从小大富大贵，自不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处。那时候啊，我便是有一双新鞋穿，那也开心得不得了。我七岁那一年上，我爹爹说，到腊月里，把我家养的三头羊、十四只鸡拿到市集上去卖了过年，再剪块花布，回家来给我缝套新衣。我打从八月里爹爹说了这句话那时候起，就开始盼望了，我好好的喂鸡、放羊……”

萧峰听到“放羊”这两个字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马夫人继续说道：“好容易盼到了腊月，我天天催爹爹去卖羊、卖鸡。爹爹总说：‘别这么心急，到年近岁晚，鸡羊卖得起价钱。’过得几天，下起大雪来，接连下了几日几晚。那一天傍晚，突然垮喇喇几声响，羊栏屋给大雪压垮啦。幸好羊儿没压死。爹将羊儿牵在一旁，说道这可得早些去将羊儿卖了。不料就是这天半夜里，忽然羊叫狼嗥，吵了起来。爹爹说：‘不好，有狼！’提了标枪出去赶狼。可是三头羊都给饿狼拖去啦，十几只鸡也给狼吃了大半。爹爹大叫大嚷，出去赶狼，想把羊儿夺回来。

“眼见他追入了山里，我着急得很，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夺回羊儿。等了好久好久，才见爹爹一跛一拐的回来。他说在山崖上雪里滑了一交，摔伤了腿，标枪也摔到了崖底下，羊儿自然夺不回了。

“我好生失望，坐在雪地里放声大哭。我天天好好放羊，就是想穿花衣衫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我又哭又叫，只嚷：‘爹，你去把羊儿夺回来，我要穿新衣，我要穿新衣！’”

萧峰听到这里，一颗心沉了下去：“这女人如此天性凉薄！

她爹爹摔伤了，她不关心爹爹的伤势，尽记着自己的花衣，何况雪夜追赶饿狼，那是何等危险的事？当时她虽年幼不懂事，却也不该。”

只听她又说下去：“我爹爹说道：‘小妹，咱们赶明儿再养几头羊，到明年卖了，一定给你买花衣服。’我只是大哭不依。可是不依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不到半个月便过年了，隔壁江家姊姊穿了一件黄底红花的新棉袄，一条葱绿色黄花的裤子。我瞧得真是发了痴啦，气得不肯吃饭。爹爹不断哄我，我只不睬他。”

段正淳笑道：“那时候要是我知道了，一定送十套、二十套新衣服给你。”说着伸了个懒腰，烛火摇晃，映得他脸上尽是醺醺酒意，浓浓情欲。

马夫人道：“有十套、二十套，那就不希罕啦。那天是年三十，到了晚上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就悄悄起来，摸到隔壁江伯伯家里。大人在守岁，还没睡，蜡烛点得明晃晃地，我见江家姊姊在炕上睡着了，她的新衣裤盖在身上，红艳艳的烛火照着，更加显得好看。我呆呆的瞧着，瞧了很久很久，我悄悄走进房去。将那套新衣新裤拿了起来。”

段正淳笑道：“偷新衣么？哎唷，我只道咱们小康只会偷汉子，原来来会偷衣服呢。”

马夫人星眼流波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才不是偷新衣新裤呢！我拿起桌上针线篮里的剪刀，将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，又把那条裤子剪成了一条条的，永远缝补不起来。我剪烂了这套新衣新裤之后，心中说不出的欢喜，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还要痛快。”

段正淳一直脸蕴笑意，听到这里，脸上渐渐变色，颇为不快，说道：“小康，别说这些旧事啦，咱们睡罢！”

马夫人道：“不，难得跟你有几天相聚，从今而后，只怕咱俩再也不得见面了，我要跟你说多些话。段郎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故事？我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气，从小就是这样，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，得不到手，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了，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。小时候使的是笨法子，年纪慢慢大起来，人也聪明了些，就使些巧妙点的法子啦。”
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别说啦。这些煞风景的话，你让我听了，叫我没了兴致，待会可别怪我。”

马夫人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，慢慢打开了绑着头发的白头绳，长发直垂到腰间，柔丝如漆。她拿起一只黄杨木的梳子，慢慢梳着长发，忽然回头一笑，脸色娇媚无限，说道：“段郎，你来抱我！”声音柔腻之极。

萧峰虽对这妇人心下厌憎，烛光下见到她的眼波，听到她“你来抱我”这四个字，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动。

段正淳哈哈一笑，撑着炕边，要站起来去抱她。却是酒喝得多了，竟然站不起身，笑道：“也只喝了这六七杯酒儿，竟会醉得这么厉害。小康，你的花容月貌，令人一见心醉，真抵得上三斤烈酒，嘿嘿。”

萧峰一听，吃了一惊：“只喝了六七杯酒，如何会醉？段正淳内力非同泛泛，就算没半点酒量，也决没这个道理，这中间大有蹊跷。”

只听马夫人格格娇笑，腻声道：“段郎，你过来哟，我没半点力气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快来抱我。”

秦红棉和阮星竹卧在窗外，马夫人这等撒娇使媚，一句句传入耳来，均是妒火攻心，几欲炸裂了胸膛，偏又提不起手来塞住耳朵。

段正淳左手撑在炕边，用力想站起身来，但身子刚挺直，双膝酸软，又即坐倒，笑道：“我也是没半点力气，真是奇怪了。我一见到你，便如耗子见了猫，全身都是酸软啦。”

马夫人轻笑道：“我不依你，只喝了这一点儿，便装醉哄人。你运运气，使动内力，不就得了？”

段正淳调运内息，想提一口真气，岂知丹田中空荡荡地，便如无边无际，什么都捉摸不着，他连提三口真气，不料修培了数十年的深厚内力陡然间没影没踪，不知已于何时离身而去。这一来可就慌了，知道事情不妙。但他久历江湖风险，脸上丝毫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只剩下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内劲，这可醉得我只会杀人，不会抱人了。”

萧峰心道：“这人虽然贪花好色，却也不是个胡涂脚色。

他已知身陷危境，说什么‘只会杀人，不会抱人’。其实他一阳指是会的，六脉神剑可就不会，显是在虚声恫吓。他若没了内力，一阳指也使不出来。”

马夫人软洋洋的道：“啊哟，我头晕得紧，段郎，莫非……

莫非这酒中，给你作了手脚么？”段正淳本来疑心她在酒中下药，听她这么说，对她的疑心登时消了，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小康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马夫人似要举步走到他身边，但却站不起来，伏在桌上，脸泛桃红，只是喘气，媚声道：“段郎，我一步也动不了啦，你怕我不肯跟你好，在酒里下了春药，是不是？你这小不正经的。”
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打个手势，用手指蘸了些酒，在桌上写道：“已中敌人毒计，力图镇静。”说道：“现下我内力提上来啦，这几杯毒酒，却也迷不住我。”马夫人在桌上写道：“是真是假？”段正淳写道：“不可示弱。”大声道：“小康，你有什么对头，却使这毒计来害我？”

萧峰在窗外见到他写“不可示弱”四字，暗叫不妙，心道：“饶你段正淳精明厉害，到头来还是栽在女人手里。这毒药明明是马夫人下的，她听你说‘只会杀人，不会抱人’，忌惮你武功了得，这才假装自己也中了毒，探问你的虚实，如何这么容易上了当？”

马夫人脸现忧色，又在桌上写道：“内力全失是真是假？”

口中却道：“段郎，若有什么下三滥的奸贼想来打咱们主意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闲着无聊，正好拿他来消遣。你只管坐着别理会，瞧他可有胆子动手。”

段正淳写道：“只盼药性早过，敌人缓来。”说道：“是啊，有人肯来给咱们作耍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小康，你要不要瞧瞧我凌空点穴的手段？”

马夫人笑道：“我可从来没见过，你既内力未失，便使一阳指在纸窗上戳个窟窿，好不好？”段正淳眉头微蹙，连使眼色，意思说：“我内力全无，那里还能凌空点穴？我是在恐吓敌人，你怎地不会意？”马夫人却连声催促，道：“快动手啊，你只须在纸窗上戳个小窟窿，便能吓退敌人，否则那可糟了，别让敌人瞧出了破绽。”

段正淳又是一凛：“她向来聪明机伶，何以此刻故意装傻？”正沉吟间，只听马夫人柔声道：“段郎，你中了‘十香迷魂散’的烈性毒药，任你武功登天，那也必内力全失。你如果还能凌空点穴，能在纸窗上用内力真气刺一个小孔，那可就奇妙得紧了。”段正淳失惊道：“我……我是中了‘十香迷魂散’的歹毒迷药？你怎么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马夫人娇声笑道：“我给你斟酒之时，嘻嘻，好像一个不小心，将一包毒药掉入酒壶中了。唉，我一见到你，就神魂颠倒，手足无措，段郎，你可别怪我。”

段正淳强笑道：“嗯，原来如此，那也没什么。”这时他已心中雪亮，知道已被马夫人制住，若是狂怒喝骂，决计无补于事，脸上只好装作没事人一般，竭力镇定心神，设法应付危局，寻思：“她对我一往情深，决不致害我性命，想来不过是要我答允永不回家，和她一辈子厮守，又或是要我带她同回大理，名正言顺的跟我做长久夫妻。那是她出于爱我的一片痴心，手段虽然过分，总也不是歹意。”言念及此，便即宽心。

果然听得马夫人问道：“段郎，你肯不肯和我做长久夫妻？”

段正淳笑道：“你这人忒是厉害，好啦，我投降啦。明儿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，我娶你为镇南王的侧妃。”

秦红棉和阮星竹听了，又是一阵妒火攻心，均想：“这贱人有什么好？你不答允我，却答允了她。”

马夫人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段郎，早一阵我曾问你，日后拿我怎么样，你说大理地方湿热多瘴，我去了会生病，你现下是被迫答允，并非出于本心。”

段正淳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康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大理国的皇太弟，我哥哥没有儿子，他千秋万岁之后，便要将皇位传给我。我在中原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可是回到大理，便不能胡作非为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马夫人道：“是啊，那又怎地？”段正淳道：“这中间本来颇有为难之处，但你对我这等情切，竟不惜出到下毒的手段，我自然回心转意了。天天有你这样一个好人儿陪在身边，我又不是不想。我既答允了带你去大理，自是决无反悔。”

马夫人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话是说得有理。日后你做了皇上，能封我为皇后娘娘么？”段正淳踌躇道：“我已有元配妻室，皇后是不成的……”马夫人道：“是啊，我是个不祥的寡妇，怎能做皇后娘娘？那不是笑歪了通大理国千千万万人的嘴巴么？”她又拿起木梳，慢慢梳头，笑道：“段郎，刚才我说那个故事给你听，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罢？”

段正淳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勉力镇慑心神，可是数十年来勤修苦练而成的内功，全不知到了何处，便如一个溺水之人，双手拚命乱抓，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。

马夫人问道：“段郎，你身上很热，是不是，我给你抹抹汗。”从怀中抽出一块素帕，走到他身前，轻轻给他抹去了额头的冷汗，柔声道：“段郎，你得保重身子才好，酒后容易受凉，要是有什么不适，那不是教我又多担心么？”

窗内段正淳和窗外萧峰听了，都是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惧意。

段正淳强作微笑，说道：“那天晚上你香汗淋漓，我也曾给你抹了汗来，这块手帕，我十几年来一直带在身边。”

马夫人神色腼腆，轻声道：“也不怕丑，十多年前的旧事，亏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取出来给我瞧瞧。”

段正淳说十几年来身边一直带着那块旧手帕，那倒不见得，不过此刻却倒真便在怀里。他容易讨得女子欢心，这套本事也是重要原因，令得每个和他有过风流孽缘的女子，都信他真正爱的便是自己，只因种种难以抗拒的命运变故，才无法结成美满姻缘。他想将这块手巾从怀中掏出来，好令她顾念旧情，哪知他只手指微微一动，手掌以上已全然麻木，这“十香迷魂散”的毒性好不厉害，竟然无力去取了巾。

马夫人道：“你拿给我瞧啊！哼，你又骗人。”段正淳苦笑道：“哈哈，醉得手也不能动了，你给我取了出来罢。”马夫人道：“我才不上当呢，你想骗我过来，用一阳指制我死命。

“段正淳微笑道：“似你这般俏丽无比的绝世美人，就算我是十恶不赦的凶徒，也舍不得在你脸上轻轻划半道指甲痕。”

马夫人笑道：“当真？段郎，我可总有点儿不放心，我得用绳子绑住你双手，然后……然后，再用一缕柔丝，牢牢绑住你的心。”段正淳道：“你早绑住我的心了，否则我怎么会乖乖的送上门来？”马夫人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原是个好人儿，也难怪我对你害上了这身永远治不好的相思病。”说着拉开炕床旁的抽屉，取出一根缠着牛筋的丝绳来。

段正淳心下更惊：“原来她早就一切预备妥当，我却一直犹似蒙在鼓里，段正淳啊段正淳，今日你命送此处，可又怨得谁来？”马夫人道：“我先将你的手绑一绑，段郎，我可真是说不出的喜欢你。你生不生我的气？”

段正淳深知马夫人的性子，她虽是女子，却比寻常男子更为坚毅，恶毒辱骂不能令她气恼，苦苦哀恳不能令她回心，眼下只好拖延时刻，且看有什么机会能转危为安，脱此困境，便笑道：“我一见到你水汪汪的眼睛，天大的怒气也化为乌有了。小康，你过来，给我闻闻你头上那朵茉莉花香不香？”

十多年前。段正淳便由这一句话，和马夫人种下了一段孽缘，此刻旧事重提，马夫人身子一斜，软答答的倒在他的怀中，风情无限，娇羞不胜。她伸手轻轻抚摸段正淳的脸蛋，腻声道："段郎，段郎，那天晚上我将身子交了给你，我跟你说，他日你若三心两意，那便如何？"段正淳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渗了出来。马夫人道："没良心的好郎君，亲亲郎君，你赌过的咒，转眼便忘了吗？"

段正淳苦笑道："我说让你把我身上的肉，一口口的咬下来。"本来这句誓语盟约纯系戏谑，是男女欢好之际的调请言语，但段正淳这时说来，却不由得全身肉为之颤。

马夫人媚笑道："你跟我说过的话。隔了这许多年，居然没忘记，我的段郎真有良心。段郎，我想绑绑你的手，跟你玩个新鲜花样儿，你肯不肯？你肯，我就绑：你不肯，我就不绑。我向来对你千依百顺，只盼能讨你欢心。"

段正淳知道就算自己不让她绑，她定会另行想出古怪法子来，苦笑道："你要绑，那就绑罢。我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死在你的手里，那是再快活也没有了。"

萧峰在窗外听着，也不禁佩服他定力惊人，在这如此危急的当口，居然还说得出调笑的话来。只见马夫人将他双手拉到背后，用牛筋丝绳牢牢的缚住，接连打了七八个死结，别说段正淳这时武功全失，就是内力无损，也非片刻间所能挣脱。

马夫人又娇笑道："我最恨你这双腿啦，迈步一去，那就无影无踪了。"说着在他大腿上轻轻扭了一把。段正淳笑道："那年我和你相会，却也是这双腿带着我来的。这双腿儿罪过虽大，功劳可也不小。"马夫人道："好罢！我也把它绑了起来。"说着拿起另一条牛筋丝绳，将他双脚也绑住了。

她取过一把剪刀，慢慢剪破了他右肩几层衣衫，露出雪白的肌肤来。段正淳年纪已然不轻，但养尊处优，一生过的是荣华富贵日子，又兼内功深厚，肩头肌肤仍是光滑结实。

马夫人伸手在他肩上轻轻抚摸，凑过樱桃小口，吻他的脸颊，渐渐从头颈而吻到肩上，口中唔唔唔的腻声轻哼，说不尽的轻怜蜜爱。

突然之间，段正淳"啊"的一声大叫，声音刺破了寂静的黑夜。马夫人抬起头来，满嘴都是鲜血，竟已将他肩头一块肉咬了下来。

马夫人将咬下来的那小块肉吐在地下，媚声道："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爱得你要命，这才咬你。段郎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若变心，就让我把你身上的肉儿，一口口的咬下来。"

段正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是啊，小康，我说过的话，怎能不作数？我有时候想，我将来怎样死才好呢？在床上生病而死，未免太平庸了。在战场上为国战死，当然很好，只不过虽英勇而不风流，有点儿美中不足，不似段正淳平素为人。

小康，今儿你想出来的法子可了不起，段正淳命丧当代第一美人的樱桃小口之中，珍珠贝齿之下，这可偿了我的心愿啦。

你想，若不是我段正淳跟你有过这么一段刻骨相思之情，换作了第二个男人，就算给你满床珠宝，你也决计不肯在他身上咬上一口。小康，你说是不是呢？"

秦红棉和阮星竹早已吓得六神无主，知道段郎已是命在顷刻，但见萧峰仍蹲在窗下观看动静，并不出手相救，心中千百遍的骂他。

萧峰却还捉摸不定马夫人的真意，不知她当真是要害死段正淳，还不过是吓他一吓，教他多受些风流罪过，然后再饶了他，好让他此后永作裙边不贰之臣。倘若她这些作为只是情人间闹一些别扭，自己却莽莽撞撞闯进屋去救人，那可失却了探听真相的良机，是以仍然沉住了气，静以观变。

马夫人笑道："是啊，就算大宋天子，契丹皇帝，他要杀我容易，却也休想叫我咬他一口。段郎，我本想慢慢的咬死你，要咬你千口万口，但怕你部属赶来相救。这样罢，我将这把小刀插在你心口，只插进半寸，要不了你的性命，倘若有人来救，我在刀柄上一撞，你就不用吃那零碎苦头了。"说着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割开了段正淳胸前衣衫，将刀尖对准他心口，纤纤素手一送，将匕首插进了他胸膛，果真只刺进少许。

这一次段正淳却一哼也不哼，眼见胸口鲜血流出，说道："小康，你的十根手指，比你十七岁时更加雪白粉嫩了。"

萧峰当马夫人用匕首刺进段正淳身子之时，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瞧着她手，若见她用力过大，有危及段正淳性命之虞，便立即一掌拍了进去，将她身子震开，待见她果只轻轻一插，当下仍是不加理会。

马夫人道："我十七岁那时候，要洗衣烧饭，手指手掌自然粗些。这些年来不用做粗重生活，皮肉倒真的娇贵些了。段郎，我第二口咬在你哪里好？你说咬哪里，我便咬哪里，我一向听你的话。"

段正淳笑道："小康，有咬死我后，我也不离开你身边。"

马夫人道："干什么？"段正淳道："凡是妻子谋害了丈夫，死了的丈夫总是阴魂不散，缠在她身边，以防第二个男人来跟她相好。"

段正淳这句话，原不过吓她一吓，想叫她不可太过恶毒，不料马夫人听了之后，脸色大变，不自禁的向背后瞧了一眼。

段正淳乘机道："咦！你背后那人是谁？"

马夫人吃了一惊，道："我背后有什么人？胡说八道。"段正淳道："嗯，是个男人，裂开了嘴向你笑呢，他摸着自己的喉咙，好像喉头很痛，那是谁啊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眼中不住的流泪……"

马夫人急速转身，哪见有人，颤声道："你骗人，你……

你骗人！"

段正淳初时随口瞎说，待见她惊恐异常，登时心下起疑，一转念间，隐隐约约觉得马大元之死这事中间，只怕有什么蹊跷。他知马大元是死于"锁喉擒拿手"之下，当下故意说那人似乎喉头很痛，眼中有泪，衣服破烂，果然马夫人大是惊恐。段正淳更猜到了三分，说道："啊，奇怪，怎么这男子一晃眼又不见了，他是谁？"

马夫人脸色惊惶已极，但片刻间便即宁定如常，说道："段郎，今日到了这步田地，你吓我又有什么用？你也知道不应咒是不成的了，咱俩相好一场，我给你来个爽爽快快的了断罢。"说着走前一步，伸手便要往匕首柄上推去。

段正淳眼见再也延挨不得，双目向她背后直瞪，大声呼叫："马大元，马大元，快捏死你老婆！"

马夫人见他脸上突然现出可怖异常的神色，又大叫"马大元"，不由得全身一颤，回头瞧了一眼。段正淳奋力将脑袋一挺，撞中她的下颏，马夫人登时摔倒，晕了过去。

段正淳这一撞并非出自内力，马夫人虽昏晕了一阵，片刻间便醒，款款的站了起来，抚着自己的下颚，笑道："段郎，你便是爱这么蛮来，撞得人家这里好生疼痛。你编这些话吓我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"

段正淳这一撞已用竭了他聚集半天的力气，暗暗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命该如此，夫复何言！"一转念间，说道："小康，你这就杀我么？那么丐帮中人来问你谋杀亲夫的罪名时，谁来帮你？"

马夫人嘻嘻一笑，说道："谁说我谋杀亲夫了？你又不是我的亲夫。倘若你当真是我的丈夫，我怜你爱你还来不及，又怎舍得害你？我杀了你之后，远走高飞，也不会再耽在这里啦。你大理国的臣子们寻来，我对付得了么？"她幽幽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段郎，我实在非常非常的想你、爱你，只盼时时刻刻将你抱在怀里亲你、疼你，只因为我要不了你，只好毁了你，这是我天生的脾气，那也没有法子。"

段正淳道："嗯，是了，那天你故意骗那个小姑娘，要假手乔峰杀我，就是为此。"

马夫人道："是啊，乔峰这厮也真没用，居然杀你不了，给你逃了出来。"

萧峰心中不住的想："阿朱乔装白世镜，其技如神，连我也分辨不出，马夫人和白世镜又不相稔，如何会识破其中的机关？"

只听马夫人道："段郎，我要再咬你一口。"段正淳微笑道："你来咬罢，我再喜欢也没有了。"萧峰见不能再行延搁，伸出拳头，抵在段正淳身后的土墙之上，暗运劲力，土墙本不十分坚牢，他拳头慢慢陷了进去，终于无声无息的穿破一洞，手掌抵住段正淳背心。

便在此时，马夫人又在段正淳肩头咬下一块肉来。段正淳纵声大叫，身子颤动，忽觉双手已得自由，原来缚住他手腕的牛筋丝绳已给萧峰用手指扯断，同时一股浑厚之极的内力涌入了他各处经脉。

段正淳一怔之间，已知外面来了强援，气随意转，这股内力便从背心传到手臂，又传到手指，嗤的一声轻响，一阳指神功发出。马夫人胁下中指，"哎哟"一声尖叫，倒在炕上。

萧峰见段正淳已将马夫人制住，当即缩手。

段正淳正想开口相谢，忽见门帘掀开，走进一个人来。只听那人说道："小康，你对他旧情未断，是不是？怎地费了这大功夫，还没料理干净？"

萧峰隔窗见到那人，心中一呆，又惊又怒，片刻之间，脑海中存着的许许多多疑团，一齐都解开了。马夫人那日在无锡杏子林中，取出自己常用的折扇，诬称是他赴马家偷盗书信而失落，这柄折扇她从何处得来？如是有人盗去，势必是和自己极为亲近之人，然则是谁？自己是契丹人这件大秘密，隐瞒了这么多年，何以突然又翻了出来？阿朱乔装白世镜，本是天衣无缝，马夫人如何能够识破机关？

原来，走进房来的，竟是丐帮的执法长老白世镜。

马夫人惊道："他……他……武功未失，点……点了我的穴道。"

白世镜一跃而前，抓住了段正淳双手，喀喇、喀喇两响，扭断了他腕骨。段正淳全无抗拒之力，萧峰输入他体内的真气内力只能支持得片刻，萧峰一缩手，他又成了废人。

萧峰见到白世镜后，一霎时思涌如潮，没想到要再出手相助段正淳，同时也没想到白世镜竟会立时便下毒手，待得惊觉，段正淳双腕已断。他想："此人风流好色，今日让他多吃些苦头，也是好的，瞧在阿朱的面前，最后我总是救他性命便了。"

白世镜道："姓段的，瞧你不出倒好本事，吃了十香迷魂散，功夫还剩下三成。"

段正淳虽不知墙外伸掌相助之人是谁，但必定是个大有本领的人物，眼前固然多了个强敌，但大援在后，心下并不惊慌，听白世镜口气，显是不知自己来了帮手，便问道："尊驾是丐帮中的长老么？在下和尊驾素不相识，何以遽下毒手？"

白世镜走到马夫人身边，在她腰间推拿了几下，段氏一阳指的点穴功夫极为神妙，白世镜虽武功不弱，却也无法解开她的穴道，皱眉道："你觉得怎样？"语气甚是关切。

马夫人道："我便是手足酸软，动弹不得。世镜，你出手料理了他，咱们快些走罢。这间屋子……这间屋子，我不想多耽了。"

段正淳突然纵声大笑，说道："小康，你……你……怎地如此不长进？哈哈，哈哈！"

马夫人微笑道："段郎，你兴致倒好，死在临头，居然还笑得这么欢畅。"

白世镜怒道："你还叫他'段郎'？你这贱人。"反手拍的一下，重重打了她一记耳光。马夫人雪白的右颊登时红肿，痛得流下泪来。

段正淳怒喝："住手，你干么打她？"白世镜冷笑道："凭你也管得着么？她是我的人，我爱打便打，爱骂便骂。"段正淳道："这么如花如玉的美人儿，亏你下得了手？就算是你的人，你也该低声下气的讨她欢心、逗她高兴才是啊。"

马夫人向白世镜横了一眼，说道："你听听人家怎么待我，你却又怎样待我？你也不害臊。"语音眼色，仍然尽是媚态。

白世镜骂道："小淫妇，瞧我不好好炮制你。姓段的，我可不听你这一套，你会讨女人欢心，怎么她又来害你？请了，明年今日，是你的周年祭。"说着踏上一步，伸手便去推插在他胸口的那柄匕首。

萧峰右掌又从土墙洞口中伸进，只要白世镜再走近半步，掌风立发。

便在此时，突然门帘子给一股疾风吹了起来，呼的一声，劲风到处，两根蜡烛的烛火一齐熄灭，房中登时黑漆一团。

马夫人啊的一声惊叫。白世镜知道来了敌人，这时已不暇去杀段正淳，迎敌要紧，喝道："什么人？"双掌护胸，转过身来。

吹灭烛火的这一阵劲风，明明是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所发，但烛火熄灭之后，更无动静。白世镜、段正淳、马夫人、萧峰四人一凝神间，隐隐约约见到房中已多了一人。

马夫人第一个沉不住气，尖声叫了起来："有人，有人！"

只见这人挡门而立，双手下垂，面目却瞧不清楚，一动不动的站着。白世镜喝问："是谁？"向前跨了一步。那人不言不动。白世镜喝道："再不答话，在下可要不客气了。"他从来者扑灭烛火的掌力之中，知他武功极强，不敢贸然动手。那人仍是不动，黑暗之中，更显得鬼气森森。

段正淳和萧峰见了来人模样，心下也均起疑："这人武功了得，那是谁啊？"

马夫人尖声叫道："你点了烛火，我怕，我怕！"

白世镜喝道："这淫妇，别胡说八道！"这当口他若转身去点烛火，立时便将背心要害卖给了敌人，他双掌护胸，要待对方先动。不料那人始终不动。两人如此相对，几乎有一盏茶时分。萧峰当然不会发出声息，段正淳不开口说话。四下里万籁无声，连雪花飘下来的声音几乎也听得见了。

白世镜终于沉不住气，叫道："阁下既不答话，我可要得罪了。"他停了片刻，见对方仍是一无动静，当即翻手从怀中取出一柄破甲钢锥，纵身而上，黑暗中青光闪动，钢锥向那人胸口疾刺过去。

那人斜身一闪，让了开去。白世镜只觉一阵疾风直逼过来，对方手指已抓向自己喉头，这一招来得快极，自己钢锥尚未收回，敌人手指尖便已碰到了咽喉，这一来当真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忙后跃避开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

他真正害怕的倒还不是对方武功奇高，而是适才那人所出的招数竟是"锁喉擒拿手"。这门功夫是马大元的家传绝技，除了马家子弟之外，无人会使。白世镜和马大元相交已久，自是明白他的武功家数。白世镜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凝目向那人望去，但见他身形甚高，和马大元一般，只是黑暗中瞧不清他相貌。那人仍是不言不动，阴森森的一身鬼气，白世镜觉得颈中隐隐生疼，想是被他指甲刺破了。他定了定神，问道："尊驾可是姓马？"那人便如是个聋子，全不理会。

白世镜道："小淫妇，点亮了蜡烛。"马夫人道："我动不得，你来点罢。"白世镜却怎敢随便行动，授人以隙？又想："这人的武功明明比我为高，他要救段正淳，不用等旁人前来相帮，为何一招之后，不再追击？"

这般又是良久寂静无声，白世镜突然之间察觉到一件怪事，房中虽是谁都不言不动，呼吸之声却是有的，马夫人的呼吸，段正淳的呼吸，自己的呼吸，可是对面站着的那人却没发出呼吸之声。

白世镜屏住呼吸，侧耳静听，以他的内力修为，该当听得到屋中任何人的透气之声，可是对面那人便没有呼吸。隔了好久好久，那人仍是没有呼吸。若是生人，岂有不透气之理？白世镜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音：扑、扑、扑、扑……他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感到自己胸口在剧烈颤动，这颗心似乎要从口腔中跳出来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喝一声，向那人扑去，破甲锥连连晃动，刺向那人面前。

那人左手一掠，将白世镜的右臂格在外门，右手疾探而出，抓向他咽喉。白世镜已防到他会再施"锁喉擒拿手"，一低头，从他腋下闪了开去。那人却不追击，就此呆呆的站在门口。白世镜举锥向他腿上戳去，那人直挺挺的向上一跃避开。

马夫人见这人身形僵直，上跃时膝盖不弯，不禁脱口而呼："僵尸，僵尸！"

只听得腾的一声，那人重重的落了下来。白世镜心中更是发毛："这人若是武学高手，纵起落下的身手怎会如此笨拙？难道世间真有僵尸么？"

白世镜微一犹豫，猱身而上，嗤嗤嗤三声，破甲锥三招都刺向那人下盘。那人的膝盖果真不会弯曲，只直挺挺的一跳一跳闪避，看来他连迈步也不会。白世镜刺向左，他便右跃闪开，刺向右，他就躲向左。白世镜发觉了对手的弱点，心中惧意略去，可是越来越觉得他不是生人。又刺数锥，对方身法虽拙，但自己几下变化精妙的锥法，却也始终没能伤到他。

突然之间，后颈一冷，一只冰凉的大手摸了上来。白世镜大吃一惊，挥锥猛力反刺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刺了个空，那人的大手却已抓住了他后颈。白世镜全身酸软，再也动弹不得，只有呼呼呼的不住喘气。马夫人大叫："世镜，世镜，你怎么啦？"白世镜如何还有余力答话，只觉体中的内力，正在被后颈上这只大手一丝丝的挤将出来。

蓦地里一只冰凉如铁的大手摸到了他脸上，这只手当真不是人手，半分暖气也无。白世镜也忍不住叫道："僵尸！僵尸！"声音凄厉可怖。那只大手从他额头慢慢摸将下来，摸到他的眼睛，手指在他眼珠上滑来滑去。白世镜吓得几欲晕去，对方的手指只须略一使劲，自己一对眼珠立时便给他挖了出来，这只冷手却又向下移，摸到了他鼻子，再摸向他嘴巴，一寸一寸的下移，终于叉住了他喉咙，两根冰冷的手指挟住了他喉结，渐渐收紧。

白世镜惊怖无已，叫道："大元兄弟，饶命！饶命！"马夫人尖声大呼："你……你说什么？"白世镜叫道："大元兄弟，都是这贱淫妇出的主意，是她逼我干的，跟我……跟我可不相干。"马夫人怒道："是我出的主意又怎么？马大元，你活在世上是个脓包，死了又能作什么怪？老娘可不怕你。"

白世镜觉得自己刚才出言推诿罪责之时，喉头的手指便松了些。自己一住口，冰冷的手指又慢慢收紧，心中慌乱，听得马夫人叫他"马大元"，更认定这怪物便是马大元的僵尸，叫道："大元兄弟饶命！你老婆偷看到了汪帮主的遗令，再三劝你揭露乔峰的身世秘密，你一定不肯……她……她这才起意害你……"

萧峰心头一凛，他可不信世间有什么鬼神，料定来人是个武学名家，故意装神弄鬼，使得白世镜和马夫人心中慌乱，以便乘机逼问他二人的口供。果然白世镜心力交瘁，吐露了出来，从他话中听来，马大元乃是给他二人害死，马夫人更是主谋。马夫人所以要谋杀亲夫，起因在于要揭露自己的身世之秘，而马大元不允，"她为什么这样恨我？为什么非推倒我不可？她如为了想要丈夫当帮主，就不该害了丈夫。"

马夫人尖声叫道："马大元，你来捏死我好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脓包样子！半点大事也担当不起的胆小鬼！"

只听得喀喇一声轻响，白世镜的喉头软骨已被捏碎了一块。白世镜拚命挣扎，说什么也逃不脱那人手掌，跟着又是喀喇一声响，喉管碎裂。他大声呼了几口气，口中吸的气息再也吸不进胸中，手脚一阵痉挛，便即气绝。

那人一捏死白世镜，转身出门，便即无影无踪。

萧峰心念一动："此人是谁？须得追上去查个明白。"当下飘身来到前门，白雪映照之下，只见淡淡一个人影正向东北角上渐渐隐去，若不是他眼力奇佳，还真没法见到。

萧峰心道："此人身法好快！"俯身在躺在脚边的阿紫肩头拍了一下，内力到处，解开了她的穴道，心想："马夫人不会武功，这小姑娘已足可救她父亲。"一时不及再为阮星竹等人解穴，迈开大步，急向前面那人追去。

一阵疾冲之下，和他相距已不过十来丈，这时瞧得清楚，那人果然是个武学高手，这时已不是直着腿子蹦跳，脚步轻松，有如在雪上滑行一般。萧峰的轻功源出少林，又经丐帮汪帮主陶冶，纯属阳刚一派，一大步迈出，便是丈许，身子跃在空中，又是一大步迈出，姿式虽不如何潇洒优雅，长程赶路却甚是实在。再追一程，跟那人又近了丈许。

约莫奔得半炷香时分，前面那人脚步突然加快，如一艘吃饱了风的帆船，顺流激驶，霎时之间，和萧峰之间相距又拉长了一段。萧峰暗暗心惊："此人当真了得，实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若非是这等人物，原也不能于举手之际便杀死了白世镜。"

他天生异禀，实是学武的奇才，授业师父玄苦大师和汪帮主武功已然甚高，萧峰却青出于蓝，更远远胜过了两位师父，任何一招平平无奇的招数到了他手中，自然而然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。熟识他的人都说这等武学天赋实是与生俱来，非靠传授与苦学所能获致。萧峰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只觉什么招数一学即会，一会即精，临敌之际，自然而然有诸般巧妙变化。但除了武功之外，读书、手艺等等都只平平而已，也与常人无异。他生平罕逢敌手，许多强敌内力比他深厚，招数比他巧妙，但一到交手，总是在最要紧的关头，以一招半式之差两败了下来，而且输得心服口服，自知终究无可匹敌，从来没人再去找他寻仇雪耻。

他此刻遇上了一个轻功如此高强的对手，不由得雄心陡起，加快脚步，又抢了上去。两人一前一后的向东北疾驰，萧峰始终无法追上，那人却也无法抛得脱他。一个时辰过去，两个时辰过去，两人已奔出一百余里，仍是这般的不即不离。

又过得大半个时辰，天色渐明。大雪已止，萧峰远远望见山坡下有个市镇，房屋栉比鳞次，又听得报晓鸡声此起彼落，他酒瘾忽起，叫道："前面那位兄台，我请你喝二十碗酒，咱俩再比脚力如何？"那人不答，仍是一股劲儿的急奔。萧峰笑道："你手诛白世镜这等奸徒，实是英雄了得，萧峰甘拜下风，轻功不如你。咱二人去沽酒喝罢，不比了，不比了。"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奔跑，脚下丝毫不缓。

那人突然止步，说道："乔峰威震江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你口中说话，真气仍然运使自如，真英雄，真豪杰！"

萧峰听他话声模糊，但略显苍老，年纪当比自己大得多，说道："前辈过奖了。晚辈高攀，想跟前辈交个朋友，不知会嫌弃么？"

那人叹道："老了，不中用了！你别追来，再跑一个时辰，我便输给你啦！"说着缓缓向前行去。

萧峰想追上去再跟他说话，但只跨出一步，心道："他叫我别追。"又想起自己为中原群豪所不齿，只怕这人也是个鄙视仇恨契丹之人，当即停步，目送那人的背影渐渐远去，没入树林之后，心下感叹："此人轻功佳妙，内力悠长，可惜不能和他见上一面！"又想："他话声模糊，显是故意压低了嗓子，好让我认不出他口音。他连声音也不想给我听清楚，何况见面？"

凝思半晌，这才进了市镇，到一家小酒店沽酒而饮，每喝得一两碗，便拍桌赞叹："好男儿，好汉子，哎，可惜，可惜！"

他说"好男子，好汉子"，是称赞那人武功了得，杀死白世镜一事又处置得十分妥善；连称"可惜"，是感叹没能交上这个朋友。他素来爱朋友如命，这一次被逐出丐帮，更与中原群豪结下了深仇，以前的朋友都断了个干净，心下自是十分郁闷，今日无意中遇上一位武功堪与自己相匹的英雄，偏又无缘结识，只得以酒浇愁。但心中长期积着的不少疑团已然解开，却也大感舒畅。

喝了二十碗余，付了酒资，扬长出门，心想："段正淳不知如何了？阮星竹、秦红棉她们被我点了穴道，须得回去解救。"于是迈开大步。又回马家。

回去时未曾施展全力，脚程便慢得多了，回到马家，时已过午。只见屋外雪地中一人也无，阮星竹等都已不在，料想阿紫已将她们抱进了屋中。推门进屋，只见白世镜的尸身仍倒在门边，段正淳人已不在，炕边伏着一个女人。满身是血，正是马夫人。

她听到脚步声，转过头来，低声道："行行好，快，你快杀了我罢！"萧峰见她脸色灰败，只一夜之间，便如老了二三十年一般，变得十分丑陋，便问："段正淳呢？"马夫人道："救了他去啦，这……这恶人！啊！"突然之间，她一声大叫，声音尖锐刺耳之极。萧峰出其不意，倒给她吓了一跳，退后一步，问道："你干什么？"

马夫人喘息道："你……你是乔……帮主？"萧峰苦笑道："我早不是丐帮的帮主了。难道你又不知？"马夫人道："是的，你是乔帮主。乔帮主，请你行行好，快杀了我。"萧峰皱眉道："我不想杀你。你谋杀亲夫。丐帮中自有人来料理你。"

马夫人哀求道："我……我实在抵不住啦，那小贱人手段这般毒辣，我……我做了鬼也不放过她。你……你看……我身上。"

她伏在阴暗之处，萧峰看不清楚，听她这么说，便过去推开窗子，亮光照进屋来，一瞥之下，不由得微微一颤，只见马夫人肩头、手臂、

胸口、大腿，到处给人用刀子划成一条条伤口，伤口中竟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蚂蚁。萧峰看了她伤处，知她四肢和腰间关节处的筋络全给人挑断了，再也动弹不得。这不同点穴，可以解开穴道，回复行动，筋脉既断，那就无可医治，从此成了软瘫的废人。但怎么伤口中竟有这许多蚂蚁？

马夫人颤声道："那小贱人，挑断了我的手筋脚筋，割得我浑身是伤，又……又在伤口中倒了蜜糖水……蜜糖水，说要引得蚂蚁咬我全身。让我疼痛麻痒几天几夜，受尽苦楚，说叫我求生不得，求……求死不能。"

萧峰只觉再看她的伤口一次，便要作呕。他绝不是软心肠之人，但杀人放火，素喜爽快干脆，用恶毒法子折磨敌人，实所不取，叹了口气，转身到厨房中去提了一大桶水来，泼在她身上，令她免去群蚁啮体之苦。

马夫人道："谢谢你，你良心好。我是活不成了。你行行好，一刀将我杀了罢。"萧峰道："是谁……谁割伤你的？"马夫人咬牙切齿，道："是那个小贱人，瞧她年纪幼小，不过十五六岁，心肠手段这般毒辣……"萧峰失惊道："是阿紫？"马夫人道："不错，我听得那个贱女人这么叫她，叫她快将我杀了。可是这阿紫，这小贱人，偏要慢条斯理的整治我，说要给她父亲报仇，代她母亲出气，要我受这种无穷苦楚……"

萧峰心想："我生怕秦红棉和阮星竹喝醋，一出手便杀了马夫人，没了活口，不能再向她盘问。哪知阿紫这小丫头这般残忍恶毒。"皱眉道："段正淳昔日和你有情，虽然你要杀他，但他见到女儿如此残酷的折磨你，难道竟不阻止？"

马夫人道："那时他已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，那是……那是十香迷魂散之故。"

萧峰点头道："这就是了。想他也是个明辨是非的好汉，岂能纵容女儿如此胡作非为？嗯，那几个女子呢？"马夫人呻吟道："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快杀了我罢。"萧峰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不好好回答，我在你伤口上再倒些蜜糖水，撒手而去，任你自生自灭。"马夫人道："你们男人……都这般狠心恶毒……"萧峰道："你谋害马大哥的手段便不毒辣？"马夫人奇道："你……你怎地什么都知道？是谁跟你说的？"

萧峰冷冷的道："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是你求我，不是我求你。快说！"

马夫人道："好罢，什么都跟你说。阿紫这小贱人这般整治我，她母亲不住喝止，小贱人只是笑嘻嘻的不听。她母亲已给人点了穴道，却动弹不得。过不多久，段正淳手下有五六个人到来，阿紫这小贱人将她父亲、母亲，还有秦红棉母女俩，一个个抱出屋去，却不许人进屋来，免得他们见到了我。段正淳手下那些人骑得有马，便接了她们去啦。"

萧峰点了点头，寻思："段正淳由部属接了去，阮星竹她们三人身上穴道被封。再过得几个时辰便即自解，这干人便不必理会了。"马夫人道："我都跟你说了，你……你快杀了我。"萧峰道："你什么都说了，不见得罢？要死，还不容易？

要活就难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死马大哥？"

马夫人目露凶光，恨恨的道："你非问不可么？"

萧峰道："不错，非问不可。我是个硬心肠的男子，不会对你可怜的。"

马夫人呸了一声，道："你当然心肠刚硬，你就不说，难道我不知道？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你害的。你这傲慢自大、不将人家瞧在眼里的畜生！你这猪狗不如的契丹胡虏，你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，天天让恶鬼折磨你。用蜜糖水泼我伤口啊，为什么又不敢了？你这狗杂种，王八蛋……"她越骂越狠毒，显然心中积满了满腔怨愤，非发泄不可，骂到后来，竟是市井秽语，肮脏龌龊，匪夷所思。

萧峰自幼和群丐厮混，什么粗话都听得惯了，他酒酣耳热之余，他常和大伙儿一块说粗话骂人，但见马夫人一向斯文雅致，竟会骂得如此泼辣悍恶，实大出意料之外，而这许多污言秽语，居然有许多是他从来没听见过的。

他一声不响，待她骂了个畅快，只见她本来脸色惨白，经过这场兴奋的毒骂，已挣得满脸通红，眼中发出喜悦的神色。

又骂了好一阵，她声音才渐渐低了下来，最后说道："乔峰你这狗贼，你害得我今日到这步田地，瞧你日后有什么下梢。"

萧峰平心静气的道："骂完了么？"马夫人道："暂且不骂了，待我休息一会再骂。你这没爹没娘的狗杂种！老娘只消有一口气在，永远就不会骂完。"

萧峰道："很好，你骂就是。我首次和你会面，是在无锡城外的杏子林中，那时马大哥已给你害死了，以前我跟你素不相识，怎说是我害得你到今日这步田地？"

马夫人恨恨的道："哈，你说在无锡城外首次和我会面，就是这句话，不错，就为了这句话。你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家伙，直娘贼！"

她这么一连串的大骂，又是半晌不绝。

萧峰由她骂个畅快，直等她声嘶力竭，才问："骂够了么？"

马夫人恨恨的道："我永远不会够的，你……这个眼高于顶的家伙，就算你是皇帝，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。"萧峰道："不错，就算是皇帝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天下无敌，刚才……刚才那个人，武功就比我高。"

马夫人也不去理会他说的是谁，只是喃喃咒骂，又骂了一会，才道："你说在无锡城外首次见到我，哼，洛阳城里的百花会中，你就没见到我么？"

萧峰一怔，洛阳城开百花会，那是两年前的事了，他与丐帮众兄弟同去赴会，猜拳喝酒，闹了个畅快，可是说什么也记不起在会上曾见过她，便道："那一次马大哥是去的，他可没带你来见我啊。"

马夫人骂道："你是什么东西，你不过是一群臭叫化的头儿，有什么神气了？那天百花会中，我在那黄芍药旁这么一站，会中的英雄好汉，哪一个不向我呆望，哪一个不是瞧着我神魂颠倒？偏生你这家伙自逞英雄好汉，不贪女色，竟连正眼也不向我瞧上一眼。倘若你当真没见到我，那也罢了，我也不怪你。你明明见到我的，可就是视而不见，眼光在我脸上掠过，居然没停留片刻，就当我跟庸脂俗粉没丝毫分别。伪君子，不要脸的无耻之徒。"

萧峰渐明端倪，道："是了，我记起来了，那日芍药花旁，好像确有几个女子，那时我只管顾着喝酒，没功夫去瞧什么牡丹芍药、男人女人。倘若是前辈的女流英侠，我当然会上前拜见。但你是我嫂子，我没瞧见你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失礼？你何必记这么大的恨？"

马夫人恶狠狠的道："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？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，都要从头至脚的向我细细打量。有些德高望重之人，就算不敢向我正视，乘旁人不觉，总还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几眼。只有你，只有你……哼，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，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。你是丐帮的大头脑，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。洛阳百花会中，男子汉以你居首，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。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，我再自负美貌，又有什么用？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，我心里又怎能舒服？"

萧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我从小不喜欢跟女人在一起玩，年长之后，更没功夫去看女人了，又不是单单的不看你。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，我起初也没去留意，到得后来，可又太迟了……"

马夫人尖声道："什么？比我更美貌百倍的女人？那是谁？

那是谁？"萧峰道："是段正淳的女儿，阿紫的姐姐。"马夫人吐了口唾沫，道："呸，这种贱女人，也亏你挂在嘴上……"

她一言未毕，萧峰抓住她的头发，提起她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，说道："你敢再说半句不敬她的言语，哼，教你尝尝我的毒辣手段。"

马夫人给他这么一摔，几乎昏晕过去，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突然纵声大笑，说道："原来……原来咱们的乔大英雄，乔大帮主，是给这个蹄子迷上啦，哈哈，哈哈，笑死人啦。你做不成丐帮帮主，便想做大理国公主的驸马爷。乔帮主，我只道你是什么女人都不看的。"

萧峰双膝一软，坐入椅中，缓缓的道："我只盼再能看她一眼，可是……相是……再也看不到了。"

马夫人冷笑道："为什么？你想要她，凭你这身武功，难道还抢她不到？"

萧峰摇头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"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抢她不回来了。"马夫人大喜，问道："为什么，哈哈，哈哈。"萧峰低声道："她死了。"

马夫人笑声陡止，心中微感歉意，觉得这个自大傲慢的乔帮主倒也有三分可怜，但随即脸露微笑，笑容越来越欢畅。

萧峰瞥眼见到她的笑容，登时明白，她是为自己伤心而高兴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你谋杀亲夫，死有余辜，还有什么说话？"马夫人听到他要出手杀死自己，突然害怕起来，求道："你……你饶了我，别杀死我。"萧峰道："好，本来不用我动手。"迈步出去。

马夫人见他头也不回的跨步出房，心中忿怒又生，大声道："乔峰，你这狗贼，当年我恼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，才叫马大元来揭你的疮疤。马大元说什么也不肯，我才叫白世镜杀了马大元。你……你今日对我，仍是丝毫也不动心。"

萧峰回过身来，冷冷的道："你谋杀亲夫，就只为了我不曾瞧你一眼。哼，撒这等漫天大谎，有谁能信？"

马夫人道："我立刻便要死了，更骗你作甚？你瞧我不起，我本来有什么法子？那也只有心中恨你一辈子罢了。别说丐帮那些臭叫化对你奉若天神，普天下又有谁敢得罪你？也是老天爷有眼，那一日让我在马大元的铁箱中发现了汪帮主的遗书。要偷拆这么一封书信，不损坏封皮上火漆，看了重行封好，又是什么难事？我偷看那信，得知了其中过节，你想我那时可有多开心？哈哈，那正是我出了心中这口恶气的良机，我要你身败名裂，再也逞不得英雄好汉。我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，好叫天下好汉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虏，要你别说做不成丐帮帮主，便在中原无法立足，连性命也是难保。"

萧峰明知她全身已不能动弹，再也无法害人，但这样一句句恶毒的言语钻进耳来，却也背上感到一阵寒意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马大哥不肯依你之言，你便将他杀了？"

马夫人道："是啊！他非但不听我话，反而狠狠骂了我一顿，说道从此不许我出门，我如吐露了只字，要把老娘斩成肉酱。他向来对我千依百顺，几时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？我向来便没将他放在心上，瞧在眼里，他这般得罪我，老娘自有苦头给他吃的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白世镜来作客，那日是八月十四，他到我家来过中秋节，他瞧了我一眼，又是一眼，哼哼，这老色鬼！我糟蹋自己身子，引得这老色鬼为我着了迷。

我叫老色鬼杀了马大元这脓包，他不肯，我就要抖露他强奸我。这老贼对着旁人，一脸孔的铁面无私，在老娘跟前，什么丑样少得了？我跟他说：'你杀了马大元，我自然成世跟你。

要不然，你就爽爽快快一掌打死了我罢！'他不舍得杀我，只好杀马大元啦。"

萧峰吁了口气，道："白世镜铁铮铮的一条好汉子，就这样活活的毁在你手中。你……你也是用十香迷魂散给马兄弟吃了，然后叫白世镜捏碎他的喉骨，装作是姑苏慕容氏以'锁喉擒拿手'杀了他，是不是？"

马夫人道："是啊，哈哈，怎么不是？不过'姑苏慕容'什么的，我可不知道，是老色鬼想出来的。"

萧峰点了点头。马夫人又道："我叫老色鬼出头揭露你的身世秘密。呸，这老色鬼居然跟你讲义气，给我逼得狠了，拿起刀子来要自尽。好啦，我便放他一马，找上了全冠清这死样活气的家伙。老娘只跟他睡了三晚，他什么全听我的了，胸膛拍得老响，说一切包在他身上，必定成功。老娘料想，单凭全冠清这家伙一人，可扳你不倒，于是再去找徐长老出面。

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不用我再说了罢？"

萧峰终于心中最后一个疑窦也揭破了，为什么全冠清主谋反叛自己，而白世镜反遭叛党擒获，问道："我那把扇子，是白世镜盗来的？"马夫人道："那倒不是。老色鬼说什么也不肯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是全冠清说动了陈长老，等你出门之后，在你房里盗出来的。"

萧峰道："段姑娘假扮白世镜，虽然天衣无缝，却也因此而给你瞧出破绽？"

马夫人奇道："这小妮子就是段正淳的女儿？是你的心上人？她当真美得不得了？"

萧峰不答，抬头向着天边。

马夫人道："这小……小妮子，也真吓了我一跳，还说什么八月十五的，那正是马大元的死忌。可是后来我说了两句风情言语，我说天上的月亮又圆又白，那天老色鬼说：'你身上有些东西，比天上月亮更圆更白。'我问她月饼爱吃咸的还是甜的，那天老色鬼说：'你身上的月饼，自然是甜过了蜜糖。'你那位段姑娘却答得牛头不对马嘴，立时便给我瞧出了破绽。"

萧峰恍然大悟，才明白那晚马夫人为什么提到月亮与月饼、原来是去年八月十四晚上，她与白世镜私通时的无耻之言。马夫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乔峰，你的装扮可差劲得紧了，我一知道那小妮子是西贝货，再想一想你的形状说话，嘿嘿，怎么还能不知道你便是乔峰？我正要杀段正淳，恰好假手于你。"

萧峰咬牙切齿的道："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，这笔帐都要算在你身上。"

马夫人道："是她先来骗我的，又不是我去骗她。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，倘若她不来找我，等白世镜当上了丐帮帮主，我自有法子叫丐帮和大理段氏结上了怨家，这段正淳嘛，嘿嘿，迟早逃不出我的手掌。"

萧峰道："你好狠毒！自己的丈夫要杀，跟你有过私情的男人，你要杀；没来瞧瞧你容貌的男人，你也要杀。"

马夫人道："美色当前，为什么不瞧？难道我还不够美貌？

世上哪有你这种假道学的伪君子。"她说着自己得意之事，两颊潮红，甚是兴奋，但体力终于渐渐不支，说话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。

萧峰道："我最后问你一句话，那个写信给汪帮主的带头大哥，到底是谁？你看过那封信，见过信上的署名。"

马夫人冷笑道："嘿嘿，嘿嘿，乔峰，最后终究是你来求我呢，还是我求你？马大元死了、徐长老死了、赵钱孙死了、铁面判官单正死了、谭公谭婆死了、天台山智光大师死了。世上就只剩下我和那个带头大哥自己，才知道他是谁。"

萧峰心跳加剧，说道："不错，毕竟是乔峰向你求恳，请你将此人的姓名告知。"

马夫人道："我命在顷刻，你又有什么好处给我？"

萧峰道："乔某但教力所能及，夫人有何吩咐，无有不遵。"

马夫人微笑道："我还想什么？乔峰，我恼恨你不屑细细瞧我，以致酿成这种祸事，你要我告知那带头大哥的名字，那也不难，只须你将我抱在怀里，好好的瞧我半天。"

萧峰眉头紧蹙，实是老大不愿，但世上确是只有她一人才知这个大秘密，自己的血海深仇，都着落在她口唇中吐出来的几个字，别说她所说的条款并不十分为难，就算当真是为难尴尬之极的事，也只有勉强照做。她命系一线，随时均能断气，威逼利诱，全无用处。心想："倘若我执意不允，她一口气转不过来，那么我杀父杀母的大仇人到底是谁，从此再也不会知道了。我抱着她瞧上几眼，又有何妨？"便道："好，我答允你就是。"弯腰将她抱在怀中，双目炯炯，凝视着她的脸颊。

这时马夫人满脸血污，又混着泥土灰尘，加之这一晚中她饱受折磨，容色憔悴，甚是难看，萧峰抱着她本已十分勉强，瞧着她这副神情，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。

马夫人怒道："怎么？你瞧着我挺讨厌吗？"萧峰只得道："不是！"这两个字实是违心之论，平时他就算遇到天大的危难，也不肯心口不一，此刻却实在是无可奈何了。

马夫人柔声道："你要是不讨厌我，那就亲亲我的脸。"萧峰正色道："万万不可。你是我马大哥的妻子，萧峰义气为重，岂可戏侮朋友的孀妇。"马夫人甜腻腻的道："你要讲义气，怎么又将我抱在怀里呢……"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窗外有人噗哧一笑，说道："乔峰，你这人太也不要脸啦！害死了我姐姐，又来抱住了我爹爹的情人亲嘴偷情，你害不

害臊？”正是阿紫的声音。

萧峰问心无愧，于这些无知小儿的言语，自亦不放在心上，对马夫人道：“你快说，说那个带头大哥是谁？”

马夫人昵声道：“我叫你瞧着我，你却转过了头，干什么啊？”声音中竟是不减娇媚。

阿紫走进房来，笑道：“怎么你还不死？这么丑八怪的模样，有哪个男人肯来瞧你？”

马夫人道：“什么？你……你说我是丑八怪的模样？镜子，镜子，我要镜子！”语调中显得十分惊惶。萧峰道：“快说，快说啊，你说了我就给你镜子。”

阿紫顺手从桌上拿起一面明镜，对准了她，笑道：“你自己瞧瞧，美貌不美貌？”

马夫人往镜中看去，只见一张满是血污尘土的脸，惶急、凶狠、恶毒、怨恨、痛楚、恼怒，种种丑恶之情，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，哪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、娇怯怯、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？她睁大了双目，再也合不拢来。她一生自负美貌，可是在临死之前，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。

萧峰道：“阿紫，拿开镜子，别惹恼她。”

阿紫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要叫她知道自己的相貌可有多丑！”

萧峰道：“你要是气死了她，那可糟糕！”只觉马夫人的身子已一动不动，呼吸之声也不再听到，忙一探她鼻息，已然气绝。萧峰大惊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她断了气啦！”这声喊叫，直如大祸临头一般。

阿紫扁了扁嘴，道：“你当真挺喜欢她？这样的女人死了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”萧峰跌足道：“唉，小孩子知道什么？我要问她一件事。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知道。若不是你来打岔，她已经说出来了。”阿紫道：“哎哟，又是我不好啦，是我坏了你的大事，是不是？”

萧峰叹了口气，心想人死不能复生，发脾气也已无济于事，阿紫这小丫头骄纵成性，连她父母也管她不得，何况旁人？瞧在阿朱的份上，什么也不能和她计较，当下将马夫人放在榻上，说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

四处一查，屋中更无旁人，那老婢已逃得不知去向，便取出火种，到柴房中点燃了，片刻间火焰升起。

两人站在屋旁，见火焰从窗子中窜了出来。萧峰道：“你还不回爹爹、妈妈那里去？”阿紫道：“不，我不去爹爹、妈妈那里。爹爹手下那些人见了我便吹胡子瞪眼睛，我叫爹爹将他们都杀了，爹爹真胡闹，偏不答允。”

萧峰心想：“你害死了褚万里，他的至交兄弟们自然恨你，段正淳又怎能为你而杀他忠心耿耿的部属？你自己胡闹，反说爹爹胡闹，真是小孩儿家胡说八道。”便道：“好罢，我要去了！”转过身子，向北而去。

阿紫道：“喂，喂，慢着，等一下我。”萧峰立定脚步，回过身来，道：“你去哪里？是不是回师父那里？”阿紫道：“不，现下我不回师父那里，我不敢。”萧峰奇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又闯了什么祸啦？”阿紫道：“不是闯祸，我拿了师父的一部书，这一回去，他就抢过去啦。等我练成之后再回去，那时给师父拿去，就不怕了。”萧峰道：“是练武功的书罢？既是你师父的，你求他给你瞧瞧，他总不会不答允。何况你自己练，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由你师父在旁指点，岂不是好？”

阿紫扁扁小嘴，道：“师父说不给，就是不给，多求他也没用。”

萧峰对这个给骄纵惯了的小姑娘很是不喜，又想他师父星宿海老怪丁春秋恶名昭彰，不必跟这种人多生纠葛，说道：“好罢，你爱怎样便怎样，我不来管你。”

阿紫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萧峰瞧着马家这几间屋子烧起熊熊火焰，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本该前去报仇，可是不知仇人是谁。今生今世，这场大仇是再也不能报的了。”

阿紫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马夫人本来知道，可惜给我气死了，从此你再不知道仇人是谁。真好玩，真好玩！乔帮主威名赫赫，却给我整治得一点法子也没有。”

萧峰斜眼瞧着她，只见她满脸都是幸灾乐祸的喜悦之情，熊熊火光照射在她脸上，映得脸蛋有如苹果般鲜红可爱，哪想得到这天真无邪的脸蛋之下，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恶意。霎时间怒火上冲，顺手便想重重给她一个耳光，但随即想起，阿朱临死时求恳自己，要他照料她这个世上唯一的同胞妹子，心想：“阿朱一生只求我这件事，我岂可不遵？这小姑娘就算是大奸大恶，我也当尽力纠正她的过误，何况她只不过是年轻识浅、胡闹顽皮？”

阿紫昂起了头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要打死我吗？怎么不打了？

我姊姊已给你打死了，再打死我又有什么打紧？”

这几句话便如尖刀般刺入萧峰心中，他胸口一酸，无言可答，掉头不顾，大踏步便往雪地中走去。

阿紫笑道：“喂，慢着，你去哪里？”萧峰道：“中原已非我所居之地，杀父杀母的大仇也已报不了啦。我要到塞北之地，从此不回来了。”阿紫侧头道：“你取道何处？”萧峰道：“我先去雁门关。”

阿紫拍手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要到晋阳去，正好跟你同路。”

萧峰道：“你到晋阳去干什么？千里迢迢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单身赶这远路。”阿紫笑道：“嘿，怕什么千里迢迢？我从星宿海来到此处，不是更加远么？我有你作伴，怎么又是单身了？”

萧峰摇头道：“我不跟你作伴。”阿紫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萧峰道：“我是男人，你是个年轻姑娘，行路投宿，诸多不便。”

阿紫道：“那真是笑话奇谈了，我不说不便，你又有什么不便？你跟我姊姊，也不是一男一女的晓行夜宿、长达跋涉么？”

萧峰低沉着声音道：“我跟你姊姊已有婚姻之约，非同寻常。”阿紫拍手笑道：“唉哟，真瞧不出，我只道姊姊倒是挺规矩的，哪知道你就跟我爹爹一样，我姊姊就像我妈妈一般，没拜天地结成夫妻，却早就相好成双了。”

萧峰怒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姊姊一直到死，始终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，我对她严守礼法，好生敬重。”

阿紫叹道：“你大声吓我，又有什么用？姊姊总之是给你打死了。咱们走罢。”

萧峰听到她说“姊姊总之是给你打死了”这句话，心肠软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回到小镜湖畔去跟着你妈妈，要不然找个僻静的所在，将那本书上的功夫练成了，再回到师父那里去。到晋阳去有什么好玩？”

阿紫一本正经的道：“我不是去玩的，有要紧的大事要办。”

萧峰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带你去。”说着迈开大步便走。阿紫展开轻功，随后追来，叫道：“等等我，等等我！”萧峰不去理她，径自去了。

行不多时，北风转紧，又下起雪来。萧峰冲风冒雪，快步行走，想起从此冤沉海底，大仇也无法得报，心下自是郁郁，但无可奈何之中抛开了满怀心事，倒也是一场大解脱?

蕭峰提起鋼杖，對準了山壁用力一擲，當的一聲響，直插入山壁之中。一根八尺來長的鋼杖，倒有五尺插入了石岩。

二十五　莽蒼踏雪行

二十五　莽苍踏雪行

萧峰行出十余里，见路畔有座小庙，进去在殿上倚壁小睡了两个多时辰，疲累已去，又向北行。再走四十余里，来到北边要冲长台关。

第一件事自是找到一家酒店，要了十斤白酒，两斤牛肉，一只肥鸡，自斟自饮。十斤酒喝完，又要了五斤，正饮间，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阿紫。萧峰心道："这小姑娘来败我酒兴。"转过了头，假装不见。

阿紫微微一笑，在他对面一张桌旁坐了下来，叫道："店家，店家，拿酒来。"酒保走过来，笑道："小姑娘，你也喝酒吗？"阿紫斥道："姑娘就是姑娘，为什么加上一个'小'字？

我干么不喝酒？你先给我打十斤白酒，另外再备五斤，给侍候着，来两斤牛肉，一只肥鸡，快，快！"

酒保伸出了舌头，半晌缩不进去，叫道："哎唷，我的妈呀！你这位姑娘是当真，还是说笑，你小小人儿，吃得了这许多？"一面说，一面斜眼向萧峰瞧去，心道："人家可是冲着你来啦！你喝什么，她也喝什么；你吃什么，她也吃什么。"

阿紫道："谁说我是小小人儿？你不生眼睛，是不是？你怕我吃了没钱付帐？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当的一声，掷在桌上，说道："我吃不了，喝不了，还不会喂狗么？要你担什么心？"酒保陪笑道："是，是！"又向萧峰横了一眼，心道："人家可真跟你干上了。绕着弯儿骂人哪。"

一会儿酒肉送了上来，酒保端了一只大海碗，放在她面前，笑道："姑娘，我这就跟你斟酒啦。"阿紫点头道："好啊。"

酒保给她满满斟了一大碗酒，心中说："你若喝干了这碗酒，不醉倒在地下打滚才怪。"

阿紫双手端起酒碗，放在嘴边舐了一点，皱眉道："好辣，好辣。这劣酒难喝得很。世上若不是有这么几个大蠢才肯喝，你们的酒又怎卖得掉？"酒保又向萧峰斜睨了一眼，见他始终不加理睬，不觉暗暗好笑。

阿紫撕了只鸡腿，咬了一口，道："呸，臭的！"酒保叫屈道："这只香喷喷的肥鸡，今儿早上还在咯咯咯的叫呢。新鲜热辣，怎地会臭？"阿紫道："嗯，说不定是你身上臭，要不然便是你店中别的客人臭。"其时雪花飞飘，途无行旅，这酒店中就只萧峰和她两个客人。酒保笑道："是我身上臭，当然是我身上臭哪。姑娘，你说话留神些，可别不小心得罪了别的爷们。"

阿紫道："怎么啦？得罪了人家，还能一掌将我打死么？"

说着举筷挟了块牛肉，咬了一口，还没咀嚼，便吐了出来，叫道："哎唷，这牛肉酸的，这不是牛肉，是人肉。你们卖人肉，黑店哪，黑店哪！"

酒保慌了手脚，忙道："唉哟，姑娘，你行行好，别尽捣乱哪。这是新鲜的黄牛肉，怎么说是人肉？人肉哪有这么粗的肌理？哪有这么红艳艳的颜色？"阿紫道："好啊，你知道人肉的肌理颜色。我问你，你们店里杀过多少人？"酒保笑道："你这位姑娘就爱开玩笑。信阳府长台关好大的市镇，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店，哪有杀人卖肉的道理？"

阿紫道："好罢，就算不是人肉，也是臭东西，只有傻瓜才吃。哎哟，我靴子在雪地里弄得这么脏。"说着从盘中抓起一大块煮得香喷喷的红烧牛肉，便往左脚的皮靴上擦去。靴帮上本来溅满了泥浆，这么一擦，半边靴帮上泥浆去尽，牛肉的油脂涂将上去，登时光可鉴人。

酒保见她用厨房中大师父着意烹调的牛肉来擦靴子，大是心痛，站在一旁，不住的唉声叹气。

阿紫问道："你叹什么气？"酒保道："小店的红烧牛肉，向来算得是长台镇上一绝，远近一百里内提起来，谁都要大拇指一翘，喉头咕

咕咕的直吞馋涎，姑娘却拿来擦皮靴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阿紫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这个什么？”酒保道：“似乎太委屈了一点。”阿紫道：“你说委屈了我的鞋子？

牛肉是牛身上来的，皮靴也是牛身上来的，也不算什么委屈。

喂，你们店中还有什么拿手菜肴？说些出来听听。”酒保道：“拿手小菜自然是有的，不过价钱不这么便宜。”阿紫从怀中又取出一锭银子，当的一声，抛在桌上，问道：“这够了么？”

酒保见这锭银子足足有五两重，两整桌的酒菜也够了，忙陪笑道：“够啦，够啦，怎么不够？小店拿手的菜肴，有酒糟鲤鱼、白切羊羔、酱猪肉……”阿紫道：“很好，每样给煮三盆。”

酒保道：“姑娘要尝尝滋味嘛，我瞧每样有一盆也够了……”阿紫沉着脸道：“我说要三盆便是三盆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酒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拉长了声音，叫道：“酒糟鲤鱼三盆哪！白切羊羔三盆哪……”

萧峰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知道这小姑娘明着和酒保捣蛋，实则是逗引自己插嘴，当下偏给她来个不理不睬，自顾自的喝酒赏雪。

过了一会，白切羊羔先送上来了。阿紫道：“一盆留在这里，一盆送去给那位爷台，一盆放在那张桌上。那边给放上碗筷，斟上好酒。”酒保道：“还有客人来么？”阿紫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么多嘴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！”酒保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要割我的舌头么，只怕姑娘没这本事。”

萧峰心中一动，向他横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这可不是自己找死？胆敢向这小魔头说这种话？”

酒保将羊羔送到萧峰桌上，萧峰也不说话，提筷就吃。过了一会，酒糟鲤鱼、酱猪肉等陆续送上，仍是每样三盆，一盆给萧峰，一盆给阿紫，一盆放在另一桌上。萧峰来者不拒，一一照吃。阿紫每盆只尝了一筷，便道：“臭的、烂的，只配给猪狗吃。”抓起羊羔、鲤鱼、猪肉，去擦靴子。酒保虽然心痛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萧峰眼见窗外，寻思：“这小魔头当真讨厌，给她缠上了身，后患无穷。阿朱托我照料她，这人是个鬼精灵，她要照料自己绰绰有余，压根儿用不着我操心。我还是避之则吉，眼不见为净。”

正想到此处，忽见远处一人在雪地中走来。隆冬腊月，这人却只穿一身黄葛布单衫，似乎丝毫不觉寒冷。片刻间来到近处，但见他四十来岁年纪，双耳上各垂着一只亮晃晃的黄金大环，狮鼻阔口，形貌颇为凶狠诡异，显然不是中土人物。

这人来到酒店门前，掀帘而入，见到阿紫，微微一怔，随即脸有喜色，要想说话，却又忍住，便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。

阿紫道：“有酒有肉，你如何不吃？”那人见到一张空着座位的桌上布满酒菜，说道：“是给我要的么？多谢师妹了。”

说着走过去坐下，从怀中取出一把金柄小刀，切割牛肉，用手抓起来便吃，吃几块肉，喝一碗酒，酒量倒也不弱。

萧峰心道：“原来这人是星宿海老怪的徒儿。”他本来不喜此人的形貌举止，但见他酒量颇佳，便觉倒也并不十分讨厌。

阿紫见他喝干了一壶酒，对酒保道：“这些酒拿过去，给那位爷台。”说着双手伸到面前的酒碗之中，搅了几下，洗去手上的油腻肉汁，然后将酒碗一推。酒保心想：“这酒还能喝么？”

阿紫见他神情犹豫，不端酒碗，催道：“快拿过去啊，人家等着喝酒哪。”酒保笑道：“姑娘你又来啦，这碗酒怎么还能喝？”阿紫板起了脸道：“谁说不能喝？你嫌我手脏么？这么着，你喝一口酒，我给你一锭银子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一两重的小元宝来，放在桌上。酒保大喜，说道：“喝一口酒便给一两银子，可太好了。别说姑娘不过洗洗手，就是洗过脚的洗脚水，我也喝了。”说着端起酒碗，呷了一大口。

不料酒水入口，便如一块烧红的热铁炙烙舌头一般，剧痛难当，酒保“哇”的一声，口一张，酒水乱喷而出，只痛得他双脚乱跳，大叫：“我的娘啊！哎唷，我的娘啊！”萧峰见他这等神情，倒也吃了一惊，只听得他叫声越来越模糊，显是舌头肿了起来。

酒店中掌柜的、大师父、烧火的、别的酒保听得叫声，都涌了过来，纷纷询问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那酒保双手扯着自己面颊，已不能说话，伸出舌头来，只见舌头肿得已比平常大了三倍，通体乌黑。萧峰又是一惊：“那是中了剧毒。这个魔头的手指只在酒中浸了一会，这碗酒就毒得如此厉害。”

众人见到那酒保舌头的异状，无不惊惶，七张八嘴的乱嚷：“碰到了什么毒物？”“是给蝎子螫上了么？”“哎唷，这可不得了，快，快去请大夫！”

那酒保伸手指着阿紫，突然走到她面前，跪倒在地，咚咚咚磕头。阿紫笑道：“哎唷，这可当不起，你求我什么事啊？”

酒保仰起头来，指指自己舌头，又不住磕头。阿紫笑道：“要给你治治，是不是？”酒保痛得满头大汗，两只手在身上到处乱抓乱捏，又是磕头，又是拱手。

阿紫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把金柄小刀，和那狮鼻人所持的刀子全然相同，她左手抓住了那酒保后颈，右手金刀挥去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将他舌尖割去了短短一截。旁观众人失声大叫，只见断舌处血如泉涌。那酒保大吃一惊，但鲜血流出，毒性便解，舌头上的痛楚登时消了，片刻之间，肿也退了。阿紫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，拔开瓶塞，用小指指甲挑了些黄色药末，弹在他舌尖上，伤口血流立缓。

那酒保怒既不敢，谢又不甘，神情极是尴尬，只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舌头给割去了一截，自然话也说不清楚了。

阿紫将那小锭银子拿在手里，笑道：“我说你喝一口酒，就给一两银子，刚才这口酒你吐了出来，那可不算，你再喝啊。”酒保双手乱摇，含含糊糊的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要了，我不喝。”阿紫将银子收入怀中，笑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好像是说，‘要我割的舌头么？只怕姑娘没这本事。’是不是？

这会儿可是你磕头求割我的，我问你：姑娘有没有这本事呢？”

那酒保这才恍然，原来此事全因自己适才说错了一句话而起，恼恨到了极处，登时便想上前动手，狠狠的打她一顿，可是见另外两张桌上各坐着一个魁梧雄壮的男人，显是和她一路，便又胆怯。阿紫又道：“你喝不喝啊？”酒保怒道：“老……老子不……”想起随口骂人，只怕又要着她道儿，又惊又怒，发足奔向内堂，再也不出来了。

掌柜等众人纷纷议论，向阿紫怒目而视，各归原处，换了个酒保来招呼客人。这酒保见了适才这一场情景，只吓得胆战心惊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

萧峰大是恼怒：“那酒保只不过说了句玩话，你就整治得他终身残废，以后说话再也无法清楚。小小年纪，行事可忒也歹毒。”

只听阿紫道：“酒保，把这碗酒送去给那位爷台喝。”说着向那狮鼻人一指。那酒保见她伸手向酒碗一指，已是全身一震，待听她说要将这酒送去给人喝，更加惊惧。阿紫笑道：“啊，是了，你不肯拿酒给客人，定是自己想喝了，那也可以，这就自己喝罢。”那酒保吓得面无人色，忙道：“不，不，小人……小人不喝。”阿紫道：“那你快拿去啊。”那酒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双手牢牢捧着酒碗，战战兢兢的移到那狮鼻人桌上，唯恐不小心溅了半滴出来，双手发抖，酒碗碗底碰到桌面时，嗒嗒嗒的直响。

那狮鼻人两手端起酒碗，定睛凝视，瞧着碗中的酒水，离口约有一尺，既不再移近，也不放回桌上。阿紫笑道：“二师哥，怎么啦？小妹请你喝酒，你不给面子吗？”

萧峰心想：“这碗酒剧毒无比，这人当然不会受激，白白送了性命。内功再强之人，也未必能抵挡酒中的剧毒。”

哪知狮鼻人又凝思半晌，举碗就唇，骨嘟骨嘟的直喝下肚。萧峰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人难道竟有深厚无比的内力，能化去这等剧毒？”正惊疑间，只见他已将一大碗酒喝干，把酒碗放回桌上，两只大拇指上酒水淋漓，随手便在衣襟上一擦。萧峰微一沉思，便知其理：“是了，他喝酒之前两只大拇指插入酒中，端着碗半晌不饮，多半他大拇指上有解毒药物，以之化去了酒中剧毒。”

阿紫见他饮干毒酒，登时神色惊惶，强笑道：“二师哥，你化毒的本领大进了啊，可喜可贺。”狮鼻人并不理睬，狼吞虎咽的一顿大嚼，

将桌上菜肴吃了十之八九，拍拍肚皮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走罢。"阿紫道："你请便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"

狮鼻人瞪着一对怪眼，道："什么后会有期？你跟我一起去。"

阿紫摇头道："我不去。"走到萧峰身边，说道："我和这位大哥有约在先，要到江南去走一遭。"

狮鼻人向萧峰瞪了一眼，问道："这家伙是谁？"阿紫道："什么家伙不家伙的？你说话客气些。他是我姊夫，我是他小姨，我们二人是至亲。"狮鼻人道："你出下题目来，我做了文章，你就得听我话。你敢违反本门的门规不成？"

萧峰心道："原来阿紫叫他喝这毒酒，乃是出一个难题，却不料这人居然接下了。"

阿紫道："谁说我出过题目了？你说是喝这碗酒么？哈哈，笑死人啦，这碗酒是我给酒保喝的。想不到你堂堂星宿派门人，却去喝臭酒保喝过的残酒。人家臭酒保喝了也不死，你再去喝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我问你，这臭酒保死了没有？连这种人也喝得，我怎么会出这等容易题目？"这番话委实强辞夺理，可是要驳倒她却也不易。

那狮鼻人强忍怒气，说道："师父有命，要我传你回去，你违抗师命么？"阿紫笑道："师父最疼我啦，二师哥，请你回去禀告师父，就说我在道上遇见了姊夫，要一同去江南玩玩，给他老人家买些好玩的古董珠宝，然后再回去。"狮鼻人摇头道："不成，你拿了师父的……"说到这里，斜眼向萧峰相睨，似乎怕泄露了机密，顿了一顿，才道："师父大发雷霆，要你快快回去。"阿紫央求道："二师哥，你明知师父在大发雷霆，还要逼我回去，这不是有意要我吃苦头吗？下次师父责罚你起来，我可不给你求情啦。"

这句话似令狮鼻人颇为心动，脸上登时现出犹豫之色，想是星宿老怪对她颇为宠爱，在师父跟前很能说得上话。他沉吟道："你既执意不肯回去，那么就把那件东西给我。我带回去缴还给师父，也好有个交代，他老人家的怒气也会平息了些。"

阿紫道："你说什么？那件什么东西？我可全不知道。"狮鼻人脸一沉，说道："师妹，我不动手冒犯于你，乃是念在同门之谊，你可得知道好歹。"阿紫笑道："我当然知道好歹，你来陪我吃饭吃酒，那是好；你要逼我回去师父那里，那便是歹。"狮鼻人道："到底怎样？你如不交出那件物事，便得跟我回去。"阿紫道："我不回去。也不知道你说些什么。你要我身上的物事？好罢……"说着从头发上拔下一枚珠钗，说道："你要拿个记认，好向师父交代，就拿这根珠钗去罢。"狮鼻人道："你真要逼得我非动手不可，是不是？"说着走上了一步。

阿紫眼见他不动声色的喝干毒酒，使毒本领比自己高出甚多，至于内力武功，更万万不是他敌手。星宿派武功阴毒狠辣，出手没一招留有余地，敌人只要中了，非死也必重伤，伤后受尽荼毒，死时也必惨酷异常，师兄弟间除了争夺本门排名高下而性命相搏，从来不相互拆招练拳，因拆招必分高下，一分高下便有死伤。师父徒弟之间，也从不试演功夫。星宿老怪传授功诀之后，各人便分头修练，高下深浅，唯有各人自知，逢到对敌之时，才显出强弱来。按照星宿派门中规矩，她既以毒酒相示，等于同门较艺，已是非同小可之事，狮鼻人倘若认输，一辈子便受她之制，现下毫不犹豫的将这碗毒酒喝下肚去，阿紫若非另有反败为胜之道，就该服服贴贴的听令行事，否则立有杀身大祸。她见情势紧迫，左手拉着萧峰衣袖，叫道："姊夫，他要杀我呢。姊夫，你救救我。"

萧峰给她左一声"姊夫"，右一声"姊夫"，只听得怦然心动，念起阿朱相嘱托的遗言，便想出手将那狮鼻人打发了。

但一瞥眼间，见到地下一滩鲜血，心想阿紫对付那个酒保如此辣手，让她吃些苦头、受些惩戒也是好的，便眼望窗外，不加理睬。

那狮鼻人不愿就此对阿紫痛下杀手，只想显一显厉害，教她心中害怕，就此乖乖的跟他回去，当下右手一伸，抓住了萧峰的左腕。

萧峰见他右肩微动，便知他要向自己出手，却不理会，任由他抓住手腕，腕上肌肤和他掌心一碰到，便觉炙热异常，知道对方掌心蕴有剧毒，当即将一股真气运到手腕之上，笑道："怎么样？阁下要跟我喝一碗酒，是不是？"伸右手斟了两大碗酒，说道："请！"

那狮鼻人连运内力，却见萧峰泰然自若，便如没有知觉一般，心道："你别得意，待会就要你知道我毒掌的厉害。"说道："喝酒便喝酒，有什么不敢？"举起酒碗，一大口喝了下去。不料酒到咽喉，突然一股内息的逆流从胸口急涌而上，忍不住"哇"的一声，满口酒水喷出，襟前酒水淋漓，跟着便大声咳嗽，半晌方止。

这一来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这股内息逆流，显是对方雄浑的内力传入了自己体内所致，倘若他要取自己性命，适才已是易如反掌，一惊之下，忙松指放开萧峰手腕。不料萧峰手腕上竟如有一股极强黏力，手掌心胶着在他腕上，无法摆脱。狮鼻人大惊，用力一摔。萧峰一动不动，这一摔便如是撼在石柱上一般。

萧峰又斟了碗酒，道："老兄适才没喝到酒，便喝干了这碗，咱们再分手如何？"

狮鼻人又是用力一挣，仍然无法摆脱，左掌当即猛力往萧峰面门打来。掌力未到，萧峰已闻到一陈腐臭的腥气，犹如大堆死鱼相似，当下右手推出，轻轻一拨。那狮鼻人这一掌使足了全力，哪知掌力来到中途，竟然歪了，但其时已然无法收力，明知掌力已被对方拨歪，还是不由自主的一掌击落，重重打在自己右肩，喀喇一声，连肩骨关节也打脱了。

阿紫笑道："二师哥，你也不用客气，怎么打起自己来？可教我太也不好意思了。"

狮鼻人恼怒已极，苦于右手手掌黏在萧峰手腕之上，无法得脱，左手也不敢再打，第三次挣之不脱，当下催动内力，要将掌心中蕴积着的剧毒透入敌人体内。岂知这股内力一碰到对方手腕，立时便给撞回，而且并不止于手掌，竟不住向上倒退，狮鼻人大惊，忙运内力与抗。但这股夹着剧毒的内力犹如海潮倒卷入江，顷刻间便过了手肘关节，跟着冲向腋下，慢慢涌向胸口。狮鼻人自然明白自己掌中毒性的厉害，只要一侵入心脏，立即毙命，只急得满头大汗，一滴滴的流了下来。

阿紫笑道："二师哥，你内功当真高强。这么冷的天气，亏你还能大汗淋漓，小妹委实佩服得紧。"

狮鼻人哪里还有余暇去理会她的嘲笑？明知已然无幸，却也不愿就此束手待毙，拚命催劲，能够多撑持一刻，便好一刻。

萧峰心想："这人和我无怨无仇，虽然他一上来便向我下毒手，却又何必杀他？"突然间内力一收。

狮鼻人陡然间觉得掌心黏力已去，快要迫近心脏那股带毒内力，立时疾冲回向掌心，惊喜之下，急忙倒退两步，脸上已全无血色，呼呼喘气，再也不敢走近萧峰身边。

他适才死里逃生，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又再回来。那酒保却全然不知，过去给他斟酒。狮鼻人手起一掌，打在他脸上。那酒保啊的一声，仰天便倒。狮鼻人冲出大门，向西南方疾驰而去，只听得一阵极尖极细的哨子声远远传了出去。

萧峰看那酒保时，见他一张脸全成黑色，顷刻间便已毙命，不禁大怒，说道："这厮好生可恶，我饶了他性命，怎地他反而出手伤人？"一按桌子，便要追出。

阿紫叫道："姊夫，姊夫，你坐下来，我跟你说。"

阿紫若是叫他"喂"，或是"乔帮主"、"萧大哥"什么的，萧峰一定不加理睬，但这两声"姊夫"一叫，他登时想起阿朱，心中一酸，问道："怎么？"

阿紫道："二师哥不是可恶，他出手没伤到你，毒不能散，便非得另杀一人不可。"萧峰也知道邪派武功中原有"散毒"

的手法，毒聚于掌之后，若不使在敌人身上，便须击牛击马，打死一只畜生，否则毒气回归自身，说道："要散毒，他不会去打一头牲口吗？怎地无缘无故的杀人？"阿紫瞧着地下酒保的尸体，笑道："这种蠢人跟牛马有什么分别，杀了他还不是跟杀一头牲口一样？"她随口而出，便如是当然之理。

萧峰心中一寒："这小姑娘的性子好不狠毒，何必多去理她？"见酒店中掌柜等又再涌出，不愿多惹麻烦，闪身便出店门，径向北行。

他耳听得阿紫随后跟来，当下加快脚步，几步跨出，便已将她抛得老远。忽听得阿紫娇声说道："姊夫，姊夫，你等等我，我……我跟不上啦。"

萧峰先此一直和她相对说话，见到她的神情举止，心下便生厌恶之情，这时她在背后相呼，竟宛如阿朱生时娇唤一般，这两个同胞姊妹自

幼分别，但同父同母，居然连说话的音调也十分相象。萧峰心头大震，停步回过身来，泪眼模糊之中，只见一个少女从雪地中如飞奔来，当真便如阿朱复生。

他张开双臂，低声叫道："阿朱，阿朱！"

一霎时间，他迷迷糊糊的想到和阿朱从雁门关外一同回归中原，道上亲密旖旎的风光，蓦地里一个温软的身子扑进怀中，叫道："姊夫，你怎么不等我？"

萧峰一惊，醒觉过来，伸手将她轻轻推开，说道："你跟着我干什么？"阿紫道："你替我逐退了我师哥，我自然要来谢谢你。"萧峰淡然道："那也不用谢了。我又不是存心助你，是他向我出手，我只好自卫，免得死在他手里。"说着转身又行。

阿紫扑上去拉他手臂。萧峰微一斜身，阿紫便抓了个空。

她一个踉跄，向前一扑，以她的武功，自可站定，但她乘机撒娇，一扑之下，便摔在雪地之中，叫道："哎唷，哎唷！摔死人啦。"

萧峰明知她是装假，但听到她的娇呼之声，心头便涌出阿朱的模样，不自禁感到一阵温馨，当即转身，伸手抓住她后领拉起，却见阿紫正自娇笑。她道："姊夫，我姊姊要你照料我，你怎么不听她话？我一个小姑娘，孤苦伶仃的，这许多人要欺负我，你也不理不睬。"

这几句话说得楚楚可怜，萧峰明知她九成是假，心中却也软了，问道："你跟着我有什么好？我心境不好，不会跟你说话的。你胡作非为，我要管你的。"

阿紫道："你心境不好，有我陪着解闷，心境岂不是慢慢可以好了？你喝酒的时候，我给你斟酒，你替换下来的衣衫，我给你缝补浆洗。我行事不对，你肯管我，当真再好也没有了。我从小爹娘就不要我，没人管教，什么事也不懂……"说到这里，眼眶儿便红了。

萧峰心想："她姊妹俩都有做戏天才，骗人的本事当真炉火纯青，高明之至。可幸我早知她行事歹毒，决计不会上她的当。她定要跟着我，到底有什么图谋？是她师父派她来害我吗？"心中一凛："莫非我的大仇人和星宿老怪有牵连？甚至便是他本人？"随即转念："萧峰堂堂男子，岂怕这小女孩向我偷下毒手？不如将计就计，允她随行，且看她有何诡计施将出来，说不定着落在她身上，得报我的大仇，亦未可知。"

便道："既然如此，你跟我同行便了。咱们话说明在先。你如再无辜伤人杀人，我可不能饶你。"

阿紫伸了伸舌头，道："倘若人家先来害我呢？要是我所杀伤的是坏人呢？"

萧峰心想："这小女孩狡猾得紧，她若出手伤了人，便会花言巧语，说作是人家先向她动手，对方明明是好人，她又会说看错了人。"说道："是好人坏人，你不用管。你既和我同行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，总而言之，不许你跟人家动手。"

阿紫喜道："好！我决不动手，什么事都由你来抵挡。"跟着叹道："唉，你不过是我姊夫，就管得我这么紧。我姊姊倘若不死嫁了你，还不是给你管死了。"

萧峰怒气上冲，待要大声呵斥，但跟着心中一阵难过，又见阿紫眼中闪烁着一丝狡猾的神色，寻思："我说了那几句话，她为什么这样得意？"一时想之不透，便不理会，拔步迳行，走出里许，猛地想起："啊哟，多半她有什么大对头、大仇人要跟她为难，是以骗得我来保驾。我说'你既和我同行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。'便是答允保护她了。其实不论她是对是错，我就算没说过这句话，只要她在我身边，也决不会让她吃亏。"

又行里许，阿紫道："姊夫，我唱支曲儿给你听，好不好？"

萧峰打定了主意："不管她出什么主意，我一概不允。给她钉子碰得越多，越对她有益。"便道："不好。"阿紫嘟起了嘴道："你这人真专横得紧。那么我说个笑话给你听，好不好？"萧峰道："不好。"阿紫道："我出个谜语请你猜，好不好？"萧峰道："不好。"阿紫道："那么你说个笑话给我听，好不好？"

萧峰道："不好。"她连问十七八件事，萧峰想也不想，都是一口回绝。阿紫又道："那么我不吹笛儿给你听，好不好？"萧峰仍道："不好！"

这两字一出口，便知是上了当，她问的是"我不吹笛儿给你听"，自己说"不好"，那就是要她吹笛了。他话已出口，也就不加理会，心想你要吹笛，你就吹罢。

阿紫叹了口气，道：”你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真难侍候，可偏偏要我吹笛，也只有依你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根玉笛。

这玉笛短得出奇，只不过七寸来长，通体洁白，晶莹可爱。阿紫放到口边，轻轻一吹，一股尖锐的声音便远远送了出去。适才那狮鼻人离去之时，也曾发出这股尖锐的哨声，本来笛声清扬激越，但这根白玉笛中发出来的声音却十分凄厉，全非乐调。

萧峰心念微动之际，已知其理，暗暗冷笑："是了，原来你早约下同党，埋伏左近，要来袭击于我，萧某岂惧你这些狐群狗党？只是不可大意了。"他知星宿老怪门下武功极是阴毒，莫要一个疏伸，中了暗算。只听阿紫的笛子吹得高一阵，低一阵，如杀猪，如鬼哭，难听无比。这样一个活泼美貌的小姑娘，拿着这样一枝晶莹可爱的玉笛，而吹出来的声音竟如此凄厉，愈益显得星宿派的邪恶。

萧峰也不去理她，自行赶路，不久走上一条长长的山岭，山路狭隘，仅容一人，心道："敌人若要伏击，定在此处。"果然上得岭来，只转过一个山坳，便见前面拦着四人。那四人一色穿的黄葛布衫，服饰打扮和酒店中所遇的狮鼻人一模一样，四人不能并列，前后排成一行，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长长的钢杖。

阿紫不再吹笛，停了脚步，叫道："三师哥、四师哥、七师哥、八师哥，你们都好啊。怎么这样巧，大家都在这里聚会？"

萧峰也停了脚步，倚着山壁，心想："且看他们如何装神弄鬼？"

四人中当先一人是个胖胖的中年汉子，先向萧峰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，才道："小师妹。你好啊，你怎么伤了二师哥？"阿紫失惊道："二师哥受了伤吗？是谁伤他的？伤得重不重？"

排在最后那人大声道："你还假惺惺什么？他说是你叫人伤了他的。"那人是个矮子，又排在最后，全身给前面三人挡住了，萧峰瞧不见他模样，听他说话极快，显然性子甚急，这人所持的钢杖偏又最长最大，想来膂力不弱，只缘身子矮了，便想在别的地方出人头地。

阿紫道："八师哥，你说什么？二师哥说是你叫人伤他的？

唉哟，你怎可以下这毒手？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，怎肯放过你，你难道不怕？"那矮子暴跳如雷，将钢杖在山石上撞得当当乱响，大声道：”是你伤的，不是我伤的。"阿紫道："什么？

'是你伤的，不是我伤的'，好啊，你招认了。三师哥、四师哥、七师哥，你们三位都亲耳听见了，八师哥说是他害死二师哥的，是了，他定是使'三阴蜈蚣爪'害死了二师哥。"

那矮子叫道："谁说二师哥死了！他没死，受的伤也不是'三阴蜈蚣爪'……"阿紫抢着道："不是三阴蜈蚣爪么？那么定是'抽髓掌'了，这是你的拿手本领，二师哥不小心中了你的暗算，你……你可太厉害了。"

那矮子暴跳如雷、怒叫："三师哥快动手，把这小贱人拿了回去，请师父发落，她……她……她，胡说八道的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什么东西……"他口音本已难听，这一着急，说得奇快，便是不知所云。那胖子道："动手倒也不必了，小师妹向来好乖、好听话的，小师妹，你跟我们去罢。"这胖子说话慢条斯理，似乎性子甚是随和。阿紫笑道："好啊，三师哥说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我向来是听你话的。"那胖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咱们这就走罢。"阿紫道："好啊，你们这就请便。"

后面那矮子又叫了起来："喂，喂，什么你们请便？要你跟我们一起去。"阿紫笑道："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随后便来。"

那矮子道："不成，不成！得跟我们一块儿走。"阿紫道："好倒也好，就可惜我姊夫不肯。"说着向萧峰一指。

萧峰心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这出戏做得差不多了。”懒洋洋的倚在山壁之上，双手围在胸前，对眼前之事似乎全不关心。

那矮子道：“谁是你姊夫，怎么我看不见？”阿紫笑道：“你身材太高了，他也看不见你。”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那矮子钢杖在地下一撑，身子便即飞起，连人带杖越过三个师兄头顶，落在阿紫之前，叫道：“快随我们回去！”说着便向阿紫肩头抓去。这人身材虽矮，却是腰粗膀阔，横着看去，倒颇为雄伟，动作也甚敏捷。阿紫不躲不闪，任由他抓。那矮子一只大手刚要碰到她肩头，突然微一迟疑，停住不动，问道：“你已动用了么？”阿紫道：“动用什么？”那矮子道：“自然是神木王鼎了……”

他这“神木王鼎”四个字一出口，另外三人齐声喝道：“八师弟，你说什么？”声音十分严峻，那矮子退了一步，脸现惶惧之色。

萧峰心下琢磨：“神木王鼎是什么东西？这四人神色十分郑重，决非做戏，他们埋伏在这里，怎么并不出手，尽是自己斗口，难道担心敌我不过，还在等什么外援不成？”

只见那矮子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拿来！”阿紫道：“拿什么来？”那矮子道：“就是神……神……那个东西。”阿紫向萧峰一指，道：“我送了给我姊夫啦。”她此言一出，四人的目光齐向萧峰射来，脸上均现怒色。

萧峰心道：“这些人当真讨厌，我也懒得多跟他们理会了。”他慢慢站直身子，突然间双足一点，陡地跃起，从四人头顶飞纵而过，这一下既奇且快，那四人也没见他奔跑跳跃或是曲膝作势，只眼前一花，头顶风声微动，萧峰已在四人身后。四人大声呼叫，随后追来，但一霎眼间，萧峰已在数丈之外。

忽听得呼的一声猛响，一件沉重的兵刃掷向他后心。萧峰不用转头，便知是有人以钢杖掷到，他左手反转，接住钢杖。那四人大声怒喝，又有两根钢杖掷来，萧峰又反手接住。

每根钢杖都有五十来斤，三根钢杖捧在手中，已有一百六七十斤，萧峰脚下丝毫不缓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又有一根钢杖掷到。这一根飞来时声音最响，显然最为沉重，料是那矮子掷来的。萧峰心想：“这几个蛮子不识好歹，须得让他们知道些厉害。”但听得那钢杖飞向脑后，相距不过两尺，他反过左手，又轻轻接住了。

那四人飞掷钢杖，本来敌人要闪身避开也十分不易，料知四杖之中，必有一两根打中了他，否则兵刃岂肯轻易脱手？

岂知萧峰竟行若无事的一一接去，无不又惊又怒，大呼大叫的急赶。萧峰待他们追了一阵，陡地立住脚步。这四人正自发力奔跑，收足不定，险些冲到他身上，急忙站住，呼呼喘气。

萧峰从他们投掷钢杖和奔跑之中，已估量到四人武功平平。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各位追赶在下，有何见教？”

那矮子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谁？你……你武功很厉害啊。”萧峰笑道：“也没什么厉害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运劲于掌，将一根钢杖无声无响的按入了雪地之中。那山道是极坚的硬土，却见钢杖渐渐缩短，没到离地二尺许之处，萧峰放开了手，右脚踏落，将钢杖踏得上端竟和地平。

这四人有的双目圆睁，有的张大了口合不拢来。

萧峰一根接着一根，又将两根钢杖踏入地中。待插到第四根钢杖时，那矮子纵身上前，喝道：“别动我的兵刃！”

萧峰笑道：“好，还你！”右手提起钢杖，对准了山壁用力一掷，当的一声响，直插入山壁之中。一根八尺来长的钢杖，倒有五尺插入岩中。这钢杖所插处乃是极坚极硬的黑岩。

萧峰这么运劲一掷，居然入岩如此之深，自己也觉欣然，寻思：“这几个月来备历忧劳，功夫倒没搁下，反而更长进了。

半年之前，我只怕还没能插得如此深入。”

那四个人不约而同的大声惊呼，脸露敬畏之色。

阿紫自后赶到，叫道：“姊夫，你这手功夫好得很啊，快教教我。“那矮子怒道：“你是星宿派门下弟子，怎么去请外人教艺？”阿紫道：“他是我姊夫，怎么是外人了？”

那矮子急于收回自己兵刃，纵身一跃，伸手去抓钢杖。岂知萧峰早已估量出他轻身功夫的深浅，钢杖横插在石壁之上，离地一丈四五尺，那矮子的手指差了尺许，碰不到钢杖。

阿紫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，八师哥，只要拔了你的兵刃到手，我便跟你去见师父，否则便不用想了。”那矮子这么一跃，使足平生之力，乃是他轻身功夫的极限，便再跃高一寸，也已艰难万分，听阿紫这么出言相激，心下恼怒，又是用力一纵，中指指尖居然碰到了钢杖。阿紫笑道：““碰到不算数，要拔了出来。”

那矮子怒极之下，功夫竟然比平时大进，双足力蹬，一个矮矮阔阔的身躯疾升而上，双手急抓，竟然抓住了钢杖，但这么一来，身子可就挂在半空，摇摇晃晃的无法下来。他使力撼动钢杖，但这根八尺来长的钢杖倒有五尺陷入了坚岩之中，如此摇撼，便摇上三日三夜，也未必摇得下来，这模样自是滑稽可笑之极。

萧峰笑道：“萧某可要失陪了！”说着转身便行。

那矮子却说什么也不肯放手，他对自己的武功倒也有自知之明，适才一跃而攀上钢杖，实属侥幸，松手落下之后，第二次再跃，多半不能再攀得到，这钢杖是他十分爱惜的兵刃，轻重合手，再要打造，那就难了，他又用力摇了几下，钢杖仍是纹丝不动，叫道：“喂，你将神木王鼎留下，否则的话，那可后患无穷。”

萧峰道：“神木王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星宿派门下的三弟子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阁下武功出神入化，我们都是很佩服的。那座小鼎嘛，本门很是看重，外人得之却是无用，还请阁下赐还。我们必有酬谢。”

萧峰见他们的模样不似作假，也不似埋伏了要袭击自己的样子，便道：“阿紫，将那个神木王鼎拿出来，给我瞧瞧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”

阿紫道：“哎唷，我交了给你啦，肯不肯交出来，可全凭你了。姊夫，还是你自己留着罢。”萧峰一听，已猜到她盗了师门宝物，说已交在自己手中，显是为了要自己为她挡灾，当下将计就计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交给我的物事很多，我也弄不清哪一件叫做‘神木王鼎’。”

那矮子身子吊在半空，当即接口道：“那是一只六寸来高的小小木鼎，深黄颜色。”萧峰道：“嗯，这只东西么？我见倒见过，那只是件小小玩意儿，又有什么用处？”那矮子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？怎么是一件小小玩意儿？这木鼎……”他还待说下去，那胖子喝道：“师弟别胡说八道。”转头向萧峰道：“这虽是件没用的玩意儿，但这是家师……家师……那个父亲所赐，因此不能失却，务请阁下赐还，我们感激不尽。”

萧峰道：“我随手一丢，不知丢到哪里去啦，是不是还找得到，那也难说，倘若真是要紧物事，我就回信阳去找找，只不过路程太远，再走回头路可就太也麻烦。”

那矮子抢着道：“要紧得很，怎么不要紧？咱们快……快……回信阳去拿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纵身而下，连自己的就手兵刃也不要了。

萧峰伸手轻敲自己额角，说道：“唉，这几天没喝够酒，记性不大好，这只小木鼎嘛，也不知是放在信阳呢，还是在大理，嗯，要不然是在晋阳……”

那矮子大叫：“喂，喂，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在大理，还是晋阳？天南地北，这可不是玩的。”那胖子却看出萧峰是故意为难，说道：“阁下不必出言戏耍，但教此鼎完好归还，咱们必当重重酬谢，决不食言。”

萧峰突然失惊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我想起来了。”那四人齐声惊问：“什么？”萧峰道：“那木鼎是在马夫人家里，刚才我放了一把火，将她家烧得片瓦无存，这只木鼎嘛，给大火烧上一烧，不知道会不会坏？”那矮子大声道：“怎么不坏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三师哥，四师哥，

那如何是好。我不管，师父要责怪，可不关我的事。小师妹，你自己去跟师父说，我，我可管不了。”

阿紫笑道：“我记得好像不在马夫人家里。众位师哥，小妹失陪了，你们跟我姊夫理论理论罢。”说着斜身一闪，抢在萧峰身前。

萧峰转了过来，张臂拦住四人，道：“你们倘若说明白那神木王鼎的用途来历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们找找，否则的话，在下恕不奉陪了。”

那矮子不住搓手，说道：“三师哥，没法子啦，只好跟他说了罢？”那胖子道：“好，我便跟阁下说……”

萧峰突然身形一晃，纵到那矮子身边，一伸手托在他腋下，道：“咱们到上面去，我只听你说，不听他的。”他知那胖子貌似忠厚，其实十分狡狯，没半句真话，倒是这矮子心直口快，不会说谎，他托着那矮子的身躯，发足便往山壁上奔去，山壁陡峭之极，本来无论如何攀援不上，但萧峰提气直上，一口气便冲上了十来丈，见有一块凸出的石头，便将那矮子放在石上，自己一足踏石，一足凌空，说道：“你跟我说罢！”

那矮子身在半空，向下一望，不由得头晕目眩，忙道：“快……快放我下去。”萧峰笑道：“你自己跳下去罢。”那矮子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这一跳岂不跌个粉身碎骨？”萧峰见他性子直率，倒生了几分好感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矮子道：“我是出尘子！”萧峰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名字倒风雅，只可惜跟你老兄的身材似乎不大相配。”说道：“我可要失陪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出尘子大声道：“不能，不能，哎哟，我……我要摔死了。”

双手紧贴山壁，暗运内劲，要想抓住石头，但触手处尽是光溜溜的，哪里依附得住？他武功虽然不弱，但处身这三面凌空的高处，不由得十分惊恐。

萧峰道：“快说，神木王鼎有什么用！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下去了。”

出尘子急道：“我……我非说不可么？”萧峰道：“不说也成，那就再见了。”出尘子一把抓住他衣袖，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这座神木王鼎是本门的三宝之一，用来修习‘化功大法’的。师父说，中原武人一听到我们的‘化功大法”，便吓得魂飞魄散，要是见到这座神木王鼎，非打得稀烂不可，这……这是一件希世奇珍，非同小可……”

萧峰久闻“化功大法”之名，知是一门污秽阴毒的邪术，听得这神木王鼎用途如此，也懒得再问，伸手托在出尘子腋下，顺着山壁直奔而下。

在这陡峭如墙的山壁疾冲下来，比之上去时更快更险，出尘子吓得大声呼叫，一声呼叫未息，双脚已经着地，只吓得脸如土色，双膝发战。

那胖子道：“八师弟，你说了么？”出尘子牙关格格互击，兀自说不出话来。

萧峰向着阿紫道：“拿来！”阿紫道：“拿什么来啊？”萧峰道：“神木王鼎！”阿紫道：“你不是说放在马夫人家里么？

怎么又向我要？”萧峰向她打量，见她纤腰细细，衣衫也甚单薄，身边不似藏得有一座六寸来高的木鼎，心想，这小姑娘狡猾得紧，她门户中事，原本不用我理会，这些邪魔外道难缠得紧，阴魂不散的跟着自己，也很讨厌，便道：“这种东西萧某得之无用，决计不会拿了不还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萧某失陪了。”说着迈开大步，几个起落，已将五人远远抛在后面。

那四人震于他的神威，要追还是不追，议论未定，萧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。

萧峰一口气奔出七十余里，这才找到饭店，饮酒吃饭。这天晚上，他在周王店歇宿，运了一会功，便即入睡。到得半夜，睡梦中忽然听到几响尖锐的哨声，当即惊醒。过得片刻，西南角下有几下哨声，跟着东南角上也有几下哨声相应，哨声尖锐凄厉，正是星宿海一派门人所吹的玉笛。萧峰心道：“这一干人赶到左近了，不必理会。”

突然之间，两下“叽，叽”的笛声响起，相隔甚近，便发自这小客店中，跟着有人说道：“快起身，大师哥到了，多半已拿住了小师妹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拿住了，你说她能不能活命？”先前那人道：“谁知道呢？快走，快走！”听得两人推开窗子，纵跃出房。

萧峰心想：“又是两个星宿派门下弟子，没料到这小客店中也伏得有这种人，想是他们比我先到，在客店中一声不出，是以我并未发觉。那二人说不知阿紫能否活命，这小姑娘虽然歹毒，我总不能让她死于非命，否则如何对得起阿朱？”当下也跃出房去。

但听得笛声不断，此起彼应，渐渐移向西南方。他循声赶去，片刻间便已赶上了从客店中出来的那二人。他在二人身后十余丈处不即不离的跟着，翻过两个山头。只见前面山谷中生着一堆火焰。火焰高约五尺。色作纯碧，鬼气森森，和寻常火焰大异。那二人直向火焰处奔去，到得火焰之前，拜倒在地。

萧峰悄悄走近，隐身石后，望将出去，只见火焰旁聚集了十多人，一色的麻葛布衫，绿油油的火光照映之下，人人均有凄惨之色。绿火左首站着一人，一身紫衫，正是阿紫。她双手已被铁铐铐住，雪白的脸给绿火一映，看上去也甚诡异。

众人默不作声的注视火焰，左掌按胸，口中喃喃的不知说些什么。萧峰知道这些邪魔外道各有各的怪异仪式，也不去理会。他听适才那两名星宿弟子说“大师哥到了，多半已拿住了小师妹”，见这十余人有老有少，服饰一般无二，动作神态之中，也无哪一个特别显出颐指气使的模样。

忽听得“呜呜呜”几下柔和的笛声从东北方飘来，众人转过身子，齐向着笛声来处躬身行礼。阿紫小嘴微翘，却不转身。萧峰向着笛声来处瞧去，只见一个白衣人影飘行而来，脚下甚是迅捷，片刻间便走到火焰之前，将一枝二尺来长的玉笛一端放到嘴边，向着火焰鼓气一吹，那火焰陡地熄灭，随即大亮，蓬的一声响，腾向半空，升起有丈许来高，这才缓缓低降。众人高呼：“大师兄法力神奇，令我等大开眼界。”

萧峰瞧那“大师兄”时，微觉诧异，此人既是众人的大师兄，该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，岂知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身材高瘦，脸色青中泛黄，面目却颇英俊。萧峰适才见了他飘行而至的轻功和吹火之技，知道他内力不弱，但这般鼓气吹熄绿火，重又点旺，却非内功，料想是笛中藏着什么引火的特异药末。

只听他向阿紫道：“小师妹，你面子不小啊，这许多人为你劳师动众，从星宿海千里迢迢的赶到中原来。”

阿紫道：“连大师哥也出马，师妹的面子自然不小了，不过要是算上我的靠山，只怕你们大伙儿的份量还有点儿不够。”那大师兄道：“师妹还有靠山么？却不知是谁？”阿紫道：“靠山么，自然是我的爹爹、伯父、妈妈、姊夫这些人。”那大师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师妹从小由咱们师父抚养长大，无父无母，打从哪里忽然间又钻出了许多亲戚出来？”阿紫道：“啊哟，一个人没爹没娘，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？只不过我爹爹、妈妈的姓名是个大秘密，不能让人随便知道而已。”

那大师兄道：“那么师妹的父母是谁？”阿紫道：“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你要我说么，快开了我的手铐。”

那大师兄道：“开你手铐，那也不难，你先将神木王鼎交出来。”阿紫道：“王鼎在我姊夫那里。三师哥、四师哥、七师哥、八师哥他们不肯向我姊夫要，我又有什么法子？”

那大师哥向萧峰日间所遇的那四人瞧去，脸露微笑，神色温和，那四人却脸色大变，显得害怕之极。出尘子道：“大……大……大师哥，这可不关我事。她……她姊夫本事太大，我……我们追他不上。”那大师兄道：“三师弟，你来说。”

那胖子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便将如何遇见萧峰，他如何接去四人钢杖，如何将出尘子提上山壁迫问等情一一说了，竟没半点隐瞒。他本来行事说话都是慢吞吞地泰然自若，但这时对着那大师兄，说话声音发颤，宛如大祸临头一般。

那大师兄待他说完，点了点头，向出尘子道：“你跟他说了什么？”

出尘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那大师兄道：“你说了些什么？跟我说好了。”出尘子道：“我说……我说……这座神木王鼎，是本门的三宝之一，是……是……练那个大法的。我又说，师父说道，中原武人一听到我们的化功大法，便吓得魂飞魄散，若是见到这座神木王鼎，非打得稀烂不可。我说这是一件稀世奇珍，非同小可，因此……因此请他务必归还。”

那大师兄道："很好，他说什么？"出尘子道："他……他什么也不说，就放我下来了。"

那大师兄道："你很好。你跟他说，这座神木王鼎是练咱们'化功大法'之用，深恐他不知道'化功大法'是什么东西，特别声明中原武人一听其名，便吓得魂飞魄散。妙极，妙极，他是不是中原武人？"出尘子道："我不……知……知道。"

那大师兄道："到底是知道？还是不知道？"他话声温和，可是出尘子这么一个刚强暴躁之人，竟如吓得魂不附体一般，牙齿格格打战，道："我……格格……我……格格……不……

不……知……格格……知……格格……知道。"这"格格"之声，是他上齿和下齿相击，自己难以制止。

那大师兄道："那么他是吓得魂飞魄散呢？还是并不惧怕。"出尘子道："好像他……他……格格……没怎样……怎么……也不害怕。"那大师兄道："你猜他为什么不害怕？"出尘子道："我猜不出，请大……师哥告知。"那大师兄道："中原武人最怕咱们的化功大法，而要练这门化功大法，非这座神木王鼎不可。这座王鼎既然落入他手中，咱们的化功大法便练不成，因此他就不怕了。"出尘子道："是，是大师哥明见万里，料敌如神，师弟……师弟万万不及。"

萧峰日间和星宿派诸弟子相遇，觉得诸人之中倒是这出尘子爽直坦白，对他较有好感，见他对那大师兄怕得如此厉害，颇有出手相救之意，哪知越听越不成话，这矮子吐言卑鄙，拚命的奉承献媚。萧峰便想："这人不是好汉子，是死是活，不必理会。"

那大师兄转向阿紫，问道："小师妹，你姊夫到底是谁？"

阿紫道："他吗？说出来只恐吓你一跳。"那大师兄道："但说不妨，倘若真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，我摘星子留意在心便了。"

萧峰听他自报道号，心道："摘星子！好大的口气！瞧他适才飘行而来的身法，轻功虽然甚佳，却也胜不过大理国的巴天石、四大恶人中的云中鹤。"

只听阿紫道："他吗？大师哥，中原武人以谁为首？"那大师兄摘星子道："人人都说'北乔峰，南慕容'难道这二人都是你姊夫么？"

萧峰气往上冲，心道："你这小子胡言乱语，瞧我叫你知道好歹。"

阿紫格格一笑，说道："大师哥，你说话也真有趣，我只有一个姊姊，怎么会有两个姊夫？"摘星子微笑道："我不知道你只一个姊姊。嗯，就算只一个姊姊，有两个姊夫也不希奇啊。"阿紫道："我姊夫脾气大得很，下次我见到他时，将你这句话说与他知，你就有苦头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姊夫便是丐帮帮主、威震中原的'北乔峰'便是。"

此言一出，星宿派中见过萧峰之人都是一惊，忍不住一齐"哦"的一声。那二师兄狮鼻人道："怪不得，怪不得。折在他的手里，我也服气了。"

摘星子眉头微蹙，说道："神木王鼎落入了丐帮手中，可不大好办了。"

出尘子虽然害怕，多嘴多舌的脾气却改不了，说道："大师哥，这乔峰早不是丐帮的帮主了，你刚从西边来，想来没听到中原武林最近这件大事。那乔峰，那乔峰，已给丐帮大伙儿逐出帮啦！"他事不关己，说话便顺畅了许多。

摘星子吁了口气，绷紧的脸皮登时松了，问道："乔峰给逐出丐帮了么？是真的么？"

那胖胖的三弟子道："江湖上都这么说，还说他不是汉人，是契丹人，中原英雄人人要杀他而甘心呢。听说此人杀父、杀母、杀师父、杀朋友，卑鄙下流，无恶不作。"

萧峰藏身山石之后，听着他述说自己这几个月来的不幸遭遇，不由得心中一酸，饶是他武功盖世，胆识过人，但江湖间声名如此难听，为天下英雄所不齿，毕竟无味之极。

只听摘星子问阿紫道："你姊姊怎么会嫁给这种人？难道天下人都死光了？还是给他先奸后娶、强逼为妻？"

阿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"怎会嫁他，我可不知，不过我姊姊是给他一掌打死的。"

众人又都"哦"的一声。这些人心肠刚硬，行事狠毒，但听乔峰杀父、杀母、杀师父、杀朋友之余，又杀死了妻子，手段之辣，天下少有，却也不禁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

摘星子道："丐帮人多势众，确有点不易对付，既然这乔峰已被逐出丐帮，咱们还忌惮他什么？嘿嘿？"冷笑两声，说道："什么'北乔峰，南慕容'，那是他们中原武人自相标榜的言语，我就不信这两个家伙，能抵挡得了我星宿派的神功妙术！"

那胖子道："正是，正是，师弟们也都这么想。大师哥武功超凡入圣，这次来到中原，正好将'北乔峰，南慕容'一起给宰了，挫折一下中原武人的锐气，好让他们知道我星宿派的厉害。"

摘星子问道："那乔峰去了哪里？"

阿紫道："他说是要到雁门关外，咱们一直追去，好歹要寻到他。"

摘星子道："是了！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八五位师弟，这次临敌失机，你们该当何罪？"那五人躬身道："恭领大师哥责罚。"摘星子道："咱们来到中原，要办的事甚多，要是依罪施罚，不免减弱了人手。嗯，我瞧，这样罢……"说话未毕，左手一扬，衣袖中飞出五点蓝印印的火花，便如五只飞萤一般，扑过去分别落在五人肩头，随即发出嗤嗤声响。

萧峰鼻中闻到一阵焦肉之气，心道："好家伙，这可不是烧人么？"火光不久便熄，但五人脸上痛苦的神色却越来越厉害。萧峰寻思："这人所掷的是硫磺硝磷之类的火弹，料来其中藏有毒物，是以火焰熄灭之后，毒性钻入肌肉，反而令人更加痛楚难当。"

只听摘星子道："这是小号的'炼心弹'。你们经历一番磨练，耐力更增，下次再遇到劲敌，也不会一战便即屈服，丢了我星宿派的脸面。"狮鼻人和那胖子道："是，是，多谢大师哥教诲。"其余三人运内力抗痛，无法开口说话。过了一炷香时分，五人的低声呻吟和喘声才渐渐止歇，这一段时刻之中，星宿派众弟子瞧着这五人咬牙切齿、强忍痛楚的神情，无不胆战心惊。

摘星子的眼光慢慢转向出尘子，说道："八师弟，你泄漏本派重大机密，令本派重宝面临破灭之险，该受如何处罚？"

出尘子脸色大变，突然间双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求道："大师……大师哥，我……我那时胡里胡涂的随口说了出来……你……你饶了我一命，以后……以后给你做牛做马，不敢有半句怨言，不……不……敢有半分怨心。"说着连连磕头。

摘星子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八师弟，你我同门一场，若是我力之所及，原也想饶了你。只不过……唉，要是这次饶了你，以后还有谁肯遵守师父的戒令？你出手罢！本门的规矩，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你能打败执法尊者，什么罪孽便都免去了。

你站起来，这就出手罢！"

出尘子却怎敢和他放对？只不住磕头，咚咚有声。

摘星子道："你不肯先出手，那么就接我招罢。"

出尘子一声大叫，俯身从地下拾起两块石头，使劲向摘星子掷去，叫道："大师哥，得罪了！"跟着又拾起两块石头掷出，身子已跃向东北角上，呼呼两响，又掷出两块石头，一个肉球般的身子已远远纵开。他自知武功与摘星子差得甚远，只盼这六块石头能挡得一挡，便可脱身逃走，此后隐姓埋名，让星宿派的门人再也找寻不到。

摘星子右袖挥动，在最先飞到的石头上一带，石头反飞而出，向出尘子后心砸去。

萧峰心想："这人借力打力的功夫倒也了得，这是真实本领，并非邪法。"

出尘子听到背后风声劲急，斜身左跃躲过。但摘星子拂出的第二块石头跟着又到，竟不容他有喘息余地。出尘子左足刚在地下一点，劲风袭背，第三块石头又已赶了过来。每一块石头掷去，都是逼得出尘子向左跳了一大步，六大步跳过，他又已回到火焰之旁。

只听得拍的一声猛响，第六块石头远远落下。出尘子脸色苍白，手一翻，从怀中取出一柄匕首，便往自己胸口插入。

摘星子衣袖轻挥，一朵蓝色火花扑向他手腕，嗤嗤声响，烧炙他腕上穴道。出尘子手一松，匕首落地。他大声叫道：“大师哥慈悲！大师哥慈悲！”

摘星子衣袖一挥，一股劲风扑出，射向那堆绿色火焰。火焰中分出一条细细的绿火，射向出尘子身上，着体便燃，衣服和头发首先着火。只见他在地下滚来滚去，厉声惨叫，一时却又不死，焦臭四溢，情状可怖。星宿派众门人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

摘星子道：“大家都不说话，嗯，你们觉得我下手太辣，出尘子死得冤枉，是不是？”

众人立即抢着说道：“出尘子死有余辜，大师哥帮他炼体化骨，对他真是仁至义尽。”“大师哥英明果断，处置得适当之极，既不宽纵，又不过分，咱们敬佩万分。”“这家伙泄漏本派的机密，使师尊的练功至宝遭逢危难，本当凌迟碎割，让他吃上七日七夜的苦头这才处死。大师哥顾全同门义气，这家伙做鬼也感激大师哥的恩惠。”“咱们人人有罪，请大师哥宽恕。”

无数卑鄙无耻的言语，夹杂在出尘子的惨叫狂号声中，萧峰只觉说不出的厌憎，转过身来，左足一弹，已悄没声的落在二丈以外，以摘星子如此功夫，竟也没有察觉。

萧峰正要离去，忽听得摘星子柔声问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偷盗师尊的宝鼎，交与旁人，该受什么处罚？”萧峰一惊，心道：“只怕阿紫所受的刑罚，比之出尘子更要惨酷十倍，我若袖手而去，心中何安？”当即转身，悄没声的又回到原来隐身之处。

只听阿紫说道：“我犯了师父的规矩，那不错，大师哥，你想不想拿回宝鼎？”摘星子道：“这是本门的三宝之一，当然非收回不可，如何能落入外人之手？”阿紫道：“我姊夫的脾气，并不怎么太好。这宝鼎是我交给他的，如果我向他要回，他当然完整无缺的还我。倘若外人向他要，你想他给不给呢？”

摘星子“嗯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很难说。要是宝鼎有了些微损伤，你的罪孽可就更加大了。”阿紫道：“你们向他要，他无论如何是不肯交还的。大师哥武功虽高，最多也不过将他杀了，要想取回宝鼎，那可千难万难。”摘星子沉吟道：“依你说那便如何？”阿紫道：“你们放开我。让我独自到雁门关外，去向姊夫把宝鼎要回。这叫做将功赎罪，不过你得答允，以后不能向我施用什么刑罚。”

摘星子道：“这话听来倒也有理。不过，小师妹啊，这么一来，做大师哥的脸皮，可就给你剥得干干净净了，从此之后，我再也不能做星宿派的大师兄了。我一放了你，你远走高飞，跟着你姊夫逃之夭夭，我又到哪里去找你？这宝鼎嘛，咱们是志在必得，只要不泄漏风声，那姓乔的未必便敢贸然毁去。小师妹，你出手罢，只要你打胜了我，你便是星宿派的大师姊，反过来我要听你号令，凭你处分。”

萧峰这才明白：“原来他们的排行是以功夫强弱而定，不按照入门先后，是以他年纪轻轻，却是大师兄，许多比他年长之人，反而是师弟。这么说来，这些人相互间常常要争夺残杀，那还有什么同门之情、兄弟之义？”

他却不知，这个规矩正是星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法门。大师兄权力极大，做师弟的倘若不服，随时可以武力反抗，那时便以武功定高低。倘若大师兄得胜，做师弟的自然是任杀任打，绝无反抗余地。要是师弟得胜，他立即一跃而升为大师兄，转手将原来的大师兄处死。师父眼睁睁的袖手旁观，决不干预。在这规矩之下，人人务须努力进修，借以自保，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，显得武功低微，以免引起大师兄的疑忌。出尘子膂力厉害，所铸钢杖又长又粗，十分沉重，虽然排行第八，早已引起摘星子的嫉忌，这次便借故剪除了他。别派门人往炸练到一定造诣便即停滞不进，星宿派门人却半天也不敢偷懒，永远勤练不休。做大师兄的固然提心吊胆，怕每个师弟向自己挑战，而做师弟的，也老是在担心大师兄找到自己头上来，但只要功夫练得强了，大师兄没有必胜把握，就不会轻易启衅。

阿紫本以为摘星子瞧在宝鼎份上，不会便加害自己，哪知他竟不上当，立时便要动手，这一来可吓得花容失色，但听出尘子呻吟叫唤之声兀自未息，这命运转眼便降到自己身上，只得颤声道：“我手足都被他们铐住了，如何跟你动手过招？你要害我，不光明正大的干，却使这等阴谋诡计。”

摘星子道：“很好！我先放你。”说着衣袖一拂，一股劲气直射入火焰之中。火焰中又分出一道细细的绿火，便如一根水线般，向阿紫双手之间的铁铐上射去。

萧峰看得甚准，这一条绿火确不是去烧阿紫身体。但听得嗤嗤轻响，过不多时，阿紫两手往外一分，铁铐已从中分断，但两个铁圈还是套在她手上。那绿火倏地缩回，跟着又向前射出，这次却是指向她足踝上的铁镣。也只片刻功夫，铁镣已自烧断。萧峰初见绿火烧熔铁铐，不禁暗自惊异摘星子内力好生了得，待再看到那绿火去烧脚镣时，这次瞧得清楚，绿火所到之处，铁镣便即变色，看来还是那火焰中颇有古怪，并非纯系出于内力。

星宿派众门人不住口的称赞：“大师哥的内功当真超凡入圣，非同小可。”“我等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当今之世，除了师尊之外，大师哥定然是天下无敌。”“什么‘北乔峰，南慕容’，叫他们来给大师哥提鞋子也不配。”“小师妹，现下你知道厉害了罢？只可惜懊悔已经迟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抢着说个不停。摘星子听着这些谄谀之言，脸带笑容，微微点头，斜眼瞧着阿紫。阿紫虽然心思灵巧，却也想不出什么妙计来脱出眼前的大难，只盼他们说之不休，摘星子越迟出手越好，但这些人翻来覆去说了良久，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意思来了，声音终于渐渐低下去。

摘星子缓缓的道：“小师妹，你这就出招罢！”阿紫颤声道：“我不出招。”摘星子道：“为什么？我看还是出招的好。”

阿紫道：“我不跟你打，明知打你不过，又何必多费气力？

你要杀我，尽管杀好了。”

摘星子叹道：“我并不想杀你。你这样一位美貌可爱的小姑娘，杀了你实在可惜，不过这叫做无法可施。小师妹，你出招罢，你杀了我，你就可以做大师姊了。星宿派中，除了师父之外，谁都要听你的号令了。”

阿紫道：“我小小女子，一生一世永远不会武功盖过你，你其实不用忌我。”

摘星子叹道：“要是你不犯这么大的罪孽，我自然永远不会跟你为难，现下……嗯……我是爱莫能助了。小师妹，你接招罢！”说着袖子一挥，一股劲风扑向火焰，一道绿色火线便向阿紫缓缓射去，似乎他不想一时便杀了她，是以火焰去势甚缓。

阿紫惊叫一声，向右跃开两步。那道火焰跟着追来。阿紫又退一步，背心已靠到萧峰藏身的大石之前。摘星子催动内力，那道火焰跟着逼了过来。阿紫已退无可退，正要想向旁纵跃，摘星子衣袖挥动，两股劲风分袭左右，令她无法闪避，正面这道绿火却越逼越近。

萧峰眼见绿火离她脸孔已不到两尺，近了一寸，又近一寸，便低声道：“不用怕，我来助你。”说着从大石后面伸手过去，抵住她背心，又道：“你运掌力向火焰击过去。”

阿紫正吓得魂飞魄散，突然听到萧峰的声音，当真喜出望外，想也不想，便一掌拍出，其时萧峰的内力已注入她体内，她这一掌劲力雄浑。那道绿色火焰倏地缩回两尺。

摘星子大吃一惊，眼见阿紫已成为俎上之肉，正想卖弄功夫，逼得绿火在她脸旁盘旋来去，吓得她大声惊叫，在众同门前显足了威风之后这才取她性命，哪想到她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这等厉害内力，实是大出意料之外。他星宿派的武功，师父传授之后，各人自行修练，到底造诣如何，不等临敌相斗或是同门自残，那是谁也不知道的。因此阿紫这一掌拍出，竟能将绿火逼回，众人都是“哦”的一声，虽均感惊讶，却谁也没疑心有人暗助，只道阿紫天资聪明，暗中将功夫练得造诣极深。

摘星子运力送回，绿火又向阿紫脸上射去，这一次使力极猛，绿火去势奇快。阿紫“嘤咛”一声，不知如何抵挡才是，忙向左一避。幸好这时摘星子拍向她左右两侧的劲力已消，她身子避开，绿火射到石上，嗤嗤直响。萧峰低声道：“左掌拍过去，隔断火焰！”阿紫心道：“这法儿挺妙！”左手一扬，一股掌力推向绿火中腰，绿火登时断为两截，前半截火焰无后力相继，在岩石上烧了一回，便渐渐弱了下去。

摘星子心想：“这股火焰倘若熄了，那便是在众同门前输了一阵，这锐气如何能挫？”当即催动掌力，又将绿火射向岩石，要将那股断了

根本的绿火接应回来。

阿紫只觉背上手掌中内力源源送来，若不拍出，说不定自己身子也要炸裂了，当下右手急挥，直击出去。萧峰内力浑厚无比，输到阿紫体内后威力虽减，但若她能善于运用，对摘星子攻个出其不意，极可能便一击而胜。只是她惊恐之余，这一掌拍出去匆匆忙忙，呼的一声响，这道细细的绿火应手而灭，虽是胜了一仗，却未损到摘星子分毫。

但这么一来，星宿派众同门已相顾失色。那七师弟不识时务，还要向大师哥捧场，说道："大师哥，你功力真强，小师妹这一掌拍来，最多也不过将'神火'拍熄一些，却哪里奈何得了你？"这几句话他是有心拍大师兄马屁，但摘星子听来，却是有如向他讽刺一般，突然间衣袖一拂，绿火斜出，嗤的一声响，如一枝箭般射到了七师弟脸上。绿火略一烧炙，便即缩回，那人已双手掩面，蹲在地下，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。

摘星子刚将七师弟整治了一下，随即左掌斜拍，一道绿火又向阿紫射来。这次的绿火却粗得多了，声势汹汹，照映得阿紫头脸皆碧。

阿紫拍出掌力，抵住绿火，不令近前。那绿火登时便在半空僵住，焰头前进得一两寸，又向后退了一两寸。黑暗之中，便似一条绿色长蛇横卧空际，轻轻摆动，颜色又是鲜艳，又是诡异，光芒闪烁不定。

摘星子连催三次掌力，都给阿紫挡回，不由得又是焦躁，又是愤怒，再催两次掌力仍是不得前进，蓦地里一股凉意从背脊上升向后颈："她，她……她余力未尽，原来一直在作弄我。难道师父偏心，暗中将本门最上乘的功夫传了她？我……

我这可上了她的当啦！"想到此处，心下登时怯了，手上掌力便即减弱，那条绿色长蛇快如闪电般退向火堆。

摘星子厉声大喝，掌力加盛，绿火突然化作一个斗大的火球，向阿紫疾冲过来。阿紫右掌急拍，却挡不住火球的冲势，左掌忙又推出，双掌并力，才挡住火球。

只见一个碧绿的火球在空中骨碌碌的迅速转动，众弟子喝起采来，都说："大师哥功力神妙，这一次小丫头可就糟糕啦！""小师妹，你还逞什么强？乘早服输，说不定大师哥还能给你一条生路。"

阿紫不住催动掌力，但萧峰送来的掌力虽强，终究是外来之物，她运用之际不能得心应手。摘星子和她僵持片刻，已发觉了她内力弱点所在，突然间双眉往上一竖，右手食指点了两点，火焰堆中嗤嗤两声轻响，爆出几朵火花，犹如流星一般，分从左右袭向阿紫，来势迅速之极。阿紫叫声"啊哟！"

她双手掌力已凝聚在火球之上，再也分不出手来抵挡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得侧身闪避。但两朵火花在摘星子内力催动之下，立即追来。

萧峰眼见阿紫已无力与抗，当下左掌微扬，一股掌力轻轻推出，阿紫身形闪动之际，两条腰带飘将起来，一飘一拂，两朵火花迅速无伦的向摘星子激射回去。

摘星子只吓得目瞪口呆，一怔之间，两朵火花已射到身前，急忙跃起，一朵火花从他足底下飞过。两名师弟喝采：

"好功夫，大师兄了不起！"采声未歇，第二朵火花已奔向他小腹。摘星子身在半空，如何还能向上拔高？嗤的一声响，火花已烧上他肚腹。摘星子"啊"的一声大叫，落了下来，那团大火球也即回入火焰堆中。

众弟子眼望阿紫，脸上都现出敬畏之色，均想："看来小师妹功力不弱，大师兄未必一定能够取胜，我喝采可不要喝得太响了。"

摘星子神色惨淡，伸手打开发髻，长发下垂，覆在脸上，跟着力咬舌尖，一口鲜血向火焰中喷去。那火焰忽地一暗，随即大为明亮，耀得众人眼睛也不易睁开。众弟子还是忍不住大声喝采："大师哥好功力，令我们大开眼界。"摘星子猛地身子急旋，如陀螺般连转了十多个圈子，大袖拂动，整个火焰堆陡地拔起，便如一座火墙般向阿紫压来。

萧峰知摘星子所使的是一门极厉害的邪术，平生功力已尽数凝聚在这一击之中。这人虽然奸恶，但和他无怨无仇，何必跟他大斗，当下反掌为抓，抓住阿紫背心，便想拉了她就此离去。忽听得阿紫叫道："阿朱姊姊，阿朱姊姊，你亲妹子给人家这般欺侮，你也不给我出气？"萧峰一怔："她在叫唤阿朱，我……我……就此一走了事吗？"

萧峰微一迟疑，那绿火来得快极，便要扑到阿紫身上，只得双掌齐出，两股劲风拍向阿紫的衣袖。碧焰映照之下，阿紫两只紫色的衣袖鼓风飘起，向外送出，萧峰的劲力已推向那堵绿色的光墙。

这片碧焰在空中略一停滞，便缓缓向摘星子面前退去。摘星子大惊，又在舌尖上一咬，一口鲜血再向火焰喷去，火焰一盛，回了过来，但只进得两尺，便给萧峰的内力逼转。众弟子见阿紫的衣袖鼓足了劲风，便如是风帆一般，都道这位小师妹的内功高强之极，哪想得到她背后另外有人。

≌　亲哟耸绷成弦盐薨氲闻　　　豢诳谙恃　蛔∠蚧鹏嬷型氯ㄕΚ　绯鲜豢谙恃　　αΡ慵跞跻环郑　庖咽瞧锘20.严拢　坏麋厕盏降祝谓　⒆仙账懒耍　12.蠢肴亻　　　傩蘖犯丛　　禅蚋　渌　Φ芮瞥鋈普溃　挡欢ǔ嘶　懯醇鹫庀殖杀阅要　掷聪蛩　粽健Κ　欢吓绯鱿恃

谙舴逍刍氲哪诹ｘ　埃　萄嬗衷跄苤迩鞍氩氲撸?

萧峰从对方内劲之中，察觉他真气越来越弱，即将油尽灯枯，便凝气向阿紫道："你叫他认输便是，不用斗了。"

阿紫叫道："大师哥，你斗不过我啦，只须跪下求饶，我不杀你便是。你认输罢！"摘星子惶急异常，自知命在顷刻，听了阿紫的话，忙点了点头。阿紫道："你干么不开口？你不说话，便是不肯认输。"摘星子又连连点头，却始终不说话，他凝运全力与萧峰相抗，只要一开口，停送真气，碧焰卷将过来，立时便将他活活烧死。

≈谕　欧追壮奥钇鸽矗骸罢　亲樱　愦蚴淞耍　尾还蛳掳荩俊　薄罢　獯扰ｏ　跎　　渤隼矗　　撬ゾ墒敗！　傩蘖睿　愣ζ尾嫣哺牲钕埃　匮　薄罢　绮椓　　谦　跑　吃呋馈　怂吹　P　贾　砀寿　媒ǖ：　弊埃　堋　盂∈ɣ每砵鬆罅泼　哪阈悦　慊鮭渤攀灞爝羲蘖耍　　谒档谋嗄娴幕啊！　　谒档谋嗄娴幕啊。　薄罢　亲樱　嘌　埃　揖蹉　滥阌惺裁吹谋臼拢坎晦ɡ 媒ǎ　涨Ｂ　⑾路嵬ξǔ　闭嫣哺牲钕行说拇虲肌！薄澳阅跄卑邓阌ψ稹　笸纪皴ǖ嵝Ｂ　ㄊ∈ɣ貌鸪┣四愣毳跄艘　ǔ惸饣锝

竼　薤茎　鸸　薄罢∈ɣ蒙窆ζ婷睿　耸ψ稹　仗煜乱话懶的　蓢　浚　薄罢　亲樱　阄远岳匣驴辽Γ　倨痹∈ɣ茫　嫒诺你欤　

萧峰听这干人见风使帆，捧强欺弱，一见摘星子处于下风，立即翻脸相向，还在片刻之前，这些人将大师兄赞成是并世无敌的大英雄，这时却骂得他狗血淋头，比猪狗也还不如，心想："星宿老魔收的弟子，人品都这么奇差，阿紫自幼和这些人为伍，自然也是行止不端了。"见摘星子狼狈之极，当下也不为已甚，内劲一收，阿紫的一双衣袖便即垂下。

摘星子神情委顿，身子摇摇晃晃，突然间双膝一软，坐倒在地。阿紫道："大师哥，你怎么啦？服了我么？"摘星子低声道："我认输啦。你……你别……别叫我大师哥，你是咱们的大师姊！"

众弟子齐声欢呼："妙极，妙极！大师姊武功盖世，星宿派有这样一位传人，咱们星宿派更加要名扬天下了。""大师姊，你快去宰了那什么'北乔峰，南慕容'，咱星宿派在中原唯我独尊。"另一人道："你胡说八道！北乔峰是大师姊的姊夫，怎么杀得？""有什么杀不得？除非他投入咱们星宿派门下，甘愿服输。"

阿紫斥道："你们瞎说些什么？大家别作声。"众弟子登时鸦雀无声。

阿紫笑眯眯的向摘星子道："本门规矩，更换传人之后，旧的传人该当如何处置？"摘星子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颤声道："大大……大师姊，求你……求你……"阿紫格格娇笑，说道："我真想饶你，只可惜本门规矩，不能坏在我的手里。你出招罢！有什么本事，尽力向我施展好了。"

摘星子知道自己命运已决，不再哀求，凝气双掌，向火堆平平推出，可是他内力已尽，双掌推出，火焰只微微颤动了两下，更无动静。

阿紫笑道："好玩，好玩，真好玩！大师哥，你的法术怎么忽然不灵了？"向前跨出两步，双掌拍出，一道碧焰吐出，射向摘星子身上。阿紫内力平平，这道碧焰去势既缓，也甚是松散黯淡，但摘星子此刻已无丝毫还手余地，连站起来逃命的力气也无。碧焰一射到他身上，霎时

间头发衣衫着火，狂叫惨号声中，全身都裹入烈焰之中。

众弟子颂声大起，齐赞大师姊功力出神入化，替星宿派除去了一个为祸多年的败类，禀承师尊意旨，立下了大功。

萧峰虽在江湖上见过不少惨酷凶残之事，但阿紫这样一个秀丽清雅、天真可爱的少女，行事竟这般毒辣。他心中只感说不出的厌恶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拔足便行。

阿紫叫道："姊夫，姊夫，你别走，等一等我。"星宿派诸弟子见岩石之后突然有人现身，而二弟子、三弟子等人认得便是萧峰，都是愕然失色。

阿紫又叫："姊夫，你等等我。"抢步走到萧峰身边。这时摘星子的惨叫声愈来愈响，他嗓音尖锐，加上山谷中的回声，更是难听。萧峰皱眉道："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做了星宿派传人，成了这一群人的大师姊，不是心满意足了么？"阿紫笑道："不成。"压低声音道："我这大师姊是混来的，有什么希罕？姊夫，我跟你一起到雁门关外去。"萧峰听着摘星子的呼号之声，不愿在这地方多耽，快步向北行去。

阿紫和他并肩而走，回头叫道："二师弟，我有事去北方。

你们在这里附近等我回来，谁也不许擅自离开，听见了没有？"

众弟子一齐抢上几步，恭恭敬敬的躬身说道："谨领大师姊法旨，众师弟不敢有违。"随即纷纷称颂："恭祝大师姊一路平安。""恭祝大师姊事事如意。""恭祝大师姊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""大师姊身负如此神功，天下事有什么办不了？这般恭祝，那也是多余的了。"

阿紫回手挥了几下，脸上忍不住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萧峰在白雪映照之下，见到她秀丽的脸上满是天真可爱的微笑，便如新得了个有趣的玩偶或是好吃的糖果一般，若非适才亲眼目睹，有谁能信她是刚杀了大师兄、新得天下第一大邪派传人之位。萧峰轻轻叹息一声，只觉尘世之间，事事都是索然无味。

阿紫问道："姊夫，你叹什么气？说我太也顽皮么？"萧峰道："你不是顽皮，是太过残忍凶恶。咱们成年男子，这么干那也罢了，你是个小姑娘，怎么也这般下手不容情？"阿紫奇道："你是明知故问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"说着侧过了头，瞧着萧峰，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。萧峰道："我怎么会明知故问？"

阿紫道："这就奇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这个大师姊是假的，是你给我挣来的，只不过他们都瞧不出来而已。要是我不杀他，终有一日会给他瞧出破绽，那时候你又未必在我身边，我的性命自然势必送在他手里。我要活命，便非杀他不可。"

萧峰道："好罢！那你定要跟我去雁门关，又干什么？"阿紫道："姊夫，我对你说老实话了，好不好，你听不听？"萧峰心道："好啊，原来你一直没跟我说老实话，这时候才说。"

说道："当然好，我就怕你不说老实话。"阿紫格格的笑了几声，伸手挽住他臂膀，道："你也有怕我的事？"萧峰叹道："我怕你的事多着呢，怕你闯祸，怕你随便害人，怕你做出古里古怪的事来……"阿紫道："你怕不怕我给人家欺侮，给人家杀了？"萧峰道："我受了你姊姊重托，当然要照顾你。"阿紫道："要是我姊姊没托过你呢？倘若我不是阿朱的妹子呢？"

萧峰哼了一声，道："那我又何必睬你？"

阿紫道："我姊姊就那么好？你心中就半点也瞧我不起？"

萧峰道："你姊姊比你好上千倍万倍，阿紫，你一辈子也永远比不上她。"说到这里，眼眶微红，语音颇为酸楚。

阿紫嘟起小嘴，悻悻的道："既然阿朱样样都比我好，那么你叫她来陪你罢，我可不陪你了。"说了转身便走。

萧峰也不理睬，自管迈步而行，心中却不由得伤感："倘若阿朱陪我在这雪地中行走，倘若她突然发嗔，转身而去，我当然立刻便追赶前去，好好的赔个不是。不，我起初就不会惹她生气，什么事都会顺着她。唉，阿朱对我柔顺体贴，又怎会向我生气？"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阿紫又奔了回来，说道："姊夫，你这人也忒狠心，说不等便不等，没半点仁慈心肠。"萧峰嘿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"你也来说什么仁慈心肠。阿紫，你听谁说过'仁慈'两字？"阿紫道："听我妈妈说的，她说对人不要凶狠霸道，要仁慈些才是。"萧峰道："你妈妈的话不错，只可惜你从小没跟妈妈在一起，却跟着师父学了一肚子的坏心眼儿。"阿紫笑道："好罢！姊夫，以后我跟你在一起，多向你学些好心眼儿。"

萧峰吓了一跳，连连摇手，忙道："不成，不成！你跟着我这个粗鲁匹夫有什么好？阿紫，你走罢！你跟我在一起，我老是心烦意乱，要静下来好好想一下事情也不行。"阿紫道："你要想什么事情，不如说给我听，我帮你想想。你这人太好，挺容易上人家的当。"萧峰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说道："你一个小女孩儿，懂得什么？难道我想不到的事，你反而想到了了"阿紫道："这个自然，有许多事情，你说什么也想不到的。"

她从地下抓起一把雪来，捏成一团，远远的掷了出去，说道："你到雁门关外去干什么？"萧峰摇头道："不干什么。打猎牧羊，了此一生，也就是了。"阿紫道："谁给你做饭吃？谁给你做衣穿？"萧峰一怔，他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，随口道："吃饭穿衣，那还不容易？咱们契丹人吃的是羊肉牛肉，穿的是羊皮牛皮，到处为家，随遇而安，什么也不用操心。"阿紫道："你寂寞的时候，谁陪你说话？"萧峰道："我回到自己族人那里，自会结识同族的朋友。"阿紫道："他们说来说去，尽是打猎、骑马、宰牛、杀羊，这些话听得多了。又有什么味道？"

萧峰叹了口气，知道她的话不错，无言可答。

阿紫道："你非去辽国不可么？你不回去，在这里喝酒打架。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岂不是轰轰烈烈、痛快得多么？"

萧峰听她说"在这里喝酒打架，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岂不是轰轰烈烈、痛快得多么"这句话，不由得胸口一热，豪气登生，抬起头来，一声长啸，说道："你这话不错！"

阿紫拉拉他臂膀，说道："姊夫，那你就别去啦，我也不回星宿海去，只跟着你喝酒打架。"萧峰笑道："你是星宿派的大师姊，人家没了传人，没了大师姊，那怎么成？"阿紫道："我这个大师姊是混骗来的，一露出马脚，立时就性命不保，虽说好玩，也不怎么了不起。我还是跟着你喝酒打架的好玩。"

萧峰微笑道："说到喝酒，你酒量太差，只怕喝不到一碗便醉了。打架的本事也不行，帮不了我忙，反而要我帮你。"

阿紫闷闷不乐，锁起了眉头，来回走了几步，突然坐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萧峰倒给她吓了一跳，忙问："你……你……

干什么？"阿紫不理，仍是大哭，甚为哀切。

萧峰一向见她处处占人上风，便是给星宿派擒住之时，也是倔强不屈，没想到她竟会如此苦恼的大哭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又问："喂，喂，阿紫，你怎么啦？"阿紫抽抽噎噎的道："你走开，别来管我，让我在这里哭死了，你才快活。"萧峰微笑道："好端端一个人，哭是哭不死的。"阿紫哭道："我偏要哭死，哭死给你看！"

萧峰笑道："你慢慢在这里哭罢，我可不能陪你了。"说着拔步便行，只走出几步，忽听她止了啼哭，全无声息。萧峰有些奇怪。回头一望，只见她俯伏雪地之中，一动也不动。

萧峰心中暗笑："小女孩儿撒痴撒娇，我若去理睬她，终究理不胜理。"当下头也不回的径自离去了。

他走出数里，回头再望，这一带地势平旷、一眼瞧去并无树木山坡阻挡，似乎阿紫仍是一动也不动的躺着。萧峰心下犹豫："这女孩儿性子古怪之极，说不定真的便这么躺着，就此不再起来。"又想："我已害死了她姊姊，就算不听阿朱的话，不去照料她，保护她，终不能激死了她。"一想到阿朱，不由得胸口一热。当即快步从原路回来。

奔到阿紫身边，果见她俯伏于地，仍和先前一模一样，半分也没移动地位。萧峰走上两步，突然一怔，只见她嵌在数寸厚的积雪之中，身

旁积雪竟全不融化，莫非果然死了？他一惊之下，伸手去摸她脸颊，着手处肌肤上一片冰冷，再探她鼻息，也是全无呼吸。萧峰见过她诈死欺骗自己亲生父母，知道她星宿派中有一门龟息功夫，可以闭住呼吸，倒也并不如何惊慌，于是伸指在她胁下点了两点，内力自她穴道中透了进去。

阿紫嘤咛一声，缓缓睁开眼来，突然间樱口一张，一枚蓝晃晃的细针急喷而出，射向萧峰眉心。

萧峰和她相距不过尺许，说什么也想不到她竟会突施暗算，这根毒针来得甚是劲急，他武功再高，在仓卒之际、咫尺之间要想避去，也已万万不能。他想也不想，右手一扬，一股浑厚雄劲之极的掌风劈了出去。

这一掌实是他生平功力之所聚，这细细的一枚钢针在尺许之内急射过来，要以无形无质的掌风将之震开，所使的掌力自是大得惊人，他一掌击出，身子同时尽力向右斜出，只闻到一阵淡淡的腥臭之气，毒针已从他脸颊旁擦过，相距不过寸许，委实凶险绝伦。

便在此时，阿紫的身躯也被他这一掌推了出去，哼也不哼，身子平平飞出，拍的一声，摔在十余丈外。她身子落下后又在雪地上滑了数丈，这才停住。

二十六　赤手屠熊搏虎

雪地中一條大漢身披獸皮，挺着一柄大鐵叉，追逐兩頭猛虎。其中一頭回頭咆哮，向那獵人撲去。那漢子虎叉挺出，對準猛虎的咽喉刺去。



二十六　赤手屠熊搏虎

萧峰于千钧一发中逃脱危难，暗叫一声：“惭愧！”第一个念头便是：“这妖女心肠好毒，竟使这歹招暗算于我。”想到星宿派的暗器定是厉害无比，毒辣到了极点，倘若这一下给射中了，活命之望微乎其微，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。

待见阿紫给自己一掌震出十余丈，不禁又是一惊：“啊哟，这一掌她怎经受得起？只怕已给我打死了。”身形一晃，纵到她身边，只见她双目紧闭，两道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，脸如金纸，这一次是真的停了呼吸。

萧峰登时呆了，心道：“我又打死了她，又打死了阿朱的妹妹。她……她临死时叫我照顾她的妹妹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我又打死了她。”这一怔本来只是霎息之间的事，但他心神恍惚，却如经历了一段极长的时刻。他摇了摇头，忙伸掌按住阿紫后心，将真气内力拚命送将过去。过了好一会，阿紫身子微微一动。萧峰大喜，叫道：“阿紫，阿紫，你别死，我说什么也要救活你。”

但阿紫只动了这么一下，又不动了。萧峰甚是焦急，当即盘膝坐在雪地，将阿紫轻轻扶起，放在自己身前，双掌按住她背心，将内力缓缓输入她体内。他知阿紫受伤极重，眼下只有令她保住一口气，暂得不死，徐图挽救，因此以真气输入她的体内，也是缓缓而行。过得一顿饭时分，他头上冒出丝丝白气，已是全力而为。

这么连续不断的行功，隔了小半个时辰，阿紫身子微微一动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姊夫！”萧峰大喜，继续行功，却不跟她说话。只觉她身子渐渐温暖，鼻中也有了轻微呼吸。萧峰心怕功亏一篑，丝毫不停的运送内力。直至中午时分，阿紫气息稍匀，这才将她横抱怀中，快步而行，却见她脸上已没半点血色。

他迈开脚步，走得又快又稳，左手仍是按在阿紫背心，不绝的输以真气。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来到一个小市镇，镇上并无客店，只得再向北行，奔出二十余里，才寻到一家简陋的客店。这客店也无店小二，便是店主自行招呼客人。萧峰要店主取来一碗热汤，用匙羹舀了，慢慢喂入阿紫口中，但她只喝得三口，便尽数呕了出来，热汤中满是紫血。

萧峰甚是忧急，心想阿紫这一次受伤，多半治不好了，那阎王敌薛神医不知到了何处，就算薛神医便在身边，也未必能治。当日阿朱为少林寺掌门方丈掌力震荡，并非亲身所受，也已惊险万状，既敷了太行山谭公的治伤灵膏，又蒙薛神医施救，方得治愈。他虽知阿紫性命难保，却不肯就此罢手，只是想：“我就算累得筋疲力尽，真气内力全部耗竭，也要支持到底。我不是为了救她，只是要不负阿朱的嘱托。”

他明知阿紫出手暗算于他在先，当此处境，这一掌若不击出，自己已送命在她手中。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，一遇危难，心中想也不想，自然而然的便出手御害解难。他被迫打伤阿紫，就算阿朱在场，也决不会有半句怪责的言语，这是阿紫自取其祸，与旁人无干，但就因阿朱不能知道，萧峰才觉得万分对她不起。

这一晚他始终没合眼安睡，直到次日，不断以真气维系阿紫的性命。当日阿朱受伤，萧峰只在她气息渐趋微弱之时，这才出手，这时阿紫却片刻也离不开他手掌，否则气息立时断绝。

第二晚仍是如此，萧峰功力虽强，但两日两晚的劳顿下来，毕竟也已疲累之极。小客店中所藏的两坛酒早给他喝得坛底向天，要店主到别处去买，偏生身边又没带多少银两。他一天不吃饭毫不要紧，一天不喝酒就难过之极，这时渐渐的心力交瘁，更须以酒提神，心想：“阿紫身上想必带有金钱。”

解开她衣囊，果见有三只小小金元宝、几锭碎银子。他取了一锭银子，包好衣囊，见衣囊上连有一根紫色丝带，另一端系在她腰间。萧峰心想：“这小姑娘谨慎得很，生怕衣囊掉了。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系在身上，可挺不舒服。”伸手去解系在她腰带上的丝带扭结。这结打得很

实，单用一只手，费好一会功夫这才解开，一抽之下，只觉丝带的另一端另行系得有物。那物却藏在她裙内。

他一放手，拍的一声，一件物事落下地来，竟是一座色作深黄的小小木鼎。

萧峰叹了口气，俯身拾起，放在桌上。木鼎雕琢甚是精细，木质坚润似玉，木理之中隐隐约约的泛出红丝。萧峰知道这是星宿派修炼“化功大法”之用，心生厌憎，只看了两眼，也便不加理会，心想：“这小姑娘当真狡猾，口口声声说这神木王鼎已交了给我，哪知却系在自己裙内。料得她同门一来相信确是在我手中，二来也不便搜及她的裙子，是以始终没有发觉。唉，今日她性命难保，要这等身外之物何用？”

当下招呼店主进来，命他持银两去买酒买肉，自己继续以内力保住阿紫的性命。

到第四日早上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只得双手各握阿紫一只手掌，将她搂在怀里，靠在自己胸前，将内力从她掌心传将过去，过不多时，双目再也睁不开来，迷迷糊糊的终于合眼睡着了。但总是挂念着阿紫的生死，睡不了片刻，便又惊醒，幸好他入睡之后，真气一般的流动，只要手掌不与阿紫的手掌相离，她气息便不断绝。

这般又过了两天，眼见阿紫一口气虽得勉强吊住，伤势却没半点好转之象，如此困居于这家小客店中，如何了局？阿紫偶尔睁开眼来，目光迷茫无神，显然仍是人事不知，更是一句话也不会说。萧峰苦思无策，心想：“只得抱了她上路，到道上碰碰运气，在这小客店中苦耽下去，终究不是法子。”

当下左手抱了阿紫，右手拿了她的衣囊塞在怀中，见到桌上那木鼎，寻思：“这等害人的物事，打碎了罢！”待要一掌击出，转念又想：“阿紫千辛万苦的盗得此物。眼看她的伤是好不了啦。临死之时回光返照，会有片刻时分的神智清醒，定会问起此鼎，那时我取出来给她瞧上一瞧，让她安心而死，胜于抱恨而终。”

于是伸手取过木鼎，鼎一入手，便觉内中有物蠕蠕而动，他好生奇怪，凝神一看，只见鼎侧有五个铜钱大的圆孔，木鼎齐颈处有一道细缝，似乎分为两截。他以小指与无名指挟住鼎身，以大姆指与中指挟住上半截木鼎向左一旋，果然可以转动。转了几转，旋开鼎盖，向鼎中瞧去，不禁又是惊奇，又有些恶心，原来鼎中有两只毒虫正在互相咬啮，一只是蝎子，另一只是蜈蚣，翻翻滚滚，斗得着实厉害。

数日前将木鼎放到桌上时，鼎内显然并无毒虫，这蜈蚣与蝎子自是不久之前才爬入鼎中的。萧峰料知这是星宿派收集毒虫毒物的古怪法门，将木鼎一侧，把蜈蚣和蝎子倒在地下，一脚踏死，然后旋上鼎盖，包入衣囊。结算了店帐，抱着阿紫，冲风冒雪的向北行走。

他与中原豪杰结仇已深，却又不愿改装易容，这一路向北，越行越近大宋京城汴梁，非与中上武林人物相遇不可，一来不愿再结怨杀人，二来这般抱着阿紫，与人动手着实不便，是以避开了大路，尽拣荒僻的山野行走。这般奔行数百里，居然平安无事。

这一日来到一个大市镇，见一家药材店外挂着“世传儒医王通治赠诊”的木牌，寻思：“小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名医，但也不妨去请教一下。”于是抱了阿紫，入内求医。

那儒医王通治搭搭阿紫的脉息，瞧瞧萧峰，又搭搭阿紫的脉息，再瞧瞧萧峰，脸上神色十分古怪，忽然伸出手指，来搭萧峰的腕脉。

萧峰怒道：“大夫，是请你看我妹子的病，不是在下自己求医。”王通治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瞧你有病，神智不清，心神颠倒错乱，要好好治一治。”萧峰道：“我有什么神智不清？”

王通治道：“这位姑娘脉息已停，早就死了，只不过身子尚未僵硬而已。你抱着她来看什么医生？不是心神错乱么？老兄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不可太过伤心，还是抱着令妹的尸体，急速埋葬，这叫做入土为安。”

萧峰哭笑不得，但想这医生的话也非无理，阿紫其实早已死了，全仗自己的真气维系着她的一线生机，寻常医生如何懂得？他站起身来，转身出门。

只见一个管家打扮的人匆匆奔进药店，叫道：“快，快，要最好的老山人参。我家老太爷忽然中风，要断气了，要人参吊一吊性命。”药店掌柜忙道：“是，是！有上好的老山人参。”

萧峰听了“老山人参，吊一吊性命”这话，登时想起，一个人病重将要断气之时，如果喂他几口浓浓的参汤，往往便可吊住气息，多活得一时三刻，说几句遗言，这情形他本也知道，只是没想到可以用在阿紫身上。但见那掌柜取出一只红木匣子，珍而重之的推开匣盖，现出三枝手指粗细的人参来。萧峰曾听人说过，人参越粗大越好，表皮上皱纹愈多愈深，便愈名贵，如果形如人身，头手足俱全，那便是年深月久的极品了。这三枝人参看来也只寻常之物，并没什么了不起。那管家拣了一枝，匆匆走了。

萧峰取出一锭金子，将余下的两枝都买了。药店中原有代客煎药之具，当即熬成参汤，慢慢喂给阿紫喝了几口。她这一次居然并不吐出。又喂她喝了几口后，萧峰察觉到她脉搏跳动略有增强，呼吸似也顺畅了些，不由得心中一喜。

那儒医生王通治在一旁瞧着。却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老兄，人参得来不易，糟蹋了甚是可惜。人参又不是灵芝仙草，如果连死人也救得活，有钱之人就永远不死了。”

萧峰这几日来片刻也不能离开阿紫，心中郁闷已久，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啰里啰唆，冷言冷语，不由得怒从心起，反手便想一掌击出，但手臂微动之际，立即克制：“乱打不会武功之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当即收住了手，抱起阿紫，奔出药店。隐隐听到王通治还在冷笑而言：“这汉子真是胡涂，抱着个死人奔来奔去，看来他自己也是命不久矣！”这大夫却不知自己适才已到鬼门关去转了一遭，萧峰这一掌若是一怒击出，便是十个王通治，也通统不治了。

萧峰出了药店，寻思：“素闻老山人参产于长白山一带苦寒之地，不如便去碰碰运气。虽然要救活阿紫是千难万难，但只要能使她在人间多留一日，阿朱在天之灵，心中也必多一分喜慰。”

当下折而向右，取道往东北方而去。一路上遇到药店，便进去购买人参，后来金银用完了，老实不客气的闯进店去，伸手便取，几名药店伙计又如何阻得他住？阿紫服食大量人参之后，居然偶尔能睁开眼来，轻轻叫声：“姊夫！”晚间入睡之时，若有几个时辰不给她接续真气，她也能自行微微呼吸。

如此渐行渐寒，萧峰终于抱着阿紫，来到长白山中。虽说长白山中多产人参，但若不是熟知地势和采参法门的老年参客，便是寻上一年半载，也未必能寻到一枝。萧峰不断向北，路上行人渐稀，到得后来，满眼是森林长草，高披堆雪，连行数日，竟一个人也见不到。不由得暗暗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！遍地积雪，却如何挖参？还是回到人参的集散之地，有钱便买，无钱便抢。”于是抱着阿紫，又走了回来。

其时天寒地冻，地下积雪数尺，难行之极，若不是他武功卓绝，这般抱着一人行走，就算不冻死，也早陷在大雪之中，脱身不得了。

行到第三日上，天色阴沉，看来大风雪便要刮起，一眼望将出去，前后左右尽是皑皑白雪，雪地中别说望不见行人足印，连野兽的足迹也无。萧峰四顾茫然，便如处身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，风声尖锐，在耳边呼啸来去。

萧峰知道早已迷路，数次跃上大树瞭望，四下里尽是白雪覆盖的森林，又哪里分得出东西南北？他生怕阿紫受寒。解开自己长袍将她裹在怀里。他虽然向来天不怕、地不怕。但这时茫茫宇宙之间，似乎使剩下他孤另另一人，也不禁颇有惧意。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，那也罢了，雪海虽大，终究困他不住，可是他怀中还抱着个昏昏沉沉、半生不死的小阿紫！

他已接连三天没有吃饭，想打只松鸡野兔，却也瞧不见半点影子，寻思：“这般乱闯，终究闯不出去，且在林中憩息一宵，等雪住了，瞧到日月星辰，便能辨别方向。”在林中找了个背风处，捡些枯柴，生起火来。火堆烧得大了，身上便颇有暖意。他只饿得腹中咕咕直响，见树根处生着些草菌，颜色灰白，看来无毒，便在火堆旁烤了一些，聊以充饥。

吃了二十几只草菌后，精神略振，扶着阿紫靠在自己胸前烤火。正要闭眼入睡，猛听得“呜哗”一声大叫，却是虎啸之声。萧峰大喜：“有大虫送上门来，可有虎肉吃了。”侧耳听去，共有两头老虎从雪地中奔驰而来，随即又听到吆喝之声，似是有人在追逐老虎。

他听到人声，更是喜欢，耳听得两头大虫向西急奔，当即把阿紫轻轻放在火堆旁，展开轻功，从斜路上迎了过去。这时雪下得正大，北风又劲，卷得漫天尽是白茫茫的一团。

只奔出十余丈，便见雪地中两头斑斓猛虎咆哮而来，后面一条大汉身披兽衣，挺着一柄长大铁叉，急步追逐。两头猛虎躯体巨大，奔跑了一阵，其中一头便回头咆哮，向那猎人扑去。那汉子虎叉挺出，对准猛虎的咽喉刺去。这猛虎行动便捷，一掉头，便避开了虎叉，第二头猛虎又向那人扑去。

那猎人身手极快，倒转铁叉，拍的一响，叉柄在猛虎腰间重重打了一下。那猛虎吃痛，大吼一声，挟着尾巴，掉头便奔。另一头老虎也不再恋战，跟着走了。萧峰见这猎人身手矫健，膂力雄强，但不似会什么武功，只是熟知野兽习性，猛虎尚未扑出，他铁叉已候在虎头必到之处，正所谓料敌机先，但要一举刺死两头猛虎，看来却也不易。

萧峰叫道："老兄，我来帮你打虎。"斜刺里冲将过去，拦住了两头猛虎的去路，那猎人见萧峰斗然冲出，吃了一惊，大声呼喝叫嚷，说的不是汉人语言。萧峰不知他说些什么，当下也不理会，提起右手，对准一头老虎额脑门便是一掌，砰的一声响，那头猛虎翻身摔了个筋斗，吼声如雷，又向萧峰扑来。

萧峰适才这一掌使了七成力，纵是武功高强之士，受在身上也非脑浆迸裂不可，但猛虎头坚骨粗，这一记裂石开碑的掌力打在头上，居然只不过摔了个筋斗，又即扑上。萧峰赞道："好家伙，真有你的！"侧身避开，右手自上向下斜掠，擦的一声，斩在猛虎腰间。这一斩他加了一成力，那猛虎向前冲出几步，脚步蹒跚，随即没命价纵跃奔逃。萧峰抢上两步，右手一挽，已抓住了虎尾，大喝一声，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，奋起神力，双手使劲回拉，那猛虎正自发力前冲，被他这么一拉，两股劲力一迸，虎身直飞向半空。

那猎人提着铁叉，正在和另一头猛虎厮斗，突见萧峰竟将猛虎摔向空中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。只见那猛虎在半空中张开大口，伸出利爪，从空扑落。萧峰一声断喝，双掌齐出，拍的一声闷响，击在猛虎的肚腹之上。虎腹是柔软之处，这一招"排云双掌"正是萧峰的得意功夫，那大虫登时五脏碎裂，在地下翻滚一会，倒在雪中死了。

那猎人心下好生敬佩，人家空手毙虎，自己手有铁叉，倘若连这头老虎也杀不了，岂不叫人小觑了？当下左刺一叉，右刺一叉，一叉又一叉往老虎身上招呼。那猛虎身中数叉，更激发了凶性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纵身向那人扑去。

那猎人侧身避开，铁叉横戳，噗的一声，刺入猛虎的头颈，双手往上一抬，那猛虎惨号声中，翻倒在地。那人双臂使力，将猛虎牢牢的钉在雪地之中。但听得喀喇喇一声响，他上身的兽皮衣服背上裂开一条大缝，露出光秃秃的背脊，肌肉虬结，甚是雄伟。萧峰看了，暗赞一声："好汉子！"只见那头猛虎肚腹向天，四只爪子凌空乱搔乱爬，过了一会，终于不动了。

那猎人提起铁叉，哈哈大笑，转过身来，向萧峰双手大拇指一翘，说了几句话。萧峰虽不懂他的言语，但瞧这神情，知道他是称赞自己英雄了得，于是学着他样，也是双手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"英雄，英雄！"

那人大喜，指指自己鼻尖，说道："完颜阿骨打！"萧峰料想这是他的姓名，便也指指自己的鼻尖，道："萧峰！"那人道："萧峰？契丹？"萧峰点点头，道："契丹！你？"伸手指着他询问，那人道："完颜阿骨打！女真！"

萧峰素闻辽国之东、高丽之北有个部族，名叫女真，族人勇悍善战，原来这完颜阿骨打便是女真人。虽然言语不通，但茫茫雪海中遇到一个同伴，总是欢喜，当下比划手势，告诉他还有一个同伴，提起死虎，向阿紫躺卧之处走去。阿骨打拖了死虎，跟随其后。

猛虎新死，血未凝结，萧峰倒提虎身，割开虎喉，将虎血灌入阿紫口中。阿紫睁不开眼来，却能吞咽虎血，喝了十余口才罢。萧峰甚喜，撕下两条虎腿，便在火堆上烤了起来。

阿骨打见他空手撕烂虎身，如撕熟鸡，这等手劲实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呆呆的瞧着他一双手，看了半晌，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摸他手腕手臂，满脸敬仰之色。

虎肉烤熟后，萧峰和阿骨打吃了个饱。阿骨打做手势问起来意，萧峰打手势说是挖掘人参替阿紫医病，以致迷路。阿骨打哈哈大笑，一阵比划，说道要人参容易得紧，随我去要多少有多少。萧峰大喜，站起身来，左手抱起了阿紫，右手便提起了一头死虎。阿骨打又是拇指一翘，赞他："好大的气力！"

阿骨打对这一带地势甚熟，虽在大风雪中也不会迷路。两人走到天黑，便在林中住宿，天明又行。如此一路向西，走了两天，到第三天午间，萧峰见雪地中脚印甚多。阿骨打连打手势，说道离族人已近。果然转过两个山坳，只见东南方山坡上黑压压的扎了数百座兽皮营帐。阿骨打撮唇作哨，营帐中便有人迎了出来。

萧峰随着阿骨打走近，只见每一座营帐前都生了火堆，火堆旁围满女人，在缝补兽皮、腌猎兽肉。阿骨打带着萧峰走向中间一座最大的营帐，挑帐而入。萧峰跟了进去。帐中十余人围坐，正自饮酒，一见阿骨打，大声欢呼起来。阿骨打指着萧峰，连比带说，萧峰瞧着他的模样，料知他是在叙述自己空手毙虎的情形。众人纷纷围到萧峰身边，伸手翘起大拇指，不住口的称赞。

正热闹间，走了一个买卖人打扮的汉人进来，向萧峰道："这位爷台，会说汉话么？"萧峰喜道："会说，会说。"

问起情由，原来此处是女真人族长的帐幕。居中那黑须老者便是族长和哩布。他共有十一个儿子，个个英雄了得。阿骨打是他次子。这汉人名叫许卓诚，每年冬天到这里来收购人参、毛皮，直到开春方去。许卓诚会说女真话，当下便做了萧峰的通译。女真人与契丹人本来时相攻战，但最敬佩的是英雄好汉。那完颜阿骨打精明干练，极得父亲喜爱，族人对他也都甚是爱戴，他既没口子的赞誉萧峰，人人便也不以萧峰是契丹人为嫌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
阿骨打让出自己的帐幕给萧峰和阿紫居住。萧峰推谢了几句，阿骨打执意不肯。萧峰见对方意诚，也就住了进去。

当晚女真族人大摆筵席，欢迎萧峰，那两头猛虎之肉，自也作了席上之珍。萧峰半月来唇不沾酒，这时女真族人一皮袋、一皮袋的烈酒取将出来，萧峰喝了一袋又是一袋，意兴酣畅。女真人所酿的酒入口辛辣，酒味极劣，但性子猛烈，常人喝不到小半袋便就醉了，萧峰连尽十余袋，却仍是面不改色。女真人以酒量宏大为真好汉，他如何空手杀虎，众人并不亲见，但这般喝酒，便十个女真大汉加起来也比不过，自是人人敬畏。

许卓诚见女真人对他敬重，便也十分的奉承于他。萧峰闲居无事，日间和阿骨打同去打猎，天黑之后，便跟着许卓诚学说女真话。学得四五成后，心想自己是契丹人，却不会说契丹话，未免说不过去，于是又跟他学契丹话。许卓诚多在各地行走，不论契丹话、西夏话，或女真话都说得十分流利。萧峰学话的本事并不聪明，但女真话和契丹话都远较汉话简易，时日既久，终于也能辞可达意，不必再需通译了。

匆匆数月，冬尽春来，阿紫每日以人参为粮，伤势颇有起色。女真人在荒山野岭中挖得的人参，都是年深月久的上品，真比黄金也还贵重。萧峰出猎一次，定能打得不少野兽，换了人参来给阿紫当饭吃。纵是富豪之家，如有一位小姐这般吃参，只怕也要吃穷了。萧峰每日仍须以内力助她运气，其时每天一两次已足，不必像先前那般掌不离身。阿紫有时勉强也可说几句话，但四肢乏力，无法动弹，一切起居饮食，全由萧峰照料。他念及阿朱的深情，甘任其劳，反觉多服侍阿紫一次，便多报答了阿朱一分，心下反觉欣慰。

这一日阿骨打率领了十余名族人，要到西北山岭去打大熊，邀萧峰同去，说道大熊毛皮既厚，油脂又多，熊掌肥美，熊胆更于治伤极具灵效。萧峰见阿紫精神甚好，自己尽可放心出猎，便欣然就道。一行人天没亮便出发了，直趋向北。

其时已是初夏，冰雪消融，地下泥泞，森林中满是烂枝烂叶，甚是难行，但这些女真人脚力轻健，仍走得极快。到得午间，一名老猎人叫了起来："熊！熊！"各人顺着他所指之外瞧去，只见远处烂泥地中一个大大的脚印，隔不多远，又是一个，正是大熊的足迹，众人兴高采烈，跟着脚印追去。

大熊的脚掌踏在烂泥之中，深及数寸，便小孩也会跟踪，一行人大声吆喝，快步而前。只见脚印一路向西，后来离了泥泞的森林，来到草原之上，众人奔得更加快了。

正奔驰间，忽听得马蹄声大作，前面尘头飞扬，一大队人马疾驰而来。但见一头大黑熊转身奔来，后面七八十名乘高头大马，吆喝追逐，这些人有的手执长矛，有的拿着弓箭，个个神情剽悍。

阿骨打叫道："是契丹人！他们人多，快走！快走！"萧峰听说是自己族人，心起亲近之意，见阿骨打等转身奔跑，他却并不便行，站着

要看个明白。

那些契丹人却叫了起来："女真蛮子，放箭！放箭！"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，羽箭纷纷射来。萧峰心下着恼："怎地没来由的一见面便放箭，也不问个清楚。"几枝箭射到身前，都给他伸手拨落。却听得"啊"的一声惨叫，那女真老猎人背心中箭，伏地而死。

阿骨打领着众人奔到一个土坡之后，伏在地下，弯弓搭箭，也射倒了两名契丹人。萧峰处身其间，不知帮那一边才好。

契丹人的羽箭却不住向萧峰射来。萧峰接住一枝箭，随手挥舞，将来箭一一拍落，大声叫道："干什么啊？为什么话也没说，便动手杀人！"阿骨打在土坡上叫道："萧峰，萧峰，快来，他们不知你是契丹人！"

便在此时，两名契丹人挺着长矛，纵马向萧峰直冲过来，双矛齐起，分从左右刺到。

萧峰不愿伤害自己族人，双手分别抓住矛杆，轻轻一抖，两名契丹倒撞下马。萧峰以矛杆挑起二人身子掷出。那二人在半空中啊啊大叫，飞回本阵，摔在地下，半晌爬不起来。阿骨打等女真人大声叫好。

契丹人中一个红袍中年汉子大声吆喝，发施号令。数十名契丹人展开两翼，包抄过来，去拦截阿骨打等人的后路。那红袍人身周，尚拥着数十人。

阿骨打见势头不妙，大声呼啸，招呼族人和萧峰逃走。契丹人箭如雨下，又射倒了几名女真人。女真人强弓硬弩，箭无虚发，顷刻间也射死了十来名契丹骑士，只是寡不敌众，边射边逃。

萧峰见这些契丹人蛮不讲理，虽说是自己族人，却也顾不得了，抢过一张硬弓，嗖嗖嗖嗖，连发四箭，每一枝箭都射在一名契丹人的肩头或是大腿，四人都摔下马来，却没送命。这红袍人几声吆喝，那些契丹人纵马追来，极是勇悍。

萧峰眼见同来的伙伴之中，只有阿骨打和五名青年汉子还在一面奔逃，一面放箭，其余的都已被契丹人射死。大草原上无处隐蔽，看来再斗下去，连阿骨打都要被杀。这些时候来女真人对自己待若上宾，倘连好朋友遇到危难也不能保护，还说什么英雄好汉？但若大杀一阵，将这些契丹人杀得知难而退，势必多伤本族族人的性命，只有擒住这个为首的红袍人，逼他下令退却，方能使两下斗罢。

他心念已定，以契丹语大声叫道："喂，你们快退回去！

如果再不退兵，我可要不客气了。"呼呼呼三声响处，三枝长矛迎面掷来。萧峰心道："你们这些人当真不知好歹！"身形一矮，向那红袍人疾冲过去。

阿骨打见他涉险，叫道："使不得，萧峰快回来！"

萧峰不理，一股劲的向前急奔。众契丹人纷纷呼喝，长矛羽箭都向他身上招呼。萧峰接过一枝长矛，折为两截，拿了半截矛身，便如是一把长剑一般，将射来的兵刃一一拨开，步履如飞，直抢到那红袍人马前。

那红袍人满腮虬髯，神情威武，见萧峰攻来，竟毫不惊慌，从左右护卫手中接过三枝标枪，嗖的一枪向萧峰掷来。萧峰一伸手，便接住了标枪，待第二枝枪到，又已接住。他双臂一振，两枝标枪激射而出，将红袍人的左右护卫刺下马来。

红袍人喝道："好本事！"第三枪迎面又已掷到。萧峰左掌上伸，拨转枪头，借力打力，那标枪激射如风，插入了红袍人坐骑的胸口。

那红袍人叫道"啊哟！"跃离马背。萧峰猱身而上，左臂伸出，已抓住他右肩。只听得背后金刃刺风，他足下一点，向前弹出丈余，托托两声响，两枝长矛插入了地下。萧峰抱着那红袍人向左跃起，落在一名契丹骑士身后，将他一掌打落马背，便纵马驰开。

那红袍人挥拳殴击萧峰门面。萧峰左臂只一挟，那人便动弹不得。萧峰喝道："你叫他们退去，否则当场便挟死了你。"

红袍人无奈，只得叫道："大家退开，不用斗了。"

契丹人纷纷抢到萧峰身前，想要救人。萧峰以断矛矛头对准红袍人的右颊，喝道："要不要刺死了他？"

一名契丹老者喝道："快放开咱们首领，否则立时把你五马分尸。"

萧峰哈哈大笑，呼的一掌，向那老者凌空劈了过去。他这一掌意在立威，吓倒众人，以免多有杀伤，是以手上的劲力使得十足，但听得砰的一声巨响，那契丹老汉为掌力所激，从马背上直飞了出去，摔出数丈之外，口中狂喷鲜血，眼见不活了。

众契丹人从未见过这等劈空掌的神技，掌力无影无踪，犹如妖法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退后，神色惊恐异常，只怕萧峰向自己一掌击了过来。

萧峰叫道："你们再不退开，我先将他一掌打死！"说着举起手掌，作势要向那红袍人头顶击落。

红袍人叫道："你们退开，大家后退！"众人勒马向后退了几步，但仍不肯就此离去。

萧峰寻思："这一带都是平原旷野，倘若放了他们的首领，这些契丹人骑马追来，终究不能逃脱。"向红袍人道："你叫他们送八匹马过来。"红袍人依言吩咐。契丹骑士牵了八匹马过来，交给阿骨打。

阿骨打恼恨这些契丹人杀他同伴，砰的一拳，将一名牵马的契丹骑士打了个筋斗。契丹虽然人众，竟不敢还手。

萧峰又道："你再下号令，叫各人将坐骑都宰了，一匹也不能留。"

那红袍人倒也爽快，竟不争辩，大声传令，"人人下马，将坐骑宰了。"众骑士毫不思索的跃下马背，或用佩刀，或用长矛，将自己的马匹都杀死了。

萧峰没料到众武士竟如此驯从，暗生赞佩之意，心想：

"这红袍人看来位望着实不低，随口一句话，众武士竟半分违拗的意思也无。契丹人如此军令严明，无怪和宋人打仗，总是胜多败少。"说道："你叫各人回去，不许追来。有一个人追来，我斩去你一只手；有两个人追来，我斩你双手；四个人追来，斩你四肢！"

红袍人气得须髯戟张，但在他挟持之下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传令道："各人回去，调动人马，直捣女真人巢穴！"众武士齐声道："遵命！"一齐躬身。

萧峰掉转马头，等阿骨打等六人都上了马，一行人向东来原路急驰回去。驰出数里后，萧峰见契丹人果然并不追来，便跃到另一匹坐骑鞍上，让那红袍人自乘一马。

八人马不停蹄的回到大营。阿骨打向他父亲和哩布禀告如何遇敌、如何得蒙萧峰相救、如何擒得契丹的首领。和哩布甚喜，道："好，将那契丹狗子押上来。"

那红袍人进入帐内，仍是神态威武，直立不屈。和哩布知他是契丹的贵人，问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辽国官居何职？"

那人昂然道："我又不是你捉来的，你怎配问我？"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有惯例，凡俘虏了敌人，便是属于俘获者私人的奴隶。和哩布哈哈一笑，道："也说得是！"

那红袍人走到萧峰身前，右腿一曲，单膝下跪，右手加额，说道："主人，你当真英雄了得，我打你不过，何况我们人多，仍然输了。我为你俘获，绝无怨言。你若放我回去，我以黄金五十两、白银五百两、骏马三十匹奉献。"

阿骨打的叔父颇拉苏道："你是契丹大贵人，这样的赎金大大不够，萧兄弟，你叫他送黄金五百两、白银五千两、骏马三百匹来赎取。"这颇拉苏精明能干，将赎金加了十倍，原是漫天讨价之意。本来黄金五十两、白银五百两、骏马三十匹，以女真人生活之简陋，已是罕有的巨财，女真人和契丹人交战数十年，从未听见过如此巨额的赎款，如果这红袍贵人不肯再加，那么照他应许的数额接纳，也是一笔大横财了。

不料那红袍人竟不踌躇，一口答允："好，就是这么办！"

帐中一干女真人听了都是大吃一惊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契丹、女真两族族人撒谎骗人，当然也不是没有，但交易买卖，或是许下诺

言，却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从无说过后不作数的，何况这时谈论的是赎金数额，倘若契丹人缴纳不足，或是意欲反悔，这红袍人便不能回归本族，因此空言许诺根本无用。颇拉苏还怕他被俘后惊慌过甚，神智不清，说道："喂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我说的是黄金五百两、白银五千两、骏马三百匹？"

红袍人神态傲慢，冷冷的道："黄金五百两、白银五千两、骏马三百匹，何足道哉？我大辽国富有天下，也不会将这区区之数放在眼内。"他转身对着萧峰，神色登时转为恭谨，道："主人，我只听你一人吩咐，别人的话，我不再理了。"颇拉苏道："萧兄弟，你问问他，他到底是辽国的什么贵人大官？"

萧峰还未出口，那人道："主人，你若定要问我出身来历，我只有胡乱捏造，欺骗于你，谅你也难知真假。但你是英雄好汉，我也是英雄好汉，我不愿骗你，因此你不用问了。"

萧峰左手一翻，从腰间拔出佩刀，右掌击向刀背，拍的一声，一柄刀登时弯了下来，厉声喝道："你胆敢不说？我手掌在你脑袋上这么一劈，那便如何？"

红袍人却不惊惶，右手大拇指一竖，说道："好本领，好功夫！今日得见当世第一的大英雄，真算不枉了。萧英雄，你以力威逼，要我违心屈从，那可办不到。你要杀便杀。契丹人虽然斗你不过，骨气却跟你是一般的硬朗。"

萧峰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，好！我不在这里杀你。若是我一刀将你杀了，你未必心服，咱们走得远远的，再去恶斗一场。"

和哩布和颇拉苏齐声劝道："萧兄弟，这人杀了可惜，不如留着收取赎金的好。你若生气，不妨用木棍皮鞭狠狠打他一顿。"

萧峰道："不！他要充好汉，我偏不给他充。"向女真人借了两枝长矛，两副弓箭，拉着红袍人的手腕，同出大帐，自己翻身上马，说道："上马罢！"红袍人毫不畏缩，明知与萧峰相斗是必死无疑，他说要再斗一场，直如猫儿捉住了耗子，要戏弄一番再杀而已，却也凛然不惧，一跃上马，径向北去。

萧崎纵马跟随其后，两人驰出数里。萧峰道："转向西行！"

红袍人道："此地风景甚佳，我就死在这里好了。"萧峰道："接住！"将长矛、弓箭掷了过去。那人一一接住，大声道："萧英雄，我明知不是对手，但契丹人宁死不屈！我要出手了！"

萧峰道："且慢，接住！"又将自己手中的长矛和弓箭掷了过去，两手空空，按辔微笑。红袍人大怒，叫道："嘿，你要空手和我相斗，未免辱人太甚！"

萧峰摇头道："不是！萧某生平敬重的是英雄，爱惜的是好汉。你武功虽不如我，却是大大的英雄好汉，萧某交了你这个朋友！你回自族去罢。"

红袍人大吃一惊，问道："什……什么？"萧峰微笑道："我说萧某当你是好朋友，让你平安回家！"红袍人从鬼门关中转了过来，自是喜不自胜，问道："你真的放我回去？你……

你到底是何用意？我回去后将赎金再加十倍，送来给你。"萧峰怫然道："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如何不当我是朋友？萧峰是堂堂汉子，岂贪身外的财物？"

红袍人道："是，是！"掷下兵刃，翻身下马，跪倒在地，俯首下拜，说道："多谢恩公饶命。"萧峰跪下还礼，说道："萧某不杀朋友，也不敢受朋友跪拜。倘若是奴隶之辈，萧某受得他的跪拜，也就不肯饶他性命。"

红袍人更加喜欢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萧英雄，你口口声声当我是朋友，我就跟你结义为兄弟，如何？"

萧峰艺成以后，便即入了丐帮。帮中辈份分得甚严，自帮主、副帮主以下，有传功、执法长老，四大护法长老，以及各舵香主、八袋弟子、七袋弟子以至不负布袋的弟子。他只有积功递升，却没和人拜把子结兄弟，只有在无锡与段誉一场赌酒，相互倾慕，这才结为金兰之交。这时听那红袍人这么说，想起当年在中原交遍天下英豪，今日落得蛮邦索居，委实落魄之极，居然有人提起此事，不禁感慨，又见这红袍人气度豪迈，着实是条好汉子，便道："甚好，甚好，在下萧峰，今年三十一岁。尊兄贵庚？"那人笑道："在下耶律基，却比恩公大了一十三岁。"萧峰道："兄长如何还称小弟为恩公？

你是大哥，受我一拜。"说着便拜了下去。耶律基急忙还礼。

两人当下将三枝长箭插在地下，点燃箭尾羽毛，作为香烛，向天拜了八拜，结为兄弟。

耶律基心下甚喜，说道："兄弟，你姓萧，倒似是我契丹人一般。"萧峰道："不瞒兄长说，小弟原是契丹人。"说着解开衣衫，露出胸口刺着的那个青色狼头。

耶律基一见大喜，说道："果然不错，你是我契丹的后族族人。兄弟，女真之地甚是寒苦，不如随我同赴上京，共享富贵。"萧峰道："多谢哥哥好意，可是小弟素来贫贱，富贵生活是过不来的。小弟在女真人那里居住，打猎吃酒，倒也逍遥快活。日后思念哥哥，自当前来辽国寻访。"他和阿紫分别已久，记挂她伤势，道："哥哥，你早些回去罢，以免家人和部属牵挂。"当下两人行礼而别。

萧峰掉转马头回来，只见阿骨打率领了十余名族人前来迎接，原来阿骨打见萧峰久去不归，深恐中了那红袍人的诡计，放心不下，前来接应。萧峰说起已释放他回辽。阿骨打也是个大有见识的英雄，对萧峰的轻财重义，豁达大度，深为赞叹。

一日，萧峰和阿骨打闲谈，说起阿紫所以受伤，乃系误中自己掌力所致，虽用人参支持性命，但日久不愈，甚是烦恼。阿骨打道："萧大哥，原来你妹子的病是外伤，咱们女真人医治打伤跌损，向来用虎筋、虎骨和熊胆三味药物，很有效验，你怎么不试一试？"萧峰大喜，道："别的没有，这虎筋、虎骨，这里再多不过，至于熊胆吗，我出力去杀熊便是。"

当下问明用法，将虎筋、虎骨熬成了膏，喂阿紫服下。

次日一早，萧峰独自往深山大泽中去猎熊。他孤身出猎，得以尽量施展轻功，比之随众打猎方便得多。第一日没寻到黑熊踪迹，第二日便猎到了一头。他剖出熊胆，奔回营地，喂着阿紫服下。这虎筋、虎骨、熊胆与老山远年人参，都是珍贵之极的治伤药物，尤其新鲜熊胆更是难觅。薛神医虽说医道如神，终究非药物不可，将老山人参给病人当饭吃，固非他财力所能，而要像萧峰那样，隔不了几天便去弄一两副新鲜熊胆来给阿紫服下，却也决计难以办到。

这一日，他正在帐前熬虎筋虎骨膏药，一名女真人匆匆过来，说道："萧大哥，有十几个契丹人给你送礼来啦。"萧峰点点头，心知是义兄耶律基遣来。只听得马蹄声响，一列马缓缓过来，马背上都驮满了物品。

为首的那契丹队长听耶律基说过萧峰的相貌，一见到他，老远便跳下马来，快步抢前，拜伏在地，说道："主人自和萧大爷别后，思念得紧，将命小人室里送上薄礼，并请萧大爷赴上京盘桓。"说着磕了几个头，双手呈上礼单，神态恭谨之极。

萧峰接了礼单，笑道："费心了，你请起罢！"打开礼单，见是契丹文字，便道："我不识字，不用看了。"室里道："这薄礼是黄金五千两、白银五万两、锦缎一千匹、上等麦子一千石、肥牛一千头、肥羊五千头、骏马三千匹，此外尚有诸般服饰器用。"

萧峰愈听愈惊，这许多礼物，比之颇拉苏当日所要的赎金更多了十倍，他初见十余匹马驮着物品，已觉礼物太多，倘若照这队长所言，不知要多少马匹车子才装得下。

室里躬身道："主人怕牲口在途中走散损失，是以牛羊马匹，均多备了一成。托赖主人和萧大爷洪福，小人一行路上没遇上风雪野兽，牲口损失很小。"萧峰叹道："耶律哥哥想得这等周到，我若不受，未免辜负了他的好意，但若尽数收受，却又如何过意得去。"室里道："主人再三嘱咐，萧大爷要是客气不受，小人回去必受重罚。"

忽听得号角声呜呜吹起，各处营帐中的女真人执了刀枪弓箭，纷纷奔来。有人大呼传令："敌人来袭，预备迎敌。"萧峰向号角声传来之处望去，只见尘头大起。似有无数军马向这边行进。

室里大声叫道："各位勿惊，这是萧大爷的牛羊马匹。"他用女真话连叫数声，但一干女真人并不相信，和哩布、颇拉苏、颇拉苏、阿骨打等仍是分率族人，在营帐之西列成队伍。

萧峰第一次见到女真人布阵打仗，心想："女真族人数不多，却个个凶猛矫捷。耶律哥哥手下的那些契丹骑士虽然亦甚了得，似乎尚上不及这些女真人的剽悍，至于大宋官兵，那是更加不如了。"

室里叫道："我去招呼部属暂缓前进，以免误会。"转身上马，向西驰去。阿骨打手一挥，四名女真猎人上马跟随其后。五人纵马缓缓向前，驰到近处，但见满山遍野都是牛羊马匹，一百余名契丹人手执长杆吆喝驱打，并无兵士。

四名女真人一笑转身，向和哩布禀告。过不多时，牲口队来到近处，只听得牛鸣马嘶，吵成一片，连众人说话的声音也淹没了。

当晚萧峰请女真族人杀羊宰牛，款待远客。次日从礼物中取出金银锦缎，赏了送礼的一行人众。待契丹人告别后，他将金银锦缎、牛羊马匹尽数转送了阿骨打，请他分给族人。女真人聚族而居，各家并无私产，一人所得。便是同族公有，是以萧峰如此慷慨，各人倒也不以为奇，但平白无端的得了这许多财物，自是皆大欢喜。全族大宴数日，人人都感激萧峰。

夏去秋来，阿紫的病又好了几分。她神智一清，每日躺在营帐中养伤便觉厌烦，常要萧峰带她出外骑马散心，两人并骑，她倚在萧峰胸前，不花半点力气，萧峰对她千依百顺，此后数月之中，除了大风大雪，两人总是在外漫游。后来近处玩得厌了，索性带了帐篷，在外宿营，数日不归，萧峰乘机打虎猎熊、挖掘人参。只因阿紫偷射了一枚毒针，长白山边的黑熊、猛虎可就倒足了大霉，不知道有多少为此而丧生在萧峰掌底。

萧峰为了便于挖参，每次都是向东或向北。这一日阿紫说东边、北边的风景都看过了，要往西走走。萧峰道："西边是一片太草原，没什么山水可看。"阿紫道："大草原也很好啊，像大海一般。我就是没见过真正的大海，我们的星宿海虽说是海，终究有边有岸。"

萧峰听她提到"星宿海"三字，心中一凛，这一年来和女真人共居，竟将武林中的种种情事都淡忘了。阿紫不能行动，要做坏事也无从做起，只是顾着给她治伤救命，竟没想到她伤愈之后，恶性又再发作，却便如何？

他回过头来，向阿紫瞧去，只见她一张雪白的脸蛋仍是没半点血色，面颇微陷，一双大大的眼珠也凹了进去，容色极是憔悴，身子更是瘦骨伶仃。箫峰不禁内疚："她本来是何等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却给我打得半死不活，变得和骷髅相似，怎地我仍是只念着她的坏处？"便即笑道："你既喜欢往西，咱们便向西走走。阿紫，等你病大好了，我带你到高丽国边境，去瞧瞧真的大海，碧水茫茫，一望无际，这气象才了不起呢。"

阿紫拍手笑道："好啊，好啊，其实不用等我病好全，咱们就可去了。"萧峰"咦"的一声，又惊又喜，道："阿紫，你双手能自由活动了。"阿紫笑道："十四五天前，我的两只手便能动了，今天更加灵活了好多。"萧峰喜道："好极了！你这顽皮姑娘，怎么一直瞒着我？"阿紫眼中闪过一丝狡猾的神色，微笑道："我宁可永远动弹不得，你便天天这般陪着我。等我伤好了，你又要赶我走了。"

箫峰听她说得真诚。怜惜之情油然而生，道："我是个粗鲁汉子，那次一不小心，便将你打成这生模样。你天天陪着我，又有什么好？"

阿紫不答，过了好一会，低声道："姊夫，你那天为什么这么大力的出掌打我？"箫峰不愿重提旧事，摇头道："这件事早就过去了，再提干么？阿紫，我将你伤成这般，好生过意不去，你恨不恨我？"阿紫道："我自然不恨。我为什么恨你？我本来要你陪着我，现下你可不是陪着我了么？我开心得很呢。"

萧峰听她这么说，虽觉这小姑娘的念头很是古怪，但近来她为人确实很好，想是自己尽心服侍，已将她的戾气化去了不少，当下回去预备马匹、车辆、帐幕、干粮等物。

次日一早，两人便即西行。行出十余里，阿紫问道："姊夫，你猜到了没有？"萧峰道："猜到了什么？"阿紫道："那天我忽然用毒针伤你，你知道是什么缘故？"萧峰摇了摇头，道："你的心思神出鬼没，我怎猜得到？"阿紫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既猜不到，那就不用猜了。姊夫，你看这许多大雁，为什么排成了队向南飞去？"

萧峰抬起头来，只见天边两队大雁，排成了"人"字形，正向南疾飞，便道："天快冷了，大雁怕冷，到南方避寒。"阿紫道："到了春天，它们为甚又飞回来？每年一来一去，岂不辛苦得很？它们要是怕冷，索性留在南方，便不用回来了。"

萧峰自来潜心武学，从来没去想过这些禽兽虫蚁的习性，给她这么一问，倒答不出来，摇头笑道："我也不知它们为什么不怕辛苦，想来这些雁儿生于北方，留恋故乡之故。"

阿紫点头道："定是这样了。你瞧最后这头雁儿，身子不大，却也向南飞去。将来它的爹爹、妈妈、姊姊、姊夫都回到北方，它自然也要跟着回来。"

萧峰听她说到"姊姊、姊夫"四字，心念一动，侧头向她瞧去，但见她抬头呆望着天边雁群，显然适才这句话是无心而发，寻思："她随口一句话，便将我和她的亲生爹娘连在一起，可见在她心中，已将我当作了最亲的亲人。我可不能再随便离开她。待她病好之后，须将她送往大理，交在她父母手中，我肩上的担子方算是交卸了。"

两人一路上谈谈说说。阿紫一倦，萧峰便从马背上将她抱了下来，放入后面车中，让她安睡。到得傍晚，便在树林中宿营。如此走了数日，已到大草原的边缘。

阿紫放眼遥望，大草原无边无际，十分高兴，说道："咱们向西望是瞧不到边了。可是真要像茫茫大海，须得东南西北望出去都见不到边才行。"萧峰知她意思是要深入大草原的中心，不忍拂逆其意。鞭子一挥，驱马便向西行。

在大草原中西行数日，当真四下眺望，都已不见草原尽处。其时秋高气爽，闻着长草的青气，甚是畅快。草丛间诸般小兽甚多，萧峰随猎随食，无忧无虑。

又行了数日，这日午间。远远望见前面竖立着无数营帐，又有旌旗旄节，似是兵营，又似部落聚族而居。萧峰道："前面好多人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咱们回去罢，不用多惹麻烦了。"

阿紫道："不！不！我要去瞧瞧。我双脚不会动，怎能给你多惹麻烦？"萧峰一笑，说道："麻烦之来，不一定是你自己惹来的，有时候人家惹将过来。你要避也避不脱。"阿紫笑道："咱们过去瞧瞧，那也不妨。"

萧峰知她小孩心性，爱瞧热闹，使纵马缓缓行去。草原上地势平坦，那些营帐虽然老远便已望见，但走将过去，路程也着实不近。走了七八里路，猛听得呜呜号角之声大起，跟着尘头飞扬，两列马队散了开来，一队往北，一队往南的疾驰。

萧峰微微一惊，道："不好，是契丹人的骑兵！"阿紫道："是你的自己人啊，真是好得很，有什么不好？"萧峰道："我又不识得他们，还是回去罢。""勒转马头，便从原路回转，没走出几步，使听得鼓声蓬蓬，又有几队契丹骑兵冲了上来。萧峰寻思："四下里又不见有敌人，这些人是在操练阵法吗？"

只听得喊声大起："射鹿啊，射鹿啊！"西面、北面、南面，都是一片叫嚷射鹿之声。萧峰道："他们是在围猎，这声势可真不小。"当下将阿紫抱上马背，勒定了马，站在东首眺望。

只见契丹骑士都身披锦袍，内衬铁甲。锦袍各色，一队红、一队绿、一队黄、一队紫，旗帜和锦袍一色，来回驰骤，兵强马健，煞是壮观。萧峰和阿紫看得暗暗喝采。众兵各依军令纵横进退，挺首长矛驱赶麋鹿，见到萧峰和阿紫二人，也只略加一瞥，不再理会。四队骑兵分从四面围拢，将数十头大鹿围在中间。偶然有一头鹿从行列的空隙中逸出，便有一小队出来追赶，兜个圈子，又将鹿儿逼了回去。

二十七　金戈蕩寇鏖兵

兩人在馬上并肩而行，一眼望將出去，大草原上旌旗招展，長長的隊伍直伸展到天際，不見盡頭，前後左右，盡是衛士部屬。



二十七　金戈荡寇鏖兵

萧峰正观看间，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：“那边是萧大爷罢？”萧峰心想：“谁认得我了？”转过头来，只见青袍队中驰出一骑，直奔而来，正是几个月前耶律基派来送礼的队长室里。

他驰到萧峰之前十余丈处，使翻身下马。快步上前，右膝下跪，说道：“我家主人便在前面不远。主人常常说起萧大爷，想念得紧，今日什么好风吹得萧大爷来？快请去和主人相会。”萧峰听说耶律基便在近处，也甚欢喜，说道：“我只是随意漫游，没想到我义兄便在左近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好，请你领路，我去和他相会。”

室里撮唇作哨，两名骑兵乘马奔来。室里道：“快去禀报，说长白山的萧大爷来啦！”两名骑兵躬身接令，飞驰而去。余人继续射鹿，室里却率领了一队青袍骑兵，拥卫在萧峰和阿紫身后，径向西行。

当耶律基送来大批金银牛羊之时，萧峰便知他必是契丹的大贵人，此刻见了这等声势，料想这位义兄多半还是辽国的什么将军还是大官。

草原中游骑来去，络绎不绝，个个都衣甲鲜明。室里道：“萧大爷今日来得真巧，明日一早，咱们这里有一场好热闹看。”萧峰向阿紫瞧了一眼，见她脸色有喜，便问：“什么热闹？”室里道：“明日是演武日。永昌、太和两宫卫军统领出缺。咱们契丹官兵各显武艺，且看那一个运气好，夺得统领。”

萧峰一听到比武，自然而然的眉飞色舞，神采昂扬，笑道：“那真来得巧了，正好见识见识契丹人的武艺。”阿紫笑道：“队长，你明儿大显身手，恭喜你夺个统领做做。”室里一伸舌头，道：“小人哪有这大胆子？”阿紫笑道：“夺个统领，又有什么了不起啦？只要我姊夫肯教你三两手功夫，只怕你便能夺得了统领。”室里喜道：“萧大爷肯指点小人，当真求之不得。至于统领什么的，小人没这个福份，却也不想。”

一行人谈谈说说，行了十数里，只见前面一队骑兵急驰而来。室里道：“是大帐皮室军的飞熊队到了。”那队官兵都穿熊皮衣帽，黑熊皮外袍，白熊皮高帽，模样甚是威武。这队兵行到近处，齐声吆喝，同时下马，分立两旁，说道：“恭迎萧大爷！”萧峰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举手行礼，纵马行前，飞熊军跟随其后。

行了十数里，又是一队身穿虎皮衣、虎皮帽的飞虎兵前来迎接。萧峰心道：”我那耶律哥哥不知做什么大官，竟有这等排场。”只是室里不说，而上次相遇之时，耶律基又坚决不肯吐露身分，萧峰也就不问。

行到傍晚，到来一处大帐，一队身穿豹皮衣帽的飞豹队迎接萧峰和阿紫进了中央大帐。萧峰只道一进帐中，便可与耶律基相见，岂知帐中毡毯器物甚是华丽，矮几上放满了菜肴果物，帐中却无主人。飞豹队队长道：“主人请萧大爷在此安宿一宵，来日相见。”萧峰也不多问，坐到几边，端起酒碗便喝。四名军士斟酒割肉，恭谨服侍。

次晨起身又行，这一日向西走了二百余里，傍晚又在一处大帐中宿歇。

到得第三日中午，室里道：“过了前面那个山坡，咱们便到了。”萧峰见这座大山气象宏伟，一条大河哗哗水响，从山坡旁奔流而南。一行人转过山坡，眼前旌旗招展，一片大草原上密密层层的到处都是营帐，成千成万骑兵步卒，围住了中间一大片空地。护送萧峰的飞熊、飞虎、飞豹各队官兵取出号角、呜呜呜呜的吹了起来。

突然间鼓声大作，蓬蓬蓬号炮山响，空地上众官兵向左右分开，一匹高大神骏的黄马冲了出来，马背上一条虬髯大汉，正是耶律基。他乘马驰向萧峰，大叫：“萧兄弟，想煞哥哥了！”萧峰纵马迎将上去，两人同时跃下马肯，四手交握，均是不胜之喜。

只听得四周众将士齐声呐喊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”

萧峰大吃一惊：“怎地众军士竟呼万岁！”游目四顾，但见军官士卒个个躬身，抽刀拄地，耶律其携着他手站在中间，东西顾盼，神情甚是得意。萧峰愕然道：“哥哥，你……你是……”耶律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倘若你早知我是大辽国当今皇帝，只怕便不肯和我结义为兄弟了。萧兄弟、我真名字乃耶律洪基。你活命之恩，我永志不忘。”

萧峰虽然豁达豪达豪迈，但生平从未见过皇帝，今日见了这等排场，不禁有些窘迫，说道：“小人不知陛下，多有冒犯，罪该万死！”说着便即跪下，他是契丹子民，见了本国皇帝，该当跪拜。

耶律洪基忙伸手扶起，笑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兄弟，你我是金兰兄弟，今日只叙义气，明日再行君臣之礼不迟。”他左手一挥，队伍中奏起鼓乐，欢迎嘉宾，耶律洪基携着萧峰之手，同入大帐。

辽国皇帝所居营帐乃数层牛皮所制，飞彩绘金，灿烂辉煌，称为皮室大帐。耶律洪基居中坐了，命萧峰坐在横首，不多时随驾文武百官进来参见，北院大王、北院枢密使、于越、南院知枢密使事、皮室大将军、小将军、马军指挥使、步军指挥使等等，萧峰一时之间也记不请这许多。

当晚帐中大开筵席，契丹人尊重女子，阿紫也得在皮室大帐中与宴。酒如池、肉如山，阿紫瞧得兴高采烈，眉花眼笑。

酒到酣处，十余名契丹武士在皇帝面前扑击为戏，各人赤裸了上身，擒攀摔跌，激烈搏斗。萧峰见这些契丹武士身手矫健，膂力雄强，举手投足之间另有一套武功，变化巧妙虽不及中原武士，但直进直击，如用之于战阵群斗，似较中原武术更易见效。

辽国文武官员一个个上来向萧峰敬酒。萧峰来者不拒，酒到杯干，喝到后来，已喝了三百余杯，仍是神色自若，众人无不骇然。

耶律洪基向来自负勇力，这次为萧峰所擒，通国皆知，他有意要萧峰显示超人之能，以掩他被擒的羞辱，没想到萧峰不用在次日比武大会上大显身手，此刻一露酒量，便已压倒群雄，人人敬服。耶律洪基大喜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是我辽国的第一位英雄好汉！”

阿紫忽然插口道：“不，他是第二！”耶律洪基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他怎么是第二？那么第一位英雄是谁？”阿紫道：“第一位英雄好汉，自然是你陛下了！我姊夫本事虽大，却要顺从于你，不敢违背，你不是第一吗？她是星宿老人门人，精通谄谀之术，说这句话只是牛刀小试而已。

耶律洪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萧兄弟，我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爵，让我来想一想，封什么才好？”这时他酒已喝得有八九成了，伸手指在额上弹了几弹。箫峰忙道：“不，不，小人性子粗疏，难享富贵。向来漫游四方，来去不定，确是不愿为官。”耶律洪基笑道：“行啊，我封你一个只须喝酒，不用做事的大官……”一句话没没完，忽听得远处呜呜呜的传来一阵尖锐急促的号角之声。

一众辽人本来都席地而坐，饮酒吃肉，一听到这号角声，蓦然间轰的一声，同时站起身来，脸上均有惊惶之色。那号角声来得好快，初听到时还在十余里外，第二次响时已近了数里，第三次声响又近了数里。萧峰心道：“天下再快的快马，第一等的轻身功夫，也决战不能如此迅捷。是了，想必是预先怖置了传递军情急讯的传信站，一听到号角之声，便传到下一站来。”只听得号角声飞传而来，一传到皮室大帐之外，便倏然而止。数百座营帐中的官兵本来欢呼纵饮，乱成一团，这时突然间尽皆鸦雀无声。

耶律洪基神色镇定，慢慢举起金杯，喝干了酒，说道：“上京有叛徒作乱，咱们这就回去，拔营！”

行军大将军当即转身出营发令，但听得一句“拔营”的号令变成十句，十句变成百句，百句变成千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却是严整有序，毫无惊慌杂乱。萧峰寻思：“我大辽立国垂二百年，国威震于天下，此则虽有内乱，却无纷扰，可见历世辽主统军有方。”

但听马蹄声响，前锋斥候兵首先驰了出去，跟着左右先锋队启行、前军、左军、右军，一队队的向南开拔回京。

耶律洪基携着萧峰的手，道：“咱们瞧瞧去。”二人走出帐来，但见黑夜之中，每一面军旗上都点着一些灯笼，红、黄、蓝、白各色闪烁照耀，十余万大军南行，惟闻马嘶蹄声，竟听不到一句人声。萧峰大为叹服，心道：“治军如此，天下有谁能敌？那日皇上孤身逞勇出猎，致为我所擒。倘若大军继来，女真人虽然勇悍，终究寡不敌众。”

他二人一离大帐，众护卫立即拔营，片刻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行李辎重都装上了驼马大车。中军元帅发出号令，中军便即启行。北院大王、于越、太师、太傅等随侍在耶律洪基前后，众人脸色郑重，却是一声不作。京中乱讯虽已传出，到底乱首是谁，乱况如何。一时却也不易明白。

大队人马向南行了三日。晚上扎营之后，第一名报子驰马奔到，向耶律洪基禀报：“南院大王作乱，占据皇宫，自皇太后、皇后以下，王子、公主以及百官家属，均已被捕。”

耶律洪基大吃一惊，不由得脸色大变。

辽国军国重事，由南北两院分理。此番北院大王随侍皇帝出猎，南院大王留守上京。南院大王耶律涅鲁古，爵封楚王，本人倒也罢了，他父亲耶律重元，乃当今皇太叔，官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却是非同小可。

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绪，辽史称为圣宗。圣宗长子宗真，次子重元。宗真性格慈和宽厚，重元则极为勇武，颇有兵略。圣宗逝世时，遗命传位于长子宗真，但圣宗的皇后却喜爱次子，阴谋立重元为帝。辽国向例，皇太后权力极重，其时宗真的皇位固有不保之势，性命也已危殆，但重元反将母亲的计谋告知兄长，使皇太后的密图无法得逞。宗真对这兄弟自是十分感激，立他为皇太弟，那是说日后传位于他，以酬恩德。

耶律宗真辽史称为兴宗，但他逝世之后，皇位并不传给皇太弟重元，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洪基。

耶律洪基接位后，心中过意不去，封重元为皇太叔，显示他仍是大辽国皇储，再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上朝免拜不名，赐金券誓书，四顶帽，二色袍，尊宠之隆，当朝第一：又封他儿子涅鲁古为楚王，执掌南院军政要务，称为南院大王。

当年耶律重元明明可做皇帝，却让给兄长，可见他既重义气、又甚恬退。耶律洪基出外围猎，将京中军国重务都交给了皇太叔，丝毫不加疑心。这时讯息传来，谋反的居然是南院大王耶律涅鲁古，耶掉洪基自是又惊又忧，素知涅鲁古性子阴狠，处事极为辣手，他既举事谋反，他父亲决无袖手之理。

北院大王奏道：“陛下且宽圣虑，想皇太叔见事明白，必不容他逆子造反犯上，说不定此刻已引兵平乱。”耶律洪基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众人食过晚饭，第二批报子赶到禀报：“南院大王立皇太叔为帝，已诏告天下。”以下的话他不敢明言，将新皇帝的诏书双手奉上。洪基接过一看，见诏书上直斥耶律洪基为篡位伪帝，说先帝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，二十四年之中天下旨知，一旦驾崩，耶律洪基篡改先帝遗诏，窃据大宝，中外共愤，现皇太弟正位为君，并督率天下军马，伸讨逆伪云云。

耶律洪基大怒之下，将诏书掷入火中。烧成了灰烬，心下甚是忧急，寻思：“这道伪诏说得振振有词，辽国军民看后，恐不免人心浮功。皇太叔官居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手绾兵符，可调兵马八十余万，何况尚有他儿子楚王南院所辖兵马。我这里随驾的只不过十余万人，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？”这一晚翻来覆去，无法安寝。

萧峰听说辽帝要封他为官，本想带了阿紫，黑夜中不辞而别，但此则见义兄面临危难，倒不便就此一走了之，好歹也要替他出番力气，不枉了结义一场。当晚他在营外闲步，只听得众官兵悄悄议论，均说父母妻子俱在上京，这一来都给皇太叔拘留了，只怕性命不保。有的思及家人，突然号哭。哭声感染人心，营中其余官兵处境相同，纷纷哭了起来。统兵将官虽极力喝阻。斩了几名哭得特别响亮的为徇，却也无法阻止得住。

耶律洪基听得哭声震天，知是军心涣散之兆，更是烦恼。

次日一早，探子来报，皇太叔与楚王率领兵马五十余万，北来犯驾。洪基寻思：“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，纵然兵败，也只有决一死战。”当日召集百官商议。群臣对耶律洪基都极为忠心，愿决死战，但均以军心为忧。

洪基传下号令："众官兵出力平逆讨贼，靖难之后，升官以外，再加重赏。"披起黄金甲胄，亲率三军，向皇太叔的军马迎去逆击。众官兵见皇上亲临前敌，登时勇气大振，三呼万岁，誓死效忠。十余万兵马分成前军、左军、右军、中军四部，兵甲锵锵，向南挺进，另有小队游骑，散在两翼。

萧峰挽弓提矛，随在洪基身后，作了他的亲身护卫。室里带领一队飞熊兵保护阿紫，居于后军。萧峰见耶律洪基眉头深锁，知道他对这场战事殊无把握。

行到中午，忽听得前面号角声吹起。中军将军发令："下马！"众骑兵跳下马背，手牵马缰而行，只有耶律洪基和各大臣仍骑在马上。

萧峰不解众骑兵何以下马，颇感疑惑。耶律洪基笑道："兄弟，你久在中原，不懂契丹人行军打仗的法子罢？"萧峰道："正要请陛下指点。"洪基笑道："嘿嘿，我这个陛下，不知能不能做到今日太阳下山。你我兄弟相称，何必又叫陛下？"

萧峰听他笑声中颇有苦涩之意，说道："两军未交，陛下不必忧心。"洪基道："平原之上交锋，最要紧的是马力，人力尚在其次。"萧峰登时省悟，道："啊，是了！骑兵下马是为了免得坐骑疲劳。"洪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"养足马力，临敌时冲锋陷阵，便可一往无前。契丹人东征西讨，百战百胜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秘诀。"

他说到这里，前面远处尘头大起，扬起十余丈高，宛似黄云铺地涌来。洪基马鞭一指，说道："皇太叔和楚王都久经战阵，是我辽国的骁将，何以驱兵急来，不养马力？嗯，他们有恃无恐，自信已操必胜之算。"话犹未毕，只听得左军和右军同时响起了号角。萧峰极目遥望，见敌方东面另有两支军马，西面亦有两支军马，那是以五敌一之势。

耶律洪基脸上变色，向中军将军道："结阵立寨！"中军将军应道："是！"纵马出去，传下号令，登时前军和左军、右军都转了回来，一众军士将皮室大帐的支柱用大铁锤钉入地下，张开皮帐。四周树起鹿角，片刻之间，便在草原上结成了一个极大的木城，前后左右，各有骑兵驻守，数万名弓箭手隐身大木之后，将弓弦都绞紧了，只待发箭。

萧峰皱起了眉头，心道："这一场大战打下来，不论谁胜谁败，我契丹同族都非横尸遍野不可。最好当然是义兄得胜，倘若不幸败了，我当设法将义兄和阿紫救到安全之地。他这皇帝呢，做不做也就罢了。"

辽帝营寨结好不久，叛军前锋已到。却不上前挑战，遥遥站在强弓硬弩射不到处。但听得鼓角之声不绝，一队队叛军围了上来，四面八方的结成了阵势。萧峰一眼望将出去，但见遍野敌军，望不到尽头，寻思："义兄兵势远所不及，寡不敌众，只怕非输不可。白天不易突围逃走，只须支持到黑夜，我便能设法救他。"但见营寨大木的影子短短的映在地下，烈日当空，正是过午不久。

只听得呀呀呀呀数声，一群大雁列队飞过天空。耶律洪基昂首凝视半晌，苦笑道："这当儿除非化身为雁，否则是插翅难飞了。"北院大王和中军将军相顾变色。知道皇帝见了叛军军容，已有怯意。

敌阵中鼓声擂起，数百面皮鼓蓬蓬大响。中军将军大声叫道："击鼓！"御营中数百面皮鼓也蓬蓬响起。蓦地里对面军中鼓声一止，数万名骑兵喊声震动天地。挺矛直冲过来。

眼见敌军前锋冲近，中军将军令旗向下一挥，御营中鼓声立止，数万枝羽箭同时射了出去。敌军前锋纷纷倒地。但敌军前仆后继，蜂拥而上。前面跌倒的军马便成为后军的挡箭垛子。敌军步兵弓箭手以盾牌护身，抢上前来，向御营放箭。

耶律洪基初时颇为惊惧，一到接战，登时勇气倍增，站在高处，手持长刀，发令指挥。御营将士见皇上亲身督战，大呼："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"敌军听到"万岁"之声，抬头见到耶律洪基黄袍金甲，站在御营中的高台之上，在他积威之下，不由得踟蹰不前，耶律洪基见到良机，大呼："左军骑兵包抄，冲啊！"

左军由北院枢密使率领，听到皇上号令，三万骑兵便从侧包抄过去。叛军一犹豫间，御营军马已然冲到。叛军登时阵脚大乱，纷纷后退。御营中鼓声雷震，叛军接战片时，便即败退，御营军马向前追杀，气势锋锐。

萧峰大喜，叫道："大哥，这一回咱们大胜了！"耶律洪基下得台来，跨上战马，领军应援。忽听得号角响起，叛军主力开到，叛军前锋返身又斗，霎时间羽箭长矛在空中飞舞来去，杀声震天，血肉横飞。萧峰只看得暗暗心惊："这般恶斗，我生平从未见过。一个人任你武功天下无敌，到了这千军万马之中，却也全无用处，最多也不过自保性命而已。这等大军交战，武林中的群殴比武与之相较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"

忽听得叛军阵后锣声大响，鸣金收兵。叛军骑兵退了下去，箭如雨发，射住了阵脚。中军将军和北枢院密使率军连冲三次，都冲不乱对方阵势，反而被射死了数千军士。耶律洪基道："士卒死伤太多，暂且收兵。"当下御营中也鸣金收兵。

叛军派出两队骑兵冲来袭击，中军早已有备，佯作败退，两翼一合围，将两队叛军的三千名官兵尽数围歼当地，余下数百人下马投降。洪基左手一挥，御营军士长矛挥去，将这数百人都戳死了。这一场恶斗历时不到一个时辰，却杀得异常惨烈。

双方主力各自退出数十丈，中间空地上铺满了尸首，伤者呻吟哀号，惨不忍闻。只见两边阵中各出一队三百人的黑衣兵士，御营的头戴黄帽，敌军的头戴白帽，前往中间地带检视伤者。萧峰只道这些人是将伤者抬回救治，哪知这些黑衣官兵拔出长刀，将对方的伤兵一一砍死。伤者尽数砍死后，六百人齐声呐喊，相互斗了起来。

六百名黑衣军个个武功不弱，长刀闪烁，奋勇恶斗，过不多时，便有二百余人被砍倒在地。御营的黄帽黑衣兵武功较强，被砍死的只有数十人，当即成了两三人合斗一人的局面，这一来，胜负之数更是分明。又斗片刻，变成三四人合斗一人。但双方官兵只呐喊助威，叛军数十万人袖手旁观，并不增兵出来救援。终于叛军三百名白帽黑衣兵一一就歼，御营黑衣军约有二百名回阵。萧峰心道："想来辽人规矩如此。"

这一番清理战场的恶斗，规模虽大不如前，惊心动魄之处却犹有过之。

耶律洪基高举长刀，大声道："叛军虽众，却无斗志，再接一仗，他们便要败逃了！"

御营官兵齐呼："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"

忽听得叛军阵中吹起号角。五骑马缓缓出来，居中一人双手捧着一张羊皮。朗声念了起来，念的正是皇太叔颁布的诏书："耶律洪基篡位，乃是伪君，现下皇太叔正位，凡我辽国忠诚官兵，须当即日回京归服，一律官升三级。"御营中十余名箭手放箭，嗖嗖声响，向那人射去。那人身旁四人举起盾牌相护。那人继续念诵，突然间五匹马均被射倒，五人躲在盾牌之后，终于念完皇太叔的"诏书"，转身退回。

北院大王见属下官兵听到伪诏后意有所动，喝道："出去回骂！"三十名官兵上前十余丈。二十名官兵手举盾牌保护，此外十名乃是"骂手"，声大喉粗，口齿便给，第一名"骂手"，骂了起来，什么"叛国奸贼，死无葬身之地"等等，跟着第二名"骂手"又骂，骂到后来，尽是诸般污言秽语。萧峰对契丹语所知有限，这些"骂手"的言辞他大都不懂，只见耶律洪基连连点头，意甚嘉许，想来这些"骂手"骂得着实精彩。

萧峰向敌阵中望去，见远处黄盖大纛掩映之下，有两人各乘骏马，手持马鞭指指点点，一人全身黄袍，头戴冲天冠，颏下灰白长须，另一人身披黄金甲胄，面容削瘦，神情剽悍。

萧峰寻思："瞧这模样，这两人便是皇太叔和楚王父子了。"

忽然间十名"骂手"低声商议了一会，一齐放大喉咙，大揭皇太叔和楚王的阴事。那皇太叔似乎立身甚正，无甚可骂之处，十个人所骂的，主要针对于楚王，说他奸淫父亲的妃子，仗着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。这些话显是在挑拨他父子感情，十个人齐声而喊，叫骂的言语字字相同，声传数里，数十万军士听清楚的着实不少。

那楚王鞭子一挥，叛军齐声大噪，大都是啊啊乱叫，喧哗呼喊，登时便将十个人的骂声淹没了。

乱了一阵，敌军忽然分开，推出数十辆车子，来到御营之前，车子一停，随车的军士从车中拉出来数十个女子，有的白发婆娑，有的方当妙龄，衣饰都十分华贵。这些女子一走出车子，双方骂声登时止歇。

耶律洪基大叫："娘啊，娘啊！儿子捉住叛徒，碎尸万段，替你老人家出气。"

那白发老妇便是当今皇太后、耶律洪基的母亲萧太后，其余的是皇后萧后、众嫔妃和众公主。皇太叔和楚王乘耶律洪基出外围猎时作乱，围住禁宫，将皇太后等都擒了来。

皇太后朗声道："陛下勿以老妇和妻儿为念，奋力荡寇杀贼！"数十名军士拔出长刀，架在众后妃颈中。年轻的嫔妃登时惊惶哭喊。

耶律洪基大怒，喝道："将哭喊的女子都射死了！"只听得嗖嗖声响，十余枝羽箭射了出去，哭叫呼喊的妃子纷纷中箭而死。

皇后叫道："陛下射得好，射得好！祖宗的基业，决计不能毁在奸贼手中。"

楚王见皇太后和皇后都如此倔强，此举非但不能胁迫洪基，反而动摇了己方军心，发令："押了这些女人上车，退下。"

众军士将皇太后、皇后等又押入车中。推入阵后。楚王下令：

"押敌军家属上阵！"

猛听得呼呼呼竹哨吹起，声音苍凉，军马向两旁分开，铁链声呛啷啷不绝，一排排男女老幼从阵后牵了出来。霎时间两阵中哭声震天，原来这些人都是御营官兵的家属，御营官兵是辽帝亲军，耶律洪基特加优待，准许家属在上京居住，一来使亲军感激，有事之时可出死力，二来也是监视之意，使这一枝精锐之师出征时不敢稍起反心，哪知道这次出猎，竟然变起肘腋之间。御营官兵的家属不下二十余万，解到阵前的不过两三万人，其中有许多是胡乱捉来而捉错了，一时也分辩不出，但见拖儿带女，乱成一团。

楚王麾下一名将军纵马出阵，高喊叫道："御营众官兵听着：尔等家小，都已被收，投降的和家属团聚，升官三级，另有赏金。若不投降，新皇有旨，所有家属一齐杀了。"契丹人向来残忍好杀，说是"一齐杀了"，决非恐吓之词，当真是要一齐杀了的。御营中有些官兵已认出了自己亲人，"爹爹，妈妈，孩子，夫君，妻啊！"两阵中呼唤之声，响成一片。

叛军中鼓声响起，二千名刀斧手大步而出，手中大刀精光闪亮。鼓声一停，二千柄大刀便举了起来，对准众家属的头。那将军叫道："向新皇投降，重重有赏，若不投降，众家属一齐杀了！"他左手一挥，鼓声又起。

御营众将士知道他左手再是一挥，鼓声停止，这二千柄明晃晃的大刀便砍了下去。这些亲军对耶律洪基向来忠心，皇太叔和楚王以"升官"和"重赏"相招，那是难以引诱，但这时眼见自己的父母子女引颈待戮，如何不惊？

鼓声隆隆不绝，御营亲军的官兵的心也是怦怦急跳。突然之间，御营中有人叫道："妈妈，妈妈，不能杀了我妈妈！"

投下长矛，向敌阵前的一个老妇奔去。

跟着嗖的一箭从御营中射出，正中这人的后心。这人一时未死，兀自向他母亲爬去，只听得"爹娘、孩儿"叫声不绝，御营中数百人纷纷奔出。耶律洪基的亲信将军拔剑乱斩，却哪里止得住？这数百人一奔出，跟着便是数千，数千人之后，哗啦啦一阵大乱，十五万亲军之中，倒奔去了六七万人。

耶律洪基长叹一声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乘着亲军和家属抱头相认，乱成一团，将叛军从中隔开了，便即下令："向西北苍茫山退军。"中军将军悄悄传下号令，余下未降的尚有八万余余人，后军转作前军，向西北方驰之。

楚王急命骑兵追赶，但战场上塞满了老弱妇孺，骑兵不能奔驰，待得推开众人，耶律洪基已率领御营亲军去得远了。

八万多名亲军赶到苍茫山脚下，已是黄昏，众军士又饥又累，在山坡上赶造营寨，居高临下，以作守御之计。安营甫定，还未造饭，楚王已亲率精锐赶到山下，立即向山坡冲锋。御营军士箭石如雨，将叛军击退。楚军见仰攻不利，当即收兵，在山下安营。

这日晚间，耶律洪基站在山崖之旁，向南眺望，但见叛军营中营火有如繁星，远处有三条火龙蜿蜒而至，却是叛军的后续部队前来参与围攻。耶律洪基心下黯然，正待入帐，北院枢密使前来奏告："臣属下的一万五千兵马，冲下山去投了叛逆。臣治军无方，罪该万死。"耶律洪基挥了挥手，摇头道："这也怪你不得，去休息罢！"

他转过头来，见萧峰望着远处出神，说道："一到天明，叛军就会大举来攻，我辈尽成俘虏矣。我是国君，不能受辱于叛徒，当自刎以报社稷。兄弟，你乘夜自行冲了出去罢。你武艺高强，叛军须拦你不住。"说到这里，神色凄然，又道："我本想大大赐你一场富贵，岂知做哥哥的自身难保，反而累了你啦。"

箫峰道："大哥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今日战阵不利，我保你退了出去。招集旧部、徐图再举。"

洪基摇头道："我连老母妻子都不能保，那里还说得上什么大丈夫？契丹人眼中，胜者英雄，败者叛逆。我一败涂地，岂能再兴？你自己去罢！"

萧峰知他所说的乃是实情，慨然道："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陪着哥哥，明日与叛寇决一死战。你我义结金兰，你是皇帝也好，是百姓也好，萧某都当你是义兄。兄长有难，做兄弟的自当与你同生共死，岂有自行逃走之理？"

耶律洪基热泪盈眶，握住他双手，说道："好兄弟，多谢你了。"

萧峰回到帐中，见阿紫蜷卧在帐幕一角，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，兀自未睡。阿紫问道："姊夫，你怪我不怪？"萧峰奇道："怪你什么？"阿紫道："都是我不好，若不是我定要到大草原中来游玩，也不会累得你困在这里。姊夫，咱们要死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"

帐外火把的红光映在她脸上，苍白之色中泛起一片晕红，更显得娇小稚弱。萧峰心中大起怜意，柔声道："我怎会怪你？

若不是我打伤了你，咱们就不会到这种地方来。"阿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若不是我向你发射毒针，你就不会打伤我。"

萧峰伸出大手，抚摸她头发。阿紫重伤之余，头发脱落了大半，又黄又稀，萧峰轻叹一声，说道："你年纪轻轻，却跟着我受苦。"阿紫道："姊夫。我本来不明白，姊姊为什么这样喜欢你，后来我才懂了。"

萧峰心想："你姊姊待我深情无限，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。

其实，阿朱为什么会爱上我这粗鲁汉子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你又怎么知道？"想到此处，凄然摇头。

阿紫侧过头来，说道："姊夫，你猜到了没有，为什么那天我向你发射毒针？我不是要射死你，我只是要你动弹不得，让我来服侍你。"萧峰奇道："那有什么好？"阿紫微笑道："你动弹不得，就永远不能离开我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心中瞧我不起，随时就抛开我，不理睬我。"

萧峰听她说的虽是孩子话，却也知道不是随口胡说，不禁暗暗心惊，寻思："反正明天大家都死，安慰她几句也就是了。"说道："你这真是孩子想法，你真的喜欢跟着我，尽管跟我说就是，我也不会不允。"

阿紫眼中突然发出明亮的光采，喜道："姊夫，我伤好了之后，仍要跟着你，永远不回到星宿派师父那里去了。你可别抛开我不理。"

萧峰知道她在星宿派所闯的祸实在不小，料想她确是不敢回去，笑道："你是星宿派的大师姊传人，你不回去，群龙无首，那便如何是好？阿紫格格一笑，道："让他们去乱成一团好了。我才不理呢。"

萧峰拉上毛毡，盖到她颈下，替她轻轻拢好了，展开毛毡，自行在营帐的另一角睡下。帐外火光时明时灭，闪烁不定，但听得哭声隐隐，知是御营官兵思念家人，大家均知明晨这一仗性命难保，只是各人忠于皇上，不肯背叛。

次晨萧峰一早便醒了，嘱咐室里队长备好马匹，照料阿紫，自己结束停当，吃了一斤羊肉，喝了三斤酒，走到山边。

其时四下里尚一片黑暗，过不多时，东方曙光初现，御营中号角呜呜吹起，但听得铿铿锵锵，兵甲军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。营中一队队兵马开出，于各处冲要之处守御。萧峰居高临下的望将出去，只见东、南、东南方三面人头涌涌，尽是叛军。一阵白雾罩着远处，军阵不见尽头。

霎时间太阳于草原边上露出一弧，金光万道，射入白雾之中，浓露渐消，显出雾中也都是军马。蓦地里鼓声大作，敌阵中两队黄旗军驰了出来，跟着皇太叔和楚王乘马驰到山下，举起马鞭，向山上指点商议。

耶律洪基领着侍卫站在山边，见到这等情景，怒从心起，从侍卫手下接过弓箭，弯弓搭箭。一箭向楚王射去。从山上望将下去，似乎相隔不远，其实相距尚有数箭之地。这一箭没到半途，便力尽跌落。

楚王哈哈大笑，大声叫道："洪基，你篡了我爹爹之位，做了这许多时候的伪君。也该让位了。你快快投诚，我爹爹便饶你死，还假仁义的封你为皇太侄如何？哈哈哈！"这几句话，显然讽刺耶律洪基封耶律重元为皇太叔乃是假仁假义。

耶律洪基大怒，骂道："无耻叛贼，还在逞这口舌之利。"

北院枢密使叫道："主辱臣死！主上待我等恩重如山，今日正是我等报主之时。"率领了三千名亲兵，齐声发喊，从山上冲了下去。这三千人都是契丹部中的勇士，此番抱了必死之心，无不以一当十，大喊冲杀，登时将敌军冲退里许。但楚王令旗挥处，数万军马围了上来，刀矛齐施，只听得喊声震动天地，血肉横飞。三千人越战越少，斗到后来，尽数死节。北院枢密使力杀数人，自刎而死。耶律洪基、众将军大臣和萧峰等在山峰上看得明白，却无力相救，心感北院枢密使的忠义，尽皆垂泪。

楚王又驰到山边，笑道："洪基，到底降不降？你这一点儿军马，还济得甚事？你手下这些人都是大辽勇士，又何必要他们陪你送命？是男儿汉大丈夫，爽爽快快，降就降，战就战，倘若自知气数已尽，不如自刎以谢天下，也免得多伤士卒。"

耶律洪基长叹一声，虎目含泪，擎刀在手，说道："这锦绣江山，便让了你父子罢。你说得不错，咱们叔侄兄弟，骨肉相残，何必多伤契丹勇士的性命。"说着举起刀来，便往颈上勒去。

萧峰猿臂伸出，将他刀子夺过，说道："大哥，是英雄好汉，便当死于战场，如何能自尽而死？"

洪基叹道："兄弟，这许多将士跟随我日久，我反正是死，不忍他们尽都跟着我送了性命。"

楚王大声叫道："洪基，你还不自刎。更待何时？"手中马鞭直指其面。嚣张已极。

萧峰见他越走越近，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"大哥，你跟他们信口敷衍，我悄悄掩近身去，射他一箭。"

洪基知他了得，喜道："如此甚好，若能先将他射死，我死也瞑目。"当即提高嗓子，叫道："楚王，我待你父子不薄，你父亲要做皇帝，也无不可，何必杀伤本国这许多军士百姓，害得我辽国大伤元气？"

萧峰执了一张硬弓，十枝狼牙长箭，牵过一匹骏马，慢慢拉到山边，一矮身，转到马腹之下，身藏马下，双足钩住马背，足尖一踢，那马便冲了下去。山下叛军见一匹空马奔将下来，马背上并无骑者，只道是军马断缰奔逸，这是十分寻常之事，谁也没加留神。但不久叛军军士便见到马腹之下有人，登时大呼起来。

萧峰以足尖踢马，纵马向楚王直冲过去，眼见离他约有二百步之遥，在马腹之下拉开强弓，嗖的一箭。向他射去。楚王身旁卫士举起盾牌，将箭挡开。萧峰纵马急驰，连珠箭发，一箭将那卫士射倒，第二箭直射楚王胸腔。

楚王眼明手快，马鞭挥出，往箭上击来。这以鞭击箭之术，原是楚王的拿手本领，却不知射这一箭之人不但膂力雄强，而且箭上附有内劲，马鞭虽击到了箭杆，却只将羽箭拨得准头稍歪，噗的一声，插入他的左肩。楚王叫声"啊哟！"

痛得伏在鞍上。

萧峰羽箭又到，这一次相距更近，一箭从他左胁穿进，透胸而过。楚王身子一晃，从马背上溜了下来。

萧峰一举成功，心想："我何不乘机更去射死了皇太叔！"

楚王中箭堕马，敌阵中人人大呼，几百枝羽箭都向萧峰所藏的马匹射到，霎时之间，那马中了二百多枝羽箭，变成了一匹刺猬马。

萧峰在地下几个打滚，溜到了一名军官的坐骑之下，展开小巧绵软功夫，随即从这匹马腹底下钻到那一匹马之下，一个打滚，又钻到另一匹马底下。众官兵无法放箭，纷纷以长矛来刺。但萧峰东一钻，西一滚，尽是在马肚子底下做功夫。

敌军官兵乱成一团，数千人马你推我挤，自相残踏，却那里刺得着他？

萧峰所使的，只不过是中原武林中平平无奇的地堂功夫。

不论是地堂拳、地堂刀，还是地堂剑，都是在地下翻滚腾挪，俟机攻敌下盘。这时他用于战阵，眼明手快，躲过了千百只马蹄的践踏。他看准皇太叔的所在，直滚过去，嗖嗖嗖三箭，向皇太叔射去。

皇太叔的卫士先前见楚王中箭，已然有备，三十余人各举盾牌，密密层层的挡在皇太叔身前，只听得铮铮铮三响，三枝箭都在盾牌上撞了下来，萧峰所携的十枝箭射出了七枝，只剩下三枝，眼见敌人三十几面盾牌相互掩护，这三枝箭便要射死三名卫士也难，更不用说射皇太叔了。这时他已深入敌阵，身后数千军士挺矛追来，面前更是千军万马，实已陷入了绝境。当日他独斗中原群雄，对方只不过数百人，已然凶险已极，幸得有人相救，方能脱身，今日困于数十万人的重围之中，却如何逃命？

这当儿情急拚命，蓦地里一声大吼，纵身而起，呼的一声，从那三十几面盾牌之上纵跃而过，落在皇太叔马前。皇太叔大吃一惊，举起马鞭往他脸上击落。萧峰斜身跃起，落上皇太叔的马鞍，左手抓住他后心，将他高高举起，叫道："你要死还是要活？快叫众人放下兵刃！"皇太叔吓得呆了，对他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见。

这时叛军中的扰攘之声更是震耳欲聋，成千成万的官兵弯弓搭箭，对准了萧峰，但皇太叔被他擒在手中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萧峰气运丹田，叫道："皇太叔有令，众三军放下兵刃，听宣圣旨。皇帝宽洪大量，赦免全体官兵，谁都不加追究。"

这几句话盖过了十余万人的喧哗纷扰，声闻数里，令得山前山后十余万官兵至少有半数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
萧峰有过丐帮帮众背叛自己的经历，明白叛众心思，一处逆境之后，最要紧的是企图免罪，只须对方保证不念旧恶，决不追究，叛军自然斗志消失。此刻叛军势大，耶律洪基身边不过七八万余人马，众寡悬殊，决不是叛军之敌，其时局面紧急，不及向洪基请旨，便说了这几句话，好令叛军安心。

这几句话朗朗传出，众叛军的喧哗声登时静了下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人人均是惶惑无主。

萧峰情知此刻局势极是危险，叛军中只须有人呼叫不服，数十万没头苍蝇般的叛军立时就会酿成巨变，当真片刻也延缓不得，又大声叫道："皇帝有旨：众叛军中官兵不论官职大小，一概无罪，皇帝开恩，决不追究，军官士兵各就原职，大家快快放下兵刃！"

一片寂静之中，忽然呛啷啷、呛啷啷几声响，有几人掷下手中长矛。这掷下兵刃的声音互相感染，霎时之间，呛啷啷之声大作，倒有一半人掷下兵刃，余下的兀自踌躇不决。

萧峰左臂将皇太叔身子高高举起，纵马缓缓上山，众叛军谁也不敢拦阻，他马头到处，前面便让出一条路来。

萧峰转马来到山腰，御营中两队兵马下来迎接，山峰上奏起鼓乐。

萧峰道："皇太叔，你快快下令，叫部属放下兵刃投降，便可饶你性命。"

皇太叔颤声道："你担保饶我性命？"

萧峰向山下望去，只见无数叛军手中还是执着弓箭长矛，军心未定，危险未过，寻思："眼下是安军心为第一要务。皇太叔一人的生死何足道哉，只须派人严加监守，谅他以后再也不能为非作歹。"便道："你戴罪立功，眼下是唯一的良机。

陛下知道都是你儿子不好，决可赦你的性命。"

皇太叔原无争夺帝位的念头，都是因他儿子楚王野心勃勃而起祸，这时他身落人手，但求免于一死，便道："好，我依你之言便了！"

萧峰让他安坐马鞍，朗声说道："众三军听着，皇太叔有言吩咐。"

皇太叔大声道："楚王挑动祸乱，现已伏法。皇上宽洪大量，饶了大家的罪过。各人快快放下兵刃，向皇上请罪。"

皇太叔既这么说，众叛军群龙无首，虽有凶鸷倔强之徒也已不敢再行违抗，但听得呛啷啷之声响成一片，众叛军都投下了兵刃。

萧峰押着皇太叔上得苍茫山来。耶律洪基喜不自胜，如在梦中，抢到萧峰身边，握着他的双手，说道："兄弟，兄弟，哥哥这江山，以后和你共享之。"说到这里，心神激荡，不由得流下泪来。

皇太叔跪伏在地，说道："乱臣向陛下请罪，求陛下哀怜。"

耶律洪基此时心境好极，向萧峰道："兄弟，你说该当如何？"萧峰道："叛军人多势众，须当安定军心，求陛下赦免皇太叔死罪，好让大家安心。"

耶律洪基笑道："很好，很好，一切依你，一切依你。"转头向北院大王道："你传下圣旨，封萧峰为楚王，官居南院大王，督率叛军，回归上京。"

萧峰吃了一惊，他杀楚王，擒皇太叔，全是为了要教义兄之命，决无贪图爵禄之意，耶律洪基封他这样的大官，倒令他手足无措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北院大王向萧峰拱手道："恭喜，恭喜！楚王的爵位向来不封外姓，萧大王快向皇上谢恩。"萧峰向耶律洪基道："哥哥，今日之事，全仗你洪福齐天，众官兵对你输心归诚，叛乱方得平定，做兄弟的只不过出一点蛮力，实在算不得什么功劳。何况兄弟不会做官，也不愿做官，请哥哥收回成命。"

耶律洪基哈哈大笑，伸右手揽着他肩头，说道："这楚王之封、南院大王的官位，在我辽国已是最高的爵禄，兄弟倘若还嫌不够，一定不肯臣服于我，做哥哥的除了以皇位相让，更无别法了。"

萧峰吃了一惊，心想："哥哥大喜之余，说话有些忘形了，眼下乱成一团，一切事情须当明快果决，不能有丝毫犹豫，以防更起祸变。"只得屈膝下跪，说道："巨萧峰领旨，多谢万岁恩典。"耶律洪基笑着双手扶起。萧峰道："臣不敢违旨，只得领受官爵。只是草野鄙人，不明朝廷法度，若有差失，尚请原宥。"

耶律洪基伸手在他肩头拍了几下，笑道："决无干系！"转头向左军将军耶律莫哥道："耶律莫哥，我命你为南院枢密使，佐辅萧大王，勾当军国重事。"耶律莫哥大喜，忙跪下谢恩，又向萧峰参拜，道："参见大王！"洪基道："莫哥，你禀受萧大王号令，督率叛军回归上京。咱们向皇太后请安去。"

当下奏起鼓乐，耶律洪基一行向山下走去。叛军的领兵将军已将皇太后、皇后等请出，恭恭敬敬的在营中安置。耶律洪基进得帐去，母子夫妻相见，死里逃生，恍如隔世，自是人人称赞萧峰的大功。

耶律莫哥先行，引导萧峰去和南院诸部属相见。适才萧峰在千军万马中一进一出，勇不可当，众人均是亲见。南院诸属官军虽然均是楚王的旧部，但一来萧峰神威凛凛，各人心中害怕，不敢不服，又都敬他英雄了得，二来楚王平素脾气暴躁，无恩于人，三来自己作乱犯上，心下都好生惶恐，是以萧峰一到军中，众叛军肃然敬服，齐听号令。

萧峰说道："皇上已赦免各人从逆谋叛之罪，此后大伙儿应该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可稍起贰心。"

一名白须将军上前说道："禀告大王，皇太叔和世子扣押我等家属，胁迫我等附逆，我等若有不从，世子便将我等家属斩首，事出无奈，还祈大王奏明万岁。"

萧峰点点头："既是如此，以往之事，那也不用说了。"转头向耶律莫哥道："众军就地休息，饱餐之后，拔营回京。"

当下南院中部属一个个依着官职大小，上来参见。萧峰虽然从来没做过官，但他久为丐帮帮主，统率群豪，自有一番威严。带着丐帮豪杰和契丹大豪，其间也无甚差别。只是辽军中另有一套规矩，萧峰一面小心在意，一面由耶律莫哥分派处理，一切均是井井有条。

萧峰带领大军出发不久，皇太后和皇后分别派了使者，到军中赐给袍带金银。萧峰谢恩甫毕，室里护着阿紫到了，她身披锦衣，骑着骏马，说道均是皇太后所赐。萧峰见她小小身体裹在宽大的锦袍之中，一张小脸倒被衣领遮去一半，不禁好笑。

阿紫没亲眼见到萧峰射杀楚王、生擒皇太叔，只是从室里等人口中转述而知。大凡述说往事，总不免加油添酱，将萧峰的功绩，更是说得神乎其神，加了三分。阿紫一见到他，便埋怨道："姊夫，你立了这样的大功，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否则我站在山边，亲眼瞧着你杀进杀出，岂不开心？倒让我白担了半天心事。"萧峰道："这虽侥幸立下的功劳，事先我怎么知道？你一见面便来说孩子话。"阿紫道："姊夫，你过来。"

萧峰走近她身边，见她苍白的脸上发着兴奋的红光，经她身上的锦绣衣裳一衬，倒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，又是滑稽，又是可爱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阿紫脸有愠色，嗔道："我跟你说正经话，你却哈哈大笑，有什么好笑？"萧峰笑道："我见你穿着这样的衣服，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，很是有趣。"阿紫嗔道："你老是当我小孩子，却来取笑于我。"萧峰笑道："不是，不是！阿紫，这一次我只道咱二人都要死于非命了，哪知竟能死里逃生，我自然欢喜。什么南院大王、楚王的封爵，我才不放在心上，能够活着不死，那就好得很了。"

阿紫道："姊夫，你也怕死么？"萧峰一怔，点头道："遇到危险之时，自然怕死。"阿紫道："我只道你是英雄好汉，不怕死的。你既然怕死，众叛军千千万万，你怎么胆敢冲将过去？"萧峰道："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倘若不冲，就非死不可。那也说不上什么勇敢不勇敢，只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。咱们围住了一头大熊、一只老虎，它逃不出去，自然会拚命的乱咬乱扑。"阿紫嫣然一笑，道："你将自己比作畜生了。"

这时两人乘在马上，并肩而行，一眼望将出去，大草原上旌旗招展，长长的队伍行列直伸展到天际，不见尽头，前后左右，尽是卫士部属。

阿紫很是欢喜，说道："那日你帮我夺得了星宿派传人之位，我想星宿派中二代弟子、三代弟子数百人之众，除了师父一人之外，算我最大，心里十分得意。可是比之你统帅千军万马，那是全比不上了。姊夫，丐帮不要你做帮主，哼，小小一个丐帮，有什么希罕？你带领人马，去将他们都杀了。"

萧峰连连摇头，道："孩子话！我是契丹人，丐帮不要我做帮主，道理也是对的。丐帮中人都是我的旧部朋友，怎么能将他们杀了？"

阿紫道："他们逐你出帮，对你不好，自然要将他们杀了。

姊夫，难道他们还是你的朋友么？"

萧峰一时难以回答，只摇了摇头，想起在聚贤庄上和众旧友断义绝交，豪气登消。

阿紫又问："如果他们听说你做了辽国的南院大王，忽然懊悔起来，又接你去做丐帮帮主，你又去也不去了？"萧峰微微一笑，道："天下焉有是理？大宋的英雄好汉，都当契丹人是万恶不赦的奸徒，我在辽国官越做得大，他们越恨我。"阿紫道："呸！有什么希罕？他们恨你，咱们也恨他们。"

萧峰极目南望，但见天地相接处远山重叠，心想："过了这些山岭、那便是中原了。"他虽是契丹人，但自幼在中原长大，内心实是爱大宋极深而爱辽国极淡，如果丐帮让他做一名无职份、无名份的三袋弟子，只怕比之在辽国做什么南院大王更为心安理得。

阿紫又道："姊夫，我说皇上真聪明，封你做南院大王。

以后辽国跟人打仗，你领兵出征，那当然百战百胜。你只要冲进敌阵，将对方的元帅一打死，敌军大伙儿就抛下刀枪，跪下投降，这仗不就胜了吗？"

萧峰微笑道：“皇太叔的部下都是辽国官兵，向来听皇上号令的，因此楚王一死，皇太叔被擒，大家便投降了。如果两国交兵，那便大大不同了。杀了元帅，有副元帅，杀了大将军，有偏将军，人人死战到底。我单枪匹马，那是全然的无能为力。”

阿紫点头道：“喂，原来如此。姊夫，你说冲进敌军，射杀楚王，生擒皇太叔，还不算勇敢，那么你一生真正最勇敢的事是什么？说给我听，好不好？”

萧峰向来不喜述说自己得意的武勇事迹，从前在丐帮之时，出马诛杀大奸大恶，不论如何激战恶斗，回到本帮后只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：“已将某某人杀了。”至于种种惊险艰难的经过，不论旁人如何探询，他是决计不说的，这时听阿紫问起，心想这一生身经百战，临敌时从不退缩，勇敢之事，当真说不胜说，便道：“我和人相斗，大都是被迫而为，既不得不斗，也就说不上什么勇敢。”

阿紫道：“我却知道。你生平最勇敢的，是聚贤庄一场恶斗。”

萧峰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阿紫道：“那日在小镜湖畔，你走了之后，爹爹、妈妈，还有爹爹手下的那些人，大家谈起你来，对你的武功都佩服得了不得，然而说你单身赴聚贤庄英雄大会，独斗群雄，只不过为了医治一个少女之伤。这个少女，自然是我姊姊了。他们那时不知阿朱是爹爹妈妈的亲生女儿，说你对义父义母和受业恩师十分狠毒，对女人偏偏情长：忘恩负义，残忍好色，是个不近人情的坏蛋。”说到这里，格格的笑了起来。

萧峰喃喃的道：“嘿，‘忘恩负义！残忍好色！’中原英雄好汉，给萧峰的是这八个字评语。”

阿紫安慰他道：“你也不用气恼。我妈妈却大大赞你呢，说一个男人只要情长，就是好人，别的干什么都不打紧。她说我爹爹也是忘恩负义，残忍好色，只不过他是对情人好色负义，对女儿残忍无情，说什么也不及你，我在一旁拍手赞成。”萧峰苦笑摇头。

大军行了数日，来到上京。京中留守的百官和百姓早已得到讯息，远远迎接出来。萧峰帅字旗到处，众百姓烧香跪拜，称颂不已。他一举敉平这场大祸变，使无数辽国军士得全性命，上京的百姓有一小半倒是御营亲军的家属，自是对他感激无尽。萧峰按辔徐行，众百姓大叫：“多谢南院大王救命！”“老天爷保佑南院大王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！”

萧峰听着这一片称颂之声，见众百姓大都眼中含泪，感激之情，确是出于至诚，寻思：“一人身居高位，一举一动便关连万千百姓的祸福，我去射杀楚王之时，只是逞一时刚勇，既救义兄，复救自己，想不到对众百姓却有这大的好处。唉，在中原时我一意求好，偏偏怨谤丛集，成为江湖上第一大奸大恶之徒。来到北国，无意之间却成为众百姓的救星。是非善恶，也实在难说得很。”

又想：“此处是我父母之邦，当年我爹爹、妈妈必曾常在这条大路上来去。唉，我既不知爹娘的形貌，他们当年如何在此并骑驰马，更加无法想象。”

上京是辽国京都。其时辽国是天下第一大国，比大宋强盛得多。但契丹人以游牧为生，居无定所，上京城中居民、店铺，粗鄙简陋，比之中原却大为不如。

南院属官将萧峰迎入楚王府，府第宏大，屋内陈设也异常富丽堂皇。萧峰一生贫困，哪里住过这等府第？进去走了一遭，便觉十分不惯，命部属在军营中竖立两个营帐，他与阿紫分居一个，起居简朴，一如往昔。

第三日上，耶律洪基和皇太后、皇后、嫔妃、公主等回驾上京，萧峰率领百官接驾。朝中接连忙乱了数日。先是庆贺平难，论功行赏，抚恤北院枢密使等死难官兵的家属。皇太叔自觉无颜，已在途中自尽而死。耶律洪基倒也信守诺言，对附逆的官兵一概不加追究，只诛杀了楚王属下二十余名创议为叛的首恶。皇宫中大开筵席，犒劳出力的将士，接连大宴三日。萧峰自是成了席上的第一位英雄。耶律洪基、皇太后、皇后、众嫔妃、公主的赏赐，以及文武百官的馈赠，当真堆积如山。

犒赏已毕，萧峰到南院视事。辽国数十个部族的族长一一前来参见，什么乌隗部、伯德部、北克部、南克部、室韦部、梅古悉部、五国部、乌古拉部，一时也记之不尽。跟着是皇帝所部大帐皮室军军官，皇后所部属珊属军官，弘宁宫、长宁宫、永兴宫、积庆宫、延昌宫等各宫卫的军官纷纷前来参见。辽国的属国共五十九国，计有吐谷浑、突厥、党项、沙陀、波斯、大食、回鹘、吐蕃、高昌、高丽、于阗、敦煌等等。各国有使臣在上京的，得知萧峰用事，掌握军国重权，都来赠送珍异器玩，讨好结纳。萧峰每日会晤宾客，接见部属，眼中所见，尽是金银珍宝，耳中所闻，无非谄谀称颂，不由得甚是厌烦。

如此忙了一月有余、耶律洪基在便殿召见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的职份是南院大王，须当坐镇南京，俟机进讨中原。做哥哥虽不愿你分离，但为了建立千秋万世的奇功，你还是早日领兵南下罢！”

萧峰听得皇上命他领兵南征，心中一惊，道：“陛下，南征乃是大事，非同小可。萧峰一勇之夫，军略实非所长。”

耶律洪基笑道：“我国新经祸变，须当休养士卒。大宋现下太后当朝，重用司马光，朝政修明，无隙可乘，咱们原不是要在这时候南征。兄弟，你到得南京，时时刻刻将吞并南朝这件事放在心头。咱们须得待衅而动，看到南朝有什么内乱，那就大兵南下。要是他内部好好的，辽国派兵攻打，这就用力大而收效少了。”

萧峰应道：“是，原该如此。”洪基道：“可是咱们怎知南朝是否内政修明，百姓是否人心归附？”萧峰道：“要请陛下指点。”洪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自古以来，都是一般，多用金银财帛去收买奸细间谍啊。南人贪财，卑鄙无耻之徒甚多，你命南部枢密使不惜财宝，多多收买便是。”

萧峰答应了，辞出宫来，心下烦恼，他自来所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，尽管江湖上暗中陷害、埋伏下毒等等诡计也见得多了，但均是爽爽快快杀人放火的勾当，从未用过金银去收买旁人。何况他虽是辽人，自幼却在南朝长大，皇帝要他以吞灭宋朝为务，心下极不愿意，寻思：“哥哥封我为南院大王，总是一片好意，我倘若此刻便即辞官，未免辜负他一番盛情，有伤兄弟义气。待我到得南京，做他一年半载，再行请辞便了。那时他如果不准，我挂冠封印，一溜了之，谅他也奈何我不得。”当下率领部队，携手同阿紫来到南京。

辽时南京，便是今日的北京，当时称为燕京，又称幽都，为幽州之都。后晋石敬瑭自立称帝，得辽国全力扶持，石敬瑭便割燕云十六州以为酬谢。燕云十六州为幽、蓟、涿、顺、檀、瀛、莫、新、妫、儒、武、蔚、云、应、寰、朔，均是冀北、晋北要地。自从割予辽国之后，后晋、后周、宋朝三朝历年与之争夺，始终无法收回。燕云十六州占据形胜，辽国驻以重兵，每次向南用兵，长驱而下，一片平阳之上，大宋无险可守。宋辽交兵百余年，宋朝难得一胜，兵甲不如固是主因，而辽国居高临下以控制战场，亦占到了极大的便宜。

萧峰进得城来，见南京城街道宽阔，市肆繁华，远胜上京，来来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，所听到的也都是中原言论，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。萧峰和阿紫都很喜欢，次日轻车简从，在市街各处游观。

燕京城方三十六里，共有八门。东是安东门、迎春门；南是开阳门、丹凤门；西是显西门、清晋门；北是通天门、拱辰门。两道北门所以称为通天、拱辰，意思是说臣服于此，听从来自北面的皇帝圣旨。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。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，但见坊市、廨舍、寺观、官衙，密布四城，一时观之不尽。

这时萧峰官居南院大王，燕云十六州固然属他管辖，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带，中京道大定府一带，也俱奉他号令。威望既重，就不便再在小小营帐中居住，只得搬进了王府。他视事数日，便觉头昏脑胀，深以为苦，见南院枢密使耶律莫哥精明强干，熟习政务，便将一应事务都交了给他。

然而做大官究竟也有好处，王府中贵重的补品药物不计其数，阿紫直可拿来当饭吃。如此调补，她内伤终于日痊一日，到得初冬，已自可以行走了。她在燕京城内游了多遍，跟着又由室里随侍，城外十里也都游遍了。

这一日大雪初晴，阿紫穿了一身貂裘，来到萧峰所居的宣教殿，说道：“姊夫，我在城里闷死啦，你陪我打猎去。”

萧峰久居宫殿，也自烦闷，听她这么说，心下甚喜，当即命部属备马出猎。他不喜大举打围，只带了数名随从服侍阿紫，又恐百姓大惊小怪，当下换了寻常军士所穿的羊皮袍子，带一张弓，一袋箭，跨了匹骏马，便和阿紫出清晋门向西驰去。

一行人离城十余里，只打到几只小兔子。萧峰道："咱们到南边试试。"勒转马头，折而向南，又行出二十余里，只见一只獐子斜刺里奔出来。阿紫从手里接过弓箭，一拉弓弦，岂知臂上全无力气，这张弓竟拉不开。萧峰左手从她身后环过去，抓住弓身，右手握着她小手拉开弓弦，一放手，嗖的一声，羽箭射出，獐子应声而倒。众随从欢呼起来。

萧峰放开了手，向阿紫微笑而视，只见她眼中泪水盈盈，奇道："怎么啦？不喜欢我帮你射野兽么？"阿紫泪水从面颊上流下，说道："我……我成了个废人啦，连这样一张轻弓也……也拉不开。"萧峰慰道："别这么性急，慢慢的自会回复力气。要是将来真的不好，我传你修习内功之法，定能增加力气。"阿紫破涕为笑，道："你说过的话，可不许不算，一定要教我内功。"萧峰道："好，好，一定教你。"

说话之间，忽听得南边马蹄声响，一大队人马从雪地中驰来。萧峰向蹄声来处遥望，见这队人都是辽国官兵，却不打旗帜。众官兵喧哗歌号，甚是欢忭，马后缚着许多俘掳，似是打了胜仗回来一般。萧峰寻思："咱们并没有跟人打仗啊，这些人从哪里交了锋来？"见一行官兵偏东回城，便向随从道："你去问问，是哪一队人，干什么来了？"

那随从应道："是！"跟着道："是咱们兄弟打草谷回来啦。"

纵马向官兵队奔去。

他驰到近处，说了几句话。众官兵听说南院大王在此，大声欢呼，一齐跃下马来，牵缰在手，快步走到萧峰身前，躬身行礼，齐声道："大王千岁！"

萧峰举手还礼，道："罢了！"见这队官兵约有八百余人，马背上放满了衣帛器物，牵着的俘虏也有七八百人，大都是年轻女子，也有些少年男子，穿的都是宋人装束，个个哭哭啼啼。

那队长道："今日轮到我们那黑拉笃队出来打草谷，托大王的福，收成着实不错。"回头喝道："大伙儿把最美貌的少年女子，最好的金银财宝，通统都献了出来，请大王千岁拣用。"众官兵齐声应道："是！"将二十多个少女推到萧峰马前，又有许多金银饰物之属，纷纷堆到一张毛毡上。众官兵望着萧峰，目光中流露出崇敬企盼之色，显觉南院大王若肯收用他们夺来的女子玉帛，实是莫大荣耀。

当日萧峰在雁门关外，曾见到大宋官兵俘虏契丹子民，这次又见到契丹官兵俘虏大宋子民，被俘者的凄惨神情，实一般无异。他在辽国多时，已约略知道辽国的军情。辽国朝廷对军队不供粮秣，也无饷银，官兵一应所需，都是向敌人抢夺而来，每日派出部队去向大宋、西夏、女真、高丽各邻国的百姓抢劫，名之为"打草谷"，其实与强盗无异。宋朝官兵便也向辽人"打草谷"，以资报复。是以边界百姓，困苦异常，每日里提心吊胆，朝不保夕。萧峰一直觉得这种法子残忍无道，只是自己并没打算长久做官，向耶律洪基敷衍得一阵，便要辞官隐居，因此于任何军国大事，均没提出什么主张，这时亲眼见到众俘虏的惨状，不禁恻然，问队长道："在哪里打来的……打来的草谷？"

那队长恭恭敬敬的道："禀告大王，是在涿州境外大宋地界打的草谷。自从大王来后，属下不敢再在本州就近收取粮草。"

萧峰心道："听他的话，从前他们便在本州劫掠宋人。"向马前的一个少女用汉语问道："你是哪里人？"那少女当即跪下，哭道："小女子是张家村人氏，求大王开恩，放小女子回家，与父母团聚。"萧峰抬头向旁人瞧去。数百名俘虏都跪了下来，人丛中却有一个少年直立不跪。

这少年约莫十六七岁年纪，脸型瘦长，下巴尖削，神色闪烁不定，萧峰便问："少年，你家住在哪里？"那少年道："我有一件秘密大事，要面禀于你。"萧峰道："好，你过来说。"

那少年双手被粗绳缚着，道："请你远离部属，此事不能让旁人听到。"萧峰好奇心起，寻思："这样一个少年，能知道什么机密大事？是了，他从南边来，或许有什么大宋的军情可说。"他是宋人，向契丹禀告机密，便是无耻汉奸，心中瞧他不起，不过他既说有重大机密，听一听也是无妨，于是纵马行出十余丈，招手道："你过来！"

那少年跟了过去，举起双手，道："请你割断我手上绳索，我怀中有物呈上。"萧峰拔出腰刀，直劈下去，这一刀劈下去的势道，直要将他身子劈为两半，但落刀部份准极，只割断了缚住他双手的绳子。那少年吃了一惊，退出两步，向萧峰呆呆凝视。萧峰微微一笑，还刀入鞘，问道："什么东西？"

那少年探手入怀，摸了一物在手，说道："你一看便知。"

说着走向萧峰马前。萧峰伸于去接。

突然之间，那少年将手中之物猛往萧峰脸上掷来。萧峰马鞭一挥，将那物击落，白粉飞溅，却是个小小布袋。那小袋掉在地下，白粉溅在袋周，原来是个生石灰包。这是江湖上下三滥盗贼所用的卑鄙无耻之物，若给掷在脸上，生石灰末入眼，双目便瞎。

萧峰哼了一声，心想："这少年大胆，原来不是汉奸。"点头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起心害我？"那少年嘴唇紧紧闭住，并不答话。萧峰和颜悦色的道："你好好说来，我可饶你性命。"那少年道："我为父母报仇不成，更有什么话说。"萧峰道："你父母是谁？难道是我害死的么？"

那少年走上两步，满脸悲愤之色，指着萧峰大声道："乔峰！你害死我爹爹、妈妈，害死我伯父。我……我恨不得食你之肉，将你抽筋剥皮，碎尸万段！

萧峰听他叫的是自己旧日名字"乔峰"，又说害死了他父母和伯父，定是从前在中原所结下的仇家，问道："你伯父是谁？你父亲是谁？"

那少年道："反正我不想活了，也要叫你知道，我聚贤庄游家的男儿，并非贪生怕死之辈。"

萧峰"哦"了一声，道："原来你是游氏双雄的子侄，令尊是游驹游二爷吗？"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当日我在贵庄受中原群雄围攻，被迫应战，事出无奈。令尊和令伯父均是自刎而死。"说到这里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"自刎还是被杀，原无分别。当日我夺了你伯父和爹爹的兵刃，以至逼得他们自刎。你叫什么名字？"

那少年挺了挺身子，大声道："我叫游坦之。我不用你来杀，我会学伯父和爹爹的好榜样！"说着右手伸入裤筒，摸出一柄短刀，便往自己胸口插落。萧峰马鞭挥出，卷住短刀，夺过了刀子。游坦之大怒，骂道："我要自刎也不许吗？你这该死的辽狗，忒也狠毒！"

这时阿紫已纵马来到萧峰身边，喝道："你这小鬼，胆敢出口伤人？你想死么？嘿嘿，可没这么容易！"游坦之突然见到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姑娘，一呆之下，说不出话来。阿紫道："小鬼，做瞎子的滋味挺美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"转头向萧峰道："姊夫，这小子歹毒得紧，想用石灰包害你，咱们便用这石灰包先废了他一双招子再说。"

萧峰摇摇头，向领兵的队长道："今日打草得来的宋人，都给了我成不成？"那队长不胜之喜，道："大王赏脸，多谢大王的恩典。"萧峰道："凡是献了俘虏给我的官兵，回头都到王府去领赏。"众官兵都欢欢喜喜的道："咱们诚心献给大王，不用领赏了。"萧峰道："你们将俘虏留下，先回城去罢，各人记着前来领赏。"众官兵躬身谢道。那队长道："这儿野兽不多，大王要拿这些宋猪当活靶吗？从前楚王就喜欢这一套。只可惜我们今日抓的多是娘们，逃不快。下次给大王多抓些精壮的宋猪来。"说着行了一礼，领兵去了。

"要拿这些宋猪当活靶"这几句话钻入耳中，萧峰心头不禁一震，眼前似乎便见到了楚王当年的残暴举动：几百个宋人像野兽一般在雪地上号叫奔逃，契丹贵人哈哈大笑，弯弓搭箭，一个个的射死。有些宋人逃得远了，契丹人骑马呼啸，自后赶去，就像射鹿射狐一般，终于还是一一射死。这种惨事，契丹人随口说来，丝毫不以为异，过去自必习以为常。放眼向那群俘虏瞧去，只见人人脸如土色，在寒风中不住颤抖。

这些边民有的懂得契丹话，早就听过"射活靶"的事，这时更加吓得魂不附体。

萧峰悠悠一声长叹，向南边重重叠叠的云山望去，寻思：

"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谜，我直至今日，还道自己是大宋百姓。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，吃一样的饭，又有什么分别？为什么大家

好好的都是人，却要强分为契丹、大宋？女真、高丽？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，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？你骂我辽狗？我骂你宋猪？”一时之间，思涌如潮。

眼见出来打草谷的官兵已去得不见人影，向众难民道：“今日放你们回去，大家快快走罢！”众俘虏还道萧峰要令他们逃走，然后发箭射杀，都迟疑不动。萧峰又道：“你们回去之后，最好远离边界，免得又被人打草谷捉来。我救得你们一次，可救不得第二次。”

众难民这才信是真，欢声雷动，一齐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大王恩德如山，小民回家去供奉你的长生禄位。”他们早知宋民被辽兵打草谷俘去之后，除非是富庶人家，才能以金帛赎回，否则人人死于辽地。尸骨不得还乡。宋辽连年交锋，有钱人家早就逃到了内地，这些被俘的边民皆是穷人，哪有什么金帛前来取赎？早知自己命运已是牛马不如，这位辽国大王竟肯放他们回家，当真喜出望外。

萧峰见众难民满脸喜色，相互扶持南行，寻思：“我契丹人将他们捉了来，再放他们回去，使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，又吃了许多苦头，于他们又有什么恩德？”

眼见众难民渐行渐远，那游坦之仍是直挺挺的站着，便道：“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回归中原，有盘缠没有？”说着伸手入怀，想取些金银给他，但身边没带钱财，一摸之下，随手取了个油布小包出来，他心中一酸，小包中包的是一部梵文《易筋经》，当日阿朱从少林寺中盗了出来，强要自己收着，如今人亡经在，如何不悲？随手将小包放回怀中，说道“我今日出来打猎，没带钱财，你若无钱使用，可跟我到城里去取。”

游坦之大声道：“姓乔的，你要杀便杀，要剐便剐，何必用这些诡计来戏辱于我？姓游的就是穷死，也岂能使你的一文钱？”

萧峰一想不错，自己是他的杀父仇人，这种不共戴天的深仇无可化解，多说也是无用，便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你要报仇，随时来找我便了。”

阿紫忙道：“姊夫，放他不得！这小子报仇不使正当功夫，尽使卑鄙下流手段，斩草除根，免留后患。”

萧峰摇头道：“江湖上处处荆棘，步步凶险，我也这么走着过来了。谅这少年也伤不了我。我当日激得他伯父与父亲自刎，实是出于无心，但这笔血债总是我欠的，何必又害游氏双雄的子侄？”说到这里，只感意兴索然，义道：“咱们回去罢，今天没什么猎可打。”

阿紫嘟起小嘴，道：“我心中想得好好的，要拿这小子来折磨一番，可多有趣！你偏要放走他，我回去城里，又有什么可玩的？”但终于不敢违拗萧峰的话，掉转马头，和萧峰并辔回去，行出数丈，回头说：“小子，你去练一百年功夫，再来找我姊夫报仇！”说着嫣然一笑，扬鞭疾驰而去。

二十八　草木殘生顱鑄鐵

游坦之突然伸出手臂，抓住的馴獅人的後頸，用力一推，將他的胸袋塞入了獅籠。



二十八　草木残生颅铸铁

游坦之见萧峰等一行直向北去，始终不再回转，才知自己是不会死了，寻思：“这奸贼为什么不杀我？哼，他压根儿便瞧我不起，觉得杀了我污手。他……他在辽国做了什么大王，我今后报仇，可更加难了。但总算找到了这奸贼的所在。”

俯身拾起了石灰包，又去寻找给萧峰用马鞭夺去后掷开的短刀，忽见左首草丛中有个油布小包，正是萧峰从怀中摸出来又放回的，当即拾起，打开油布，见里面是一本书，随手一翻，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弯弯曲曲的文字，没一个识得。原来萧峰睹物思人，怔忡不定，将这本《易筋经》放回怀中之时，没放得稳妥，乘在马上略一颠动，便摔入草丛之中，竟没发觉。

游坦之心想：“这多半是契丹文字，这本书那奸贼随身携带，于他定是大有用处。我偏不还他，叫他为难一下，也是好的。”隐隐感到一丝复仇的快意，将书本包回油布，放入怀中，径向南行。

他自幼便跟父亲学武，苦于身体瘦弱，膂力不强，与游氏双雄刚猛的外家武功路子全然不合，学了三年武功，进展极微，浑不似名家子弟。他学到十二岁上，游驹灰了心，和哥哥游骥商量。两人均道：“我游家子弟出了这般三脚猫的把式，岂不让人笑歪了嘴巴？何况别人一听他是聚贤庄游氏双雄子侄，不动手则已，一出手便用全力，第一招便送了他的小命。还是要他乖乖的学文，以保性命为是。”于是游坦之到十二岁以上，便不再学武，游驹请了一个宿儒教他读书。

但他读书也不肯用心，老是胡思乱想。老师说道：“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他便说：“那也要看学什么而定，爹爹教我打拳，我学而时习之，也不快活。”老师怒道：“孔夫子说的是圣贤学问，经世大业，哪里是什么打拳弄枪之事？”

游坦之道：“好，你说我伯父、爹爹打拳弄枪不好，我告诉爹爹去。”总之将老师气走了为止。如此不断将老师气走，游驹也不知打了他几十顿，但这人越打越执拗顽皮。游驹见儿子不肖，顽劣难教，无可如何，长叹之余，也只好放任不理。是以游坦之今年一十八岁，虽然出自名门，却是文既不识，武又不会。待得伯父和父亲自刎身亡，母亲撞柱殉夫，他孤苦伶仃，到处游荡，心中所思的，使是要找乔峰报仇。

那日聚贤庄大战，他躲在照壁后观战，对乔峰的相貌形状瞧得清清楚楚，听说他是契丹人，便浑浑噩噩的向北而来，在江湖上见到一个小毛贼投掷石灰包伤了敌人双眼，觉得这法子倒好，便学样做了一个，放在身边，他在边界乱闯乱走，给契丹兵出来打草谷时捉了去，居然遇到萧峰，石灰包也居然投掷出手，也可说凑巧之极了。

他心下思量：“眼下最要紧的是走得越远越好，别让他捉我回去。我想法去捉一条毒蛇或是一条大蜈蚣，去偷偷放在他床上，他睡进被窝，便一口咬死了他。那个小姑娘……那个小姑娘，唉，她……她这样好看！”

一想到阿紫的形貌，胸口莫名其妙的一热，跟着脸上也热烘烘地，只想：“不知什么时候，能再见到这脸色苍白、纤弱秀美的小姑娘。”

他低了头大步而行，不多时便越过了那群乔峰放回的难民。

有人好心叫他结伴同行，他也不加理睬，只自顾自的行走。走出十余里，肚中饿得咕咕直叫，东张西望的想找些什么吃的，草原中除了枯草和白雪，什么都没有，心想：“倘若我是一头牛、一头羊，那就好了，吃草喝雪、快活得很。喂，倘若我是一头小羊，人家将我爹爹、妈妈这两头老羊牵去宰来吃了，我报仇不报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当然要报啊。可是怎样报法？用两只角去撞那宰杀我父母的人么？人家养了牛羊，本来就是宰来吃的，说得上什么报不报仇？”

他胡思乱想，信步而行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雪地中三名契丹骑兵纵马驰来，一见到他，便欢声大呼。一名契丹兵挥出一个绳圈，刷的一声，套在他颈中，一拉之下，便即收紧。

游坦之忙伸手去拉。那契丹兵一声呼啸，猛地里纵马奔跑。游坦之立足不定，一交摔倒，被那兵拖了出去。游坦之惨叫几声，随即喉头绳索收紧，再也叫不出来了。

那契丹兵怕扼死了他，当即勒定马步。游坦之从地下挣扎着爬起，拉松喉头的绳圈。那契丹兵用力一扯，游坦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三名契丹兵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那拉着绳圈的契丹兵大声向游坦之说了几句话。游坦之不懂契丹言语，摇了摇头。那契丹兵手一挥，纵马便行，但这一次不是急奔。

游坦之生怕又被勒住喉咙，透不过气来，只得走两步、跑三步的跟随。

他见三名契丹骑兵径向北行，心下害怕："乔峰这厮嘴里说得好听，说是放了我，一转头却又命部属来捉了我去。这次给他抓了去，哪里还有命在？"他离家北行之时，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报仇，浑不知天高地厚，陡然间见到乔峰，父母惨死时的情状涌上心头，一鼓作气，便想用石灰包迷瞎他眼睛，再扑上去拔短刀刺死了他。但一击不中，锐气尽失，只想逃得性命，却又给契丹兵拿了去。

初时他给契丹兵出来打草谷时擒去，杂在妇女群中，女人行走不快，他脚步尽跟得上，也没吃到多少苦头，只是被俘时背上挨了一刀背。此刻却大不相同，跌跌撞撞的连奔带走，气喘吁吁，走不上几十步便摔一交，每一交跌将下去，绳索定在后颈中擦上一条血痕。那契丹骑兵绝不停留，毫不顾他死活，将他直拖入南京城中。进城之时，游坦之已全身是血，只盼快快死去，免得受这许多苦楚。

三名契丹兵在城中又行了好几里地，将他拉入了一座大屋。游坦之见地下铺的都是青石板，柱粗门高，也不知是什么所在。在门口停不到一盏茶时分，拉着他的契丹兵骑马走入一个大院子中，突然一声呼啸，双腿一挟，那马发蹄便奔。

游坦之哪料得到，这兵到了院子之中突然会纵马快奔，跨得三步，登时俯身跌倒。

那契丹兵连声呼啸，拖着游坦之在院子中转了三个圈子，催马越驰越快，旁观的数十名官兵大声吆喝助威。游坦之心道："原来他要将我在地下拖死！"额角、四肢、身体和地下的青石相撞，没一处地方不痛。

众契丹兵哄笑声中，夹着一声清脆的女子笑声。游坦之昏昏沉沉之中，隐隐听得那女子笑道："哈哈，这人鸢子只怕放不起来！"游坦之心道："什么是人鸢子？"

便在此时，只觉后颈中一紧，身子腾空而起，登即明白，这契丹兵纵马疾驰，竟将他拉得飞了起来，当作纸鸢般玩耍。

他全身凌空，后颈痛得失去了知觉，口鼻被风灌满，难以呼吸，但听那女子拍手笑道："好极，好极，果真放起了人鸢子！"游坦之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拍手欢笑的正是那个身穿紫衣的美貌少女。他乍见之下，胸口剧震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身子在空中飘飘荡荡，实在也无法思想。

那美貌少女正是阿紫。她见萧峰释放游坦之，心中不喜，骑马行出一程，便故意落后，嘱咐随从悄悄去捕了游坦之回来，但不可令萧大王知晓。众随从知道萧大王对她十分宠爱，当下欣然应命，假意整理马肚带，停在山坡之后，待萧峰一行人走远，再转头来捉游坦之。阿紫回归南京，便到远离萧峰居处的佑圣宫来等候。待得游坦之捉到，她询问契丹人有何新鲜有趣的拷打折磨罪人之法。有人说起"放人鸢"。这法儿大投阿紫之所好，她下令立即施行，居然将游坦之"放"了起来。

阿紫看得有趣，连声叫好，说道："让我来放！"纵上那兵所乘的马鞍，接过绳索，道："你下去！"

那兵一跃下马，任由阿紫放那"人鸢"。阿紫拉着绳索，纵马走了一圈，大声欢笑，连叫："有趣，有趣！"但她重伤初愈，手上终究乏力，手腕一软，绳索下垂，砰的一声，游坦之重重摔将下来，跌在青石板上，额角撞正阶石的尖角，登时破了一洞，血如泉涌。阿紫甚是扫兴，恼道："这笨小子重得要命！"

游坦之痛得几乎要晕了过去，听她还在怪自己身子太重，要想辩解几句，却已痛得说不出话来。一名契丹兵走将过来，解开他颈中绳圈，另一名契丹兵撕下他身上衣襟，胡乱给他裹了伤口，鲜血不断从伤口中渗出，却哪里止得住？

阿紫道："行啦，行啦！咱们再玩，再放他上去，越高越好。"游坦之不懂她说的契丹话，但见她指手划脚，指着头顶，料知不是好事。

果然一名契丹兵提起绳索，从他腋下穿了过去，在他身上绕了一周，免得扣住脖子勒死了，喝一声："起！"催马急驰，将游坦之在地下拖了几圈，又将他"放"了起来。那契丹兵手中绳索渐放渐长，游坦之的身子也渐渐飘高。

那契丹兵陡然间松手，呼的一声，游坦之猛地如离弦之箭，向上飞起。阿紫和众官兵大声喝采。游坦之身不由主向天飞去，心中只道："这番死了也！"

待得上升之力耗尽，他头下脚上的直冲下来，眼见脑袋便要撞到青石板上，四名契丹官兵同时挥出绳圈，套住了他腰，向着四方一扯。游坦之立时便晕了过去，但四股力道已将他身子僵在半空，脑袋离地约有三尺。这一下实是险到极处，四人中只要有一人的绳圈出手稍迟，力道不匀，游坦之非撞得脑浆迸裂不可一众契丹兵往日常以宋人如此戏耍，俘虏被放人鸢，十个中倒有八九个撞死，就是在草原的软地上，这么高俯冲下来，纵使不撞破脑袋，那也折断头颈，一般的送了性命。

喝采声中，四名契丹兵将游坦之放了下来，阿紫取出银两，一干官兵每人赏了五两。众兵大声道谢，问道："姑娘还想玩什么玩意儿？"

阿紫见游坦之昏了过去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，她适才放"人鸢"之时，使力过度，胸口隐隐作痛，无力再玩，便道："玩得够了。这小子若是没死，明天带来见我，我再想法儿消遣他。这人想暗算萧大王，可不能让他死得太过容易。"众官兵齐声答应，将满身是血的游坦之架了出去。

游坦之醒过来时，一阵霉臭之气直冲鼻端，睁开眼来，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瞧不见，他第一个念头是："不知我死了没有？"

随即觉得全身无处不痛，喉头干渴难当。他嘶哑着声音叫道："水！水！"却又有谁理会？

他叫了几声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忽然见到伯父、父亲和乔峰大战，杀得血流遍地，又见母亲将自己搂在怀里，柔声安慰，叫自己别怕。跟着眼前出现了阿紫那张秀丽的脸庞，明亮的双眼中现出异样光芒。这张脸忽然缩小，变成个三角形的蛇头，伸出血红的长舌，露出獠牙向他咬来。游坦之拚命挣扎，偏就丝毫动弹不得，那条蛇一口口的咬他，手上、腿上、颈中，无处不咬，额角上尤其咬得厉害。他看见自己的肉被一块块的咬下来，只想大叫，却叫不出半点声音……

如此翻腾了一夜，醒着的时候受折磨，在睡梦之中，一般的痛苦。

次日两名契丹兵押着他又去见阿紫，他身上高烧兀自未退，只跨出一步，便向前跌了下去，两名契丹兵忙分别拉住了他左臂右臂，大声斥骂，拖着他走进了一间大屋。游坦之心想："他们把我拉到哪里去？是拖出去杀头么？"头脑昏昏沉沉的，也难以思索，但觉经过了两处长廊，来到一处厅堂之外。两名契丹兵在门外禀告了几句，里面一个女子应了一声，厅门推开，契丹兵将他拥了进去。

游坦之抬起头来，只见厅上铺着一张花纹斑斓的极大地毯。地毯尽头的锦垫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少女，正是阿紫。她赤着双脚，踏在地毯之上。游坦之一见到她一双雪白晶莹的小脚，当真是如玉之润，如缎之柔，一颗心登时猛烈的跳了起来，双眼牢牢的钉住她一对脚，见到她脚背的肉色便如透明一般，隐隐映出几条青筋，真想伸手去抚摸几下。两个契丹兵放开了他。游坦之摇晃了几下，终于勉强站定。他目光始终没离开阿紫的脚，见她十个脚趾的趾甲都作淡红色，像十片小小的花瓣。

阿紫眼中瞧出来，却是个满身血污的丑陋少年，面肉扭曲，下颚前伸，眼光中却喷射出贪婪的火焰。她登时想起了一头受伤的饿狼。在星宿海时，她和两个师兄出去打猎，她一箭射中了一头饿狼，但没能将狼射死。那狼受了重伤，恶狠狠的瞪着自己，眼神便如游坦之这般，那狼只想扑上来咬死自己，虽然纵跃不起，仍是露出白森森的獠牙，呜呜怒嗥。

阿紫喜欢看这野性的眼色，爱听那狼凶暴而无可奈何的嗥叫，只是游坦之太软弱，一点也不反抗，实在太不够味。昨天他向萧峰投掷石灰包，不肯跪拜，说话倔强得很，不肯要萧峰的钱，阿紫很是欢喜，心想这是一头凶猛厉害的野兽。她要折磨他，刺得他遍体鳞伤，要他身上每受一处伤，便向自己狠狠的咬上一口，当然，这一口决不能让他咬中了。但将他擒了来放"人鸢"，这头野兽竟没反抗，死样活气的，那可太

不好玩。她微皱眉头，寻思："想个什么新鲜法儿来折磨他才好玩？"

突然之间，游坦之喉头发出"荷荷"两声，也不知从那里来的一股力道，犹如一头豹子般向阿紫迅捷异常的扑了过去，抱着她的小腿，低头便去吻她双足脚背。阿紫大吃一惊，尖声叫了起来。两名契丹兵和阿紫身旁服侍的四个婢女齐声呼斥，抢上前去拉开。

但他双手牢牢抱着，死也不肯放手。契丹兵一拉之下，便将阿紫也从锦垫上扯了下来，一交坐在地毯上。两名契丹兵又惊又怒，不敢再拉，一个用力打他背心，另一个打他右脸。

游坦之伤口肿了，高烧未退，神智不清，早如疯了一般，对眼前的情景遭遇全是一片茫然。他紧紧抱着阿紫小腿，不住吻着她的脚。

阿紫觉到他炎热而干燥的嘴唇在吻着自己的脚，心中害怕，却也有些麻麻痒痒的奇异感觉，突然间尖叫起来："啊哟！

他咬住了我的脚趾头。"忙对两名契丹兵道："你们快走开，这人发了疯，啊哟，别让他咬断了我的脚趾。"游坦之轻轻咬着她的脚趾，阿紫虽然不痛，却怕他突然使劲咬了下去，惶急之下，知道不能用强，生怕契丹兵若再使力殴打，他便不顾性命的乱咬了。

两名契丹兵无法可施，只得放开了手。阿紫叫道："快别咬，我饶你不死，哎唷，放了你便是。"游坦之这时心神狂乱，那去理会她说些什么？一名契丹兵按住腰刀，只想突然拔刀出鞘，一刀从他后颈劈下，割下他的脑袋，只是他抱着阿紫的小腿，这一刀劈下，只怕伤着了阿紫，迟疑不发。

阿紫又道："喂！你又不是野兽，咬人干什么？快放开嘴，我叫人给你治伤，放你回中原。"游坦之仍是不理，但牙齿并不用力，也没咬痛了她，一双手在她脚背上轻轻爱抚，心中飘飘荡荡地，好似又做了人鸢，升入了云端之中。

一名契丹兵灵机一动，抓住了游坦之的咽喉。游坦之喉头被扼，不由自主的张开了口。阿紫急忙缩腿，将脚趾从他口中抽了出来，站起了身，生怕他发狂再咬，双脚缩到了锦垫之后。两名契丹兵抓住游坦之，一拳拳往他胸口击殴。打到十来拳时，他哇哇两声，喷出了几口鲜血，将一条鲜艳的地毯也沾污了。

阿紫道："住手，别打啦！"经过了适才这一场惊险，觉得这小子倒也古怪有趣，不想一时便弄死了他。契丹兵停手不打。阿紫盘膝坐在锦垫上，将一双赤足坐在臀下，心中盘算："想些什么法子来折磨他才好？"

阿紫一抬头，见游坦之目不转瞬的瞧着自己，便问："你瞧着我干什么？"游坦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便道："你生得好看，我就看着你！"阿紫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这小子好大胆，竟敢对我说这等轻薄言语。"

可是她一生之中，从来没一个年轻男子当面赞她好看。在星宿派学艺之时，众师兄都当她是个精灵顽皮的小女孩；跟着萧峰在一起时，他不是怕她捣蛋，便是担心她突然死去，从来没留神她生得美貌，还是难看。游坦之这么直言称赞，显是语出衷诚，她心中自不免暗暗欢喜，寻思："我留他在身边，拿他来消遣消遣，倒也很好。只是姊夫说过要放了他，倘若知道我又抓了他来，必定生气。瞒得过他今日，须瞒不过明日。要姊夫始终不知，有什么法子？不许旁人跟他说，那是办得到的，但若姊夫忽然进来，瞧见了他，那使如何？"

她沉吟片刻，蓦地想到："阿朱最会装扮，扮了我爹爹，姊夫就认她不出。我将这小子改头换面，姊夫也就认不得了。

可是他若非自愿，我跟他化装之后，他又立即洗去化装，回复本来面目，岂不是无用？"

她一双弯弯的眉毛向眉心皱聚，登时便有了主意，拍手笑道："好主意，好主意！便是这么办！"向那两个兵士说了一阵。两个兵士有些地方不明白。再行请示。阿紫详加解释，命侍女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他们。两名契丹兵接过，躬身行礼，架了游坦之退出厅去。

游坦之叫道："我要看她，我要看这个狠心的美丽小姑娘。"契丹兵和一众侍女不懂汉语，也不知他叫喊些什么。

阿紫笑眯眯的瞧着他背影，想着自己的聪明主意，越想越得意。

游坦之又被架回地牢，抛在干草堆上。到得傍晚，有人送了一碗羊肉、几块面饼来。游坦之高烧不退，大声胡言乱语，那人吓得放下食物，立时退开。游坦之连饥饿也不知道，始终没去吃羊肉面饼。

这天晚上，忽然走了三名契丹人进来。游坦之神智迷糊，但见这三人神色奇特，显然不怀好意，隐隐约约的也知不是好事，挣扎着要站起，又想爬出去逃走。两个契丹人上来将他按住，翻过他身子，使他脸孔朝天。游坦之乱骂："狗契丹人，不得好死，大爷将你们千刀万剐。"突然之间，第三名契丹人双手捧着白白的一团东西，像是棉花，又像白雪，用力按到了他脸上。游坦之只觉得脸上又湿又凉，脑子清醒了一阵，可是气却透不过来了，心道："原来他们封住我七窍，要闷死我！"

但这猜想跟着便知不对，口鼻上给人戳了几下，便可呼吸，眼睛却睁不开来，只觉脸上湿腻腻地，有人在他脸上到处按捏，便如是贴了一层湿面，或是黏了一片软泥。游坦之迷迷糊糊的只想："这些恶贼不知要用什么古怪法儿害死我？"

过了一会，脸上那层软泥被人轻轻揭去，游坦之睁开眼来，见一个湿面粉印成的脸孔模型，正在离开自己的脸。那契丹人小心翼翼的双手捧着，唯恐弄坏了。游坦之又骂："臭辽狗，叫你个个死无葬身之地。"三个契丹人也不理他，拿了那片湿面，径自去了。

游坦之突然想起："是了，他们在我脸上涂了毒药，过不多久，我便满脸溃烂，脱去皮肉，变成个鬼怪……"他越想越怕，寻思："与其受他们折磨至死，不如自己撞死了！"当即将脑袋往墙上撞去，砰砰砰撞了三下。狱卒听得声响，冲了进来，缚住了他手脚。游坦之本已撞得半死，只好听由摆布。

过得数日，他脸上却并不疼痛，更无溃烂，但他死意已决，肚中虽饿，却不去动狱卒送来的食物。

到得第四日上，那三名契丹人又走进地牢，将他架了出去。游坦之在凄苦之中登时生出了甜意，心想阿紫又召他去侮辱拷打，身上虽多受苦楚，却可再见到她秀丽的容颜，脸上不禁带了一丝苦涩的笑容。

三个契丹人带着他走过几条小巷，走进一间黑沉沉的大石屋。只见熊熊火炭照着石屋半边，一个肌肉虬结的铁匠赤裸着上身，站在一座大铁砧旁，拿着一件黑黝黝的物事，正自仔细察看。三名契丹人将游坦之推到那铁匠身前，两人分执他双手，另一人揪住了他后心。那铁匠侧过头来，瞧瞧他脸，又瞧瞧手中的物事，似在互相比较。

游坦之向他手中的物事望去，见是个镔铁所打的面具，上面穿了口鼻双眼四个窟窿。他正自寻思："做这东西干什么？"

那铁匠拿起面具，往他脸上罩来。游坦之自然而然将头往后一仰，但后脑立即被人推住，无法退缩，铁面具便罩到了他脸上。他只感脸上一阵冰冷，肌肤和铁相贴，说也奇怪，这面具和他眼目口鼻的形状处处吻合，竟像是定制的一般。

游坦之只奇怪得片刻，立时明白了究竟，蓦地里背上一阵凉气直透下来："啊哟，这面具正是给我定制的。那日他们用湿面贴在我的脸上，便是做这面具的模型了。他们仔细做这铁面具，有何用意？莫非……莫非……"他心中已猜到了这些契丹人恶毒的用意，只是到底为了什么，却是不知，他不敢再想下去，拚命挣扎退缩。

那铁匠将面具从他脸上取了下来，点了点头，脸上神色似乎颇感满意，取过一把大铁钳钳住脸具，放入火炉中烧得红了，右手提起铁锥，铮铮铮的打了起来。他将面具打了一阵，便伸手摸摸游坦之的颧骨和额头，修正面具上的不甚吻合之处。

游坦之大叫："天杀的辽狗，你们干这等伤天害理的恶事，这么凶残恶辣，老天爷降下祸患，叫你们个个不得好死！叫你们的牛马倒毙，婴儿夭亡！"他破口大骂，那些契丹人一句不懂。那铁匠突然回过头来，恶狠狠的瞪视，举起烧得通红的铁钳，向他双眼戳将过来。游坦之只吓得尖声大叫。

那铁匠只是吓他一吓，哈哈大笑，缩回铁钳，又取过一块弧形铁块，往游坦之后脑上试去，待修得合式了，那铁匠将面具和那半圆铁罩都在炉中烧得通红，高声说了几句。三个契丹人将游坦之抬起，横搁在一张桌上，让他脑袋伸在桌缘之外。又有两个契丹人过来相助，用力拉着他头发，使他脑袋不能摇动，五个人按手掀脚，游坦之那里还能动得半分？

那铁匠钳起烧红的面具，停了一阵，待其稍凉，大喝一声，便罩到游坦之脸上。白烟冒起，焦臭四散，游坦之大叫一声，便晕了过去。五名契丹人将他身子翻转，那铁匠钳起另一半铁罩，安上他后脑，两个半圆形的铁罩镶成了一个铁球，罩在他头上，铁罩甚热，一碰到肌肤，便

烧得血肉模糊。

那铁匠是燕京城中的第一铁工巧手，铁罩的两个半球合在一起，镶得丝丝入扣。

如身入地狱，经历万丈烈焰的烧炙，游坦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才悠悠醒转，但觉得脸上与后脑都剧痛难当，终于忍耐不住，又晕了过去。如此三次晕去。三次醒转，他大声叫嚷，只听得声音嘶哑已极，不似人声。

他躺着一动不动，也不思想，咬牙强忍颜面和脑袋的痛楚。过得两个多时辰，终于抬起手来，往脸上一摸，触手冰冷坚硬，证实所猜想的一点不错，那张铁面具已套在头上，愤激之下用力撕扳，但面具已镶焊牢固，却如何扳得它动？绝望之余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总算他年纪轻，虽然受此大苦，居然挨了下来，并不便死，过得几天，伤口慢慢愈合，痛楚渐减，也知道了饥饿。闻到羊肉和面饼的香味，抵不住引诱，拿来便吃。这时他已将头上的铁罩摸得清楚，知道这只镔铁罩子将自己脑袋密密封住，决计无法脱出，起初几日怒发如狂，后来终于平静了下来，心下琢磨：“乔峰这狗贼在我脸上套一只铁罩子，究竟有什么用意？”

他只道这一切全是出于萧峰的命令，自然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出，阿紫所以要罩住他的脸孔，正是要瞒过萧峰。

这一切功夫，都是室里队长在阿紫授意之下干的。

阿紫每日向室里查问，游坦之戴上面具后动静如何，初时担心他因此死了，未免兴味索然，后来知道他已不会死，心下甚喜。这一日得知萧峰要往南郊阅兵，使命室里将游坦之召到“端福宫”来。耶律洪基为了使萧峰喜欢，已封阿紫为“端福郡主”，这座端福宫是赐给她居住的。

阿紫一见到游坦之的模样，忍不住一股欢喜之情从心底直冒上来，心想：“我这法儿管用。这小子带上了这么一个面具，姊夫便和他相对面立，也决计认他不出。”游坦之再向前走得几步，阿紫拍手叫好，说道：“室里，这面具做得很好。

你再拿五十两银子，去赏给铁匠！”室里道：“是！多谢郡主！”

游坦之从面具的两个眼孔中望出来，见到阿紫喜容满脸，娇憨无限，又听到她清脆悦耳的话声，不禁呆呆的瞧着她。

阿紫见他脸上戴了面具，神情诡异，但目不转睛瞧着自己的情状，仍然看得出来，便问：“傻小子，你瞧着我干什么？”

游坦之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。你……你很好看。”阿紫微笑道：“你戴了这面具，舒不舒服？”游坦之悻悻的道：“你想舒不舒服？”阿紫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不出。”见他面具上开的嘴孔只是窄窄的一条缝，勉强能喝汤吃饭，若要吃肉，须得用手撕碎，方能塞入，再要咬自己的脚趾。便不能了，笑道：“我叫你戴上这面具，便永远不能再咬我。”

游坦之心中一喜，说道：“姑娘是叫我……叫我……常常在你身边服侍么？”阿紫道：“呸！你这个小子是个大坏蛋。在我身边，你时时会想法子害我，如何容得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决计不会害姑娘。我的仇人只是乔峰。”阿紫道：“你想害我姊夫？岂不是跟害我一样？那有什么分别？”游坦之听了这句话，胸口陡地一酸，无言可答。

阿紫笑道：“你想害我姊夫，那才叫做难于登天。傻小子，你想不想死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自然不想死。不过现在头上套了这个劳什子。给整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跟死了也没多大分别。”阿紫道：“你如果宁可死了，那也好，我便遂了你的心愿，不过我不会让你干干脆脆的死了。我先砍了你的左手。”转头向站在身边伺候的室里道：“室里，你拉他出去，先将他左手砍了下来！”室里助应道：“是！”伸手便去拉他手臂。

游坦之大惊，叫道：“不，不！姑娘，我不想死，你……

你……你别砍我的手。”阿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说过的了的话，很难不算，除非……除非……你跪下磕头。”

游坦之微一迟疑间，室里已拉着他退了两步，游坦之不敢再延，双膝一软，便即跪倒，一头叩了下去，铁罩撞上青砖，发出当的一声响。阿紫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磕头的声音这么好听，我可从来没听见过，你再多磕几个听听。”

游坦之是聚贤庄的小庄主，虽然学文不就，学武不成，庄上人人都知道他是个没出息的少年，但游骥有子早丧，游驹也只他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少庄主一呼百诺，从小养尊处优，几时受过这等折辱？他初见萧峰时，尚有一股宁死不屈的傲气，这几日来心灵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厉害的创伤，满腔少年人的豪气，已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听阿紫这么说，当即连连磕头，当当直响，这位仙子般的姑娘居然称赞自己磕头好听，心中隐隐觉得欢喜。

阿紫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很好，以后你听我话，没半点违拗，那也罢了，否则我便随时砍下你的手臂，记不记得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阿紫道：“我给你戴上这个铁罩，你可懂得是什么缘故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就是不明白。”阿紫道：“你这人真笨死了，我救了你性命，你还不知道谢我。萧大王要将你砍成肉酱，你也不知道么？”游坦之道：“他是我杀父仇人，自是容我不得。”阿紫道：“他假装放你，又叫人促你回来，命人将你砍成肉酱。我见你这小子不算太坏，杀了可惜，因此瞒着他将你藏了起来。可是萧大王如果撞到了你，你还有命么？连我也担代了好大的干系。”

游坦之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姑娘铸了这个铁面给我戴，是为我好，救了我的性命。我……我好生感激，真的……我好生感激。”

阿紫作弄了他，更骗得他衷心感激，甚是得意，微笑道：“所以啊，下次你要是见到萧大王，千万不可说话，以免给他听出声音。他倘若认出是你，哼，哼！这么一拉，将你的左臂拉了下来，再这么一扯，将你的右臂撕了下来。室里，你去给他换一身契丹人的衣衫，将他身上洗一洗，满身血腥气的，难闻死了。”室里答应，带着他出去。

过不多时，室里又带着游坦之进来，已给他换上契丹人的衣衫。室里为了讨阿紫欢喜，故意将他打扮得花花绿绿，不男不女，像个小丑模样。

阿紫抿嘴笑道：“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叫做……叫做铁丑。

以后我叫铁丑，你便得答应。铁丑！”游坦之忙应道：“是！”

阿紫很是欢喜，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室里！西域大食国送来了一头狮子，是不是？你叫驯狮人带狮子来，再召十几个卫士来。”室里答应出去传令。

十六名手执长矛的卫士走进殿来，躬身向阿紫行礼，随即回身，十六柄长矛的矛头指而向外，保卫着她。不多时听得殿外几声狮吼，八名壮汉抬着一个大铁笼走进来。笼中一只雄狮盘旋走动，黄毛长鬃，介牙锐利，神情威武。驯狮人手执皮鞭，领先而行。

阿紫见这头雄狮凶猛可怖，心下甚喜，道：“铁丑，你嘴里虽说得好听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现下我要试你一件事，瞧你听不听我的话。”游坦之应道：“是！”他一见到狮子，便暗自嘀咕，不知有何用意，听她这么说，更是心中怦怦乱跳。阿紫道：“不知道你头上的铁套子坚不坚固，你把头伸到铁笼中，让狮子咬几口，瞧他能不能将铁套子咬烂了。”

游坦之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是不能试的。倘若咬烂了，我的脑袋……”阿紫道：“你这人有什么用？这样一点小事也害怕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应当视死如归才是。而且我看多半是咬不烂的。”游坦之道：“姑娘，这件事可不是玩的，就算咬不烂，这畜生把铁罩咬扁了，我的头……”阿紫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最多你的头也不过是扁了。你这小子真麻烦，你本来的长相也没什么美，脑袋扁了，套在罩子之内，人家也瞧你不见，还管他什么好看不好看。”游坦之急道：“我不是贪图好看……”阿紫脸一沉，道：“你不听话，好，现下试了出来啦，你存心骗我，将你整个人塞进笼去，喂狮子吃了罢！”

用契丹话吩咐室里，室里应道：“是！”便来拉游坦之的手臂。

游坦之心想：“身子一入狮笼，哪里还有命在，还不如听姑娘的话，将铁脑袋去试试运气罢！”便叫道：“别拉，别拉！

姑娘，我听话啦！”

阿紫笑道："这才乖呢！我跟你说，下次我叫你做什么，立刻便做，推三阻四的，惹姑娘生气。室里，你抽他三十鞭。"

室里应道："是！"从驯狮人手中接过皮鞭，刷的一声，便抽在游坦之背上。游坦之吃痛，"啊"的一声大叫出来。

阿紫道："铁丑，我跟你说，我叫人打你，是瞧得起你。

你这么大叫，是不喜欢我打你吗？"游坦之道："我喜欢，多谢姑娘恩典！"阿紫道："好，打罢！"室里刷刷刷连抽十鞭，游坦之咬紧牙关，半声不哼，总算他头上戴着铁罩，鞭子避开了他的脑袋，胸背吃到皮鞭，总还可以忍耐。

阿紫听他无声抵受，又觉无味了，道："铁丑，你说喜欢我叫人打你，是不是？"游坦之道："是！"阿紫道："你这话是真是假？是不是胡诌骗我？"游坦之道："是真的，不敢欺骗姑娘。"阿紫道："你既喜欢，为什么不笑？为什么不说打得痛快？"游坦之给她折磨得胆战心惊，连愤怒也都忘记了，只得说道："姑娘待我很好，叫人打我，很是痛快。"

阿紫道："这才像话，咱们试试！"

拍的一声，又是一鞭，游坦之忙道："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这一鞭打得好！"转瞬间抽了二十余鞭，与先前的鞭打加起来，早已超过三十鞭了。阿紫挥了挥手，说道："今天就这么算了。

你将脑袋探到笼子里去。"

游坦之全身骨痛欲裂，蹒跚着走到笼边，一咬牙，便将脑袋从铁栅间探了进去。

那雄狮乍见他如此上来挑衅，吓了一跳，退开两步，朝着他的铁头端相了半晌，又退后两步，口中荷荷的发威。

阿紫叫道："叫狮子咬啊，它怎么不咬？"那驯狮人叱喝了几声，狮子得到号令，一扑上前，张开大口，便咬在游坦之头上。但听得滋滋声响，狮牙摩擦铁罩。游坦之闭上了双眼，只觉得一股热气从铁罩的眼孔、鼻孔、嘴孔中传进来，知道自己脑袋已在狮口之中，跟着后脑和前额一阵剧痛。套上铁罩之时，他头脸到处给烧红了的铁罩烧炙损伤，过得几日后慢慢结疤愈合，狮子这么一咬，所有的创口一齐破裂。

雄狮用力咬了几下，咬不进去，牙齿反而撞得甚痛，发起威来，右爪伸出，抓到游坦之肩上，游坦之肩部剧痛。

"啊"的一声大叫起来。狮子突觉口中有物发出巨响，吃了一惊，张口放开了他脑袋，退在铁笼一角。

那驯狮人大声叱喝，叫狮子再向游坦之咬去。游坦之大怒，突然伸出手臂，抓住了驯狮人的后颈，用力一推，将他的脑袋也塞入铁笼之中。驯狮人高声大叫。

阿紫拍手嘻笑，道："很好，很好！谁也别理会，让他们两人拚个你死我活。"

众契丹兵本要上来拉开游坦之的手，听阿紫这么说，便都站定不动。

驯狮人用力挣扎。游坦之野性发作，说什么也不放开他。

驯狮人只有求助于雄狮，大叫："咬，用力咬他！"狮子听到催促之声，一声大吼，扑了上来，这畜生只知道主人叫它用力去咬，却不知咬什么，两排白森森的利齿合了拢来，喀喇一声，将驯狮人的脑袋咬去了半边，满地都是脑浆鲜血。

阿紫笑道："铁丑赢了！"命士兵将驯狮人的尸首和狮笼抬出去，对游坦之道："这就对了！你能逗我喜欢，我要赏你。

赏些什么好呢？"她以手支颐，侧头思索。

游坦之道："姑娘，我不要你赏赐，只求你一件事。"阿紫道："求什么？"游坦之道："求你许我陪在你身边，做你的奴仆。"阿紫道："做我奴仆？为什么？有什么好？嗯，我知道啦，你想等萧大王来看我时，乘机下手害他，为你父母报仇。"游坦之道："不！不！决计不是。"阿紫道："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"游坦之道："不是不想。只是一来报不了，二来不能将姑娘牵连在内。"

阿紫道："那么你为什么喜欢做我奴仆？"游坦之道："姑娘是天仙下凡，天下第一美人，我……我……想天天见到你。"

这话无礼已极，以他此时处境，也实是大胆之极。但阿紫听在耳里，甚是受用。她年纪尚幼，容貌虽然秀美，身形却未长成，更兼重伤之余，憔悴黄瘦，说到"天下第一美人"六字，那真是差之远矣，听到有人对自己容貌如此倾倒，却也不免开心。

她正要答允游坦之的请求，忽听得宫卫报道："大王驾到！"阿紫向游坦之横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"萧大王要来啦，你怕不怕？"游坦之怕得要命，硬着头皮颤声道："不怕！"

殿门大开，萧峰轻裘缓带，走了进来。他一进殿门，便见到地上一滩鲜血，又见游坦之头戴铁罩，模样十分奇怪，向阿紫笑道："今天你气色很好啊，又在玩什么新花样了？这人头上搅了些什么古怪？"阿紫笑道："这是西域高昌国进贡的铁头人，名叫铁丑，连狮子也咬不破他的铁头，你瞧，这是狮子的牙齿印。"萧峰看那铁罩，果见猛兽的牙印宛然，阿紫又道："姊夫，你有没本事将他的铁套子除了下来？"

游坦之一听，只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曾亲眼见到萧峰力斗中原群雄时的神勇，双拳打将出去，将伯父和父亲手中的钢盾也震得脱手，要除下自己头上铁罩，可说轻而易举。当铁罩镶到他头上之时，他懊丧欲绝，这时却又盼望铁罩永远留在自己头上，不让萧峰见到自己的真面目。

萧峰伸出手指，在他铁罩上轻轻弹了几下，发出铮铮之声，笑道："这铁罩甚是牢固，打造得又很精细，毁了岂不可惜！"

阿紫道："高昌国的使者说道，这个铁头人生来青面獠牙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见到他的人无不惊避，因此他父母打造了一个铁面给他戴着，免他惊吓旁人。姊夫，我很想瞧瞧他的本来面目，到底怎样的可怕。"

游坦之吓得全身发颤，牙齿相击，格格有声。

萧峰看出他恐惧异常，道："这人怕得厉害，何必去揭开他的铁面？这人既是自小戴惯了铁面，倘若强行除去，只怕令他日后难以过活。"

阿紫拍手道："那才好玩啊。我见到乌龟，总是爱捉了来，将硬壳剥去，瞧它没了壳还活不活。"

萧峰不禁皱眉，想象没壳乌龟的模样，甚觉残忍，说道："阿紫，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干这等害得人不死不活的事？"

阿紫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又不喜欢我啦！我当然没阿朱那么好，要是我像阿朱一样，你怎么会连接几天不来睬我。"萧峰道："做了这劳什子的什么南院大王，每日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但我不是每天总来陪你一阵么？"阿紫道："陪我一阵，哼，陪我一阵！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么'陪我一阵'的敷衍了事。倘若我是阿朱，你一定老是陪在我身旁，不会走开，不会什么'一阵'、'半阵'的！"

萧峰听她的话确也是实情，无言可答，只得嘿嘿一笑，道："姊夫是大人，没兴致陪你孩子玩，你找些年轻女伴来陪你说笑解闷罢！"阿紫气忿忿的道："孩子，孩子……我才不是孩子呢。你没兴致陪我玩，却又干什么来了？"萧峰道："我来瞧瞧你身子好些没有？今天吃了熊胆么？"

阿紫提起凳上的锦垫，重重往地下一摔，一脚踢开，说道："我心里不快活，每天便吃一百副熊胆，身子也好不了。"

萧峰见她使小性儿发脾气，若是阿朱，自会设法哄她转嗔为喜，但对这个刁蛮恶毒的姑娘忍不住生出厌恶之情，只道："你休息一会儿！"站起身来，径自走了。

阿紫瞧着他的背影，怔怔的只是想哭，一瞥眼见到游坦之，满腔怒火，登时便要发泄在他身上，叫道："室里，再抽他三十鞭！"室里应道："是！"拿起了鞭子。

游坦之大声道："姑娘，我又犯了什么错啦？"阿紫不答，挥手道："快打！"室里刷的一鞭，打了下去。游坦之道："姑娘，到底我犯了什么错，让我知道，免得下次再犯。"室里刷的一鞭，刷的又是一鞭。

阿紫道："我要打便打，你就不该问什么罪名，难道打错了你？你问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正因为你问，这才要打！"

游坦之道：“是你先打我，我才问的。我还没问，你就叫人打我了。”刷的一鞭，刷刷刷又是三鞭。

阿紫笑道：“我料到你会问，因此叫人先打你。你果然要问，那不是我料事如神么？这证明你对我不够死心塌地。姑娘忽然想到要打人，你倘若忠心，须得自告奋勇，自动献身就打才是。偏偏啰里啰唆的心中不服。你不喜欢给我打，不打你就是了。”

游坦之听到“不打你就是了”这六个字，心中一凛，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，知道阿紫若不打他，必定会另外想出比鞭打惨酷十倍的刑罚来，不如乖乖的挨上三十鞭，忙道：“是小人错了，姑娘打我是大恩大德，对小人身子有益，请姑娘多多鞭打，打得越多越好。”

阿紫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总算你还聪明，我可不给人取巧，你说打得越多越好，以为我一高兴，便饶了你么？”游坦之道：“不是的，小人不敢向姑娘取巧。”阿紫道：“你说打得越多越好，那是你衷心所愿的了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是，是小人衷心所愿。”阿紫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。室里，打足一百鞭，他喜欢多挨鞭子。”

游坦之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这一百鞭打了下来，还有命么？”

但事已如此，自己就算坚说不愿，人家要打便打，抗辩有何用处，只得默不作声。

阿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心中不服吗？我叫人打你，你觉得不公道么？”游坦之道：“小人心悦诚服，知道姑娘鞭打小人，出于成全小人的好心。”阿紫道：“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游坦之无言可答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小人心想姑娘待我这般恩德如山，小人心中感激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想将来不知如何报答姑娘才是。”

阿紫道：“好啊！你说如何报答于我。我一鞭鞭打你，你将这一鞭鞭的仇恨，都记在心中。”游坦之连连摇头，道：“不，不！不是。我说的报答，是真正的报答。小人一心想要为姑娘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。”

阿紫道：“好，那就打罢！”室里应道：“是！”拍的一声，皮鞭抽了下去。

打到五十余鞭时，游坦之痛得头脑也麻木了，双膝发软，慢慢跪了下来。阿紫笑吟吟的看着，只等他出声求饶。只要他求一句饶，她便又找到了口实，可以再加他五十鞭。哪知道游坦之这时迷迷糊糊，已然人事不知，只是低声呻吟，居然并不求饶。打到七十余鞭时，他已昏晕过去。室里毫不容情，还是整整将这一百鞭打完，这才罢手。

阿紫见游坦之奄奄一息，死多活少，不禁扫兴。想到萧峰对自己那股爱理不理的神情，心中百般的郁闷难宣，说道：“抬了下去罢！这个人不好玩！室里，还有什么别的玩意儿没有？”

这一场鞭打，游坦之足足养了一个月伤，这才痊愈。契丹人见阿紫已忘了他，不再找他来折磨，便将他编入一众宋人的俘虏里，叫他做诸般粗重下贱功夫，掏粪坑、洗羊栏、拾牛粪、硝羊皮，什么活儿都干。

游坦之头上戴了铁罩，人人都拿他取笑侮辱，连汉人同胞也当他怪物一般。游坦之逆来顺受，便如变成了哑巴。旁人打他骂他，他也从不抗拒。只是见到有人乘马驰过，便抬起头来瞧上一眼，心中记挂着的只是一件事：“什么时候，姑娘再叫我去鞭打？”他只盼望能见到阿紫，便是挨受鞭笞之苦，也是心所甘愿，心里从来没有要逃走的念头。

如此过了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，这一日游坦之随着众人，在南京城外搬土运砖，加厚南京南门旁的城墙。忽听得蹄声得得，几乘马从南门中出来，一个清脆的声音笑道：“啊哟，这铁丑还没死啊！我还道他早死了呢！铁丑，你过来！”正是阿紫的声音。

游坦之日思夜想，盼望的就是这一刻辰光，听得阿紫叫他，一双脚却如钉在地上一般，竟然不能移动，只觉一颗心怦怦大跳，手掌心都是汗水。

阿紫又叫道：“铁丑，该死的！我叫你过来，你没听见么？”

游坦之应道：“是，姑娘！”转身向她马前走去，忍不住抬起头来瞧了她一眼。相隔四月，阿紫脸色红润，更增俏丽，游坦之心中怦的一跳，脚下一绊，合扑摔了一交，众人哄笑声中，急忙爬起，不敢再看她，慌慌张张的走到她身前。

阿紫心情甚好，笑道：“铁丑，你怎么没死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说要……要报答姑娘的恩典，还没报答，可不能便死。”阿紫更是喜欢，格格娇笑两声，道：“我正要找一个忠心不二的奴才去做一件事，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脚的误事，你还没死，那好得很。你跟我来！”游坦之应道：“是！”跟在她马后。

阿紫挥手命室里和另外三名契丹卫士回去，不必跟随。室里知她不论说了什么，旁人决无劝谏余地，好在这铁面人猥崽懦弱，随着她决无害处，便道：“请姑娘早回！”四人跃下马来，在城门边等候。

阿紫纵马慢慢前行，走出了七八里地，越走越荒凉，转入了一处阴森森的山谷之中，地下都是陈年腐草败叶烂成的软泥。再行里许，山路崎岖，阿紫不能乘马了，便跃下马来，命游坦之牵着马，又走了一程。眼见四下里阴沉沉地，寒风从一条窄窄的山谷通道中刮进来，吹得二人肌肤隐隐生疼。

阿紫道：“好了，便在这里！”命游坦之将马缰系在树上，说道：“你今天瞧见的事，不得向旁人泄露半点，以后也不许向我提起，记得么？”

游坦之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心中喜悦若狂，阿紫居然只要他一人随从，来到如此隐僻的地方，就算让她狠狠鞭打一顿，那也是甘之如饴。

阿紫伸手入怀，取了一只深黄色的小木鼎出来，放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待会儿有什么古怪虫豸出现，你不许大惊小怪，千万不能出声。”游坦之应道：“是！”

阿紫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几块黄色、黑色、紫色、红色的香料。她从每一块香料上捏了少许，放入鼎中，用火刀、火石打着了火，烧了起来，然后合上鼎盖，道：“咱们到那边树下守着。”

阿紫在树下坐定，游坦之不敢坐在她身边，隔着丈许，坐在她下风处一块石头上。寒风刮来，风中带着她身上淡淡香气，游坦之不由得意乱情迷，只觉一生中能有如此一刻，这些日子虽受种种苦楚荼毒，却也不枉了。他只盼阿紫永远在这大树下坐着，他自己能永远的这般陪着她。

正自醺醺的如有醉意，忽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，绿草中红艳艳地一物晃动，却是一条大蜈蚣，全身闪光，头上凸起一个小瘤，与寻常蜈蚣大不相同。

那蜈蚣闻到木鼎中发出的香气，径身游向木鼎，从鼎下的孔中钻了进去，便不再出来。阿紫从怀中取出一块厚厚的锦缎，蹑手蹑足的走近木鼎，将锦缎罩在鼎上，把木鼎裹得紧紧地，生怕蜈蚣钻了出来，然后放入系在马颈旁的革囊之中，笑道：“走罢！”牵着马便行。

游坦之跟在她身后，寻思：“她这口小木鼎古怪得紧，但多半还是因烧起香料，才引得这条大蜈蚣到来。不知这条大蜈蚣有什么好玩，姑娘巴巴的到这山谷中来捉？”

阿紫回到端福宫中，吩咐侍卫在殿旁小房中给游坦之安排个住处。游坦之大喜，知道从此可以常与阿紫相见。

果然第二天一早，阿紫便将游坦之传去，领他来到偏殿之中，亲自关上了殿门，殿中便只他二人。阿紫走向西首一只瓦瓮，揭开瓮盖，笑道：“你瞧。是不是很雄壮？”游坦之向瓮边一看，只见昨日捕来的那条大蜈蚣正在迅速游动。

阿紫取过预备在旁的一只大公鸡，拔出短刀，斩去公鸡的尖嘴和脚爪，投入瓦瓮。那条大蜈蚣跃上鸡头，吮吸鸡血，不久大公鸡便中毒而死。蜈蚣身子渐渐肿大，红头更是如欲滴出血来。阿紫满脸喜悦之情，低声道：“成啦，成啦！这一门功夫可练得成功了！”

游坦之心道：“原来你捉了蜈蚣，要来练一门功夫。这叫蜈蚣功吗？”

如此喂了七日，每日让蜈蚣吮吸一只大公鸡的血。到第八日上，阿紫又将游坦之叫进殿去，笑咪咪的道：“铁丑，我待你怎样？”游坦之道：“姑娘待我恩重如山。”阿紫道：“你说过要为我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。那是真的，还是假话？”游坦之道：“小人不敢欺骗姑娘。姑娘

但有所命，小人决不推辞。”

阿紫道：“那好得很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要练一门功夫，须得有人相助才行。你肯不肯助我练功？倘若练成了，我定然重重有赏。”游坦之道：“小人当然听姑娘吩咐，也不用什么赏赐。”

阿紫道：“那好得很，咱们这就练了。”

她盘膝坐好，双手互搓，闭目运气，过了一会，道：“你伸手到瓦瓮中去，这蜈蚣必定咬你，你千万不可动弹，要让他吸你的血液，吸得越多越好。”

游坦之七日来每天见这条大蜈蚣吮吸鸡血，只吮得几口，一只鲜龙活跳的大公鸡便即毙命，可见这蜈蚣毒不可当，听阿紫这么说，不由得迟疑不答。阿紫脸色一沉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，你不愿意吗？”游坦之道：“不是不愿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阿紫道：“怎么？只不过蜈蚣毒性厉害，你怕死是不是？你是人，还是公鸡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不是公鸡。”阿紫道：“是啊，公鸡给蜈蚣吸了血会死，你又不是公鸡，怎么会死？

你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蜈蚣吸你一点血玩玩，你会粉身碎骨么？”

游坦之无言可答，抬起头来向阿紫瞧去，见她红红的樱唇下垂，颇有轻蔑之意，登时意乱情迷，就如着了魔一般，说道：“好，遵从姑娘吩咐便是。”咬紧了牙齿，闭上眼睛，右手慢慢伸入瓦瓮。

他手指一伸入瓮中，中指指尖上便如针刺般剧痛。他忍不住将手一缩。阿紫叫道：“别动，别动！”游坦之强自忍住，睁开眼来，只见那条蜈蚣正咬住了自己的中指，果然便在吸血。游坦之全身发毛，只想提起来往地下一甩，一脚踏了下去，但他虽不和阿紫相对，却感觉到她锐利的目光射在自己背上，如同两把利剑般要作势刺下，怎敢稍有动弹？

好在蜈蚣吸血，并不甚痛，但见那蜈蚣渐渐肿大起来，但自己的中指上却也隐隐罩上了一层深紫之色。紫色由浅而深，慢慢转成深黑，再过一会，黑色自指而掌，更自掌沿手臂上升。游坦之这时已将性命甩了出去，反而处之坦然，嘴角边也微微露出笑容，只是这笑容套在铁罩之下，阿紫看不到而已。

阿紫双目凝视在蜈蚣身上，全神贯注，毫不怠忽。终于那蜈蚣放开了游坦之的手指，伏在瓮底不动了。阿紫叫道：“你轻轻将蜈蚣放入小木鼎中，小心些，可别弄伤了它。”

游坦之依言抄起蜈蚣，放入锦凳前的小木鼎中。阿紫盖上了鼎盖，过得片刻，木鼎的孔中有一滴滴黑血滴了下来。

阿紫脸现喜色，忙伸掌将血液接住，盘膝运功，将血液都吸入掌内。游坦之心道：“这是我的血液，却到了她身体之中。原来她是在蜈蚣毒掌。”

过了好一会，木鼎再无黑色滴下，阿紫揭起鼎盖，见蜈蚣已然僵毙。

阿紫双掌一搓，瞧自己手掌时，但见两只手掌如白玉无瑕，更无半点血污，知道从师父那里偷听来的练功之法确是半点不错，心下甚喜，捧起了木鼎，将死蜈蚣倒在地上，匆匆走出殿去，一眼也没向游坦之瞧，似乎此人便如那条死蜈蚣一般，再也没什么用处了。

游坦之怅望着阿紫的背影，直到她影踪不见，解开衣衫看时，只见黑气已蔓延至腋窝，同时一条手臂也麻痒起来，霎时之间，便如千万只跳蚤在同时咬啮一般。

他纵声大叫，跳起身来，伸手去搔，一搔之下，更加痒得厉害，好似骨髓中、心肺中都有虫子爬了进去，蠕蠕而动。

痛可忍而痒不可耐，他跳上跳下，高声大叫，将铁头在墙上用力碰撞，当当声响，只盼自己即时晕了过去，失却知觉，免受这般难熬的奇痒。

又撞得几撞，拍的一声，怀中掉出一件物事，一个油布包跌散了，露出一本黄皮书来，正是那日他拾到的那本梵文经书。这时剧痒之下，也顾不得去拾，但见那书从中翻开。游坦之全身说不出的难熬，滚倒在地，乱擦乱撞。过得一会，俯伏着只是喘息，泪水、鼻涕、口涎都从铁罩的嘴缝中流出来，滴在梵文经书上。昏昏沉沉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书页上已浸满了涕泪唾液，无意中一瞥，忽见书页上的弯弯曲曲文字之间，竟出现一个僧人的图形。这僧人姿式极是奇特，脑袋从胯下穿过，伸了出来，双手抓着两只脚。

他也没心绪去留神书上的古怪姿势，只觉痒得几乎也透不过来了，扑在地下，乱撕身上衣衫，将上衣和裤子撕得片片粉碎，把肌肤往地面上猛力磨擦，擦得片刻，皮肤中便渗出血来。他乱滚乱擦，突然间一不小心，脑袋竟从双腿之间穿了过去。他头上套了铁罩，急切间缩不回来，伸手想去相助，右手自然而然的抓住了右脚。

这时他已累得筋疲力尽，一时无法动弹，只得暂时住手，喘过一口气来，无意之中，只见那本书摊在眼前，书中所绘的那个枯瘦僧人，姿势竟然便与自己目前有点儿相似，心下又是惊异，又觉有些好笑，更奇怪的是，做了这个姿势后，身上麻痒之感虽一般无二，透气即顺畅得多了，当下也不急于要将脑袋从胯下钻出来，便这么伏在地下，索性依照图中僧人的姿势，连左手也去握住了左脚，下颚碰在地下。这么一来，姿势已与图中的僧人一般无二，透气更加舒服了。

如此伏着，双眼与那书更是接近，再向那僧人看去时，见他身旁写着两个极大的黄字，弯弯曲曲的形状诡异，笔画中却有许多极小的红色箭头。游坦之这般伏着，甚是疲累，当即放手站起。只一站起，立时又痒得透不过气来，忙又将脑袋从双腿间钻过去，双手握足，下颚抵地。只做了这古怪姿势，透气便即顺畅。

他不敢再动，过了好一会，觉得无聊起来，便去看那图中僧人，又去看他身旁的两个怪字。看着怪字中的那些个箭头，心中自然而然的随着箭头所指的笔画存想，只觉右臂上的奇痒似乎化作一线暖气，自喉头而胸腹，绕了几个弯，自双肩而头顶，慢慢的消失。

看着怪字中的小箭头，接连这么想了几次，每次都有一条暖气通入脑中，而臂上的奇痒便稍有减轻。他惊奇之下，也不暇去想其中原因，只这般照做，做到三十余次时，臂上已仅余微痒，再做十余次，手指、手掌、手臂各处已全无异感。

他将脑袋从胯下钻了出来，伸掌一看，手上的黑气竟已全部退尽，他欣喜之下，突然惊呼：“啊哟，不好！蜈蚣的剧毒都给我搬运入脑了！”但这时奇痒既止，便算有什么后患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又思：“这本书上本来明明没有图画，怎地忽然多了个古怪的和尚出来？我无意之间，居然做出跟这和尚一般的姿势来？这和尚定是菩萨，来救我性命的。”当下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的向图中怪僧磕头，铁罩撞地，当当有声。

他自不知书中图形，是用天竺一种药草浸水绘成，湿时方显，干即隐没，是以阿朱与箫峰都没见到。其实图中姿势与运功线路，其旁均有梵字解明，少林上代高僧识得梵文，虽不知图形秘奥，仍能依文字指点而练成易筋经神功。游坦之奇痒难当之时，涕泪横流，恰好落在书页之上，显出了图形。

那是练功时化解外来魔头的一门妙法，乃天竺国古代高人所创的瑜伽秘术。他突然做出这个姿式来，也非偶然巧合，食噎则咳，饱极则呕，原是人之天性。他在奇痒难当之时，以头抵地，本是出乎自然，不足为异，只是他涕泪刚好流上书页，那倒确是巧合了。他呆了一阵，疲累已极，便躺在地下睡着了。

第二日早上刚起身，阿紫匆匆走进殿来，一见到他赤身露体的古怪模样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怎么你还没死？”游坦之一惊，说道：“小人……小人还没死！”暗暗神伤：“原来她只道我已早死了。”

阿紫道：“你没死那也好！快穿好衣服，跟我再出去捉毒虫。”游坦之道：“是！”等阿紫出殿，去向契丹兵另讨一身衣服。契丹兵见郡主对他青眼有加，便捡了一身干净衣服给他换上。

阿紫带了游坦之来到荒僻之外，仍以神木王鼎诱捕毒虫，以鸡血养过，再吮吸游坦之身上的血液，然后用以练功。第二次吸血的是一只青色蜘蛛，第三次则是一只大蝎子。游坦之每次依照书上图形，化解虫毒。

阿紫当年在星宿海偷看师父练此神功，每次都见到有一具尸首，均是本门弟子奉师命去掳掠来的附近乡民，料来游坦之中毒后必死无疑，但见他居然不死，不禁暗暗称异。

如此不断捕虫练功，三个月下来，南京城外周围十余里中毒物越来越少，被香气引来的毒虫大都细小孱弱，不中阿紫之意。两人出去捕虫时，便离城渐远。

这一日来到城西三十里之外，木鼎中烧起香料，直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才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，有什么蛇虫过来。阿紫叫道："伏低！"游坦之便即伏下身来，只听得响声大作，颇异寻常。

异声中夹杂着一股中人欲呕的腥臭，游坦之屏息不动，只见长草分开，一条白身黑章的大蟒蛇蜿蜒游至。蟒头作三角形，头顶上高高生了一个凹凹凸凸的肉瘤。北方蛇虫本少，这蟒蛇如此异状，更是从所未见。蟒蛇游到木鼎之旁，绕鼎团团转动，这蟒身长二丈，粗逾手臂，如何钻得进木鼎之中？但闻到香料及木鼎的气息，一颗巨头不住用力去撞那鼎。

阿紫没想到竟会招来这样一件庞然大物，甚是骇异，一时没了主意，悄悄爬到游坦之身边，低声道："怎么办？要是蟒蛇将木鼎撞坏了，岂不糟糕？"

游坦之乍听到她如此软语商量的口吻，当真是受宠若惊，登时勇气大增，说道："不要紧，我去将蛇赶开！"站起身来，大踏步走向蟒蛇。那蛇听到声息，立时盘曲成团，昂起了头，伸出血红的舌头，嘶嘶作声，只待扑出。游坦之见了这等威势，倒也不敢贸然上前。

便在此时，忽觉得一阵寒风袭体，只见西北角上一条火线烧了过来，顷刻间便烧到了面前。一到近处，看得清楚，原来不是火线，却是草丛中有什么东西爬过来，青草遇到，立变枯焦，同时寒气越来越盛。他退后了几步，只见草丛枯焦的黄线移向木鼎，却是一条蚕虫。

这蚕虫纯白如玉，微带青色，比寻常蚕儿大了一倍有余，便似一条蚯蚓，身子透明直如水晶。那蟒蛇本来气势汹汹，这时却似乎怕得要命，尽力将一颗三角大头缩到身子下面藏了起来，那水晶蚕儿迅速异常的爬上蟒蛇身子，一路向上爬行，便如一条炽热的炭火一般，在蟒蛇的脊梁上烧出了一条焦线，爬到蛇头之时，蟒蛇的长身从中裂而为二，那蚕儿钻入蟒蛇头旁的毒囊，吮吸毒液，顷刻间身子便胀大了不少，远远瞧去，就像是一个水晶瓶中装满了青紫色的汁液。

阿紫又惊又喜，低声道："这条蚕儿如此厉害，看来是毒物中的大王了。"游坦之却暗自忧急："如此剧毒的蚕虫倘若来吸我的血，这一次可性命难保了。"

那蚕儿绕着木鼎游了一圈，向鼎上爬去，所经之处，鼎上也刻下了一条焦痕。蚕儿似通灵一般，在鼎上爬了一圈，似知倘若钻入鼎中，有死无生，竟不似其余毒物一般钻入鼎中，又从鼎上爬了下来，向西北而去。

阿紫又兴奋又焦急，叫道："快追，快追！"取出锦缎罩在鼎上，抱起木鼎，向蚕儿追了下去。游坦之跟随其后，沿着焦痕追赶。这蚕儿虽是小虫，竟然爬行如风，一霎眼间便爬出了数丈，好在所过之处有焦痕留下，不致失了踪迹。

两人片刻间追出了三四里地，忽听得前面水声淙淙，来到一条溪旁。焦痕到了溪边，便即消失，再看对岸，也无蚕虫爬行过的痕迹，显然蚕儿掉入了溪水，给冲下去了。阿紫顿足埋怨："你也不追得快些，这时候却又到哪里找去？我不管，你非给我捉回来不可！"游坦之心下惶惑，东找西寻，却哪里寻得着？

两人寻了一个多时辰，天色暗了下来，阿紫既感疲倦，又没了耐心，怒道："说什么也得给我捉了来，否则不用再来见我。"说着转身回去，径自回城。

游坦之好生焦急，只得沿溪向下游寻去，寻出七八里地，暮色苍茫之中，突然在对岸草从中又见到了焦线。游坦之大喜，冲口而出的叫道："姑娘，姑娘，我找到了！"但阿紫早已去远。

游坦之涉水而过，循着焦线追去，只见焦线直通向前面山坳。他鼓气疾奔，山头尽处，赫然是一座构筑宏伟的大庙。

他快步奔近，见庙前匾额写着"敕建悯忠寺"五个大字。

当下不暇细看庙宇，顺着焦线追去。那焦线绕过庙旁，通向庙后。但听得庙中钟馨木鱼及诵经之声此起彼伏，群僧正做功课。他头上戴了铁罩，自惭形秽，深恐给寺僧见到，于是沿着墙脚悄悄而行，见焦线通过了一大片泥地，来到了一座菜园之中。

他心下甚喜，料想菜园中不会有什么人，只盼蚕儿在吃菜，便可将之捉了来，走到菜园的篱笆之外，听得园中有人在大声叱骂，他立即停步。

只听那人骂道："你怎地如此不守规矩，一个人偷偷出去玩耍？害得老子担心了半天，生怕你从此不回来了。老子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你带来，你太也不知好歹，不懂老子对待你一片苦心。这样下去，你还有什么出息，将来自毁前途，谁也不会来可怜你。"那人语音中虽甚恼怒，却颇有期望怜惜之意，似是父兄教诲顽劣的子弟。

游坦之寻思："他说什么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他带来，多半是师父或是长辈，不是父亲。"悄悄掩到篱笆之旁，只见说话的人却是个和尚。这和尚肥胖已极，身材却又极矮，宛然是个大肉球，手指地下，兀自申斥不休。游坦之向地下一望，又惊又喜，那矮胖和尚所申斥的，正是那条透明的大蚕。

这矮胖和尚的长相已是甚奇，而他居然以这等口吻向那条蚕儿说话，更是匪夷所思。那蚕儿在地下急速游动，似要逃走一般。只是一碰到一道无形的墙壁，便即转头。游坦之凝神看去，见地下画着一个黄色圆圈，那蚕儿左冲右突，始终无法越出圈子，当即省悟："这圆圈是用药物画的，这药物是那蚕儿的克星。"

那矮胖和尚骂了一阵，从怀中掏出一物，大啃起来，却是个煮熟了的羊头，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从柱上摘下一个葫芦，拔开塞子，仰起脖子，咕咕噜噜的喝个不休。

游坦之闻到酒香，知道葫芦里装的是酒，心想："原来是个酒肉和尚。看来这条蚕儿是他所养，而且他极之宝爱。却怎么去盗了来？"

正寻思间，忽听得菜园彼端有人叫道："慧净，慧净！"那矮胖和尚一听，吃了一惊，忙将羊头和酒葫芦在稻草堆中一塞。只听那人又叫："慧净，慧净，你不去做晚课，躲到哪里去啦？"那矮胖和尚抢起脚边的一柄锄头，手忙脚乱的便在菜畦里锄菜，应道："我在锄菜哪。"那人走了过来，是个中年和尚，冷冰冰的道："晨课晚课，人人要做！什么时候不好锄菜，却在晚课时分来锄菜？快去，快去！做完晚课后，再来锄菜好了。在悯忠寺挂单，就得守悯忠寺的规矩。难道你少林寺就没庙规家法吗？"那名叫慧净的矮胖和尚应道："是！"

放下锄头，跟着他去了，不敢回头瞧那蚕儿，似是生怕给那中年和尚发觉。

游坦之心道："这矮胖和尚原来是少林寺的。少林和尚个个身有武功，我偷他蚕儿，可得加倍小心。"等二人走远，听四下悄悄地，便从篱笆中钻了进去，只见那蚕儿兀自在黄圈中迅速游走，心想："却如何捉它？"呆了半晌，想起了一个法子，从草堆中摸了那个葫芦出来，摇了一摇，还有半葫芦酒，他喝了几口，将残酒倒入了菜畦，将葫芦口慢慢移向黄线绘成的圆圈。葫芦口一伸入圈内，那蚕儿嗤的一声，便钻入葫芦。游坦之大喜，忙将木塞塞住葫芦口子，双手捧了葫芦，钻出篱笆，三脚两步的原路逃回。

离悯忠寺不过数十丈，便觉葫芦冷得出奇，直比冰块更冷，他将葫芦从右手交到左手，又从左手交到右手，当真奇寒彻骨，实在拿捏不住。无法可施，将葫芦顶在头上，这一来可更加不得了，冷气传到铁罩之上，只冻得他脑袋疼痛难当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结成了冰。他情急智生，解下腰带，缚在葫芦腰里，提在手中，腰带不会传冷，方能提着。但冷气还是从葫芦上冒出来，片刻之间，葫芦外便结了一层白霜。

二十九　蟲豸凝寒掌作冰

祇見二十餘人有的拿着鑼鼓樂器，有的手執長幡錦旗。絲竹鑼鼓聲中，一個白須老翁緩步而出。

二十九　虫豸凝寒掌作冰

游坦之提了葫芦，快步而行，回到南京，向阿紫禀报，说已将冰蚕捉到。

阿紫大喜，忙命他将蚕儿养在瓦瓮之中。其时正当七月盛暑，天气本来甚为炎热，哪知道这冰蚕一养入偏殿，殿中便越来越冷，过不多时，连殿中茶壶、茶碗内的茶水也都结成了冰。这一晚游坦之在被窝中瑟瑟发抖，冻得无法入睡，心下只想："这条蚕儿之怪，真是天下少有。倘若姑娘要它来吮我的血，就算不毒死，也冻死了我。"

阿紫接连捉了好几条毒蛇、毒虫来和之相斗，都是给冰蚕在身旁绕了一个圈子，便即冻毙僵死，给冰蚕吸干了汁液。

接连十余日中，没一条毒虫能够抵挡。这日阿紫来到偏殿，说道："铁丑，今日咱们要杀这冰蚕了，你伸手到瓦瓮中，让蚕儿吸血罢！"

游坦之这些日子中白天担忧，晚间发梦，所怕的便是这一刻辰光，到头来这位姑娘毫不容情，终于要他和冰蚕同作牺牲，心下黯然，向阿紫凝望半晌，不言不动。

阿紫只想："我无意中得到这件异宝，所练成的毒掌功夫，只怕比师父还要厉害。"说道："你伸手入瓮罢！"游坦之泪水涔涔而下，跪下磕头，说道："姑娘，你练成毒掌之后，别忘了为你而死的小人。我姓游，名坦之，可不是什么铁丑。"阿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好，你叫游坦之，我记着就是，你对我很忠心，很好，是个挺忠心的奴才！"

游坦之听了她这几句称赞，大感安慰，又磕了两个头，说道："多谢姑娘！"但终不愿就此束手待毙，当下双足一挺，倒转身子，脑袋从胯下钻出，左手抓足，右手伸入瓮中，心中便想着书中裸僧身旁两个怪字中的小箭头。突然食指尖上微微一痒，一股寒气犹似冰箭，循着手臂，迅速无伦的射入胸膛，游坦之心中只记着小箭头所指的方向，那道寒气果真顺着心中所想的脉络，自指而臂，又自胸腹而至头顶，细线所到之处，奇寒彻骨。

阿紫见他做了这个古怪姿势，大感好笑，过了良久，见他仍是这般倒立，不禁诧异起来，走近身去看时，只见那条冰蚕咬住了他食指。冰蚕身子透明如水晶，看得见一条血线从冰蚕之口流入，经过蚕身左侧，兜了个圈子，又从右侧注向口中，流回游坦之的食指。

又过一阵，见游坦之的铁头上、衣服上、手脚上，都布上一层薄薄的白霜，阿紫心想："这奴才是死了，否则活人身上有热气，怎能结霜？"但见冰蚕体内仍有血液流转，显然吮血未毕。突然之间，冰蚕身上忽有丝丝热气冒出。

阿紫正惊奇间，嗒的一声轻响，冰蚕从游坦之手指上掉了下来。她手中早已拿着一根木棍，用力捣下去。她本想冰蚕甚为灵异，这一棍未必捣得它死，哪知它跌入瓮中之后，肚腹朝天，呆呆蠢蠢的一时翻不转身。阿紫一棍舂下，登时捣得稀烂。

阿紫大喜，忙伸手入瓮，将冰蚕的浆液血水塞在双掌掌心，闭目行功，将浆血都吸入掌内。她一次又一次的涂浆运功，直至瓮底的浆血吸得干干净净，这才罢手。

她累了半天，一个欠伸，站起身来，只见游坦之仍是脑袋钻在双腿之间的倒竖，全身雪白，结满了冰霜。她甚是骇异，伸手去摸他身子，触手奇寒，衣衫也都已冰得僵硬。她又是惊讶，又是好笑，传进室里，命他将游坦之拖出去葬了。

室里带了几名契丹兵，将游坦之的尸身放入马车，拖到城外。阿紫既没吩咐好好安葬，室里也懒得费心挖坑埋葬，见道旁有条小溪，将尸体丢入溪中，便即回城。

室里这么一偷懒，却救了游坦之的性命。原来游坦之手指一被冰蚕咬住，当即以《易筋经》中运功之法，化解毒气，血液被冰蚕吸入体内后，又回入他手指血管，将这剧毒无比的冰蚕精华吸进了体内。阿紫再吸取冰蚕的浆血，却已全无效用，只白辛苦了一场。倘若游坦之已练会

《易筋经》的全部行功法诀，自能将冰蚕的毒质逐步消解，但他只学会一项法门，入而不出。这冰蚕奇毒乃是第一阴寒之质，登时便将他冻僵了。

要是室里将他埋入土中，即使数百年后，也未必便化，势必成为一具僵尸。这时他身入溪水，缓缓流下，十余里后，小溪转弯，身子给溪旁的芦苇拦住了。过不多时，身旁的溪水都结成了冰，成为一具水晶棺材。溪水不断冲激洗刷，将他体内寒气一点一滴的刷去，终于他身外的冰块慢慢融化。

幸而他头戴铁罩，铁质热得快，也冷得快，是以铁罩内外的凝冰最先融化。他给溪水冲得咳嗽了一阵，脑子清醒，便从溪中爬了上来，全身玎玎珰珰的兀自留存着不少冰块。身子初化为冰之时，并非全无知觉，只是结在冰中，无法动弹而已。后来终于冻得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死里逃生，宛如做了一场大梦。

他坐在溪边，想起自己对阿紫忠心耿耿，甘愿以身去喂毒虫，助她练功，但自己身死之后，阿紫竟连叹息也无一声。

他从冰中望出来，眼见她笑逐颜开的取出冰蚕浆血，涂在掌上练功，只是侧头瞧着自己，但觉自己死得有趣，颇为奇怪，绝无半分惋惜之情。

他又想："冰蚕具此剧毒，抵得过千百种毒虫毒蛇，姑娘吸入掌中之后，她毒掌当然是练成了。我若回去见她……"突然之间，身子一颤，打了个寒噤，心想："她一见到我，定是拿我来试她的毒掌。倘若毒掌练成，自然一掌将我打死了。倘若还没练成，又会叫我去捉毒蛇毒虫，直到她毒掌练成、能将我一掌打死为止。左右是个死，我又回去做什么？"

他站起身来，跳跃几下，抖去身上的冰块，寻思："却到哪里去好？"

找乔峰报杀父之仇，那是想也不敢再想了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只在旷野、荒山之中信步游荡，摘拾野果，捕捉禽鸟小兽为食。到第二日傍晚，百无聊赖之际，便取出那本梵文《易筋经》来，想学着图中裸僧的姿势照做。

那书在溪水中浸湿了，兀自未干，他小心翼翼的翻动，惟恐弄破了书页，却见每一页上忽然都显出一个怪僧的图形，姿势各不相同。他凝思良久，终于明白，书中图形遇湿即显，倒不是菩萨现身救命，于是便照第一页中图形，依式而为，更依循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心中存想，隐隐觉得有一条极冷的冰线，在四肢百骸中行走，便如那条冰蚕复活了，在身体内爬行一般。他害怕起来，急忙站直，体内冰蚕便即消失。

此后两个时辰之中，他只是想："钻进了我体内的冷蚕不知走了没有？"可是触不到、摸不着，无影无踪，终于忍耐不住，又做起古怪姿势来，依着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存想，过不多时，果然那条冰蚕又在身体内爬行起来。他大叫一声，心中不再存想，冰蚕便即不知去向，若再想念，冰蚕便又爬行。

冰蚕每爬行一会，全身便说不出的舒服畅快。书中裸僧姿势甚多，怪字中的小箭头也是盘旋曲折，变化繁复。他依循不同姿势呼召冰蚕，体内忽凉忽暖，各有不同的舒泰。

如此过得数月，捕捉禽兽之际渐觉手足轻灵，纵跃之远，奔跑之速，更远非以前所能。

一日晚间，一头饿狼出来觅食，向他扑将过来。游坦之大惊，待欲发足奔逃，饿狼的利爪已搭上肩头，露出尖齿，向他咽喉咬来。他惊惶之下，随手一掌，打在饿狼头顶。那饿狼打了个滚，扭曲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游坦之转身逃了数丈，见那狼始终不动，心下大奇，拾起块石头投去，石中狼身，那狼仍是不动。他惊喜之下，蹑足过去一看，那狼竟已死了。他万万想不到自己这么随手一掌，竟能有如此厉害，将手掌翻来覆去的细看，也不见有何异状，情不自禁的叫道："冰蚕的鬼魂真灵！"

他只当冰蚕死后鬼魂钻入他体内，以致显此大能，却不知那纯系《易筋经》之功，再加那冰蚕是世上罕有剧毒之物，这股剧毒的阴寒被他吸入体内，以《易筋经》所载的上乘内功修习，内力中便附有极凌厉的阴劲。

这《易筋经》实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宝典，只是修习的法门甚为不易，须得勘破"我相、人相"。心中不存修习武功之念。但修习此上乘武学之僧侣，必定勇猛精进，以期有成，哪一个不想尽快从修习中得到好处？要"心无所住"，当真是千难万难。少林寺过去数百年来，修习《易筋经》的高僧着实不少，但穷年累月的用功，往往一无所得，于是众僧以为此经并无灵效，当日被阿朱偷盗了去，寺中众高僧虽然恚怒，却也不当一件大事。一百多年前，少林寺有个和尚，自幼出家，心智鲁钝，疯疯颠颠。他师父苦习《易筋经》不成，怒而坐化。这疯僧在师父遗体旁拾起经书，嘻嘻哈哈的练了起来，居然成为一代高手。但他武功何以如此高强，直到圆寂归西，始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旁人也均不知是《易筋经》之功。这时游坦之无心习功，只是呼召体内的冰蚕来去出没，而求好玩嬉戏，不知不觉间功力日进，正是走上了当年疯僧的老路。

此后数日中接连打死了几头野兽，自知掌力甚强，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，不断的向南而行，他生怕只消有一日不去呼召冰蚕的鬼魂，"蚕鬼"便会离己而去，因此每日呼召，不敢间断。那"蚕鬼"倒也招之即来，极是灵异。

游坦之渐行渐南，这一日已到了中州河南地界。他自知铁头骇人，白天只在荒野山洞树林中歇宿，一到天黑，才出来到人家去偷食。其实他身手已敏捷异常，始终没给人发觉。

这一日他在路边一座小破庙中睡觉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三人走进庙来。

他忙躲在神龛之后，不敢和人朝相。只听那三人走上殿来，就地坐倒，唏哩呼噜的吃起东西来。三人东拉西扯的说了些江湖上的闲事，忽然一人问道："你说乔峰那厮到底躲到了哪里，怎地一年多来，始终听不到他半点讯息？"

游坦之一听得"乔峰"，心中一凛，登时留上了伸。只听另一人道："这厮作恶多端，做了缩头乌龟啦，只怕再也找他不到了。"先一人道："那也未必。他是待机而动，只等有人落了单，他就这么干一下子。你倒算算看，聚贤庄大战之后，他又杀了多少人？徐长老、谭公谭婆夫妇、赵钱孙、泰山铁面判官单老英雄全家、天台山智光老和尚、丐帮的马夫人、白世镜长老，唉，当真数也数不清了。"

游坦之听到"聚贤庄大战"五字之后，心中酸痛，那人以后的话就没怎么听进耳去，过了一会，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"乔帮主一向仁义待人，想不到……唉……想不到，这真是劫数使然。咱们走罢。"说前站起身来。

另一人道："老汪，你说本帮要推新帮主，到底会推谁？"

那苍老的声音道："我不知道！推来推去，已推了一年多，总是推不出一个全帮上下都佩服的英雄好汉，唉，大伙儿走着瞧罢。"另一人道："我知道你的心思，总是盼乔峰那厮再来做咱们帮主。你乘早别发这清秋大梦罢，这话传到了全舵主耳中，只怕你性命有点儿难保。"那老汪急了，说道："小毕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几时说过盼望乔帮主再来当咱们帮主？"

小毕冷笑道："你口口声声还是乔帮主长、乔帮主短的，那还不是一心只盼乔峰那厮来当帮主？"老汪怒道："你再胡说八道，瞧我不揍死你这小杂种。"第三人劝道："好啦，好啦，大家好兄弟，别为这事吵闹，快去罢，可别迟到了。乔峰怎么又能来当咱们帮主？他是契丹狗种，大伙儿一见到，就得跟他拚个你死我活。再说，大伙儿就算请他来当帮主，他又肯当吗？"老汪叹了口气，道："那也说得是。"说着三人走出庙去。

游坦之心想："丐帮要找乔峰，到处找不到，他们又怎知这厮在辽国做了南院大王啦。我这就跟他们说去。丐帮人多势众，再约上一批中原好汉，或许便能杀得了这恶贼。我跟他们一起去杀乔峰。"想起到南京就可见到阿紫，胸口登时便热烘烘地。

当下蹑足从庙中出来，眼见三名丐帮弟子沿着山路径向西行，便悄悄跟随在后。这时暮色已深，荒山无人，走出数里后，来到一个山坳，远远望见山谷中生着一个大火堆，游坦之寻思："我这铁头甚奇，他们见到了定要大惊小怪，且躲在草丛中听听再说。"钻入长草丛中，慢慢向火堆爬近。爬几丈，停一停，渐渐爬近，但听得人声嘈杂，聚在火堆旁的人数着实不少。游坦之这些时候来苦受折磨，再也不敢粗心大意，越近火堆，爬得越慢，爬到一块大岩石之后，离火堆约有数丈，便不敢再行向前，伏低了身子倾听。

火堆旁众一个个站起来说话。游坦之听了一会，听出是丐帮大智分舵的帮众在此聚会，商议在日后丐帮大会之中，大智分舵要推选何人出任帮主，有人主张推宋长老，有人主张推吴长老。另有一人道："说到智勇双全，该推本帮的全舵主，只可惜全舵主那日给乔峰那厮假公济

私，革退出帮，回归本帮的事还没办妥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乔峰的奸谋，是我们全舵主首先奋勇揭开的，全舵主有大功于本帮，归帮的事易办得很。大会一开，咱们先办全舵主归帮的事，再提出全舵主那日所立的大功来，然后推他为帮主。”

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：“本人归帮的事，那是顺理成章的。

但众位兄弟要推我为帮主，这件事却不能提，否则的话，别人还道兄弟揭发乔峰那厮的奸谋，乃是出于私心。”一人大声道：“全舵主，有道是当仁不让。我瞧本帮那几位长老，武功虽然了得，但说到智谋，没一个及得上你。我们对付乔峰那厮，是斗智不斗力之事，全舵主……”那全舵主道：“施兄弟，我还未正式归帮，这‘全舵主’三字，也是叫不得的。”

围在火堆旁的二百余名乞丐纷纷说道：“宋长老吩咐了的，请你暂时仍任本舵舵主，这‘全舵主’三字，为什么叫不得？”“将来你做上了帮主，那也不会希罕这‘舵主’的职位了。”“全舵主就算暂且不当帮主，至少也得升为长老，只盼那时候仍然兼领本舵。”“对了，就算全舵主当上了帮主，也仍然可兼做咱们大智分舵的舵主啊。”

正说得热闹，一名帮众从山坳口快步走来，朗言说道：“启禀舵主，大理国段王子前来拜访。”全舵主冠清当即站起，说道：“大理国段王子？本帮跟大理国素来不打什么交道啊。”

大声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大理段家是著名的武林世家，段王子亲自过访，大伙儿一齐迎接。”当即率领帮众，迎到山坳口。

只见一位青年公子笑吟吟的站在当地，身后带着七八名从人。那青年公子正是段誉。两人拱手见礼，却是素识，当日在无锡杏子林中曾经会过。全冠清当时不知段誉的身分来历，此刻想起，那日自己给乔峰驱逐出帮的丑态，都给段誉瞧在眼里，不禁微感尴尬，但随即宁定，抱拳说道：“不知段王子过访，未克远迎，尚请恕罪。”

段誉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晚生奉家父之命，有一件事要奉告贵帮，却是打扰了。”

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。段誉引见了随同前来的古笃诚、傅思归、朱丹臣三人。全冠清请段誉到火堆之前的一块岩石上坐下，帮众献上酒来。

段誉接过喝了，说道：“数月之前，家父在中州信阳贵帮故马副帮主府上，遇上一件奇事，亲眼见到贵帮白世镜长老逝世的经过。此事与贵帮干系固然重大，也牵涉到中原武林旁的英雄，一直想奉告贵帮的首脑人物。只是家父受了些伤，将养至今始愈，而贵帮诸位长老行踪无定，未能遇上，家父修下的一通书信，始终无法奉上。数日前得悉贵舵要在此聚会，这才命晚生赶来。”说着从袖中抽出一封书信，站起身来，递了过去。

全冠清也即站起，双手接过，说道：“有劳段王子亲自送信，段王爷眷爱之情，敝帮上下，尽感大德。”见那信密密固封，封皮上写着：“丐帮诸位长老亲启”八个大字，心想自己不便拆阅，又道：“敝帮不久将开大会，诸位长老均将与会，在下自当将段王爷的大函奉交诸位长老。”段誉道：“如此有劳了，晚生告辞。”

全冠清连忙称谢，送了出去，说道：“敝帮白长老和马夫人不幸遭奸贼乔峰毒手，当日段王爷目睹这件惨事吗？”段誉摇头道：“白长老和马夫人不是乔大哥害死的，杀害马副帮主的也另有其人。家父这通书信之中，写得明明白白，将来全舵主阅信之后，自知详情。”心想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这厮不是好人，不必跟你多说。料你也不敢隐没我爹爹这封信。”

向全冠清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不劳远送了。”

他转身走到山坳口，迎面见两名丐帮帮众陪着两条汉子过来。

那两名汉子互相使个眼色，走上几步，向段誉躬身行礼，呈上一张大红名帖。

段誉接过一看，见帖上写着四行字道：“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棋艺才俊，于二月初八日驾临河南擂鼓山天聋地哑谷一叙。”

段誉素喜弈棋，见到这四行字，精神一振，喜道：“那好得很啊，晚生若无俗务羁身，届时必到。但不知两位何以得知晚生能棋？”那两名汉子脸露喜色，口中咿咿哑哑，大打手势，原来两人都是哑巴。段誉看不懂他二人的手势，微微一笑，问朱丹臣道：“擂鼓山此去不远罢？”将那帖子交给他。

宋丹臣接过一看，先向那两名汉子抱拳道：“大理国镇南王世子段公子，多多拜上聪辩先生，先此致谢，届时自当奉访。”指指段誉，做了几个手势，表示允来赴会。

两名汉子躬身向段誉行礼，随即又取出一张名帖，呈给全冠清。

全冠清接过看了，恭恭敬敬的交还，摇手说道：“丐帮大智分舵暂领舵主之职全冠清，拜上擂鼓山聪辩先生，全某棋艺低劣，贻笑大方，不敢赴会，请聪辩先生见谅。”两名汉子躬身行礼，又向段誉行了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朱丹臣这才回答段誉：“擂鼓山在嵩县之南，屈原冈的东北，此去并不甚远。”

段誉与全冠清别过，出山坳而去，问朱丹臣道：“那聪辩先生苏星河是什么人？是中原的棋国手吗？”朱丹臣道：“聪辩先生，就是聋哑先生。”

段誉“啊”了一声，“聋哑先生“的名字，他在大理时曾听伯父与父亲说起过，知道是中原武林的一位高手耆宿，又聋又哑，但据说武功甚高，伯父提到他时，语气中颇为敬重。

朱丹臣又道：“聋哑先生身有残疾，却偏偏要自称‘聪辩先生’，想来是自以为‘心聪’、‘笔辩’，胜过常人的‘耳聪’、‘舌辩’。”段誉点点头道：“那也有理。”走出几步后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他听朱丹臣说聋哑先生的“心聪”、“笔辩”，胜过常人的“耳聪”、“舌辩”，不禁想到王语嫣的“口述武功”胜过常人的“拳脚兵刃”。

他在无锡和阿朱救出丐帮人众后，不久包不同、风波恶二人赶来和王语嫣等会合。他五人便要北上去寻慕容公子。段誉自然想跟随前去。风波恶感念他口吸蝎毒之德，甚表欢迎。

包不同言语之中却极不客气，怪责段誉不该乔装慕容公子，败坏他的令名，说到后来，竟露出“你不快滚，我便要打”之意，而王语嫣只是絮絮和风波恶商量到何处去寻表哥，对段誉处境之窘迫竟是视而不见。

段誉无可奈何，只得与王语嫣分手，却也径向北行，心想：“你们要去河南寻慕容复，我正好也要去河南。河南中州可不是你慕容家的，你慕容复和包不同去得，我段誉难道便去不得？倘若在道上碰巧再跟你们相会，那是天意，你包三先生可不能怪我。”

但上天显然并无要他与王语嫣立时便再邂逅相逢之意。

这些时月之中，段誉在河南到处游荡，名为游山玩水，实则是东张西望，只盼能见到王语嫣的一缕秀发、一片衣角，至于好山好水，却半分也没有入目。

一日，段誉在洛阳白马寺中，与方丈谈论《阿含经》，研讨佛说“转轮圣王有七宝”的故事。段誉于“不长不短、不黑不白、冬则身暖、夏则身凉”的玉女宝大感兴味。方丈和尚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段居士，这是我佛的譬喻，何况佛说七宝皆属无常……”正说到这里，忽有三人来到寺中，却是傅思归、古笃诚、朱丹臣。

原来段正淳离了信阳马家后，又与阮星竹相聚，另行觅地养伤，想到萧峰被丐帮冤枉害死马大元，不可不为他辩白，于是写了一通书信，命傅思归等三人送去丐帮。

傅思归等来到洛阳，在丐帮总舵中见不到丐帮的首脑人物，得知大智分舵在附近聚会，便欲将信送去，却在酒楼中听到有人说起一位公子发呆的趣事，形貌举止与段誉颇为相似，问明那公子的去向，便寻到白马寺来。

四人相见，甚是欢喜。段誉道："我陪你们去送了信，你们快带我去拜见父王。"他得知父亲便在河南，自是急欲相见，但这些日子来听不到王语嫣的丝毫讯息，日夜挂心，只盼在丐帮大智分舵这等江湖人物聚会之处，又得见到王语嫣的玉容仙颜，却终于所望落空。

朱丹臣见他长吁短叹，还道他是记挂木婉清，此事无可劝慰，心想最好是引他分心，说道："那聪辩先生广发帖子，请人去下棋，棋力想必极高。公子爷去见过镇南王后，不妨去跟这聪辩先生下几局。"

段誉点头道："是啊，枰上黑白，可遣烦忧。只是她虽然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胸中甲兵，包罗万有，却不会下棋。聪辩先生这个棋会，她是不会去的了。"

朱丹臣莫名其妙，不知他说的是谁，这一路上老是见他心不在焉，前言不对后语，倒也见得惯了，听得多了，当下也不询问。

一行人纵马向西北方而行。段誉在马上忽而眉头深锁，忽尔点头微笑，喃喃自语："佛经有云：'当思美女，身藏脓血，百年之后，化为白骨啊。'话虽不错，但她就算百年之后化为白骨，那也是美得不得了的白骨啊。"正自想象王语嫣身内骨骼是何等模样，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两乘马疾奔而来。马鞍上各伏着一人，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是何等样人。

这两匹马似乎不受羁勒，直冲向段誉一行人。傅思归和古笃诚分别伸手，拉住了一匹奔马的缰绳，只见马背上的乘者一动不动。傅思归微微一惊，凑近去看时，见那人原来是聋哑先生的使者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却早已死了。还在片刻之前，这人曾递了一张请帖给段誉，怎么好端端地便死了？另一个也是聋哑先生的使者，也是这般面露诡异笑容而死。傅思归等一见，便知两人是身中剧毒而毙命，勒马退开两步，不敢去碰两具尸体。

段誉怒道："丐帮这姓全的舵主好生歹毒，为何对人下此毒手？我跟他理论去。"兜转马头，便要回去质问全冠清。

前面黑暗中突然有人发话道："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普天下除了星宿老仙的门下，又有谁能有这等杀人于无形的能耐？聋哑老儿乖乖的躲起来做缩头乌龟，那便罢了，倘若出来现世，星宿老仙决计放他不过。喂，小子，这不干你事，赶快给我走罢。"

朱丹臣低声道："公子，这是星宿派的人物，跟咱们不相干，走罢。"

段誉寻不着王语嫣，早已百无聊赖，聋哑老人这两个使者若有性命危险，他必定奋勇上前相救，此刻既已死了，也就不想多惹事端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单是聋哑，那也不够。

须得当初便眼睛瞎了，鼻子闻不到香气，心中不能转念头，那才能解脱烦恼。"

他说的是，既然见到了王语嫣，她的声音笑貌、一举一动，便即深印在心，纵然又聋又哑，相思之念也已不可断绝。

不料对面那人哈哈大笑，鼓掌叫道："对，对！你说得有理，该当去戳瞎了他眼睛，割了他的鼻子，再打得他心中连念头也不会转才是。"

段誉叹道："外力摧残，那是没有用的，须得自己修行，'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'，可是若能'离一切相'，那已是大菩萨了。我辈凡夫俗子，如何能有此修为？'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'，此人生大苦也。"

游坦之伏在岩石后的草丛之中，见段誉等一行来了又去，随即听到前面有人呼喝之声，便在此时，两名丐帮弟子快步奔来，向全冠清低声道："全舵主，那两个哑巴不知怎样给人打死了，下手的人自称是星宿派什么'星宿老仙'的手下。"

全冠清吃了一惊，脸色登时变了。他素闻星宿海星宿老怪之名，此人擅使剧毒，武功亦是奇高，寻思："他的门人杀了聋哑老人的使者，此事不跟咱们相干，别去招惹的为是。"

便道："知道了，他们鬼打鬼，别去理会。"

突然之间，身前有人发话道："你这家伙胡言乱语，既知我是星宿老仙门下，怎地还胆敢骂我为鬼？你活得不耐烦了。"

全冠清一惊，情不自禁的退了一步，火光下只见一人直挺挺的站在面前，乃是自己手下一名帮众，再凝神看时，此人似笑非笑，模样诡异，身后似乎另行站得有人，喝道："阁下是谁，装神弄鬼，干什么来了？"

那丐帮弟子身后之人阴森森的道："好大胆，你又说一个'鬼'字！老子是星宿老仙的门下。星宿老仙驾临中原，眼下要用二十条毒蛇，一百条毒虫。你们丐帮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，快快献上。星宿老仙瞧在你们恭顺拥戴的份上，便放过你们这群穷叫化儿。否则的话，哼哼，这人便是榜样。"

砰的一声，眼前那丐帮弟子突然飞身而起，摔在火堆之旁，一动不动，原来早已死去。这丐帮弟子一飞开，露出一个身穿葛衫的矮子，不知他于何时欺近，杀死了这丐帮弟子，躲在他的身后。

全冠清又惊又怒，霎时之间，心中转过了好几个念头：

"星宿老怪找到了丐帮头上，眼前之事，若不屈服，便得一拚。

此事虽然凶险，但若我凭他一言威吓，便即献上毒蛇毒虫，帮中兄弟从此便再也瞧我不起。我想做丐帮帮主固然无望，连在帮中立足也不可得。好在星宿老怪并未亲来，谅这家伙孤身一人，也不用惧他。"当即笑吟吟的道："原来是星宿派的仁兄到了，阁下高姓大名？"

那矮子道："我法名叫做天狼子。你快快把毒蛇毒虫预备好罢。"

全冠清笑道："阁下要毒蛇毒虫，那是小事一桩，不必挂怀。"顺手从地下提起一只布袋，说道："这里有几条蛇儿，阁下请看，星宿老仙可合用吗？"

那矮子天狼子听得全冠清口称"星宿老仙"，心中已自喜了，又见他神态恭敬，心想："说什么丐帮是中原第一大帮，一听到我师父老人家的名头，立时吓得骨头也酥了。我拿了这些毒蛇毒虫去，师父必定十分欢喜，夸奖我办事得力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仗了师父他老人家的威名。"当即伸头向袋口中张去。

斗然间眼前一黑，这只布袋已罩到了头上，天狼子大惊之下，急忙挥掌拍出，却拍了个空，便在此时，脸颊、额头、后颈同时微微一痛，已被袋中的毒物咬中。天狼子不及去扯落头上的布袋，狠狠拍出两掌，拔步狂奔。他头上套了布袋，目不见物，双掌使劲乱拍，只觉头脸各处又接连被咬，惶急之际，只是发足疾奔，蓦地里脚下踏了个空，骨碌碌的从陡坡上滚了下去，扑通一声，掉入了山坡下的一条河中，顺流而去。

全冠清本想杀了他灭口，哪知竟会给他逃走，虽然他头脸为毒蝎所螫，又摔入河中，多半性命难保，但想星宿派擅使毒物，说不定他有解毒之法，在星宿海居住，料来也识水性，倘若此人不死，星宿派得到讯息，必定大举前来报复。沉吟片刻，说道："咱们布巨蟒阵，跟星宿老怪一拚。难道乔峰一走，咱们丐帮便不能自立，从此听由旁人欺凌吗？星宿派擅使剧毒，咱们不能跟他们动兵刃拳脚，须得以毒攻毒。"

群丐轰然称是，当即四下散开，在火堆外数丈处布成阵势，各人盘膝坐下。

游坦之见全冠清用布袋打走了天狼子，心想："这人的布袋之中原来装有毒物，他们这许多布袋，都装了毒蛇毒虫吗？

叫化子会捉蛇捉虫，原不希奇。我倘若能将这些布袋去偷了来，去送给阿紫姑娘，她定然欢喜得紧。"

眼见群丐坐下后即默不作声，每人身旁都有几只布袋，有些袋子极大，其中有物蠕蠕而动，游坦之只看得心中发毛。这时四下里寂静无声，自己倘若爬开，势必被群丐发觉，心想：

"他们若把袋子套在我头上，我有铁罩护头，倒也不怕，但若将我身子塞在大袋之中，跟那些蛇虫放在一起，那可糟了。"

过了好几个时辰，始终并无动静，又过一会，天色渐渐亮了，跟着太阳出来，照得满山遍野一片明亮。枝头鸟声喧鸣之中，忽听得全冠清低声叫道："来了，大家小心！"他盘膝坐在阵外一块岩石之旁，身旁却无布袋，手中握着一枝铁笛。

只听得西北方丝竹之声隐隐响起，一群人缓步过来，丝竹中夹着钟鼓之声，倒也悠扬动听。游坦之心道："是娶新娘子吗？"

乐声渐近，来到十丈开外便即停住，有几人齐声说道：“星宿老仙法驾降临中原，丐帮弟子，快快上来跪接！”话声一停，咚咚咚咚的擂起鼓来。擂鼓三通，镗的一下锣声，鼓声止歇，数十人齐声说道：“恭请星宿老仙弘施大法，降服丐帮的幺魔小丑！”

游坦之心道：“这倒像是道士做法事。”悄悄从岩石后探出半个头张望，只见西北角上二十余人一字排开，有的拿着锣鼓乐器，有的手执长幡锦旗，红红绿绿的甚为悦目，远远望去，幡旗上绣着“星宿老仙”，“神通广大”、“法力无边”、“威震天下”等等字样。丝竹锣鼓声中，一个老翁缓步而出，他身后数十人列成两排，和他相距数丈，跟随在后。

那老翁手中摇着一柄鹅毛扇，阳光照在脸上，但见他脸色红润，满头白发，颏下三尺银髯，童颜鹤发，当真便如图画中的神仙人物一般。那老翁走到群丐约莫三丈之处便站定了不动，忽地撮唇力吹，发出几下尖锐之极的声音，羽扇一拨，将口哨之声送了出去，坐在地下的群丐登时便有四人仰天摔倒。

游坦之大吃一惊：“这星宿老仙果然法力厉害。”

那老翁脸露微笑，“滋”的一声叫，羽扇挥动，便有一名乞丐应声而倒。那老翁的口哨声似是一种无形有质的厉害暗器，片刻之间，丐帮阵中又倒了六七人。

只听得老翁身后的众人颂声大作：“师父功力，震烁古今，这些叫化儿和咱们作对，那真叫做萤火虫与日月争光！”“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，可笑啊可笑！”“师父你老人家谈笑之间，便将一干幺魔小丑置之死地，如此摧枯拉朽般大获全胜，徒儿不但见所未见，直是闻所未闻。”“这是天下从所未有的丰功伟绩，若不是师父老人家露了这一手，中原武人还不知世上有这等功夫。”一片歌功颂德之声，洋洋盈耳，丝竹箫管也跟着吹奏。

忽听得嘘溜溜一声响，全冠清铁笛就口，吹了起来。游坦之心道：“他吹笛干什么？帮着为星宿老仙捧场吗？”忽听地下簌簌有声，大布袋中游出几条五彩斑斓的大蛇，笔直向那老翁游去。老翁身旁一群弟子惊叫起来：“有蛇，有毒蛇！”

“啊哟，不好，来了这许多毒蛇！”“师父，这些毒蛇似是冲着咱们而来。”只见群丐布袋中纷纷游出毒蛇，有大有小，昂首吐舌，冲向那老翁和群弟子。众人更是七张八嘴的乱叫乱嚷。

星宿派众弟子提起钢杖，纷纷向蜿蜒而来的毒蛇砸去，只有那老翁神色自若，仍是撮唇作哨，挥扇攻敌。全冠清笛声不歇，群丐也跟着呐喊助威。

群蛇越来越多，片刻之间，这一干人身旁竟聚集了数百条，其中有五六条乃是大蟒。几条巨蟒游将近去，转过尾巴，登时卷住了两人，跟着又有两人被卷。星宿派群弟子若要拔足奔逃，群蛇自是追赶不上，但师尊正在迎敌，群弟子一步也不敢离开，只有舞动兵刃，乱砸乱斩，被他们打死的毒蛇少说已有八九十条，但被毒蛇咬伤的也已有七八人。那些巨蟒更是厉害，皮粗肉厚，被钢杖砸中了行若无事，身子一卷到人，越收越紧，再也不放。铁笛声中，从布袋中游出的巨蟒渐增，一共已有二十七八条。

那老翁见情势不对，想要退开，去攻击全冠清，两条小蛇猛地跃起，向他脸上咬去。他大声怒斥：“好大胆！”羽扇挥动，劲风扑出，将两条小蛇击落，突觉一件软物卷向足踝。

他知道不妙，飞身而起，只听得嘘溜溜一响笛声，四条蟒蛇同时挥起长尾，向他卷了过来。那老翁身在半空，砰砰击出两掌，将前面和左边的两条蟒蛇击开，身形一晃，已落在两丈之外。便在此时，第三条、第四条巨蟒的长尾同时攻到。他情急之下，运劲又是一掌击出，掌风到处，登时将一条巨蟒的脑袋打得稀烂。

蛇群如潮涌至。那老翁又劈死了三条巨蟒，但腰间和右腿却被两条巨蟒缠住。他运起内力，大喝一声，伸指抓破了缠在腰间巨蟒的肚腹，只溅得满身都是鲜血。岂知蛇性最长，此蟒肚子虽穿，一时却不便死，吃痛之下，更猛力缠紧，只箍得那老翁腰骨几欲折断。他用力挣了两挣，跟着又有两条巨蟒甩了上来，在他身上绕了数匝，连他手臂也绕在其中，令他再也没法抗拒。游坦之在草丛中见到这般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。

全冠清心下大喜，见一众敌人个个被巨蟒缠住，除了呻吟怒骂，再无反抗的能为，便不再吹笛，走上前去，笑吟吟的道：“星宿老怪，你星宿派和我丐帮素来河水不犯井水，好端端地干么惹到我们头上来？现今又怎么说？”

这个童颜鹤发的老翁，正是中原武林人士对之深恶痛绝的星宿老怪丁春秋。他因星宿派三宝之一的神木王鼎给女弟子阿紫盗去，连派数批弟子出去追捕，甚至连大弟子摘星子也遣了出去，但一次次飞鸽传书报来，均是十分不利。最后听说阿紫倚丐帮帮主乔峰为靠山，将摘星子伤得半死不活，丁春秋又惊又怒，知道丐帮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帮，实非易与，又听到聋哑老人近年来在江湖上出头露面，颇有作为，这心腹大患不除，总是放心不下，夺回王鼎之后，正好乘此了结昔年的一桩大事，于是尽率派中弟子，亲自东来。

他所练的那门“化功大法”，经常要将毒蛇毒虫的毒质涂在手掌之上，吸入体内，若是七日不涂，不但功力减退，而且体内蕴积了数十年的毒质不得新毒克制，不免渐渐发作，为祸之烈，实是难以形容。那神木王鼎天生有一股特异气息，再在鼎中燃烧香料，片刻间便能诱引毒虫到来，方圆十里之内，什么毒虫也抵不住这香气的吸引。当年丁春秋有了这奇鼎在手，捕捉毒虫不费吹灰之力，“化功大法”自是越练越深，越练越精。当年丁春秋有一名得意弟子，得他传授，修习化功大法，颇有成就，岂知后来自恃能耐，对他居然不甚恭顺。丁春秋将他制住后，也不加以刀杖刑罚，只是将他因禁在一间石屋之中，令他无法捉虫豸加毒，结果体内毒素发作，难熬难当，忍不住将自己全身肌肉一片片的撕落，呻吟呼号，四十余日方死。星宿老怪得意之余，心下也颇为戒惧，而化功大法也不再传授任何门人。因此摘星子等人都是不会，阿紫想得此神功，非暗中偷学、盗鼎出走不可。

阿紫工于心计，在师父刚捕完毒那天辞师东行，待得星宿老怪发觉神木王鼎被盗，已在七天之后，阿紫早已去得远了。她走的多是偏僻小路，追拿她的众师兄武功虽比她为高，智计却远所不及，给她虚张声势、声东击西的连使几个诡计，一一都撇了开去。

星宿老怪所居之地是阴暗潮湿的深谷，毒蛇毒虫繁殖甚富，神木王鼎虽失，要捉些毒虫来加毒，倒也不是难事，但寻常毒虫易捉。要像从前这般，每次捕到的都是希奇古怪、珍异厉害的剧毒虫豸，却是可遇不可求了。更有一件令他担心之事，只怕中原的高手识破了王鼎的来历，谁都会立即将之毁去，是以一日不追回，一日便不能安心。

他在陕西境内和一众弟子相遇。大弟子摘星子幸而尚保全一条性命，却已武功全失，被众弟子一路上殴打侮辱，虐待得人不像人，二弟子狮鼻人狮吼子暂时接领了大师兄的职位。众弟子见到师父亲自出马，又惊又怕，均想师命不能完成，这场责罚定是难当之极，幸好星宿老怪正在用人之际，将责罚暂且寄下，要各人戴罪立功。

众人一路上打探丐帮的消息。一来各人生具异相，言语行动无不令人厌憎，谁也不愿以消息相告；二来萧峰到了辽国，官居南院大王，武林中真还少有人知，是以竟然打听不到半点确讯，连丐帮的总舵移到何处也查究不到。

这一日天狼子无意中听到丐帮大智分舵聚会的讯息，为要立功，竟迫不及待的孤身闯了来，中了全冠清的暗算，总算他体内本来蕴有毒质，蝎子毒他不死，逃得性命后急忙禀告师父。丁春秋当即赶来，不料空具一身剧毒和深湛武功，竟致巨蟒缠身，动弹不得。

丁春秋不答全冠清的问话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丐帮中有个人名叫乔峰，他在哪里？快叫他来见我。”全冠清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阁下要见乔峰，为了何事？”丁春秋傲然道：“星宿老仙问你的话，你怎地不答？却来向我问长问短。乔峰呢？”

全冠清见他身子被巨蟒缠住，早已失了抗拒之力，说话却仍这般傲慢，如此悍恶之人，当真天下少有，便道：“星宿老怪天下皆闻，哪知道不过是徒负虚名，连几条小小蛇儿也对付不了。今日对不起，我们可要为天下除一大害了。”

丁春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不慎，折在你这些冷血畜生手下，今日魂归西方极乐，也是命该如此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个被巨蟒缠住了的星宿弟子忽然叫道：“丐帮的大英雄，请你放了我出来，会有大大的好处。我师父诡计甚多，你防不胜防。你一个不小心，便着了他的道儿。”

全冠清冷冷的道：“放了你有什么好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星宿派共有三件宝物，叫做星宿三宝。只有星宿老怪和我知道收藏的所在。你饶

了我性命，待你杀了这星宿老怪之后，我自然取出献上。倘若你将我杀了，这星宿三宝你就永远得不到了。”

另一名星宿弟子大叫：“大英雄，大英雄，你莫上他的当！

星宿三宝之中，有一宝早给人盗去了。你还是放我的好。只有我才对你忠心，决不骗你。”

霎时之间，星宿派群弟子纷纷叫嚷起来：“丐帮的大英雄，你饶我性命最好，他们都不会对你忠心，只有我死心塌地，为你效劳。”“大英雄，星宿派本门功夫，我所知最多，我定会一古脑儿的都说了出来，决不会有半点藏私。”“本派人众来到中原，实有重大图谋，主要便是为了对付你们丐帮。众位大英雄，你们想不想知道详情？”“咱们在星宿海之旁藏有无数金银财宝，我知道每一处藏宝的所在。我带你们去挖掘出来，丐帮的英雄好汉从此不必再讨饭了。”这些人七张八嘴，献媚和效忠之言有若潮涌，有的动之以利，有的企图引起对方好奇之心，有的更是公然撒谎，荒诞不经。有些弟子已被毒蛇咬伤，或已给巨蟒缠得奄奄一息的，也均唯恐落后，上气不接下气的争相求饶。

群丐万想不到星宿派弟子竟如此没骨气，既是鄙视，又感好奇，纷纷走近倾听。全冠清冷冷的道：“你们对自己师父也不忠心，又怎能对素无渊源的外人忠心？岂不可笑？”

一名星宿弟子道：“不同，不同，大大的不同。星宿老怪本领低微，我跟了他有什么出息？对他忠心有何好处？丐帮的大英雄武功威震天下，又有驱蛇制敌的大法术，岂是星宿老怪所能比拟？”“是啊，丐帮收容了星宿派的众弟子，西域和中原群雄震动，谁不佩服丐帮英雄了得？”“‘英雄’二字，不足以称众位高人侠士，须得称‘大侠’、‘圣人’、‘世人救星’才是！”“我能言善道，今后去周游四方，为众位宣扬德威，丐帮大侠的名望就天下无不知闻了。”“呸，丐帮大侠的名头早已天下皆知，何必要你去多说？”“‘圣人’、‘世人救星’的称号，是小人第一个说出来的。他们拾我牙慧，毫无功劳。”

一名丐帮的五袋弟子皱眉道：“你们这批卑鄙小人，叫叫嚷嚷的令人生厌。星宿老怪，你怎地如此没出息，尽收些无耻之徒做弟子？我先送了你的终，再叫这些家伙一个个追随于你，老子今日要大开杀戒了！”说着呼的一掌，便向丁春秋击去。

这一掌势挟疾风，劲道甚是刚猛，正中丁春秋胸口。哪知丁春秋浑若无事，那乞丐却双膝一软，倒在地下，蜷成一团，微微抽搐了两下，便一动不动了。群丐大惊，齐叫：“怎么啦？”便有两名乞丐伸手去拉他起身。这两人一碰到他身子，便摇晃几下，倒了下去。旁边三名丐帮弟子自然而然的出手相扶，但一碰到这二人，便也跌倒。其余帮众无不惊得呆了，不敢再伸手去碰跌倒的同伴。

全冠清喝道：“这老儿身上有毒，大家不可碰他身子。放暗器！”

八九名四五袋弟子同时掏出暗器，钢镖、飞刀、袖箭、飞蝗石，纷纷向丁春秋射去。丁春秋大声一喝，脑袋急转，满头白发甩了出去，便似一条短短的软鞭，将十来件暗器反击出来。但听得“啊哟”、“啊哟”连声，六七名丐帮帮众被暗器击中。这些暗器也非尽数击中要害，有的擦破一些皮肉，但几名乞丐立时软瘫而死。

全冠清大叫：“退开，退开！”突然呼的一声，一枝钢镖激射而至，却是丁春秋将头发裹住了钢镖，运劲向他射来。全冠清忙挥手中铁笛格打，当的一声，将钢镖击得远远飞了出去。他想这星宿老怪果然厉害，只有驱蟒制其死命，当即将铁笛凑到口边，待要吹奏，蓦地里嘴上一麻，登时头晕目眩，心知不妙，急忙抛下铁笛，便已咕咚一声，仰天摔倒。

群丐大惊，当即有两人抢上扶起。全冠清迷迷糊糊的叫道：“我……我中了毒，大……大伙快……快……快……去……”群丐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拥着他飞也似的急奔而逃，于满地尸骸、布袋、毒蛇，再也不敢理会。

游坦之蹲在草丛之中，惊疑无已，不敢稍动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十余名乞丐都缩成了一个圆球，便如是一只只遇到了敌人的刺猬，显然均已毙命。

那些巨蟒不经全冠清再以笛声相催，不会伤人，只是紧紧缠住了丁春秋师徒。星宿派众人谁都不敢挣扎动弹，惟恐激起蛇儿的凶性，随口咬将下来。

这么静了片刻，有人首先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神功独步天下，谈笑之间，随手便将这批万恶不赦的叫化儿杀得落荒而逃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另一名弟子抢着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莫听他放屁，刚才说那些叫化儿是‘大侠’、‘圣人’的就是他。”又有一名弟子道：“咱们追随师父这许多年，岂不知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？刚才跟那些叫化儿胡说八道，全是骗骗他们的，好让他们不防，以便师父施展无边法力。”

忽然有人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弟子该死，弟子胡涂，为了贪生怕死，竟向敌人投降，此时悔之莫及，宁愿死在毒蟒的口下，再也不敢向师父求饶了。”

群弟子登时省悟：师父最不喜欢旁人文过饰非，只有痛斥自己胡涂该死，将各种各样的罪名乱加在自己头上，或许方能得到师父开恩饶恕。一霎时间，人人抢着大骂自己，说自己如何居心不良，如何罪该万死。只将草丛中的游坦之听得头昏脑胀，莫名其妙。

丁春秋暗运劲力，想将缠在身上的三条巨蟒崩断。但巨蟒身子可伸可缩。丁春秋运力崩断，蟒身只略加延伸，并不会断。丁春秋遍体是毒，衣服头发上也是凝聚剧毒。群丐向他击打或发射暗器，尽皆沾毒。但巨蟒皮坚厚韧滑，毒素难以侵入。只听得群弟子还在唠叨不停，丁春秋怒道：“有谁想得出驱蛇之法，我就饶了他性命。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脾气？有谁对我有用，我便不加诛杀。你们老是胡说八道，更有何用？”

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时静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有人说道：“只要有人拿个火把，向这些蟒蛇身上烧去，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。”丁春秋骂道：“放你娘的臭屁！这里旷野之地，前不把村，后不把店，有谁经过？就算有乡民路过，他们见到这许多毒蛇，吓得逃走也来不及，哪里还肯拿火把来烧？”跟着别的弟子又乱出主意，但每一个主意都不着边际，各人所以不停说话，只不过向师父拚命讨好，显得自己确是遵从师命在努力思索而已。

这样过了良久，有一名弟子给一条巨蟒缠得实在喘不过气来了，昏乱中张口向蟒蛇身上咬去。那蟒蛇吃痛，张口向他咽喉反咬，那弟子惨呼一声，登时毙命。

丁春秋越来越焦急，倘若被敌人所困，这许久之间，他定能下毒行诡，设法脱身，偏偏这些蛇儿无知无识，再巧妙的计策也使不到它们身上，只怕这些巨蟒肚饿起来，一口将自己吞了下去。

他担心的事果真便即出现，一条巨蟒久久不闻笛声，肚中却已饿得厉害，张开大口，咬住了所缠住的一名星宿弟子。

那弟子大叫：“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！”两条腿已被那巨蟒吞入了口中，他身子不住的给吸入巨蟒腹中，嘴中兀自惨参叫。

蟒蛇的牙齿形作倒钩，那星宿派弟子腿脚先入蛇口，慢慢的给吞至腰间，又吞至胸口，他一时未死，高声惨呼，震动旷野。

众人均知自己转眼间便要步他后尘，无不吓得心胆俱裂。

有一人见星宿老怪也是束手无策，不禁恼恨起来，开口痛骂，说都是受他牵累，自己好端端的在星宿海旁牧羊为生，却被他威胁利诱，逼入门下，今日惨死于毒蛇之口，到了阴间，定要向阎王狠狠告他一状。

这人开端一骂，其余众弟子也都纷纷喝骂起来。各人平素受尽星宿老怪的荼毒虐待，无不怀恨在心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，今日反正是同归于尽，痛骂一番，也好稍泄胸中的怒气。一人大骂之际，身子动得厉害，激怒了缠住了他的巨蟒，一口便咬住了他的肩头，那人大叫：“啊哟，啊哟！救命，救命！”

游坦之见这一干人个个给蟒蛇缠住了不得脱身，心中已无所顾忌，从草丛中站起身来，眼见此处不是善地，便欲及早离去。

星宿派众人斗然间见到他头戴铁罩的怪状，都是一惊，随即有人想起，惟他可以救命，叫道：“大英雄、大侠士，请你拾些枯草，点燃了火，赶走这些蟒蛇。我立即送你……送你一千两银子。”又一人道：“一千两不够，至少也送一万两！”

另一人道：“这位先生是仁人义士，良心最好不过，必定行侠仗义，何况点火烧蛇，没有丝毫危险。”顷刻之间颂声大作，而所许的重酬，也于转瞬间加到了一百万两黄金。

这些人骂人的本领固是一等，而谄谀称颂之才，更是久经历练。游坦之一生之中，几曾听人叫过自己是“大英雄”、“大侠士”、“仁人义士”、“当世无双的好汉”？给他们这般捧上了天上去，只觉全身轻飘飘地，宛然便颇有“大英雄”、“大侠士”的气概，一百万两黄金倒也不在意下，只是阿紫姑娘不能亲耳听到众人对自己的称颂，实是莫大憾事。

当下捡拾枯草，从身边摸出火折点燃了，但见到这许许多多形相凶恶的巨蟒，究竟十分害怕，心想莫要惹恼了这些大蛇，连自己也缠在其内，寻思片刻，先检拾枯枝，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，挡在自己身前，然后拾起一根着了火的枯枝，向离自己最近的一条大蛇投去。他躲在火堆之后，转身蓄势，若是这大蛇向自己窜来，那便立时飞奔逃命，什么“大英雄”、“大侠士”，那也只好暂且不做了。

蟒蛇果然甚是怕火，见火焰烧向身旁，立即松开缠着的众人，游入草丛之中。游坦之见火攻有效，在星宿派诸人欢呼声中，将一根根着了火的枯枝向蛇群中投去。群蛇登时纷纷逃窜，连长达数丈的巨蟒也抵受不住火焰攻逼，松开身子，蜿蜒游走。片刻之间，数百条巨蟒和毒蛇逃得干干净净。

星宿派诸弟子大声颂扬：“师父明见万里，神机妙算，果然是火攻的方法最为灵验。”“师父洪福齐天，逢凶化吉！”

“全仗师父指挥若定，救了我等的蚁命！”一片颂扬之声，全是归功于星宿老怪，对游坦之放火驱蛇的功劳竟半句不提。

游坦之怔怔的站在当地，颇感奇怪，寻思：“片刻之前你们还在大骂师父，这时却又大赞起师父来，而我这‘大英雄’、‘大侠士’却又变成了‘这小子’，那是什么缘故？”

丁春秋招了招手，道：“铁头小子，你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游坦之受人欺辱惯了，见对方无礼，也不以为忤，道：“我叫游坦之。”说着便向前走了几步。丁春秋道：“这些叫化子死了没有？你去摸摸他们的鼻息，是否还有呼吸。”

游坦之应道：“是。”俯身伸手去探一名乞丐的鼻息，只觉着手冰凉，那人早已死去多时。他又试另一名乞丐，也是呼吸早停，说道：“都死啦，没了气息。”只见星宿派弟子脸上都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嘲弄之色。他不明所以，又重复了一句：“都死啦，没了气息。”却见众人脸上戏侮的神色渐渐隐去，慢慢变成了诧异，更逐渐变为惊讶。

丁春秋道：“你每个叫化儿都去试探一下，看尚有哪一个能救。”游坦之道：“是。”将十来个丐帮弟子都试过了，摇头道：“个个都死了。老先生功力实在厉害。”丁春秋冷笑道：“你抗毒的功夫，却也厉害得很啊。”游坦之奇道：“我……什么……抗毒的功夫？”

他大惑不解，不明白丁春秋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更没想到自己每去探一个乞丐的鼻息，便是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，十多名乞丐试将下来，已经历了十来次生死大险。他自然不知，星宿老怪被巨蟒缠身，无法得脱，全仗他这小子相救，江湖上传了出去，不免面目元光，因此巨蟒离去之后，立时便起意杀他灭口。不料游坦之经过这几个月来的修习不辍，冰蚕的奇毒已与他体质融合无间，丁春秋沾在群丐身上的毒质再出害他不得。

丁春秋寻思：“瞧他手上肌肤和说话声音，年纪甚轻，不会有什么真实本领，多半是身上藏得有专克毒物的雄黄珠、辟邪奇香之类宝物，又或是预先服了灵验的解药，这才不受奇毒之侵。”便道：“游兄弟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游坦之虽见他说得诚恳，但亲眼看到他连杀群丐的残忍狠辣，又听到他师徒间一会儿谄谀，一会儿辱骂，觉得这种人极难对付，还是敬而远之为妙，便道：“小人身有要事，不能奉陪，告退了。”说着抱拳唱喏，转身便走。

他只走出几步，突觉身旁一阵微风掠过，两只手腕上一紧，已被人抓住。游坦之抬头一看，见抓住他的是星宿弟子中的一名大汉。他不知对方有何用意，只见他满脸狞笑，显非好事，心下一惊，叫道：“快放我！”用力一挣。

只听得头顶呼的一声风响，一个庞大的身躯从背后跃过他头顶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撞在对面山壁之上，登时头骨粉碎，一个头颅变成了泥浆相似。

游坦之见这人一撞的力道竟这般猛烈，实是难以相信，一愕之下，才看清楚便是抓住自己的那个大汉，更是奇怪：“这人好端端地，怎么突然撞山自尽？莫非发了疯？”他决计想不到自己一挣之下，一股猛劲将那大汉甩出去撞在山上。

星宿派群弟子都是“啊”的一声，骇然变色。

丁春秋见他摔死自己弟子这一下手法毛手毛脚，并非上乘功夫，只是膂力异常了得，心想此人天赋神力，武功却是平平，当下身形一晃，伸掌按上了他的铁头。游坦之猝不及防，登时被压得跪倒在地，身子一挺。待要重行站直，头上便如顶了一座万斤石山一般，再也动不得，当即哀求：“老先生饶命。”

丁春秋听他出言求饶，更是放心，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

你好大胆子，怎地杀了我的弟子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师父。我决不敢杀死老先生的弟子。”

丁春秋心想不必跟他多言，毙了灭口便是，当下手掌一松，待游坦之站起身来，挥掌向他胸口拍去。游坦之大惊，忙伸右手，推开来掌。丁春秋这一掌去势甚缓，游坦之右掌格出时，正好和他掌心相对。丁春秋正要他如此，掌中所蓄毒质随着内劲直送过去，这正是他成名数十年的“化功大法”，中掌者或沾剧毒，或内力于顷刻间化尽，或当场立毙，或哀号数月方死，全由施法随心所欲。丁春秋生平曾以此杀人无数。武林中听到“化功大法”四字，既厌恶恨憎，复心惊肉跳。段誉的“北冥神功”吸入内力以为己有，与“化功大法”以剧毒化人内功不同，但身受者内力迅速消失，却无二致，是以往往给人误认。丁春秋见这铁头小子连触十余名乞丐居然并不中毒，当即施展出看家本领来。

两人双掌相交，游坦之身子一晃，腾腾腾接连退出六七步，要想拿桩站定，终于还是一交坐倒，但对方这一推余力未尽，游坦之臀部一着地，背脊又即着地，铁头又即着地，接连倒翻了三个筋斗，这才止住，忙不住磕头，叫道：“老先生饶命，老先生饶命。”

丁春秋和他手掌相交，只觉他内力既强，劲道阴寒，怪异之极，而且蕴有剧毒，虽然给自己摔得狼狈万分，但以内力和毒劲的比拚而论，并未处于下风，何必大叫饶命？难道是故意调侃自己不成？走上几步，问道：“你要我饶命，出自真心，还是假意？”

游坦之只是磕头，说道：“小人一片诚心，但求老先生饶了小人性命。”

丁春秋寻思：“此人不知用什么法子，遇到了什么机缘，体内积蓄的毒质竟比我还多，实是一件奇宝。我须收罗此人，探听到他练功的法门，再吸取他身上的毒质，然后将之处死。

倘若轻轻易易的把他杀了，岂不可惜？”伸掌又按住他铁头，潜运内力，说道：“除非你拜我为师，否则的话，为什么要饶你性命？”

游坦之只觉得头上铁罩如被火炙，烧得他整个头脸发烫，心下害怕之极。他自从苦受阿紫折磨之后，早已一切逆来顺受，什么是非善恶之分、刚强骨气之念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但求保住性命，忙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游坦之愿归入师父门下，请师父收容。”

丁春秋大喜，肃然道：“你想拜我为师，也无不可。但本门规矩甚多，你都能遵守么？为师的如有所命，你诚心诚意的服从，决不违抗么？”游坦之道：“弟子愿遵守规矩，服从师命。”丁春秋道：“为师的便要取你性命，你也甘心就死么？”

游坦之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丁春秋道：“你想一想明白，甘心便甘心，不甘心便说不甘心。”

游坦之心道：“你要取我性命，当然是不甘心的。倘若非如此不可，那时逃得了便逃，逃不了的话，就算不甘心，也是无法可施。”便道：“弟子甘心为师父而死。”丁春秋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你将一生经历，细细说给我听。”

游坦之不愿向他详述身世以及这些日子来的诸般遭遇，但说自己是个农家子弟，被辽人打草谷掳去，给头上戴了铁罩。丁春秋问他身上毒质的来历，游坦之只得吐露如何见到冰蚕和慧净和尚，如何偷到冰蚕，谎说不小心给葫芦中的冰蚕咬到了手指，以致全身冻僵，冰蚕也就死了，至于阿紫修练毒掌等情，全都略过不提。丁春秋细细盘问他冰蚕的模样和情状，脸上不自禁的露出十分艳羡之色。游坦之寻思：“我若说起那本浸水有图的怪书，他定会抢了去不还。”丁春秋一再问他练过什么古怪功夫，他始终坚不吐实。

丁春秋原本不知《易筋经》的功夫，见他武功十分差劲，只道他练成阴寒内劲，纯系冰蚕的神效，心中不住的咒骂：

“这样的神物，竟被这小子鬼使神差的吸入了体内，真是可惜。”凝思半晌，问道：“那个捉到冰蚕的胖和尚，你说听到人家叫他慧净？

是少林寺的和尚，在南京悯忠寺挂单？”游坦之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丁春秋道：“这慧净和尚说这冰蚕得自昆仑山之巅。很好，那边既出过一条，当然也有两条、三条。只是昆仑山方圆数千里，若无熟识路途之人指引，这冰蚕倒也不易捕捉。”他亲身体验到了冰蚕的灵效，觉得比之神木王鼎更是宝贵得多，心想首要之事，倒是要拿到慧净，叫他带路，到昆仑山捉冰蚕去。这和尚是少林僧，本来颇为棘手，幸好是在南京，那便易办得多。当下命游坦之行过拜师入门之礼。

星宿派众门人见师父对他另眼相看，马屁、高帽，自是随口大量奉送。适才众弟子大骂师父、叛逆投敌，丁春秋此刻用人之际，假装已全盘忘记，这等事在他原是意料之中，倒也并不怎么生气。

一行人折而向东北行。游坦之跟在丁春秋之后，见他大袖飘飘，步履轻便，有若神仙，油然而生敬仰之心：“我拜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父，真是前生修来的福份。”

星宿派众人行了三日，这日午后，一行人在大路一座凉亭中喝水休息，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四骑马从来路疾驰而来。

四乘马奔近凉亭，当先一匹马上的乘客叫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亭子里有水，咱们喝上几碗，让坐骑歇歇力。”说着跳下马来，走进凉亭，余下三人也即下马。这四人见到丁春秋等一行，微微颔头为礼，走到清水缸边，端起瓦碗，在缸中舀水喝。

游坦之见当先那人一身黑衣，身形瘦小，留两撇鼠胡，神色间甚是剽悍。第二人身穿土黄色袍子，也是瘦骨棱棱，但身材却高，双眉斜垂，满脸病容，大有戾色。第三人穿枣红色长袍，身形魁梧，方面大耳，颏下厚厚一部花白胡子，是个富商豪绅模样。最后一人身穿铁青色儒生衣巾，五十上下年纪，眯着一双眼睛，便似读书过多，损坏了目力一般，他却不去喝水，提起酒葫芦自行喝酒。

便在这时，对面路上，一个僧人大踏步走来，来到凉亭之外，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众位施主，小僧行道渴了，要在亭中歇歇，喝一碗水。”那黑衣汉子笑道：“师父忒也多礼，大家都是过路人，这凉亭又不是我们起的，进来喝水罢。”

那僧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多谢了。”走进亭来。

这僧人二十五六岁年纪，浓眉大眼，一个大大的鼻子扁平下塌，容貌颇为丑陋，僧袍上打了许多补钉，却甚是干净。

他等那三人喝罢，这才走近清水缸，用瓦碗舀了一碗水，双手捧住，双目低垂，恭恭敬敬的说偈道：“佛观一钵水，八万四千虫，若不持此咒，如食众生肉。”念咒道：“唵缚悉波罗摩尼莎诃。”念罢，端起碗来，就口喝水。

那黑衣人看得奇怪，问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叽哩咕噜念什么咒？”那僧人道：“小僧念的是饮水咒。佛说每一碗水中，有八万四千条小虫，出家人戒杀，因此要念了饮水咒，这才喝得。”黑衣人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这水干净得很，一条虫子也没有，小师父真会说笑。”那僧人道：“施主有所不知。我辈凡夫看来，水中自然无虫，但我佛以天眼看水，却看到水中小虫成千上万。”黑衣人笑问：“你念了饮水咒之后，将八万四千条小虫喝入肚中，那些小虫便不死了？”那僧人踌躇道：“这……这个……师父倒没教过，多半小虫便不死了。”

那黄衣人插口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！小虫还是要死的，只不过小师父念咒之后，八万四千条小虫通统往生西天极乐世界，小师父喝一碗水，超度了八万四千名众生。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！”

那僧人不知他所说是真是假，双手捧着那碗水呆呆出神，喃喃的着：“一举超度八万四千条性命？小僧万万没这么大的法力。”

黄衣人走到他身边，从他手中接过瓦碗，向碗中瞪目凝视，数道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…一千、两千、一万、两万……非也、非也！小师父，这碗中共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条小虫，你数多了一条。”

那僧人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施主说笑了，施主也是凡夫，怎能有天眼的神通？”黄衣人道：“那么你有没有天眼的神通？”

那僧人道：“小僧自然没有。”黄衣人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！我瞧你有天眼通，否则的话，怎地你只瞧了我一眼，便知我是凡夫俗子，不是菩萨下凡？”那僧人向他左看右看，满脸迷惘之色。

那身穿枣红色袍子的大汉走过去接过水碗，交回在那僧人手中，笑道：“师父请喝水罢！我这个把弟跟你开玩笑，当不得真。”那僧人接过水碗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

心中拿不定主意，却不便喝。那大汉道：“我瞧小师父步履矫健，身有武功，请教上下如何称呼，在那一处宝刹出家。”

那僧人将水碗放在缸盖上，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小僧虚竹，在少林寺出家。”

那黑衣汉子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原来你是少林寺的高手，来，来，来！你我比划比划！”虚竹连连摇手，说道：“小僧武功低微，如何敢和施主动手？”黑衣人笑道：“好几天没打架了，手痒得很。咱们过过招，又不是真打，怕什么？”虚竹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小僧虽曾练了几年功夫，只是为健身之用，打架是打不来的。”黑衣人道：“少林寺和尚个个武功高强。初学武功的和尚，便不准踏出山门一步。小师父既然下得山来，定是一流好手。来，来！咱们说好只拆一百招，谁输谁赢，毫不相干。”

虚竹又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施主有所不知，小僧此番下山，并不是武功已窥门径，只因寺中广遣弟子各处送信，人手不足，才命小僧勉强凑数。小僧本来携有十张英雄帖，师父吩咐，送完了这十张帖子，立即回山，千万不跟人动武，现下已送了四张，还有六张在身。施主武功了得，就请收了这张英雄帖罢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包袱，打了开来，拿出一张大红帖子，恭恭敬敬的递过，说道：“请教施主高姓大名，小僧回寺好禀告师父。”

那黑衣汉子却不接帖子，说道：“你又没跟我打过，怎知我是英雄狗熊？咱们先拆上几招，我打得赢你，才有脸收英雄帖啊。”说着踏上两步，左拳虚晃，右拳便向虚竹打去，拳头将到虚竹面门，立即收转，叫道：“快还手！”

那魁梧汉子听虚竹说到“英雄帖”三字，便即留上了神，说道：“四弟，且不忙比武，瞧瞧英雄帖上写的是什么。”从虚竹手中接过帖子，见帖上写道：“少林寺住持玄慈，合十恭请天下英雄，于九月初九重阳佳节，驾临嵩山少林寺随喜，广结善缘，并睹姑苏慕容氏‘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’之风范。”

那大汉“啊”的一声，将帖子交给了身旁的儒生，向虚竹道：“少林派召开英雄大会，原来是要跟姑苏慕容氏为难……”那黑衣汉子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我叫一阵风风波恶，正是姑苏慕容的手下。少林派要跟姑苏慕容氏为难，也不用开什么英雄大会了。我此刻来领教少林派高手的身手便是。”

虚竹又退了两步，左脚已踏在凉亭之外，说道：“原来是风施主。我师父说道，敝寺恭请姑苏慕容施主驾临敝寺，决不是胆敢得罪。只是江湖上纷纷传言，武林中近年来有不少英雄好汉，丧生在姑苏慕容氏‘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’的神功之下。小僧的师伯祖玄悲大师在大理国身戒寺圆寂，不知跟姑苏慕容氏有没有干系，敝派自方丈大师以下，个个都是心有所疑，因此上……”

那黑衣汉子抢着道：“这件事吗，跟我们姑苏慕容氏本来半点干系也没有，不过我这么说，谅来你必定不信。既然说不明白，只好手底下见真章。这样罢，咱两个今日先打一架，好比做戏之前先打一场锣鼓，说话本之前先说一段‘得胜头回’，热闹热闹。到了九月初九重阳，风某再到少林寺来，从下面打起，一个个挨次打将上来便是，痛快，痛快！只不过最多打得十七八个，风某就遍体鳞伤，再也打不动了，要跟玄慈老方丈交手，那是万万没有机缘的。可惜，可惜！”说着磨拳擦掌，便要上前动手。

那魁梧汉子道：“四弟，且慢，说明白了再打不迟。”

那黄衣人道：“非也，非也。说明白之后，便不用打了。

四弟，良机莫失，要打架，便不能说明白。”

那魁梧汉子不去睬他，向虚竹道：“在下邓百川，这位是我二弟公冶乾。”说着向那儒生一指，又指着那黄衣人道：“这位是我三弟包不同，我们都是姑苏慕容公子的手下。”

虚竹逐一向四人合十行礼，口称：“邓施主，公施主……”包不同插口道：“非也，非也。我二哥复姓公冶，你叫他公施主，那就错之极矣。”虚竹忙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小僧毫无学问，公冶施主莫怪。包施主……”包不同又插口道：“你又错了。我虽然姓包，但生平对和尚尼

姑是向来不布施的，因此决不能称我包施主。”虚竹道：“是，是。包三爷，风四爷。”包不同道：“你又错了。我风四弟待会跟你打架，不管谁输谁赢，你多了一番阅历，武功必有长进，他可不是向你布施了吗？”虚竹道：“是，是。风施主，不过小僧打架是决计不打的。出家人修行为本，学武为末，武功长不长进，也没多大干系。”

风波恶叹道：“你对武学瞧得这么轻，武功多半稀松平常，这场架也不必打了。”说着连连摇头，意兴索然。虚竹如释重负。脸现喜色，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邓百川道：“虚竹师父，这张英雄帖，我们代我家公子收下了。我家公子于数月之前，便曾来贵寺拜访，难道他还没来过吗？”

虚竹道：“没有来过。方丈大师只盼慕容公子过访，但久候不至，曾两次派人去贵府拜访，却听说慕容老施主已然归西，少施主出门去了。方丈大师这次又请达摩院首座前往苏州尊府送信，生怕慕容少施主仍然不在家，只得再在江湖上广撒英雄帖邀请，失礼之处，请四位代为向慕容公子说明。明年慕容施主驾临敝寺，方丈大师还要亲自谢罪。”

邓百川道：“小师父不必客气。会期还有大半年，届时我家公子必来贵寺，拜见方丈大师。”虚竹合十躬身，说道：“慕容公子和各位驾临少林寺，我们方丈大师十分欢迎。‘拜见’两字，万万不敢当。”

风波恶见他迂腐腾腾，全无半分武林中人的豪爽慷慨，和尚虽是和尚，却全然不像名闻天下的“少林和尚”，心下好生不耐，当下不再去理他，转头向丁春秋等一行打量。见星宿派群弟子手执兵刃，显是武林中人，当可从这些人中找几个对手来打上一架。

游坦之自见风波恶等四人走入凉亭，便即缩在师父身后。

丁春秋身材高大，遮住了他，邓百川等四人没见到他的铁头怪相。风波见丁春秋童颜鹤发，仙风道骨，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，心中隐隐生出敬仰之意，倒也不敢贸然上前挑战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前辈请了，请问高姓大名。”丁春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姓丁。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虚竹“啊”的一声，叫道：“师叔祖，你老人家也来了。”风波恶回过头来，只见大道上来了七八个和尚，当先是两个老僧，其后两个和尚抬着一副担架，躺得有人。虚竹快步走出亭去，向两个老僧行礼，禀告邓百川一行的来历。

右侧那老僧点点头，走进亭来，向邓百川等四人问讯为礼，说道：“老衲玄难。”指着另一个老僧道：“这位是我师弟玄痛。有幸得见姑苏慕容庄上的四位大贤。”

邓百川等久闻玄难之名，见他满脸皱纹，双目神光湛然，忙即还礼。风波恶道：“大师父是少林寺达摩院首座，久仰神功了得，今日正好领教。”

玄难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衲和玄痛师弟奉方丈法谕，前往江南燕子坞慕容施主府上，恭呈请帖，这是敝寺第三次派人前往燕子坞。却在这里与四位邂逅相逢，缘法不浅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大红帖子来。

〉税俅㇋　纸庸　　　馓咨闲醋拧肮Ｃ使盟昭噻游肽饺蔙┳鳌笔　桓趄笞郑　舷腓　由系淖志浔赜胄橹禚湍钦盘　酉嗤　　档溃骸傲轿淮

第Ω甘巧倭指呱　蟮拢　　匚淞郑　怪虑桌痛矗茝　巴　肿　　盟漳饺蔙厦孀游　挡恍　Ｊ什榜馕恍橹裥∈Ω杅统鲇⑿ㄙ　　颐且咽盏搅要

缘本】熨耩姹稚稀?

【旁鲁蹵胖匽腷呀冡　稚夏饺萈　佣　苌瞎笏搒莘穑　紫蛏倭种钗桓呱　滦唬　⒃谓煜掠⑿鐾　埃　得骺滝兄种治蠡帷！?

玄难心道：“你说‘种种误会’，难道玄悲师兄不是你们慕容氏害死的？”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：“啊。师父，就是他。”

玄难侧过头来，只见一个奇形怪状之人手指担架，在一个白发老翁耳边低声说话。

游坦之在丁春秋耳边说的是：“担架中那个胖和尚，便是捉到冰蚕的，不知怎地给少林派抬了来。”

丁春秋听得这胖和尚便是冰蚕的原主，不胜之喜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没弄错吗？”游坦之道：“不会，他叫做慧净。师父你瞧，他圆鼓鼓的肚子高高凸了起来。”丁春秋见慧净的大肚子比十月怀胎的女子还大，心想这般大肚子和尚，不论是谁见过一眼之后，确是永远不会弄错，向玄难道：“太师父，这个慧净和尚，是我的朋友，他生了病吗？”

玄难合十道：“施主高姓大名，不知如何识得老衲的师侄？”

丁春秋心道：“这慧净跟少林寺的和尚在一起了，可多了些麻烦。幸好在道上遇到，拦住劫夺，比之到少林寺去擒拿，却又容易得多。”想到冰蚕的灵异神效，不由得胸口发热，说道：“在下丁春秋。”

“丁春秋”三字一出口，玄难、玄痛、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包不同、风波恶六人不约而同“啊”的一声，脸上都是微微变色。星宿老怪丁春秋恶名播于天下，谁也想不到竟是个这般气度雍容、风采俨然的人物，更想不到突然会在此处相逢。

六人心中立时大起戒备之意。

玄难在刹那之间，便即宁定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星宿海丁老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当真是如雷贯耳。”什么“有幸相逢”的客套话便不说了，心想：“谁遇上了你，那是前世不修。”

丁春秋道：“不敢，少林达摩院首座‘袖里乾坤’驰名天下，老夫也是久仰的了。这位慧净师父，我正在到处找他，在这里遇上，那真是好极了，好极了。”

玄难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说来惭愧，老衲这个慧净师侄，只因敝寺失于教诲，多犯清规戒律，一年多前擅自出寺，做下了不少恶事。敝寺方丈师兄派人到处寻访，好容易才将他找到，追回寺去。丁老先生曾见过他吗？”丁春秋道：“原来他不是生病，是给你们打伤了，伤得可厉害吗？”玄难不答，隔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他不奉方丈法谕，反而出手伤人。”心想：

“他跟你这等邪魔外道结交，又是多破了一条大戒。”

丁春秋道：“我在昆仑山中，花了好大力气，才捉到一条冰蚕，那是十分有用的东西，却被你这慧净师侄偷去。我万里迢迢的从星宿海来到中原，便是要取回冰蚕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慧净已叫了起来：“我的冰蚕呢？喂，你见到我的冰蚕吗？这冰蚕是我辛辛苦苦从昆仑山中找到的……

你……你偷了我的吗？”

自从游坦之现身呼叫，风波恶的眼光便在他铁面具上骨溜溜的转个不停，对玄难、丁春秋、慧净和尚三人的对答全然没听在耳里。他绕着游坦之转了几个圈，见那面具造得甚是密合，焊在头上除不下来，很想伸手去敲敲，又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喂，朋友，你好！”

游坦之道：“我……我好！”他见到风波恶精力瀰漫、跃跃欲动的模样，心下害怕。风波恶道：“朋友，你这个面具，到底是怎么搅的？姓风的走遍天下，可从没见过你这样的脸面。”游坦之甚是羞惭，低下头去，说道：“是，我……我是身不由主……没有法子。”

风波恶听他说得可怜，怒问：“哪一个如此恶作剧？姓风的倒要会会。”话着斜眼向丁春秋睨去，只道是这老者所做的好事。游坦之忙道：“不……不是我师父。”风波恶道：“好端端一个人，套在这样一只生铁面具之中，有什么意思？来，我来给你除去了。”说着从靴筒里抽出一柄匕首，青光闪闪，显然锋锐之极，便要替他将那面具除去。

游坦之知道面具已和他脸孔及后脑血肉相关，硬要除下，大有性命之虞，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使不得！”风波恶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这把匕首削铁如泥，我给你削去铁套，决计伤不到皮肉。”游坦之叫道：“不，不成的。”风波恶道：“你是怕那个给你戴铁帽子的人，是不是？下次见到他，就说是我一阵风硬给你除的，你身不由主，叫这恶人来找我好了。”说着抓住了他左腕。

游坦之见到他手中匕首寒光凛然，心中大骇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回头向丁春秋求助。丁春秋站在担架之旁，正兴味盎然的瞧着慧净，对他的呼叫之声充耳不闻。风波恶提起匕首，便往铁面具上削去。游坦之惶急之下，右掌用力挥出，要想推开对方，拍的一声，正中风波恶的左肩。

风波恶全神贯注的要给他削去铁帽，生怕落手稍有不准，割破了他的头脸，哪防到他竟会突然出掌。这一掌来势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风波恶一声闷哼，便向前跌了下去。他左手在地下一撑，一挺便跳了起来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包不同三人见游坦之陡施毒手，把弟吃了个大亏，都是大吃一惊，见风波恶脸色惨白，三人更是担心。公冶乾一搭他的腕脉，只见脉搏跳动急躁频疾，隐隐有中毒之象，他指着游坦之骂道："好小子，星宿老怪的门人，以怨报德，一出手便以歹毒手段伤人"忙从怀中取出个小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一颗解毒药塞入风波恶的口中。

邓百川和包不同两人身形晃处，拦在丁春秋和游坦之的身前。包不同左手暗运潜力，五指成爪，便要向游坦之胸口抓去。邓百川道："三弟住手！"包不同蓄势不发，转眼瞧着大哥。邓百川道："咱们姑苏慕容氏跟星宿派无怨无仇，四弟一番好意，要替他除去面具，何以星宿派出手伤人？倒要请丁老先生指教。"

丁春秋见这个新收的门人只一掌，便击倒了姑苏慕容氏手下的一名好手，星宿派大显威风，暗暗得意，而对冰蚕的神效更是艳羡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这位风四爷好勇斗狠，可当真爱管闲事哪。我星宿派门人头上爱戴铜帽铁帽，不如碍着姑苏慕容氏什么事了？"

这时公冶乾已扶着风波恶坐在地下，只见他全身发颤，牙关相击，格格直响，便似身入冰窖一般，过得片刻，嘴唇也紫了，脸色渐渐由白而青。公冶乾的解毒丸极具灵效，但风波恶服了下去，便如石沉大海，直是无影无踪。

公冶乾惶急之下，伸手探他呼吸，突然间一股冷风吸向掌心，透骨生寒。公冶乾急忙缩手，叫道："不好，怎地冷得如此厉害？"心想口中喷出来的一口气都如此寒冷，那么他身上所中的寒毒更是非同小可，情势如此危急，已不及分说是非，转身向丁春秋道："我把弟中了你弟子的毒手，请赐解药。"

风波恶所中之毒，乃是游坦之《易筋经》内功逼出来的冰蚕剧毒，别说丁春秋无此解药，就是能解，他也如何肯给？

他抬起头来，仰天大笑，叫道："啊乌陆鲁共！啊乌陆鲁共！"

袍袖一指，卷起一股疾风。星宿派众弟子突然一齐奔出凉亭，疾驰而去。

邓百川等与少林僧众都觉这股疾风刺眼难当，泪水滚滚而下，睁不开眼睛，暗叫："不好！"知他袍中藏有毒粉，这么衣袖一拂，便散了出来。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包不同三人不约而同的挡在风波恶身前，只怕对方更下毒手。玄难闭目推出一掌，正好击在凉亭的柱上，柱子立断，半边凉亭便即倾塌，哗喇喇声响，屋瓦泥沙倾泻了下来。众人待得睁眼，丁春秋和游坦之已不知去向。

几名少林僧叫道："慧净呢？慧净呢？"原来在这混乱之间，慧净已给丁春秋掳了去，一副担架罩在一名少林僧的头上。玄痛怒叫："追！"飞身追出亭去。邓百川与包不同跟着追出。玄难左手一挥，带同众弟子赶去应援。

公冶乾留在坍了半边的凉亭中照料风波恶，兀自眼目刺痛，流泪不止。只见风波恶额头不住渗出冷汗，顷刻间便凝结成霜。正惶急间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公冶乾抬头一看，见邓百川抱着包不同，快步回来。公冶乾大吃一惊，叫道："大哥，三弟也受了伤？"邓百川道："又中了那铁头人的毒手。"

跟着玄难率领少林群僧也回入凉亭。玄痛伏在虚竹背上，冷得牙关只是格格打战。玄难和邓百川、公冶乾面面相觑。

邓百川道："那铁头人和三弟对了一掌，跟着又和玄痛大师对了一掌。想不到……想不到星宿派的寒毒掌竟如此厉害。"

玄难从怀里取出一只小木盒，说道："敝派的'六阳正气丹'颇有克治寒毒之功。"打开盒盖，取出三颗殷红如血的丹药，将两颗交给邓百川，第三颗给玄痛服下。

过得一顿饭时分，玄痛等三人寒战渐止。包不同破口大骂："这铁头人，他……他妈的，那是什么掌力？"邓百川劝道："三弟，慢慢骂人不迟，你且坐下行功。"包不同道："非也，非也！此刻不骂，等到一命呜呼之后，便骂不成了。"邓百川微笑道："不必担心，死不了。"说着伸掌贴在他后心"至阳穴"上，以内力助他驱除寒毒。公冶乾和玄难也分别以内力助风波恶、玄痛驱毒。

玄难、玄痛二人内力深厚，过了一会，玄痛吁了口长气，说道："好啦！"站起身来，又道："好厉害！"玄难有心要去助包不同、风波恶驱毒，只是对方并未出言相求，自己毛遂自荐，未免有瞧不起对方内功么嫌，武林中于这种事情颇有犯忌。

突然之间，玄痛身子晃了两晃，牙关又格格响了起来，当即坐倒行功，说道："师……师兄，这寒……寒毒甚……甚是古怪……"玄难忙又运功相助，三人不断行功，身上的寒毒只好得片刻，跟着便又发作，直折腾到傍晚，每人均已服了三颗"六阳正气丹"，寒气竟没驱除半点。玄难所带的十颗丹药已只剩下一颗，当下一分为三，分给三人服用。包不同坚不肯服，说道："只怕就再服上一百颗，也……也未必……"

玄难束手无策，说迫："包施主之言不错，这'六阳正气丹'药不对症，咱们的内功也对付不了这门阴毒。老衲心想，只有去请薛神医医治，四位意下如何？"邓百川喜道："素闻薛神医号称'阎王敌'，任何难症，都是着手回春。大师可知这位神医住在何处？"玄难道："薛神医家住洛阳之西的柳宗镇，此去也不甚远。他跟老衲曾有数面之缘，若去求治，谅来不会见拒。"又道："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，薛神医素来仰慕，得有机缘跟四位英雄交个朋友，他必大为欣慰。"

包不同道："非也，非也。薛神医见我等上门，大为欣慰只怕不见得。不过武林中人人讨厌我家公子的'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'，只有薛神医却是不怕。日后他有什么三……三长两短，只要去求我家公子'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'，他……他的……老命就有救了。"

众人大笑声中，当即出亭。来到前面市镇，雇了三辆大车，让三个伤者躺着休养。邓百川取出银两，买了几匹马让少林僧乘骑。

一行人行得两三个时辰，便须停下来助玄痛等三人抗御寒毒。到得后来，玄难便也不再避嫌，以少林神功相助包不同和风波恶。此去柳宗镇虽只数百里，但山道崎岖，途中又多耽搁，直到第四日傍晚方到。薛神医家居柳宗镇北三十余里的深山之中，幸好他当日在聚贤庄中曾对玄难详细说过路径。众人没费多大力气觅路，便到了薛家门前。

玄难见小河边耸立着白墙黑瓦数间大屋，门前好大一片药圃，便知是薛神医的居处。他再纵马近前，望见屋门前挂着两盏白纸大灯笼，微觉惊讶："薛家也有治不好的病人么？"

再向前驰了数丈，见门楣上钉着几条麻布，门旁插着一面招魂的纸幡，果真是家有丧事。只见纸灯笼上扁扁的两行黑字：

"薛公慕华之丧，享年五十五岁。"玄难大吃一惊："薛神医不能自医，竟尔逝世，那可糟糕之极。"想到故人长逝，从此幽冥异途，心下又不禁伤感。

跟着邓百川和公冶乾也已策马到来，两个齐声叫道："啊哟！"

猛听得门内哭声响起，乃是妇女之声："老爷啊，你医术如神，哪想得到突然会患了急症，撇下我们去了。老爷啊，你虽然号称'阎王敌'，可见到头来终于敌不过阎罗王，只怕你到了阴世，阎罗王跟你算这旧帐，还要大吃苦头啊。"

不久三辆大车和六名少林僧先后到达。邓百川跳下马来，朗声说道："少林寺玄难大师率同友辈，有事特来相求薛神医。"他话声响若洪钟，门内哭声顿止。

过了一会儿，走出一个老人来，作佣仆打扮，脸上眼泪纵横，兀自抽抽噎噎的哭得十分伤心，捶胸说道："老爷是昨天下午故世的，你们……你们见他不到了。"

玄难合十问道："薛先生患什么病逝世？"那老仆泣道：也不知是什么病，突然之间咽了气。老爷身子素来清健，年纪又不老，真正料想不到。他老人家给别人治病，药到病除，可是……可是他自己……"玄难又问："薛先生家中还有些什么人？"那老仆道："没有了，什么人都没有了。"公冶乾和邓百川对望了一眼，均觉那老仆说这两句话时，语气有点儿言不由衷，何况刚才还听到妇人的哭声。玄难叹道："生死有命，既是如此，待我们到老友灵前一拜。"那老仆道："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是，是。"引着众人，走进大门。

公冶乾落后一步，低声向邓百川道："大哥，我瞧这中间似有蹊跷，这老仆很有点儿鬼鬼祟祟。"邓百川点了点头，随着那老仆来到灵

堂。

灵堂陈设简陋，诸物均不齐备，灵牌上写着“薛公慕华之灵位”，几个字挺拔有力，显是饱学之士的手迹，决非那老仆所能写得出。公冶乾看在眼里，也不说话。各人在灵位前行过了礼。公冶乾一转头，见天井中竹竿上晒着十几件衣衫，有妇人的衫子，更有几件男童女童的小衣服，心想：“薛神医明明有家眷，怎地那老仆说什么人都没有了？”

玄难道：“我们远道赶来，求薛先生治病，没想到薛先生竟已仙逝。令人好生神伤。天色向晚，今夜要在府上借宿一宵。”那老仆大有难色。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嗯，好罢！诸位请在厅上坐一坐，小人去安排做饭。”玄难道：“管家不必太过费心，粗饭素菜，这就是了。”那老仆道：“是，是！诸位请坐一坐。”引着众人来到外边厅上，转身入内。

过了良久，那老仆始终不来献茶。玄难心道：“这老仆新遭主丧，难免神魂颠倒。唉，玄痛师弟身中寒毒，却不知如何是好？”众人等了几有半个时辰，那老仆始终影踪不见。包不同焦躁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去找口水喝。”虚竹道：“包先生，你请坐着休息。我去帮那老人家烧水。”起身走向内堂。公冶乾要察看薛家动静，道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两人向后面走去。薛家房子着实不小，前后共有五进，但里里外外，竟一个人影也无。两人找到了厨房之中，连那老仆也已不知去向。

公冶乾知道有异，快步回到厅上，说道：“这屋中情形不对，那薛神医只怕是假死。”玄难站起身来，奇道：“怎么？”

公冶乾道：“大师，我想去瞧瞧那口棺木。”奔入灵堂，伸手要去抬那棺材，突然心念一动，缩回双手，从天井中竹竿上取下一件长衣，垫在手上。风波恶道：“怕棺上有毒？”公冶乾道：“人心叵测，不可不防。”运劲一提棺，只觉十分沉重，里面装的决计不是死人，说道：“薛神医果然是假死。”

风波恶拔出单刀，道：“撬开棺盖来瞧瞧。”公冶乾道：“此人号称神医，定然擅用毒药，四弟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风波恶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将单刀刀尖插入棺盖缝中，向上扳动，只听得轧轧声响，棺盖慢慢掀起。风波恶闭住呼吸，生怕棺中飘出毒粉。

包不同纵到天井之中，抓起在桂树下啄食虫豸的两只母鸡，回入灵堂，一扬手，将两只母鸡掷出，横掠棺材而过。两只母鸡咯咯大叫，落在灵座之前，又向天井奔出，但只走得几步，突然间翻过身子。双脚伸了几下，便即不动而毙。这时廊下一阵寒风吹过，两只死鸡身上的羽毛纷纷飞落，随风而舞。众人一见，无不骇然。两只母鸡刚中毒而死，身上羽毛便即脱即落，可见毒性之烈。一时谁也不敢走近棺旁。

玄难道：“邓施主，那是什么缘故？薛神医真是诈死不成？”

说着纵身而起，左手攀在横梁之上，向棺中遥望，只见棺中装满了石块，石块中放着一只大碗，碗中装满了清水。这碗清水，自然便是毒药了。玄难摇了摇头，飘身而下，说道：“薛施主就算不肯治伤，也用不着布置下这等毒辣的机关，来陷害咱们。少林派和他无怨无仇，这等作为，不太无理么？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他连说了两次“难道”，住口不言了，心中所想的是：“难道他和姑苏慕容氏有什深仇大怨不成？”

包不同道：“你不用胡乱猜想，慕容公子和薛神医从来不识，更无怨仇。倘若有什么梁子，我们身上所受的痛楚便再强十倍，也决不会低声下气的来向仇人求治。你当姓包的、姓风的是这等脓包货色么？”玄难合十道：“包施主说的是，是老僧胡猜的不对了。”他是有道高僧，心中既曾如此想过，虽然口里并未说，出，却也自承其非。

邓百川道：“此处毒气极盛，不宜多耽，咱们到前厅坐地。”

当下众人来到前厅，各抒已见，都猜不透薛神医装假死而布下的陷阱的原因。包不同道：“这薛神医如此可恶，咱们一把火将他的鬼窝儿烧了。”邓百川道：“使不得，说什么薛先生总是少林派的朋友，冲着玄难大师的金面，可不能胡来。”

这时天色已然全黑，厅上也不掌灯，各人又饥又渴，却不敢动用宅子中的一茶一水。玄难道：“咱们还是出去，到左近农家去讨茶做饭。邓施主以为怎样？”邓百川道：“是。不过三十里地之内，最好别饮水吃东西，这位薛先生极工心计，决不会只布置一口棺材就此了事，众位大师倘若受了牵累，我们可万分过意不去。”他和公冶乾等虽不明真正原委，但料想慕容家“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”的名头太大，江胡下结下了许多没来由的冤家，多半是薛伸医有什么亲友被害，将这笔帐记在姑苏慕容氏的头上了。

众人站起身来，走向大门，突然之间，西北角天上亮光一闪，跟着一条红色火焰散了开来，随即变成了绿色，犹如满天花雨，纷纷堕下。瑰丽变幻，好看之极。风波恶道：“咦，是谁在放烟花？”这时既非元宵，亦不是中秋，怎地会有人放烟花？过不多时，又有一个橙黄色的烟花升空，便如千百个流星，相互撞击。

公冶乾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烟花，是敌人大举来袭的讯号。”风波恶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打他个痛快！”

邓百川道：“三弟、四弟，你们到厅里耽着，我挡前，二弟挡后。玄难大师，此事跟少林派显然并不相干，请众位作壁上观便了，只须两不相助，慕容氏便深感大德。”

玄难过：“邓施主说哪里话来？来袭的敌人若与诸位另有仇怨，这中间的是非曲直，我们也得秉公论断，不能让他们乘人之危，倚多取胜。倘若是薛神医一伙，这些人暗布陷阱，横加毒害，你我敌忾同仇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众比丘，预备迎敌！”慧方、虚竹等少林僧齐声答应。玄痛道：“邓施主，我和你两位师弟同病相怜，自当携手抗敌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又有两个烟花冲天而起，这次却更加近了。再隔一会，又出现了两个烟花，前后共放了六个烟花。每个烟花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似是一枝大笔，有的四四方方，像是一只棋盘，有的似是柄斧头，有的却似是一朵极大的牡丹。此后天空便一片漆黑。

玄难发下号令，命六名少林弟子守在屋子四周。但过了良久，不听到有敌人的动静。

各人屏息凝神，又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忽听得东边有个女子的声音唱道：“柳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？”歌声柔媚婉转，幽婉凄切。

那声音唱完一曲，立时转作男声，说道：“啊哟卿家，寡人久未见你，甚是思念，这才赐卿一斛珍珠，卿家收下了罢。”

那人说完，又转女声道：“陛下有杨妃为伴，连早朝也废了，几时又将我这薄命女子放在心上，喂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竟哭了起来。

虚竹等少林僧不熟世务，不知那人忽男忽女，在捣什么鬼，只是听得心下不胜凄楚。邓百川等却知那人在扮演唐明皇和梅妃的故事，忽而串梅妃，忽而串唐明皇，声音口吻，唯肖唯妙，在这当口来了这样一个伶人，人人心下嘀咕，不知此人是何用意。

只听那人又道：“妃子不必啼哭，快快摆酒宴，妃子吹笛，寡人为你亲唱一曲，以解妃子烦恼。”那人跟着转作女声，说道：“贱妾日夕以眼泪洗面，只盼再见君王一面，今日得见，贱妾死也瞑目了，喂呀……呃，呃……”

包不同大声叫道：“孤王安禄山是也！兀那唐明皇李隆基，你这胡涂皇帝，快快把杨玉环交了出来！”

外面那人哭声立止，“啊”的一声呼叫，似乎大吃一惊。

顷刻之间，四下里又是万籁无声。

三十　揮灑縛豪英

短斧客捧了幾把幹糖和泥土放入石臼，提起一個大石杵，向臼中搗落，砰的一下，砰的又是一下。



三十　挥洒缚豪英

过了一会，各人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花香。玄难叫道：“敌人放毒，快闭住了气，闻解药。”但过了一会，不觉有异，反觉头脑清爽，似乎花香中并无毒质。

外面那人说道：“七姊，是你到了么？五哥屋中有个怪人，居然自称安禄山。”一个女子声音道：“只大哥还没到，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六哥、八弟，大家一齐现身罢！”

她一句话甫毕，大门外突然大放光明，一团奇异的亮光裹着五男一女。光亮中一个黑须老者大声道：“老五，还不给我快滚出来。”他右手中拿着方方的一块木板。那个女子是个中年美妇。其余四个人中两个是儒生打扮，一人似是个木匠，手持短斧，背负长锯。另一个却青面獠牙，红发绿须，形状可怕之极，直是个妖怪，身穿一件亮光闪闪的锦袍。

邓百川一凝神间，已看出这人是脸上用油彩绘了脸谱，并非真的生有异相，他扮得便如戏台上唱戏的伶人一般，适才既扮唐明皇又扮梅妃的，自然便是此君了，当下朗声道：“诸位尊姓大名，在下姑苏慕容氏门下邓百川。”

对方还没答话，大厅中一团黑影扑出，刀光闪闪，向那戏子连砍七刀，正是一阵风风波恶。那戏子猝不及防，东躲西避，情势甚是狼狈。却听他唱道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……”但风波恶攻势太急，他第三句没唱完，便唱不下去了。

那黑须老者骂道：“你这汉子忒也无理，一上来便狂砍乱斩，吃我一招‘大铁网’！”手中方板一晃，便向风波恶头顶砸到。

风波恶心下嘀咕：“我生平大小数百战，倒没见过用这样一块方板做兵刃的。”单刀疾落，便往板上斩去。铮的一声响，一刀斩在板缘之上，那板纹丝不动，原来这块方板形似木板，却是钢铁，只是外面漆上了木纹而已。风波恶立时收刀，又待再发，不料手臂回缩，单刀竟尔收不回来，却是给钢板牢牢的吸住了。风波恶大惊，运劲一夺，这才使单刀与钢板分离，喝道：“邪门之至！你这块铁板是吸铁石做的么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这是老夫的吃饭家伙。”风波恶一瞥之下，见那板上纵一道、横一道的画着许多直线，显然便是一块下围棋用的棋盘，说道：“希奇古怪，我跟你斗斗！”

进刀如风，越打越快，只是刀身却不敢再和对方的吸铁石棋盘相碰。

那戏子喘了口气，粗声唱道：“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？”忽然转作女子声音，娇滴滴的说道：“大王不必烦恼，今日垓下之战虽然不利，贱妾跟着大王，杀出重围便了。”

包不同喝道：“直娘贼的楚霸王和虞姬，快快自刎，我乃韩信是也。”纵身伸掌，向那戏子肩头抓去。那戏子沉肩躲过，唱道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……啊唷，我汉高祖杀了你韩信。”左手在腰间一掏，抖出一条软鞭，刷的一声响，向包不同抽去。

玄难见这几人斗得甚是儿戏，但双方武动均甚了得，却不知对方来历，眉头微皱，喝道：“诸位暂且罢手，先把话说明白了。”

但要风波恶罢手不斗，实是千难万难，他自知身受寒毒之后，体力远不如平时，而且寒毒随时会发，甚是危险，一柄单刀使得犹如泼风相似，要及早胜过了对方。

四个人酣战声中，大厅中又出来一人，呛啷啷一声响，两柄戒刀相碰，威风凛凛，却是玄痛。他大声说道：“你们这批下毒害人的奸徒，老和尚今日大开杀戒了。”他连日苦受寒毒的折磨，无气可出，这时更不多问，双刀便向那两个儒生砍去。一个儒生闪身避过，另一个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枝判官笔模样的兵刃，施展小巧功夫，和玄痛斗了起来。

另一个儒生摇头晃脑的说道：“奇哉怪也！出家人竟也有这么大的火气，却不知出于何典？”伸手到怀中一摸，奇道：“咦，哪里去

了！”左边袋中摸摸，右边袋里掏掏，抖抖袖子，拍拍胸口，说什么也找不到。

虚竹好奇心起，问道：“施主，你找什么？”那儒生道：“这位大和尚武功甚高，我兄弟斗他不过，我要取出兵刃，来个以二敌一之势，咦，奇怪，奇怪！我的兵刃却放到哪里去？”

敲敲自己额头，用心思索。虚竹忍不住噗哧一笑，心想：“上阵要打架，却忘记兵器放在哪里，倒也有趣。”又问：“施主，你用的是什么兵刃？”

那儒生道：“君子先礼后兵，我的第一件兵刃是一部书。”

虚竹道：“什么书？是武功秘诀么？”那儒生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

那是一部《论语》，我要以圣人之言来感化对方。”

包不同插口道：“你是读书人，连《论语》也背不出，还读什么书？”那儒生道：“老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说到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经》，我自然读得滚瓜烂熟，但对方是佛门弟子，只读佛经，儒家之书未必读过，我背了出来，他若不知，岂不是无用？定要翻出原书来给他看了，他无可抵赖，难以强辩，这才收效。常言道得好，这叫做‘有书为证’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仍在身上各处东掏西摸。

包不同叫道：“小师父，快打他！”虚竹道：“待这位施主找到兵器，再动手不迟。”那儒生道：“宋楚战于泓，楚人渡河未济，行列未成，正可击之，而宋襄公曰：‘击之非君子’。

小师父此心，宋襄之仁也。”

那工匠模样的人见玄痛一对戒刀上下翻飞，招数凌厉之极，再拆数招，只怕那使判官笔的书生便有性命之忧，当即挥斧而前，待要助战。公冶乾呼的一掌，向他拍了过去。公冶乾模样斯文，掌力可着实雄厚，有“江南第二”之称，当日他与萧峰比酒比掌力，虽然输了，萧峰对他却也好生敬重，可见内力造诣大是不凡。那工匠侧身避过，横斧斫来。

那儒生仍然没找到他那部《论语》，却见同伴的一枝判官笔招法散乱，抵挡不住玄痛的双刀，便向玄痛道：“喂，大和尚。子曰：‘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’你出手想杀了我的四弟，那便不仁了。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’夫子又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你乱挥双刀，狠霸霸的只想杀人，这等行动，毫不‘克己’，那是‘非礼’之至了。”

虚竹低声问身旁的少林僧慧方道：“师叔，这人是不是装傻？”慧方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这次出寺，师父吩咐大家小心，江湖上人心诡诈，什么鬼花样都干得出来。”

那书呆子又向玄痛道：“大和尚。子曰：‘仁者必有勇，勇者必有仁。’你勇则勇矣，却未必有仁，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。

子曰：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人家倘若将你杀了，你当然是很不愿意的了。你自己既不愿死，却怎么去杀人呢？”

玄痛和那书生跳荡前后，挥刀急斗，这书呆子随着玄痛忽东忽西，时左时右，始终不离他三尺之外，不住劝告，武功显然不弱。玄痛暗自警惕：“这家伙如此胡言乱语，显是要我分心，一找到我招式中的破绽，立时便乘虚而入。此人武功尚在这个使判官笔的人之上，倒是不可不防。”这么一来，他以六分精神去防备书呆，只以四分功夫攻击使判官笔的书生。那书生情势登时好转。

又拆十余招，玄痛焦躁起来，喝道：“走开！”倒转戒刀，挺刀柄向那书呆胸口撞去。那书呆闪身让开，说道：“我见大师武功高强，我和四弟二人以二敌一，也未必斗你得过，是以良言相劝于你，还是两下罢战的为是。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咱们做人，这‘恕道’总是要守的，不可太也横蛮。”

玄痛大怒，刷的一刀，横砍过去，骂道：“什么忠恕之道？

仁义道德？你们怎么在棺材里放毒药害人？老衲倘若一个不小心，这时早已圆寂归西了，还亏你说什么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？你想不想中毒而死啊？”

那书呆子退开两步，说道：“奇哉！奇哉！谁在棺材放毒药了？夫棺材者，盛死尸之物也。子曰：‘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’棺材中放毒药，岂不是连死尸也毒死了？啊哟，不对，死人是早就死了的。”

包不同插口道：“非也，非也。你们的棺材里却不放死尸而放毒药，只是想毒死我们这些活人。”那书呆子摇头晃脑的道：“阁下以小人之心，而度君子之腹矣。此处既无棺材，更无毒药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子曰：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’你是小人。”

指着对面那中年美妇道：“她是女子。你们两个，果然难养得很。孔夫子的话，有错的吗？”那书呆子一怔，说道：“‘王顾左右而言他。’你这句话，我便置之不理，不加答复了。”

这书呆与包不同一加对答，玄痛少了顾碍，双刀又使得紧了，那使判官笔的书生登时大见吃紧。那书呆晃身欺近玄痛身边，说道：“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’大和尚‘人而不仁’，当真差劲之至了。”

玄痛怒道：“我是释家，你这腐儒讲什么诗书礼乐，人而不仁，根本打不动我的心。”

那书呆伸起手指，连敲自己额头，说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

我这人可说是读书而呆矣，真正是书呆子矣。大和尚明明是佛门子弟，我跟你说孔孟的仁义道德，自然格格不入焉。”

风波恶久斗那使铁制棋盘之人，难以获胜，时刻稍久，小腹中隐隐感到寒毒侵袭。包不同和那戏子相斗，察觉对方武功也不甚高，只是招数变化极繁，一时扮演西施，吐言莺声嚦嚦，而且蹙眉捧心，莲步姗姗，宛然是个绝代佳人的神态，顷刻之间，却又扮演起诗酒风流的李太白来，醉态可掬，脚步东倒西歪。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，均有一套武功与之配合，手中软鞭或作美人之长袖，或为文士之采笔，倒令包不同啼笑皆非，一时也奈何他不得。

那书呆自怨自艾了一阵，突然长声吟道：“既已舍染乐，心得善摄不？若得不驰散，深入实相不？”玄难与玄痛都是一惊：“这书呆子当真渊博，连东晋高僧鸠摩罗什的偈句也背得出。”只听他继续吟道：“毕竟空相中，其心无所乐。若悦禅智慧，是法性无照。虚诳等无实，亦非停心处。大和尚，下面两句是什么？我倒忘记了。”玄痛道：“仁者所得法，幸愿示其要。”

那书呆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照也！照也！你佛家大师，岂不也说‘仁者’？天下的道理，都是一样的，我劝你还是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罢！”

玄痛心中一惊，陡然间大彻大悟，说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
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呛啷啷两声响，两柄戒刀掷在地下，盘膝而坐，脸露微笑，闭目不语。

那书生和他斗得甚酣，突然间见到他这等模样，倒吃了一惊，手中判官笔并不攻上。

虚竹叫道：“师叔祖，寒毒又发了吗？”伸手待要相扶，玄难喝道：“别动！”一探玄痛的鼻息，只觉呼吸已停，竟尔圆寂了。玄难双手合十，念起“往生咒”来。众少林僧见玄痛圆寂，齐声大哭，抄起禅杖戒刀，要和两个书生拚命。玄难说道：“住手！玄痛师弟参悟真如，往生极乐，乃是成了正果，尔辈须得欢喜才是。”

正自激斗的众人突然见此变故，一齐罢手跃开。

那书呆大叫：“老五，薛五弟，快快出来，有人给我一句话激死了，快出来救命！你这他妈的薛神医再不出来救命，那可乖乖不得了啊！”邓百川道：“薛神医不在家中，这位先生……”那书呆仍是放开了嗓门，慌慌张张的大叫：“薛慕华，薛老五，阎王敌，薛神医，快快

滚出来救人哪！你三哥激死了人，人家可要跟咱们过不去啦。”

包不同怒道：“你害死了人，还在假惺惺的装腔作势。”呼的一掌，向他拍了过去，左手跟着从右掌掌底穿出，一招“老龙探珠”，径自抓他的胡子。那书呆闪身避过。风波恶、公冶乾等斗得兴起，不愿便此停手，又打了起来。

邓百川喝道：“躺下了！”左手探出，一把抓住了那戏子的后心。邓百川在姑苏燕子坞慕容氏属下位居首座，武功精熟，内力雄浑，江湖上虽无赫赫威名，但凡是识得他的，无不敬重。他出手将那戏子抓住，顺手便往地下一掷。那戏子身手十分矫捷，左肩一着地，身子便转了半个圆圈，右腿横扫，向邓百川腿上踢来。这一下来势奇快，邓百川身形肥壮，转动殊不便捷，眼见难以闪避，当即气沉下盘，硬生生受了他这一腿。只听得喀喇一声，两腿中已有一条腿骨折断。

那戏子接连几个打滚，滚出数丈之外，喝道：“我骂你毛延寿这奸贼，戕害忠良，啊哟哟，我的腿啊！”原来腿上两股劲力相交，那戏子抵敌不过，腿骨折断。

那中年美妇一直斯斯文文的站在一旁，这时见那戏子断腿，其余几个同伴也被攻逼得险象环生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是何道理，霸占在我五哥的宅子之中，一上来不问情由，便出手伤人？”她虽是向对方质问，但语气仍是温柔斯文。

那戏子躺在地下，仰天见到悬在大门口的两盏灯笼，大惊叫道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‘薛公慕华之丧’，我五哥呜呼哀哉了么？”

那使棋盘的、两个书生、使斧头的工匠、美妇人一齐顺着他手指瞧去，都见到了灯笼。两盏灯笼中烛火早熄，黑沉沉的悬着，众人一上来便即大斗，谁也没去留意，直到那戏子摔倒在地，这才抬头瞧见。

那戏子放声大哭，唱道：“唉，唉，我的好哥哥啊，我和你桃园结义，古城相会，你过五关，斩六将，何等威风……”起初唱的是“哭关羽”戏文，到后来真情激动，唱得不成腔调。其余五人纷纷叫嚷：“是谁杀害了五弟？”“五哥啊，五哥啊，哪一个天杀的凶手害了你？”“今日非跟你们拚个你死我活不可。”

玄难和邓百川对瞧了一眼，均想：“这些人似乎都是薛神医的结义兄弟。”邓百川道：“我们有同伴受伤，前来请薛神医救治，哪知……”那妇人道：“哪知他不肯医治，你们便将他杀了，是不是？”邓百川道：“不……”下面那个“是”字还没出口，只见那中年美妇袍袖一拂，蓦地里鼻中闻到一阵浓香，登时头脑晕眩，足下便似腾云驾雾，站立不定。那美妇叫道：“倒也，倒也！”

邓百川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妖妇！”运力于掌，呼一掌拍出了去。那美妇眼见邓百川身子摇摇晃晃，已是着了道儿，不料他竟尚能出掌，待要斜身闪避，已自不及，但觉一股猛力排山倒海般推了过来，气息登时窒住，身不由主的向外直摔出去。喀喇喇几声响，胸口已断了几根肋骨，身子尚未着地，已晕了过去。邓百川只觉眼前漆黑一团，也已摔倒。

双方各自倒了一人，余下的纷纷出手。玄难寻思：“这件事中间必有重大蹊跷，只有先将对方尽数擒住，才免得双方更有伤亡。”说道：“取禅杖来！”慧镜转身端起倚在门边的禅杖，递向玄难。那使判官笔的书生飞身扑到，右手判官笔点向慧镜胸口。玄难左手一掌拍出，手掌未到，掌力已及他后心，那书生应掌而倒，玄难一声长笑，绰杖在手，横跨两步，挥杖便向那使棋盘的人砸去。

那人见来势威猛，禅杖未到，杖风已将自己周身罩住，当下运劲于臂，双手挺起棋盘往上硬挡，当的一声大响，火星四溅。那人只觉手臂酸麻，双手虎口迸裂。玄难禅杖一举，连那棋盘一起提了起来。那棋盘磁性极强，往昔专吸敌人兵刃，今日敌强我弱，反给玄难的禅杖吸了去。玄难的禅杖跟着便向那人头顶砸落。那人叫道：“这一下‘镇神头’又兼‘倚盖’，我可抵挡不了啦！”向前疾窜。

玄难倒曳禅杖，喝道：“书呆子，给我躺下了！”横杖扫将过去，威势殊不可当。那书呆子道：“夫子，圣之时者也！

风行草偃，伏倒便伏倒，有何不可？”几句话没说完，早已伏倒在地。几名少林僧跳将上去，将他按住。

少林寺达摩院首座果然不同凡响，只一出手，便将对方三名高手打倒。

那使斧头的双斗包不同和风波恶，左支右绌，堪堪要败。

那便棋盘的人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六弟，咱们中局认输，这局棋不必再下了。大和尚，我只问你，我们五弟到底犯了你们什么，你们要将他害死？”玄难道：“焉有此事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得铮铮两声琴响，远远的传了过来。这两下琴音一传入耳鼓，众人登时一颗心剧烈的跳了两下。玄难一愣之际，只听得那琴声又铮铮的响了两下。这时琴声更近，各人心跳更是厉害。风波恶只觉心中一阵烦恶，右手一松，当的一声，单刀掉在地下。若不是包不同急忙出掌相护，敌人一斧砍来，已劈中他的肩头。那书呆子叫道：“大哥快来，大哥快来！乖乖不得了！你怎么慢吞吞的还弹什么鬼琴？子曰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！”

琴声连响，一个老者大袖飘飘，缓步走了出来，高额凸颡，容貌奇古，笑眯眯的脸色极为和蔼，手中抱着一具瑶琴。

那书呆子等一伙人齐叫：“大哥！”那人走近前来，向玄难抱拳道：“是哪一位少林高僧在此？小老儿多有失礼。”玄难合十道：“老衲玄难。”那人道：“呵呵，是玄难师兄。贵派的玄苦大师，是大师父的师兄弟罢？小老儿曾与他有数面之缘，相谈极是投机，他近来身子想必清健。”玄难黯然道：“玄苦师兄不幸遭逆徒暗算，已圆寂归西。”

那人木然半晌，突然间向上一跃，高达丈余，身子尚未落地，只听得半空中他已大放悲声，哭了起来。玄难和公冶乾等都吃了一惊，没想到此人这么一大把年纪，哭泣起来却如小孩一般。他双足一着地，立即坐倒，用力拉扯胡子，两只脚的脚跟如擂鼓般不住击打地面。哭道：“玄苦，你怎么不知会我一声，就此死了？这不是岂有此理么？我这一曲《梵音普安奏》，许多人听过都不懂其中道理，你却说此曲之中，大含禅意，听了一遍，又是一遍。你这个玄难师弟，未必有你这么悟性，我若弹给他听，多半是要对牛弹琴、牛不入耳了！唉！唉！我好命苦啊！”

玄难初时听他痛哭，心想他是个至性的人，悲伤玄苦师兄之死，忍不住大恸，但越听越不对，原来他是哀悼世上少了个知音人，哭到后来，竟说对自己弹琴乃是“对牛弹琴”。

他是有德高僧，也不生气，只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群人个个疯疯颠颠。这人的性子脾气，与他的一批把弟臭味相投，这真叫做物以类聚了。”

只听那人又哭道：“玄苦啊玄苦，我为了报答知己，苦心孤诣的又替你创了一首新曲，叫做《一苇吟》，颂扬你们少林寺始祖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伟绩，你怎么也不听了？”忽然转头向玄难道：“玄苦师兄的坟墓在哪里？你快快带我去，快，快，越快越好。我到他坟上弹奏这首新曲，说不定能令他听得心旷神怡，活了转来。”

玄难道：“施主不可胡言乱语，我师兄圆寂之后，早就火化成灰了。”

那人一呆，忽地跃起，说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将他的骨灰给我，我用牛皮胶把他骨灰调开了，黏在我瑶琴之下，从此每弹一曲，他都能听见。你说妙是不妙？哈哈，哈哈，我这主意可好？”他越说越高兴，不由得拍手大笑，蓦地见那美妇人倒在一旁，惊道：“咦，七妹，怎么了？是谁伤了你？”

玄难道：“这中间有点误会，咱们正待分说明白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误会？是谁误会了？总而言之，伤害七妹的就不是好人。啊哟，八弟也受了伤，伤害八弟的也不是好人。哪几个不是好人？自己报上名来，自报公议，这可没得说的。”

那戏子叫道：“大哥，他们打死了五哥，你快快为五哥报仇雪恨。”那弹琴老者脸色大变，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老五是阎王敌，阎罗王怎能奈何得了他？”玄难道：“薛神医是装假死，棺材里只有毒药，没有死尸。”弹琴老者等人尽皆大喜，纷纷询问：“老五为什么装假死？”“死尸到哪里去了？”“他没有死，怎么会有死尸？”

忽然间远处有个细细的声音飘将过来：“薛慕华、薛慕华，你师叔老人家到了，快快出来迎接。”这声音若断若续，相距甚远，但入耳清晰，显是呼叫之人内功深厚，非同小可。

那戏子、书呆、工匠等不约而同的齐声惊呼。那弹琴老者叫道：“大祸临头，大祸临头！”东张西望，神色极是惊惧，说道：“来不及逃走啦！快，快，大家都进屋去。”

包不同大声道：“什么大祸临头？天塌下来么？”那老者颤声道：“快，快进去！天塌下来倒不打紧，这个……”包不同道：“你老先生尽管请便，我可不进去。”

那老者右手突然伸出，一把抓住了包不同胸口穴道。这一下出手实在太快，包不同猝不及防，已然被制，身子被对方一提，双足离地，不由自主的被他提着奔进大门。

玄难和公冶乾都是大为讶异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那使棋盘的低声道：“大师父，大家快快进屋，有一个厉害之极的大魔头转眼便到。”玄难一身神功，在武林中罕有对手，怕什么大魔头、小魔头？问道：“哪一个大魔头？乔峰么？”那人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比乔峰可厉害狠毒得多了。是星宿老怪。”

玄难微微一哂，道：“是星宿老怪，那真再好不过，老衲正要找他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大师父武功高强，自然不怕。不过这里人人都给他整死，只你一个人活着，倒也慈悲得紧。”

他这几句是讥讽之言，可是却真灵验，玄难一怔，便道：“好，大家进去！”

便在这时，那弹琴老者已放下包不同，又从门内奔了出来，连声催促：“快，快！还等什么？”风波恶喝问：“我三哥呢？”那老者左手反手一掌，向他右颊横扫过去。风波恶体内寒毒已开始发作，正自难当，见他手掌打来，急忙低头避让。

不料这老者左手一掌没使老了，突然间换力向下一沉，已抓住了风波恶的后颈，说道：“快，快，快进去！”像提小鸡一般，又将他提了进去。

公冶乾见那老者似乎并无恶意，但两个把弟都是一招间便即被他制住，当即大声呼喝，抢上要待动手，但那老者身法如风，早已奔进大门。那书生抱起戏子、工匠扶着美妇，也都奔进屋去。

玄难心想今日之事，诡异多端，还是不可鲁莽，出了乱子，说道：“公冶施主，大家还是进去，从长计议的便是。”

当下虚竹和慧方抬起玄痛的尸身，公冶乾抱了邓百川，一齐进屋。

那弹琴老者又再出来催促，见众人已然入内，急忙关上大门，取过门闩来闩。那使棋盘的说道：“大哥，这大门还是大开的为是。这叫做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。叫他不敢贸然便闯进来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是么？好，这便听你的。这……这行吗？”语音中全无自信之意。

玄难和公冶乾对望一眼。均想：“这老儿武功高强，何以临事如此慌张失措？这样一扇大门，连寻常盗贼也抵挡不住，何况是星宿老怪，关与不关，又有什么分别？看来这人在星宿老怪手下曾受过大大的挫折，变成了惊弓之鸟，一知他在附近，便即魂飞魄散了。”

那老者连声道：“六弟，你想个主意，快想个主意啊。”

玄难虽颇有涵养，但见他如此惶惧，也不禁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老丈，常言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。这星宿老怪就算再厉害狠毒，咱们大伙儿联手御敌，也未必便输于他了，又何必这等……这等……嘿……这等小心谨慎。”这时厅上已点了烛火，他一瞥之下，那老者固然神色惶恐，那使棋盘的、书呆、工匠、使判官笔的诸人，也均有栗栗之意。玄难亲眼见到这些人武功颇为不弱，更兼疯疯颠颠，漫不在乎，似乎均是游戏人间的潇洒之士，突然之间却变成了心惊胆战，猥崽无用的懦夫，实是不可思议。

公冶乾见包不同和风波恶都好端端的坐在椅上，只是寒毒发作，不住颤抖，当下扶着邓百川也在一张椅中坐好，幸好他脉搏调匀，只如喝醉了酒一般昏昏大睡，绝无险象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过了片刻，那使短斧的工匠从怀中取出一把曲尺，在厅角中量了量，摇摇头，拿起烛台，走向后厅。

众人都跟了进去，但见他四下一打量，急然纵身而起，在横梁上量了一下，又摇摇头，再向后面走去，到了薛神医的假棺木前，瞧了几眼，摇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弹琴老者道：“没用了么？”使短斧的道：“不成，师叔一定看得出来。”弹琴老者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还叫他师叔？”短斧客摇了摇头，一言不发的又向后走去。

公冶乾心想：“此人除了摇头，似乎旁的什么也干不了。”

短斧客量量墙角，踏踏步数，屈指计算，宛然是个建造房屋的梓人，一路数着步子到了后园。他拿着烛台，凝思半晌，向廊下一排五只石臼走去，又想了一会，将烛台放在地下，走到左边第二只大石臼旁，棒了几把干糠和泥土放入臼中，提起旁边一个大石杵，向臼中捣了起来，砰的一下，砰的又是一下，石杵沉重，落下时甚是有力。

公冶乾轻叹一声，心道：“这次当真倒足了大霉，遇上了一群疯子，在这当口，他居然还有心情去舂米。倘若舂的是米，那也罢了，石舂中放的明明是谷糠和泥土，唉！”过了一会，包不同与风波恶身上寒毒暂歇，也奔到了后园。

砰，砰，砰，砰，砰，砰，舂米之声连续不绝。

包不同道：“老兄，你想舂了米来下锅煮饭么？你舂的可不是米啊。我瞧咱们还是耕起地来，撒上谷种，等得出了秧……”突然间花园中东南角七八丈处发出几下轧轧之声。声音轻微，但颇为特异，玄难、公冶乾等人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当地并排种着四株桂树。

砰的一下，砰的一下，短斧客不停手的捣杵，说也奇怪，数丈外靠东第二株桂花树竟然枝叶摇晃，缓缓向外移动。又过片刻，众人都已瞧明，短斧客每捣一下，桂树便移动一寸半寸。弹琴老者一声欢呼，向那桂树奔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众人跟着他奔去。只见桂树移开之处，露出一块大石板，石板上生着一个铁环挽手。

公冶乾又是惊佩，又是惭愧，说道：“这个地下机关安排得巧妙之极，当真匪夷所思。这位仁兄在顷刻之间，便发现了机括的所在，聪明才智，实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。”包不同道：“非也，非也。你焉知这机关不是他自己建造的？”公冶乾笑道：“我说他才智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，如果机关是他所建，他的才智自然不在他自己之下。”包不同道：“非也，非也。不在其下，或在其上。他的才智又怎能在他自己之上？”

短斧客再捣了十余下，大石板已全部露出。弹琴老者握住铁环，向上一拉，却是纹丝不动，待要运力再拉，短斧客惊叫：“大哥，住手！”纵身跃入了旁边一只石臼之中，拉开裤子，撒起尿来，叫道：“大家快来，一齐撒尿！”弹琴老者一愣之下，忙放下铁环，霎时之间，使棋盘的、书呆子、使判官笔的、再加上弹琴老者和短斧客，齐向石臼中撒尿。

公冶乾等见到这五人发疯撒尿，尽皆笑不可仰，但顷刻之间，各人鼻中便闻到了一阵火药气味。那短斧客道：“好了，没危险啦！”偏是那弹琴老者的一泡尿最长，撒之不休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该死，该死，又给我坏了一个机关。六弟，若不是你见机得快，咱们都已给炸成肉浆了。”

公冶乾等心下凛然，均知在这片刻之间，实已去鬼门关走了一转，显然铁环之下连有火石、火刀、药线，一拉之下，点燃药线，预藏的火药便即爆炸，幸好短斧客极是机警，大伙撒尿，浸湿引线，大祸这才避过。

短斧客走到右首第一只石臼旁，运力将石臼向右转了三圈，抬头向天，口中低念口诀，默算半晌，将石臼再向左转了六个半圈子。只听得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过去，大石板向旁缩了进去，露出一个洞孔。这一次弹琴老者再也不敢鲁莽，向短斧客挥了挥手，要他领路。短斧客跪下地来，向左首第一只石臼察看。

忽然地底下有人骂道：“星宿老怪，你奶奶的，你这贼王八！很好，很好！你终于找上我啦，算你厉害！你为非作歹，终须有日得到报应。来啊，来啊！进来杀我啊！”

书生、工匠、戏子等齐声欢呼：“老五果然没死！”那弹琴老者叫道：“五弟，是咱们全到了。”地底那声音一停，跟着叫道：“真的是大哥么？”声音中满是喜悦之意。

嗤的一声响，洞孔中钻出一个人来，正是阎王敌薛神医。

他没料到除了弹琴老者等义兄弟外，尚有不少外人，不禁一怔，向玄难道："大师，你也来了！这几位都是朋友么？"

玄难微一迟疑，道："是，都是朋友。"本来少林寺认定玄悲大师是死于姑苏慕容氏之手，将慕容氏当作了大对头。但这次与邓百川等同来求医，道上邓百川、公冶乾力陈玄悲大师决非慕容公子所杀，玄难已然信了六七分，再加此次同遭危难，同舟共济，已认定这一伙人是朋友了。公冶乾听他如此说，向他点了点头。

薛神医道："都是朋友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请大家一起下去，玄难大师先请。"话虽如此，他仍然抢先走了下去。这等黑沉沉的地窖，显是十分凶险之地，江湖上人心诡秘难测，谁也信不过了谁，自己先入，才是肃客之道。

薛神医进去后，玄难跟着走了下去，众人扶抱伤者，随后而入，连玄痛的尸身也抬了进去。薛神医扳动机括，大石板自行掩上，他再扳动机括，隐隐听得轧轧声响，众人料想移开的桂树又回上了石板。

里面是一条石砌的地道，各人须得弯腰而行，走了片刻，地道渐高，到了一条天然生成的隧道之中。又行十余丈，来到一个宽广的石洞。石洞一旁的火炬旁坐着二十来人，男女老幼都有。这些人听得脚步声，一齐回过头来。

薛神医道："这些都是我家人，事情紧迫，也不叫他们来拜见了，失礼莫怪。大哥，二哥，你们怎么来的？"不等弹琴老者回答，便即察视各人伤势。第一个看的是玄痛，薛神医道："这位大师悟道圆寂，可喜可贺。"看了邓百川，微笑道："我七妹的花粉只将人醉倒，再过片刻便醒，没毒的。"那中年美妇和戏子受的都是外伤，虽然不轻，在薛神医自是小事一件。他把过了包不同和风波恶的脉，闭目抬头，苦苦思索。

过了半晌，薛神医摇头道："奇怪，奇怪！打伤这两位兄台的却是何人？"公冶乾道："是个形貌十分古怪的少年。"薛神医摇头道："少年？此人武功兼正邪两家之所长，内功深厚，少说也有三十年的修为，怎么还是个少年？"玄难道："确是个少年，但掌力浑厚，我玄痛师弟和他对掌，也曾受他寒毒之伤。他是星宿老怪的弟子。"

薛神医惊道："星宿老怪的弟子，竟也如此厉害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"摇头道："惭愧，惭愧。这两位兄台的寒毒，在下实是无能为力。'神医'两字，今后是不敢称的了。"

忽听得一个宏亮的声音说道："薛先生，既是如此，我们便当告辞。"说话的正是邓百川，他被花粉迷倒，适于此时醒转，听到了薛神医最后几句话。包不同道："是啊，是啊！躲在这地底下干什么？大丈夫生死有命，岂能学那乌龟田鼠，藏在地底洞穴之中？"

薛神医冷笑道："施主吹的好大气儿！你知外边是谁到了？"风波恶道："你们怕星宿老怪，我可不怕。枉为你们武功高强，一听到星宿老怪的名字，竟然如此丧魂落魄。"那弹琴老者道："你连我也打不过，星宿老怪却是我的师叔，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"

玄难岔开话题，说道："老衲今天所见所闻，种种不明之处甚多，想要请教。"

薛神医道："我们师兄弟八人，号称'函谷八友'。"指着那弹琴老者道："这位是我们大师哥，我是老五。其余的事情，一则说来话长，一则也不足为外人道……"

正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一个细细的声音叫道："薛慕华，怎么不出来见我？"

这声音细若游丝，似乎只能隐约相闻，但洞中诸人个个听得十分清楚，这声音更像一条金属细线，穿过了十余丈厚的地面，又如是顺着那曲曲折折的地道进入各人耳鼓。

那弹琴老者"啊"的一声，跳起身来，颤声道："星……

星宿老怪！"风波恶大声道："大哥，二哥，三哥，咱们出去决一死战。"弹琴老者道："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你们这一出去，枉自送死，那也罢了！可是泄漏了这地下密室的所在，这里数十人的性命，全都送在你这一勇之夫的手里了。"包不同道："他的话声能传到地底，岂不知咱们便在此处？你甘愿装乌龟，他还是要揪你出去，要躲也是躲不过的。"那使判官笔的书生说道："一时三刻之间，他未必便能进来，还是大家想个善法的为是。"

那手持短斧、工匠一般的人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插口道："丁师叔本事虽高，但要识破这地道的机关，至少也得花上两个时辰。再要想出善法攻进来，又得再花上两个时辰。"弹琴老者道："好极！那么咱们还有四个时辰，尽可从长计议，是也不是？"短斧客道："四个半时辰。"弹琴老者道："怎么多了半个时辰？"短斧客道："这四个时辰之中，我能安排三个机关，再阻他半个时辰。"

弹琴老者道："很好！玄难大师，届时那大魔头到来，我们师兄弟八人决计难逃毒手。你们各位却是外人。那大魔头一上来专心对付我们这班师侄，各位颇有逃命的余裕。各位千万不可自逞英雄好汉，和他争斗。要知道，只要有谁在星宿老怪的手底逃得性命，已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。"

包不同道："好臭，好臭！"各人嗅了几下，没闻到臭气，向包不同瞧去的眼色中均带疑问之意。包不同指着弹琴客道："此人猛放狗屁，直是臭不可耐。"他适才一招之间便给这老儿制住，心下好生不愤，虽然其时适逢身上寒毒发作，手足无力，但也知自己武功远不及他，对手越强，他越是要骂。

那使棋盘的横了他一眼，道："你要逃脱我大师兄的掌底，已难办到，何况我师叔的武功又胜我大师兄十倍，到底是谁在放狗屁了？"包不同道："非也，非也！武功高强，跟放狗屁全不相干。武功高强，难道就不放狗屁？不放狗屁的，难道武功一定高强？孔夫子不会武功，莫非他老人家就专放狗屁……"

邓百川心想："这些人的话也非无理，包三弟跟他们胡扯争闹，徒然耗费时刻。"便道："诸位来历，在下尚未拜聆，适才多有误会，误伤了这位娘子，在下万分歉仄。今日既是同御妖邪，大家算得一家人了。待会强敌到来，我们姑苏慕容公子手下的部属虽然不肖，逃是决计不逃的，倘若当真抵敌不住，大家一齐毕命于此便了。"

玄难道："慧镜、虚竹，你们若有机会，务当设法脱逃，回到寺中，向方丈报讯。免得大家给妖人一网打尽，连讯息也传不出去。"六名少林僧合十说道："恭领法旨。"薛慕华和邓百川等听玄难如此说，已明白他是决意与众同生共死，而是否对付得了星宿老怪，心中也实在毫无把握。

弹琴老者一呆，忽然拍手笑道："大家都要死了。玄苦师兄此刻就算不死，以后也听不到我的无上妙曲《一苇吟》了，我又何必为他之死伤心难过？唉，唉！有人说我康广陵是个大大的傻子，我一直颇不服气。如此看来，纵非大傻，也是小傻了。"

包不同道："你是货真价实的大傻子，大笨蛋！"弹琴老者康广陵道："也不见得比你更傻！"包不同道："比我傻上十倍。"康广陵道："你比我傻一百倍。"包不同道："你比我傻一千倍！"康广陵道："你比我傻一万倍！"包不同道："你比我傻十万倍、百万倍，千万倍、万万倍！"

薛慕华道："二位半斤八两，谁也不比谁更傻。众位少林派师父，你们回到寺中，方丈大师问起前因后果，只怕你们答不上来。此事本来是敝派的门户之羞，原不足为外人道。但为了灭除这武林中的大患，若不是少林高僧主持大局，实难成功。在下须当为各位详告，只是敬盼各位除了向贵寺方丈柬告之外，不可向旁人泄漏。"

慧镜、虚竹等齐声道："薛神医所示的言语，小僧除了向本寺方丈禀告之外，决不敢向旁人泄漏半句。"

薛慕华向康广陵道："大师哥，这中间的缘由，小弟要说出来了。"

康广陵虽于诸师兄弟中居长，武功也远远高出侪辈，为人却十分幼稚，薛慕华如此问他一声，只不过在外人之前全他脸面而已。康广陵道："这可奇了，嘴巴生在你的头上，你要说便说，又问我干么？"

薛慕华道："玄难大师，邓师傅，我们的受业恩师，武林之中，人称聪辩先生……"

玄难和和邓百川等都是一怔，齐道：“什么？”聪辩先生便是聋哑老人。此人天聋地哑，偏偏取个外号叫做“聪辩先生”，他门中弟子个个给他刺聋耳朵，割断舌头，江湖上众所周知。可是康广陵这一群人却耳聪舌辩，那就大大的奇怪了。

薛慕华道：“家师门下弟子人人既聋且哑，那是近几十年来的事。以前家师不是聋子，更非哑子，他是给师弟星宿老怪丁春秋激得变成聋子哑子的。”玄难等都是“哦”的一声。

薛慕华道：“我祖师一共收了两个弟子，大弟子姓苏，名讳上星下河，那便是家师，二弟子丁春秋。他二人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间，但到得后来，却分了高下……”

包不同插口道：“嘿嘿，定然是你师叔丁春秋胜过了你师父，那是不用说的。”薛慕华道：“话也不是这么说。我祖师学究天人，胸中所学包罗万象……”包不同道：“不见得啊不见得。”薛慕华已知此人专门和人抬杠，也不去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初时我师父和丁春秋学的都是武功，但后来我师父却分了心，去学祖师爷弹琴音韵之学……”

包不同指着康广陵道：“哈哈，你这弹琴的鬼门道，便是如此转学来的了。”

康广陵瞪眼道：“我的本事若不是跟师父学的，难道是跟你学的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倘若我师父只学一门弹琴，倒也没什么大碍，偏是祖师爷所学实在太广，琴棋书画，医卜星相，工艺杂学，贸迁种植，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。我师父起始学了一门弹琴，不久又去学弈，再学书法，又学绘画。各位请想，这些学问每一门都是大耗心血时日之事，那丁春秋初时假装每样也都跟着学学，学了十天半月，便说自己资质太苯，难以学会，只是专心于武功。如此十年八年的下来，他师兄弟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了。”

玄难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单是弹琴或弈棋一项，便得耗了一个人大半生的精力，聪辩先生居然能专精数项，实所难能。那丁春秋专心一致，武功上胜过了师兄，也不算希奇。”

康广陵道：“老五，还有更要紧的呢，你怎么不说？快说，快说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那丁春秋专心武学，本来也是好事，可是……

可是……唉……这件事说起来，于我师门实在太不光彩。总而言之，丁春秋使了种种卑鄙手段，又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门厉害之极的邪术，突然发难，将我祖师爷打得重伤。祖师爷究竟身负绝学，虽在猝不及防之时中了暗算，但仍能苦苦撑持，直至我师父赶到救援。我师父的武功不及这恶贼，一场恶斗之后，我师父复又受伤，祖师爷则堕入了深谷，不知生死。我师父因杂学而耽误了武功，但这些杂学毕竟也不是全无用处。其时危难之际，我师父摆开五行八卦、奇门遁甲之术，扰乱丁春秋的耳目，与他僵持不下。

“丁春秋一时无法破阵杀我师父，再者，他知道本门有不少奥妙神功，祖师爷始终没传他师兄弟二人，料想祖师爷临死之时，必将这些神功秘笈的所在告知我师父，只能慢慢逼迫我师父吐露，于是和我师父约定，只要我师父从此不开口说一句话，便不来再找他的晦气。那时我师父门下，共有我们这八个不成材的弟子。我师父写下书函，将我们遣散，不再认为是弟子，从此果真装聋作哑，不言不听，再收的弟子，也均刺耳断舌，创下了‘聋哑门’的名头。推想我师父之意，想是深悔当年分心去务杂学，以致武功上不及丁春秋，既聋且哑之后，各种杂学便不会去碰了。

“我们师兄弟八人，除了跟师父学武之外，每人还各学了一门杂学。那是在丁春秋叛师之前的事，其时家师还没深切体会到分心旁骛的大害，因此非但不加禁止，反而颇加奖饰，用心指点。康大师兄广陵，学的是奏琴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他这是‘对己弹琴，已不入耳’。”

康广陵怒道：“你说我弹得不好？我这就弹给你听听。”说着便将瑶琴横放膝头。

薛慕华忙摇手阻止，指着那使棋盘的道：“范二师兄百龄，学的是围棋，当今天下，少有敌手。”

包不同向范百龄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无怪你以棋盘作兵刃。

只是棋盘以磁铁铸成，吸人兵器，未免取巧，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。”范百龄道：“弈棋之术，固有堂堂之阵，正正之师，但奇兵诡道，亦所不禁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我范二师哥的棋盘所以用磁铁铸成，原是为了钻研棋术之用。他不论是行走坐卧，突然想到一个棋势，便要用黑子白子布列一番。他的棋盘是磁铁所制，将铁铸的棋子放了上去，纵在车中马上，也不会移动倾跌。后来因势乘便，就将棋盘作了兵刃，棋子作了暗器，倒不是有意用磁铁之物来占人便宜。”

包不同心下称是，口中却道：“理由欠通，大大的欠通。

范老二如此武功，若是用一块木制棋盘，将铁棋子拍了上去，嵌入棋盘之中，那棋子难道还会掉将下来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那究竟不如铁棋盘的方便了。我苟三师哥单名一个‘读’字，性好读书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窥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宿儒，诸位想必都已领教过了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小人之儒，不足一哂。”苟读怒道：“什么？

你叫我是‘小人之儒’，难道你便是‘君子之儒’么？”包不同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

薛慕华知道他二人辩论起来，只怕三日三夜也没有完，忙打断话头，指着那使判官笔的书生道：“这位是我四师哥，雅擅丹青，山水人物，翎毛花卉，并皆精巧。他姓吴，拜入师门之前，在大宋朝廷做过领军将军之职，因此大家便叫他吴领军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只怕领军是专打败仗，绘画则人鬼不分。”吴领军道：“倘若描绘阁下尊容，确是人鬼难分。”包不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兄几时有暇，以包老三的尊容作范本，绘上一幅‘鬼趣图’，倒也极妙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包兄英俊潇洒，何必过谦？在下排行第五，学的是一门医术，江湖上总算薄有微名，还没忘了我师父所授的功夫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伤风咳嗽，勉强还可医治，一遇到在下的寒毒，那便束手无策了。这叫做大病治不了，小病医不死。嘿嘿，神医之称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

康广陵捋着长须，斜眼相睨，说道：“你这位老兄性子古怪，倒是有点与众不同。”包不同道：“哈哈，我姓包，名不同，当然是与众不同。”康广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当真姓包？

当真名叫不同？”包不同道：“这难道还有假的？嗯，这位专造机关的老兄，定然精于土木工艺之学，是鲁班先师的门下了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正是，六师弟冯阿三，本来是木匠出身。他在投入师门之前，已是一位巧匠，后来再从家师学艺，更是巧上加巧。七师妹姓石，精于莳花，天下的奇花异卉，一经她的培植，无不欣欣向荣。”

邓百川道：“石姑娘将我迷倒的药物，想必是取自花卉的粉末，并非毒药。”

那姓石的美妇人闺名叫做清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适才多有得罪，邓老师恕罪则个。”邓百川道：“在下鲁莽，出手太重了，姑娘海涵。”

薛慕华指着那一开口便唱戏的人道：“八弟李傀儡，一生沉迷扮演戏文，疯疯颠颠，于这武学一道，不免疏忽了。唉，岂仅是他，我们同门八人，个个如此。其实我师父所传的武功，我一辈子已然修习不了，偏偏贪多务得，到处去学旁人的绝招，到头来……唉……”

李傀儡横卧地下，叫道：“孤王乃李存勖是也，不爱江山爱做戏，嗳，好耍啊好耍！”

包不同道：“孤王乃李嗣源是也，抢了你的江山，砍了你的脑袋。”

书呆苟读插口道：“李存勖为手下伶人郭从谦所弑，并非死于李嗣源之手。”

包不同不熟史事，料知掉书包决计掉不过苟读，叫道：“呀呀呸！吾乃郭从谦是也！啊哈，吾乃秦始皇是也，焚书坑儒，专坑小人之儒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我师兄弟八人虽给逐出师门，却不敢忘了师父教诲的恩德，自己合称‘函谷八友’，以纪念当年师父在函谷关边授艺之恩。旁人只道我们臭味相投……”

包不同鼻子吸了几下，说道：“好臭，好臭！”苟读道：“易经系辞曰：‘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’臭即是香，老兄毫无学问。”包不同道：“老兄之言，其香如屁。”

薛慕华微笑道：“谁也不知我们原是同门的师兄弟。我们为提防那星宿老怪重来中原，给他一网打尽，是以每两年聚会一次，平时却散居各处。”

玄难、邓百川等听薛神医说罢他师兄弟八人的来历，心中疑团去了大半。

公冶乾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薛先生假装逝世，在棺木中布下毒药，那是专为对付星宿老怪了。薛先生又怎知他要来到此处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两天之前，我正在家中闲坐，突然有四个人上门求医，其中一个是胖大和尚，胸前背后的肋骨折断了八根，那是少林派掌力所伤，早已接好了断骨，日后自愈，并无凶险。但他脏腑中隐伏寒毒，却跟外伤无关，若不医治，不久便即毒发身亡。”

玄难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这是我少林门下的慧净和尚。这僧人不守清规，逃出寺去，胡作非为，敝寺派人拿回按戒律惩处，他反而先行出手伤人，给老纳的师侄们打伤了。原来他身上尚中寒毒，却跟我们无关。不知是谁送他来求治的。”

薛神医道：“与他同来的另外一个病人，那可奇怪得很，头上戴了一个铁套……”

包不同和风波恶同时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打伤我们的便是这铁头小子。”薛神医奇道：“这少年竟有如此功力？可惜当时他来去匆匆，我竟没为他搭一搭脉，否则于他内力的情状必可知道一些端倪。”包不同问道：“这小子又生了什么怪病？”

薛神医道：“他是想请我除去头上这个铁套，可是我一加检视，这铁套竟是生牢在他头上，除不下来。”包不同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！难道这铁套是他从娘胎中带将出来，从小便生在头上的么？”薛神医道：“那倒不是。这铁套安到他头上之时，乃是热的，烫得他皮开肉绽，待得血凝结疤，铁套便与他脸面后脑相连了。若要硬揭，势必将他眼皮、嘴巴、鼻子撕得不成样子。”包不同幸灾乐祸，冷笑道：“他既来求你揭去铁罩，便将他五官颜面尽皆撕烂，也怪不得你。”

薛神医道：“我正在思索是否能有什么方法，他的两个同伴忽然大声呼喝，命我快快动手。姓薛的生平有一桩坏脾气，人家要我治病，非好言相求不可，倘若对方恃势相压，薛某宁可死在刀剑之下，也决不以术医人。想当年聚贤庄英雄大会，那乔峰甘冒生死大险，送了一个小姑娘来求我医治。乔峰这厮横蛮悍恶无比，但既有求于我，言语中也不敢对我有丝毫失礼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想起后来着了阿朱的道儿，被她点了穴道，剃了胡须，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

包不同道：“你吹什么大气？姓包的生平也有一桩坏脾气，人家若要给我治病，非好言相求不可，倘若对方恃势相压，包某宁可疾病缠身而死，也决不让人治病。”

康广陵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又是什么好宝贝了？人家硬要给你治病，还得苦苦向你哀求，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”一时想不出“除非”什么来。

包不同道：“除非你是我的儿子。”康广陵一怔，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倘若我的父亲生了病不肯看医生，我定要向他苦苦哀求了。他是个很讲道理之人，没想到包不同这话是讨他的便宜，便道：“是啊，我又不是你的儿子。”包不同道：“你是不是我儿子，只有你妈妈心里明白，你自己怎么知道？”

康广陵一愕，又点头道：“话倒不错。”包不同哈哈一笑，心想：“此人是个大傻瓜，再讨他的便宜，胜之不武。”

公冶乾道：“薛先生，那二人既然言语无礼，你便拒加医治了。”

薛神医点头道：“正是。当时我便道：‘在下技艺有限，对付不了，诸君另请高明。’那铁头人却对我甚是谦恭，说道：“薛先生，你的医道天下无双，江湖上人称“阎王敌”，武林中谁不敬仰？小人对你向来敬重佩服，家父跟你老人家也是老朋友了，盼你慈悲为怀，救一救故人之子。”

众人对这铁头人的来历甚为关注，六七个声音同时问了出来：“他父亲是谁？”

李傀儡忽道：“他是谁的儿子，只有他妈妈心里明白，他自己怎么知道？”学的是包不同的声口，当真维妙维肖。

包不同笑道：“妙极，你学我说话，全然一模一样，只怕不是学的，乃是我下的种。”

李傀儡道：“我乃华夏之祖，黄帝是也，举凡中国子民，皆是我的子孙。”他既爱扮古人，心中意想自己是什么人物，便是什么人物，包不同讨他的便宜，他也毫不在乎。

薛神医继续说道：“我听那铁头人自称是我故人之子，当即问他父亲是谁。那人说道：‘小人身遭不幸，辱没了先人，父亲的名字是不敢提了。但先父在世之日，确是先生的至交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小人决计不敢拿先父来骗人。’我听他说得诚恳，决非虚言。只是在下交游颇广，朋友着实不少，听他说他父亲已然去世，一时之间，也猜想不出他父亲是谁。我想待得将他面目揭去之后，瞧他面貌，或能推想到他父亲是谁。

“只是要揭他这个铁罩，而令他颜面尽量少受损伤，却实非易事，正踌躇间，他的一个同伴说道：‘师父的法旨，第一要紧是治好这慧净和尚之伤，那铁头人的铁罩揭是不揭，却不要紧。’我一听之下，心头便即火起，说道：‘尊师是谁？他的法旨管得了你，可管不了我。’那人恶狠狠的道：‘我师父的名头说将出来，只怕吓破了你的胆。他老人家叫你快快治好这胖和尚的伤，倘若迁延时刻，误了他老人家的事，叫你立时便见阎王。’“我初时听他说话，心中极怒，听到后来，只觉他口音不纯，颇有些西域胡人的声口，细看他的面貌，也是鬈发深目，与我中华人氏大异，猛地里想起一个人来，问道：‘你可是从星宿海来？’那人一听，立时脸上变色，道：‘嘿，算你眼光厉害。不错，我是从星宿海来的。你既猜到了，快用心医治罢！’我听他果然自认是星宿老怪的弟子，寻思：‘师门深仇，如何不报？’便装作惶恐之态，问道：‘久慕星宿海丁老仙法术通玄，弟子钦仰无已，只是无缘拜见，不知老仙他老人家也到了中原么？’”

包不同道：“呸，呸，呸！你说星宿老怪也好，星宿老魔也好，怎么自甘堕落，称他做什么‘老仙’！可耻啊，可耻！”

邓百川道：“三弟，薛先生是故意用言语试探，岂是真心称他为‘老仙’？”包不同道：“这个我自然知道！若要试探，大可称之为‘老鬼’、‘老妖’、‘老贼’，激得他的妖子贼孙暴跳如雷，也是一样的吐露真情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包先生的话也是有理，老夫不善作伪，口中称他一句‘老仙’，脸上却不自禁的露出了愤怒之色。那妖人甚是狡猾，一见之下，便即起疑，伸手向我脉门抓来，喝问：

‘你查问我师父行踪，有何用意？’我见事情败露，对付星宿老怪的门下，可丝毫不能容情，反手一指，便点了他的死穴。

第二名妖人从怀中取出一柄喂毒匕首，向我插了过来。我手中没有兵刃，这妖人武功又着实了得，眼见危急，那铁头人忽地夹手夺了他的匕首，道：‘师父叫咱们来求医，不是叫咱们来杀人。’那妖人怒道：‘十二师弟给他杀死了，你没瞧见么？你……你……你竟敢袒护外人。’铁头人道：‘你定要杀这位神医，便由得你，可是这胖和尚若不救治，性命难保。他不能指引路径，找寻冰蚕，师父唯你是问。’“我乘着他们二人争辩，便即取兵刃在手。那妖人见不易杀我，又想铁头人之言也是有理，便道：‘既是如此，你擒了这鬼医生，去见师父去。’铁头人道：‘很好。’一伸手，将匕首插入了那人胸口，将他杀死了。”

众人都“啊”的一声，甚为惊奇。包不同却道：“那也没什么奇怪。这铁头人有求于你，便即下手杀死他的同门，向你卖好。”

薛慕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一时之间，我也分不出他的真意所在，不知他由于我是他父亲的朋友，还是为了要向我挟恩市惠。我正待询问，

忽听得远处有一下啸声，那铁头人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我师父在催我回去了。薛伯父，最好你将这胖和尚给治好了。师父心中一喜，或许不来计较这杀徒之仇。’我说：‘星宿老妖跟我仇深似海，凡是跟他沾上半点干系的，我决计不治。你有本事，便杀了我。’那铁头人道：‘薛伯父，我决不会得罪你。’他还待有所陈说，星宿老妖的啸声又作，他便带了胖和尚匆匆离去。

“星宿老贼既到中原，他两名弟子死在我家中，迟早会找上门来。那铁头人就算替我隐瞒，也瞒不了多久。是以我假装身死，在棺中暗藏剧毒，盼望引他上钩。我全家老幼则藏在这地洞之中。刚好诸位来到舍下，在下的一个老仆，人虽忠心，却是十分愚鲁，竟误认诸位便是我所惧怕的对头……”

包不同说道：“啊哈，他当玄难大师是星宿老怪，我们这一伙人，都是星宿派的徒子徒孙。包某和几个同伴生得古怪，说是星宿派的妖魔，也还有几分相似，可是玄难大师高雅慈祥，道貌盎然，将他误认为星宿老怪，不太也无礼么？”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薛慕华微笑道：“是啊，这件事当真该打。也是事有凑巧，眼下正是我师兄弟八人每两年一次的聚会之期。那老仆眼见情势紧迫，不等我的嘱咐，便将向诸同门报讯的流星火炮点了起来。这流星火炮是我六师弟巧手所制，放上天空之后，光照数里，我同门八人，每人的流星各有不同。此事可说有幸有不幸。幸运的是，我函谷八友在危难之际得能相聚一堂，携手抗敌。但竟如此给星宿老怪一网打尽，也可说是不幸之极了。”

包不同道：“星宿老怪本领就算厉害，也未必强得过少林高僧玄难大师，再加上我们这许多虾兵蟹将，在旁呐喊助威，拚命一战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，又何必如此……如此……

如此……”他说了三个“如此”，牙关格格相击，身上寒毒发作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李傀儡高声唱道：“我乃刺秦皇之荆轲是也。风萧萧兮身上寒，壮士发抖兮口难开！”

突然间地下一条人影飞起，挺头向他胸口撞去。李傀儡“啊哟”一声，挥臂推开，那人抓住了他，厮打起来，正是一阵风风波恶。邓百川忙道：“四弟，不可动粗。”伸手将风波恶拉开。

便在此时，一个细细的声音又传进山洞：“苏星河的徒子徒孙，快快出来投降，或许还能保得性命，再迟片刻，可别怪我老人家不顾同门义气了。”

康广陵怒道：“此人好不要脸，居然还说什么同门义气。”

冯阿三向薛慕华道：“五哥，这个地洞，瞧那木纹石材，当是建于三百多年之前，不知是出于哪一派巧匠之手？”薛慕华道：“这是我祖传的产业，世代相传，有这么一个避难的处所，何人所建，却是不知了。”

康广陵道：“好啊，你有这样一个乌龟洞儿，居然从来不露半句口风。”薛慕华脸有惭色，道：“大哥谅鉴。这种窝洞并不是什么光彩物事，实在不值一提……”

一言未毕，忽然间砰的一声巨响，有如地震，洞中诸人都觉脚底地面摇动，站立不稳。冯阿三失色道：“不好！丁老怪用炸药硬炸，转眼间便要攻进来！”

康广陵怒道：“卑鄙之极，无耻之尤。我们祖师爷和师父都擅于土木之学，机关变化，乃是本门的看家本领。这星宿老怪不花心思破解机关，却用炸药蛮炸，如何还配称本门弟子？”包不同冷冷的道：“他杀师父、伤师兄，难道你还认做他是本门师叔么？”康广陵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蓦地里轰的一声大响，山洞中尘土飞扬，迷得各人都睁不开眼来。洞中闭不通风，这一震之下，气流激荡，人人耳鼓发痛。

玄难道：“与其任他炸破地洞，攻将进来，还不如咱们出去。”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包不同、风波恶四人齐声称是。

范百龄心想玄难是少林高僧，躲在地洞之中以避敌人，实是大损少林威名，反正生死在此一战，终究是躲不过了，便道：“如此大伙儿一齐出去，跟这老怪一拚。”薛慕华道：“玄难大师与这老怪无怨无仇，犯不着赶这趟混水，少林派诸位大师还是袖手旁观罢。”

玄难道：“中原武林之事，少林派都要插手，各位恕罪。何况我玄痛师弟圆寂，起因于中了星宿派弟子毒手，少林派跟星宿老怪并非无怨无仇。”

冯阿三道：“大师仗义相助，我们师兄弟十分感激。咱们还是从原路出去，好教那老怪大吃一惊。”众人都点点头称是。

冯阿三道：“薛五哥的家眷和包风二位，都可留在此间，谅那老怪未必会来搜索。”包不同向他横了一眼，道：“还是你留着较好。”冯阿三忙道：“在下决不敢小觑了两位，只是两位身受重伤，再要出手，不大方便。”包不同道：“越伤得重，打起来越有劲。”范百龄等都摇了摇头，均觉此人当真不可理喻。当下冯阿三扳动机括，快步抢了出去。

轧轧之声甫作，出口处只露出窄窄一条缝，冯阿三便掷出三个火炮，砰砰砰三声响，炸得白烟瀰漫。三响炮响过去，石板移动后露出的缝口已可过人，冯阿三又是三个火炮掷出，跟着便窜了出去。

冯阿三双足尚未落地，白烟中一条黑影从身旁抢出，冲入外面的人丛之中，叫道：“哪一个是星宿老怪，姓风的跟你会会。”正是一阵风风波恶。

他见面前有个身穿葛衣的汉子，喝道：“吃我一拳！”砰的一拳，已打在那人胸口。那人是星宿派的第九弟子，身子一晃，风波恶第二拳又已击中他肩头。只听得劈劈拍拍之声不绝，风波恶出手快极，几乎每一拳每一掌都打在对方身上，只是他伤后无力，打不倒那星宿弟子。玄难、邓百川、康广陵、薛慕华等都从洞中窜了上来。

只见一个身形魁伟的老者站在西南角上，他身前左右，站着两排高矮不等的汉子，那铁头人赫然便在其中。康广陵叫道：“丁老贼，你还没死吗？可还记得我么？”

那老者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，一眼之间，便已认清了对方诸人，手中羽扇挥了几挥，说道：“慕华贤侄，你如能将那胖胖的少林僧医好，我可饶你不死，只是你须拜我为师，改投我星宿门下。”他一心一意只要薛慕华治愈慧净，带他到昆仑山之巅去捕捉冰蚕。

薛慕华听他口气，竟将当前诸人全不放在眼里，似乎各人的生死存亡，全由他随心所欲的处置。他深知这师叔的厉害，心下着实害怕，说道：“丁老贼，这世上我只听一个人的话，唯有他老人家叫我救谁，我便救谁。你要杀我，原是易如反掌。可是要我治病人，你非去求那位老人家不可。”

丁春秋冷冷的道：“你只听苏星河的话，是也不是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只有禽兽不如的恶棍，才敢起欺师灭祖之心。”他此言一出，康广陵、范百龄、李傀儡等齐声喝采。

丁春秋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们都是苏星河的乖徒儿，可是苏星河却曾派人通知我，说道已将你们八人逐出门墙，不再算是他门下的弟子。难道姓苏的说话不算，仍是偷偷的留着这师徒名份么？”

范百龄道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父确是将我们八人逐出了门墙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始终没能见到他老人家一面，上门拜谒，他老人家也是不见。可是我们敬爱师父之心，决不减了半分。姓丁的，我们八人所以变成孤魂野鬼，无师门可依，全是受你这老贼所赐。”

丁春秋微笑道：“此言甚是。苏星河是怕我向你们施展辣手，将你们一个个杀了。他将你们逐出门墙，意在保全你们这几条小命。他不舍得刺聋你们耳朵，割了你们舌头，对你们的情谊可深得很哪，哼，婆婆妈妈，能成什么大事？嘿嘿，很好，很好。你们自己说罢，到底苏星河还算不算是你们师父？”

康广陵等听他这么说，均知若不弃却“苏星河之弟子”的名份，丁春秋立时便下杀手，但师恩深重，岂可贪生怕死而背叛师门，八同门中除了石清露身受重伤，留在地洞中不出，其余七人齐声说道：“我们虽被师父逐出门墙，但师徒之份，自是终身不变。”

李傀儡突然大声道："我乃星宿老怪的老母是也。我当年跟二郎神的哮天犬私通，生下你这小畜生。我打断你的狗腿！"

他学着老妇人的口音，跟着汪汪汪三声狗叫。

康广陵、包不同等尽皆纵声狂笑。

丁春秋怒不可遏，眼中斗然间发出异样光芒，左手袍袖一拂，一点碧油油的磷火射向李傀儡身上，当真比流星还快。

李傀儡一腿已断，一手撑着木棍行动不便，待要闪避，却哪里来得及，嗤的一声响，全身衣服着火。他急忙就地打滚，可是越滚磷火越旺。范百龄急从地下抓起泥沙，往他身上洒去。

丁春秋袍袖中接连飞出五点火星，分向康广陵等五人射去，便只绕过了薛慕华一人。康广陵双掌齐推，震开火星。玄难双掌摇动，劈开了两点火星，但冯阿三、范百龄二人却已身上着火。霎时之间，李傀儡等三人被烧得哇哇乱叫。

丁春秋的众弟子颂声大起："师父略施小计，便烧得你们如烤猪一般，还不快快跪下投降！""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今日教你们中原猪狗们看看我星宿派的手段。""师父他老人家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上下古今的英雄好汉，无不望风披靡！"

包不同大叫："放屁！放屁！哎哟，我肉麻死了！丁老贼，你的脸皮真老！"

包不同语声未歇，两点火星已向他疾射过来。邓百川和公冶乾各出一掌，撞开了这两点火星，但两人同时胸口如同中了巨锤之击，两声闷哼，腾腾腾退出三步。原来丁春秋是以极强内力拂出火星，玄难内力与之相当，以掌力将火星撞开后不受损伤，邓百川和公冶乾抵受不住。

玄难欺到李傀儡身前，拍出一掌，掌力平平从他身上拂过，嗤的一声响处，掌力将他衣衫撕裂，扯下了一大片来，正在烧炙他的磷火，也即被掌风扑熄。

一名星宿派弟子叫道："这秃驴掌力还算不弱，及得上我师父的十分之一。"另一名弟子道："呸，只及我师父的百分之一！"

玄难跟着反手拍出两掌，又扑熄了范百龄与冯阿三身上的磷火。其时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康广陵等已纵身齐上，向着星宿派众弟子攻去。

丁春秋一摸长须，说道："少林高僧，果真功力非凡，老夫今日来领教领教。"说着迈步而上，左掌轻飘飘的向玄难拍来。

玄难素知丁老怪周身剧毒，又擅"化功大法"，不敢稍有怠忽，猛地里双掌齐舞，立时向丁春秋连续击出一十八掌，这一十八掌连环而出，左掌尚未收转，右掌已然击出，快速无伦，令丁春秋绝无使毒的丝毫余暇。这少林派"快掌"果然威力极强，只逼得丁春秋不断倒退，玄难击出了一十八掌，丁春秋便退了一十八步。玄难一十八掌打完，双腿鸳鸯连环，又迅捷无比的踢出了三十六腿，腿影飘飘，直瞧不清他踢出的到底是左腿还是右腿。丁春秋展动身形，急速闪避，这三十六腿堪堪避过，却听得拍拍两声，肩头已中了两拳，原来玄难踢到最后两腿时，同时挥拳击出。丁春秋避过了脚踢，终于避不开拳打。丁春秋叫道："好厉害！"身子晃了两晃。

玄难只觉头脑一阵眩晕，登时恍恍惚惚的若有所失。他情知不妙，丁春秋衣衫上喂有剧毒，适才打他两拳，已中暗算，当即呼了一口气，体内真气流转，左手拳又向丁春秋打去。

丁春秋挥右掌挡住他拳头，跟着左掌猛力拍出。玄难中毒后转身不灵，难以闪避，只得挺右掌相抵。到此地步，已是高手比拚真力，玄难心下暗惊："我决不能跟他比拚内力！"

但若拳上不使内力，对方内力震来，立时便是脏腑碎裂，明知已着了道儿，却不得不运内力抵挡。这一运劲，但觉内力源源不绝的向外飞散，再也凝聚不起。

不到一盏茶时分，丁春秋哈哈一笑，耸一耸肩，拍的一声，玄难扑在地下，全身虚脱。

丁春秋打倒了玄难，四下环顾，只见公冶乾和范百龄二人倒在地上发抖，是中了游坦之的寒毒掌，邓百川、薛慕华等兀自与众弟子恶斗，星宿派门下，也有七人或死或伤。

丁春秋一声长笑，大袖飞舞，扑向邓百川身后，和他对了一掌，回身一脚，将包不同踢到。邓百川右掌和丁春秋相对，胸口登时便觉得空荡荡地，待要吸气凝神，丁春秋又是一掌拍到。邓百川无奈，只得又出掌相迎，手掌中微微一凉，全身已软绵绵的没了力气，眼中看出来迷迷糊糊的尽是白雾。

一名星宿派弟子走过来伸臂一撞，邓百川扑地倒了。

顷刻之间，慕容氏手下的部属，玄难所率领的少林诸僧，康广陵等函谷八友，被丁春秋和游坦之二人分别打倒。游坦之本来仅有浑厚内力，武艺平庸之极，但经丁春秋指点数日，已学会了七八招掌法，虽然以武功而论，与寻常武师仍差得甚远，但以之发挥体内所蕴积的冰蚕寒毒，却已威力非凡。公冶乾等出掌打在他身上，一击即中，但被他体内的寒毒反激，反而受伤，再被他加上一掌，那更是难以抵受。

这时只剩下薛慕华一人未曾受伤，他冲击数次，星宿诸弟子都含笑相避，并不还击。

丁春秋笑道："薛贤侄，你武功比你的师兄弟高得多了，了不起！"

薛慕华见同门师兄弟一一倒地，只有自己安然无恙，当然是丁春秋手下留情之故。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"丁老贼，你那个胖和尚外伤易愈，内伤难治，已活不了几天啦，你想逼我治病救人，那是一百个休想！"

丁春秋招招手道："薛贤侄，你过来！"

薛慕华道："你要杀便杀，不论你说什么，我总是不听。"

李傀儡叫道："薛五哥大义凛然，你乃苏武是也，留胡十九年，不辱汉节。"

丁春秋微微一笑，走到薛慕华身前三步处立定，左掌轻轻搁在他肩头，微笑问道："薛贤侄，你习练武功，已有几年了？"薛慕华道："四十五年。"丁春秋道："这四十五载寒暑之功，可不容易哪。听说你以医术与人交换武学，各家各派的精妙招式，着实学得不少，是不是？"薛慕华道："我学这些招式，原意是想杀了你，可是……可是不论什么精妙招式，遇上你的邪术，全然无用……唉！"说着摇头长叹。

丁春秋道："不然！虽然内力为根本，招数为枝叶，根本若固，枝叶自茂，但招数亦非无用。你如投入我门下，我可传你天下无双的精妙内力，此后你纵横中原，易如反掌。"

薛慕华怒道："我自有师父，要我薛慕华投入你门下，我还是一头撞死了的好。"

丁春秋微笑道："真要一头撞死，那也得有力气才成啊。

倘若你内力毁败，走一步路也难，还说什么一头撞死？四十五年的苦功，嘿嘿，可惜，可惜。？

薛慕华听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，但觉他搭在自己肩头的手掌微微发热，显然他只须心念略动之间，化功大法使将出来，自己四十五载的勤修苦练之功，立即化为乌有，咬牙说道："你能狠心伤害自己师父、师兄，再杀我们八人，又何足道哉？我四十五年苦功毁于一旦，当然可惜，但性命也不在了，还谈什么苦功不苦功？"

包不同喝采道："这几句话有骨气，星宿派门下，怎能有如此英雄人物？"

丁春秋道："薛贤侄，我暂且不杀你，只问你八句话：

'你医不医那个胖和尚？'第一句你回答不医，我便杀了你大师兄康广陵。第二句你回答不医，我再杀你二师兄范百龄。你那会种花的师妹躲到那里去了？我终究找得到她。第六句你回答不医，我去杀了你那个美貌师妹。第七句杀你八师弟李傀儡。到第八句问你，你仍是回答不医，那你猜我便如何？"

薛慕华听他说出如此残酷的法子来，脸色灰白，颤声道："那时你再杀我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反正我们八人一起死便是。"

丁春秋微笑道：“我也不忙杀你，第八句问话你如果回答‘不医’，我要去杀一个自称为‘聪辩先生’的苏星河。”

薛慕华大叫：“丁老贼，你胆敢去碰我师父一根毫毛！”

丁春秋微笑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星宿老仙行事，向来独来独往，今天说过的话，明天便忘了。我虽答应过苏星河，只须他从此不开口说话，我便不杀他。可是你惹恼了我，徒儿的帐自然要算在师父头上，我爱去杀他，天下又有谁管得了我？”

薛慕华心中乱成一团，情知这老贼逼迫自己医治慧净，用意定然十分阴毒，自己如出手施治，便是助纣为虐，但如自己坚持不医慧净，七个师兄弟的性命固然不保，连师父聪辩先生也必死在他的手下。他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好，我屈服于你，只是我医好这胖和尚后，你可不得再向这里众位朋友和我师父、师兄为难。”

丁春秋大喜，忙道：“行，行，行！我答应饶他们的狗命便是。”

邓百川说道：“大丈夫今日误中奸邪毒手，死则死耳，谁要你饶命？”他本来吐言声若洪钟，但此时真气耗散，言语虽仍慷慨激昂，话声却不免有气没力了。

包不同叫道：“薛慕华，别上他的当，这狗贼自己刚才说过，他的话作不得数。”

薛慕华道：“对，你说过的，‘今天说过的话，明天便忘了。’”

丁春秋道：“薛贤侄，我问你第一句话：‘你医不医那个胖和尚？’”说着左足虚伸，足尖对准了康广陵的太阳穴，显然，只须薛慕华口中吐出“不医”两字，他右足踢出，立时便杀了康广陵。众人心中怦怦乱跳，只听得一个人大声叫道：“不医！”

喝出“不医”这两字的，不是薛慕华，而是康广陵。

丁春秋冷笑道：“你想我就此一脚送了你性命，可也没这么容易。”转头向薛慕华，问道：“你要不要假手于我，先杀了你大师哥？”

薛慕华叹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我答应你医治这个胖和尚便是。”

康广陵骂道：“薛老五，你便恁地没出息。这丁老贼是我师门的大仇人，你怎地贪生怕死，竟在他威逼之下屈服？”

薛慕华道：“他杀了我们师兄弟八人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！

可是你难道没听见他说，这老贼还要去跟咱们师父为难？”

一想到师父的安危，康广陵等人都是无话可说。

包不同道：“胆……”他本想骂“胆小鬼”，但只一个“胆”字出口，邓百川便伸手过去，按住了他口。包不同对这位大哥倒有五分敬畏，强忍怒气，缩回了骂人的言语。

薛慕华道：“姓丁的，我既屈从于你，替你医治那胖和尚，你对我的众位朋友可得客客气气。”丁春秋道：“一切依你便是。”

当下丁春秋命弟子将慧净抬了过来。薛慕华问慧净道：“你长年累月亲近厉害毒物，以致寒毒深入脏腑，那是什么毒物？”慧净道：“是昆仑山的冰蚕。”薛慕华摇了摇头，当下也不多问，先给他施过针灸，再取两粒大红药丸给他服下，然后替各人接骨的接骨，疗伤的疗伤，直忙到大天亮，这才就绪，受伤的诸人分别躺在床上或是门板上休息。薛家的家人做了面出来供众人食用。

丁春秋吃了两碗面，向薛慕华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算你还识时务，没在这面中下毒。”薛慕华道：“说到用毒，天下未见得有更胜似你的。我虽有此心，却不敢班门弄斧。”

丁春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叫家人出去，给我雇十辆驴车来。”薛慕华道：“要十辆驴车何用？”丁春秋双眼上翻，冷冷的道：“我的事，也用得着你管么？薛神医在这里人缘想必不差，要雇十辆驴车，不会是什么难事。”薛慕华无奈，只得吩咐家人出去雇车。

到得午间，十辆驴车先后雇到。丁春秋道：“将车夫都杀了！”薛慕华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只见星宿派众弟子手掌起处，拍拍拍几声响过，十名车夫已然尸横就地。薛慕华怒道：“丁老贼！这些车夫什么地方得罪你啦？你……你……竟下如此毒手？”

丁春秋道：“星宿派要杀几个人，难道还要论什么是非，讲什么道理？你们这些人，个个给我走进大车里去。一个也别留下！薛贤侄，你有什么医书药材，随身带上一些，我可要烧你的屋了。”

薛慕华又是大吃一惊，但想此人无恶不作，多说也是白饶，各种医书他早已读得烂熟，不用再带，但许多精心炮制的丸散膏丹却是难得之物，当下口中咒骂不休，检拾药物。他收拾未毕，星宿派的诸弟子已在屋后放起火来。

少林僧中的慧镜、虚竹等六僧本来受了玄难之嘱，要逃回寺去报讯，岂知丁春秋布置严密，逃出不远，便都给抓了回来。少林寺玄难等七僧，姑苏慕容庄上邓百川等四人，函谷八友康广陵等八人，十九人中除了薛慕华一人周身无损之外，其余的或被化去内力，或为丁春秋掌力所伤，或中游坦之的冰蚕寒毒，或中星宿派弟子的剧毒，个个动弹不得。再加上薛慕华的家人，数十人分别给塞入十辆车之中。

星宿派众弟子有的做车夫，其余的骑马在旁押送。车上帷幕给拉下后用绳缚紧，车中全无光亮，更看不到外面情景。

玄难等心中都是存着同样的疑团：“这老贼要带我们到哪里去？”人人均知若是出口询问，徒受星宿派之辱，决计得不到回答，只得各自心道：“暂且忍耐，到时自知。”